

姚荷生著



大東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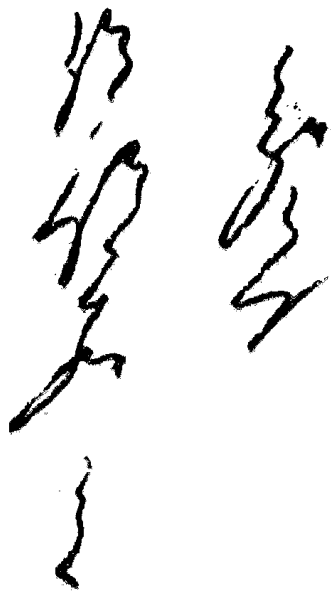
水擺夷風土記

花翬窳地更纖罽多態孔雀逢人不驚駭愛亂山深處淺笑來迎雙
眼借風定沈沈碧海機聲嗚唧唧暗約明朝潑水拋球有佳會攜手
浴晴江釣璫歌珠早喚起爛霞鷗外念有限人間保天真讓瘴綠蠻

紅自成仙界

洞僊歌 題水擺夷故事

荷生先生正句 吳白匄倚聲



自敘

余性好動，喜浪遊，又多幻想。束髮受書，不樂經史，愛閱稗官。課餘飯後，則強師長爲說玄德宋江軼事。而冬日圍爐，夏夜納涼，聽父老話洪楊舊聞，雖倦眼惺忪，猶不忍去。故鄉而江背山，景色清幽，余常徘徊水濱，躑躅山中，每日暮忘歸，深貽父母之憂。稍長，負笈京口，每於課間，偷閱筆記野史，於遠國異人之俗，詭異瓌奇之事，心注神迷，致爲教師所覺，屢遭呵責，終不悔改。京口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春秋佳日，或聽鷓鴣招隱，或待月甘露，浪遊之癖，因以益深。其後北上舊都，就讀清華。京畿名勝，故宮文物，均曾足歷而目經。又嘗北登長城，望塞外之風煙；西遊秦中，尋豐鄜之遺型。生平素願，稍酬一二矣。民國廿六年夏，倭寇入侵，燕趙陸沉。南流荆楚，暫續絃歌。乃未幾而神京告警，三湘騷動。學校奉命，再遷昆明。師生三百，徒步萬里，攀懸崖，涉急湍，清溪濯足，邃洞尋春，應良宵看跳月，花朝聽吹笙，惟覺壯遊之樂，遂忘流離之苦矣。廿七年春抵滇中，喜其氣候溫煦，花木繁麗，遂隱然有暢遊三迤之志。其秋去葉榆，訪南昭之遺蹟，登鷄足，追霞客之遊踪。冬，雲南省府有調查普思邊地之舉，余幸得預斯役。束裝就道，歷時七旬，始抵江洪。登山涉水，櫛風沐雨，艱辛備嘗。中間過匪區，經虎窟，歷瘴鄉，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屢矣。留邊地兩閱月，霖雨將至，瘴煙欲起，同行諸君，紛紛言旋。余好奇心切，欲明蠻夷之俗

，識瘴癘之惡，遂不顧朋輩勸誡，毅然獨留。雨季之中，果屢爲惡瘴所侵，幸治療及時，始獲苟全。居車年餘，常往來各地，投宿夷家，衣其服，甘其食，聽傳說於鄉老，問民俗於土酋，耳目所及，筆之於書，日積月累，居然成帙。歸後迫於生計，川滇奔走，席不暇暖，董理謄錄，時輟時續，蹉跎數載，始告殺青。然予不文，於人類民俗之學，又未嘗研習，豈敢敝帚自珍。惟念車里乃吾國邊防之重鎮，吾民南進之孔道，且白夷聰穎純樸，實優秀之同胞。而斯地斯民之情形，國人知者絕鮮，遂敢忘其譎陋，以付棗梨。倘有熱血青年，閱斯篇而動壯志，遠適斯土，開闢榛莽，使成沃野，教育蠻夷，早臻文明，實不佞之微志也。或有學士文人，喜其民淳俗美，躬來研究，鴻文巨著，斐然競出，則區區斯作，以之覆瓿可耳。

水擺夷風土記目錄

第一部 征程記

離別了美麗的山城上尉明	一
滇越道上	三
搖籃車中	四
文教昌明的石屏	六
開始馬背上的生活	九
兇山和惡水	一七
惡風毒瘴元江城	一七
富庶的羅必甸長官司	二一
墨江——迤南的福地	二五
邦曉行	三〇
景星街一夕談	三五
鐵索橋和李鳳姐	三八

目錄

536.28
994
2

229140

磨黑——鹽的都市	四三
寧洱——沒落中的重鎮	四六
一路山歌唱不住	五〇
不堪回首話思茅	五一
土匪和猛獸的區域	五四
歷盡艱危到江洪	六三

第二部 十二版納見聞錄

十二版納	六六
車里一瞥	六八
邊地的英雄——柯樹勳	七四
車里的教會	八〇
愛笑愛花的民族	八三
秀麗的人民	九〇
身體的裝飾	九四
約騷	九八
戀愛，結婚和性生活	一〇三

真正的男女平等.....	一一〇
沒有貧富沒有侵奪的樂土.....	一一五
亞熱帶的夜.....	一二〇
九龍王府之宴.....	一二四
民主乎？專制乎？.....	一二九
美麗的旅程.....	一三九
茶的都市——佛海.....	一四三
美人與惡魔的頂真.....	一四九
南嶠的風流故事.....	一五三
從南嶠的宴會說到擺夷的飲食.....	一五七
漢變夷夷變漢.....	一六二
女兒國.....	一六七
兩同年的故事.....	一七一
噤嘴的皇帝與音樂.....	一七五
拋球.....	一七九
堆沙節.....	一八四
潑寒與蘇幕遮.....	一八九

緬寺	一九四
出家與還俗	一九七
趕擺	二〇一
關門	二〇四
胆	二〇七
開門——京平邁	二一〇
毬拍鬼和撲死鬼	二一三
一個青年和一個和尚之喪	二一八
祭龔	二二一
一封纏綿的情書	二二四
詩歌和文字的遊戲	二二九
衣改莪出嫁了	二三八
落水	二四一
瀾滄江之歌	二四五
橄欖樹三日記	二四九
上攸樂山	二五六
漫談攸樂人	二六〇

阿卡人的故事	二六三
車里境內的其他種族（三達，傑黑，僕磷和卡瓦）	二六九
再會罷！車里！	二七二
附錄一：一百個泰語單字和五十個短句	二七五
附錄二：夷文的字母	二八二
附錄三：一本書的封面畫	
附圖：五十五幅	

水擺夷風土記

水擺夷風土記

第一部 征程記

離別了美麗的山城——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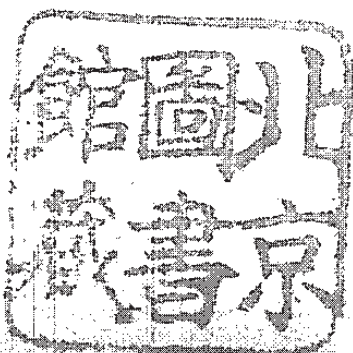
昆明——這美麗的山城，實在值得人的留戀，尤其是久住過北平和懷念着北平的人們。



第一部 征程記

車里宣慰使的二公主

她那巍峨奇麗的近日樓和樓前
一條整潔而繁華的街道，簡直
是正陽門的縮影；她那雙重城
門的大西門和兩道門之間的警
察分駐所，還不夠像西直門嗎
？有時到圓通公園去溜一個灣
兒，看到那一泓清水和幾座金
碧輝煌的亭子，自然會想起北
海公園來，雖然牠們的大小迥
不相侔，但這座公園確實含有



北海的精神。整個的昆明城，就是北平的模型。何況西門外，同樣地有清秀挺拔的西山，煙波浩淼的昆明湖，徘徊其間，怎能不引起懷念舊遊的心情呢！

就昆明的天氣說，也多少和北平彷彿，雖然在昆明寒暑的變化沒有北平那樣劇烈。在冬春兩季，都同樣有清碧萬里的天空，非常乾燥的空氣，時時刮着虎虎的大風，揚起了漫天的塵土。年輕的姑娘們，頭上都披着一方鮮豔的輕紗，迎風嫋嫋地走着，這就是舒新城君描寫過的故都的「飛霞粧」。真的，有時你會覺得又回到你那眷戀的北國了。

我愛北平，因此我也很愛昆明。我愛她的溫煦的氣候，我愛她的幽嫺的豐姿，我愛她的青山綠水和遍地的瑤草琪花。我愛在晨光熹微中到翠湖憑欄餵那美麗嬌羞的金魚，我也愛在華燈初上的時候到正義路上溜躑，觀察那些熙來攘往的人們的面部的表情。我愛在月夜到湖中盪船，靜聽柳堤上女孩兒的婉囀的歌喉；我更愛聽黃昏時分黃牛拖着大車在街上緩緩踱過，頸下的木鈴發出丁東的響聲，正如我愛聽北平街頭的駱駝的鈴聲一樣。我不願意離開這美麗的山城，雖然這不過是一個暫時的分別。

十二月十六日的清晨，我坐洋車到滇越鐵道的車站，曉風吹在臉上，頗有幾分寒意。青石砌成的街道平滑得像微波不興的瘦西湖，洋車輕舟似地很快地就滑過幾條大街。古老而熱鬧的正義路，整齊的歐化的金碧路，都還恬靜地酣睡着，路上沒有遇到行人，祇偶或看見一二個掃落葉的清道夫，無精打采地揮舞着掃帚。半小時後我便踏進了車站。

睡着的美人——我向您暫時告別了！

滇越道上

車站裏亂哄哄地嘈成一片，和方才經過的那些靜悄悄的街道一比，簡直是另一個世界。我的同伴們差不多到齊了，大家都懷着一顆探險家的興奮的心，互相招呼談笑。蔡君提起他那架新買的 *Reflex* 相機。給我們照了一張全體的像，作為紀念。

庶務先生忙着照應行李上車，我們閒着無事，便在車站附近隨便散步。站外有我們女同胞和安南女人擺設的飲食攤，香煙攤……她們用笑臉和女高音招呼往來的過客。站裏看不見一個法國人，大概還高臥在附近高樓裏的彈簧床上。辦事的全是中國人和安南人，一切顯得紊亂無秩序。買票的人堆在窗前，亂擠亂喊，售票員擺着一張驢臉，惡狠狠地把手票塞出來。挑夫，乘客和管行李過磅的站員在玩着各種做弊的把戲。據到過安南的朋友說，海防和河內的情形比昆明還要壞些，我很想知道法國境內的鐵路是否也是如此。

我們包了半廂四等車，其餘的半邊車廂就給別的乘客坐了。車廂裏非常污穢，滿地都是碎紙，菜葉，果皮……坐櫃上的積垢也夠使人皺眉，我懷疑曾否有人來拂拭過，反正這是給黃皮膚的人預備的，洋大人們絕不會來光顧。

七點多鐘車子慢慢向南移動，我對昆明貪婪地看了最後一眼。繁華的都市漸漸遠了，不見了，崗巒起伏的原野在眼前旋轉。雲南的天氣雖說是四季如春，但畢竟已到了嚴冬，樹葉全已脫落，草木也都枯黃，大地的景色顯得淒涼而單調，窗外吹進的寒風，有點禁受不住，

我便關好窗子，取出一本徐霞客遊記來消遣時光。

車廂裏除了我們這一羣人外，還有二十多個別的乘客，其中有寒假回家的中學生，有賣完蔬菜歸去的農夫，他們握着扁担，坐在空的菜籬上，大家靜靜地互相看着，不說一句話，旅途的疲勞使人們緘默了。在我的斜對面坐着一對年青的安南夫婦，女的穿着中式褲和黑綢長衫，男的穿了一身半舊的西裝。我看書倦了，便擡起頭來，向他們注視，想從他們的身上找到點什麼，但是那兩張無表情的臉，像照片似的，我有點失望了。不知是由於昨夜的睡眠不足，還是因為車子搖擺得太厲害，大家都前仰後合的打瞌睡，我起初還在掙扎，但不久也就昏昏糊糊了。有時忽然清醒，吃兩塊餅乾，或者看二三頁書，便又酣然入夢。

一路上不知經過幾個車站，穿過幾個山洞，祇覺得有時車子突然一震，有時眼前忽然一黑，心中也模糊曉得這是停車或進洞了。

下午五時左右車子才到開遠，下車到旅館裏住了一夜。據說開遠是沿途最時髦最繁華的城市，尤其一家法國人開的旅館，被推為雲南第一。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去觀光，非常遺憾。但就我們走過的那一條街說，也確是很整潔，寬大而且熱鬧呢！

搖籃車 (Cradle Train) 三

在開遠同上車的有中農所的昆明站主任，中國銀行農貸部主任，和清華農業研究所的助教。他們到這一帶來調查木棉的生長狀況，並且研究推廣和放款的可能性。這裏的木棉和普

通填枕頭的木棉不同，後者是喬木，開着美麗的紅色的花；前者是因爲氣候的關係，草本的棉花變爲多年生的木本而已。據說牠的纖維很長，光澤也好，試紡的成績極佳。幾個國家銀行和省府預備大批地放款，勸導農民種植，將來在附近設立大規模的紡織廠，以解決本省衣的問題。這種偉大的建設事業，我們竭誠地希望銀行界多投些資本來經營。

走過兩站，這幾位後方生產的戰士便下車了。我們被火車一直帶到碧石寨，在這裏下了車，換乘簡碧石鐵道的火車到石屏。這條鐵路的車輛很少，車廂又小，我們到的時候，車子裏已經塞滿了乘客，再也無法擠上去。不得已我們只得利用省政府的名義和站長交涉，站長總算很客氣地給我們幫忙，臨時撥了一節二等車，我們才能舒舒服服地走過這一段使人心焦的路程。

簡碧石鐵路是中國官商合辦的。辦理的成績也和滇越鐵道一樣糟，據說初造的時候就經過許多次波折，鬧過幾次笑話，直到現在這條路還是不能夠賺錢。

這條路是我走過的許多鐵路中最狹的一條。牠和普通鐵軌寬度的比例，我雖然不能決定，但就車廂來說，兩個人對面坐着，膝蓋就差不多互相抵着了。車子走得極慢，而且搖擺得很厲害，人在車中左右擺動，頭給搖得昏昏的，自然地慢慢睡去，對這個有催眠力的小車，我們商量之下，給牠起了個名字，叫做「搖籃車」(Cradle Train)。

搖籃車搖搖擺擺地前進，經過我所懷慕的蒙自，我幻想着那鷗影波光的南湖，咖啡店裏安南少女的微笑，不禁神往。車子到了雞街，客人們都下車去午餐。這裏有一條支路通到簡

舊——中國唯一的錫礦產地——。我們滿以為可以瞻仰礦山，參觀工廠，這時才知道車子並不經過那裏，心中都不免有點惘然。

飯後腦子裏的血都跑到胃裏去工作，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去夢周公。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忽然聽得亂嘈嘈地喊「快到臨安了！」我們從夢中驚醒，心都緊張起來。

建水縣就是以前的臨安府。民風非常強悍，好幹綠林的勾當；城郊外殺人劫貨並不算一件稀見的事。前幾天便有幾位好漢，埋伏在鐵路隧道裏，車子一到，他們突然跳上來，一個用槍指着司機，迫令停車，其餘的把旅客的財物搜劫一空。所以一到臨安境，大家都惴惴不安，我們也是面面相覷，尤其在過隧道的時候。直到離了臨安界，居然平安無事，大家才鬆了這口氣。

夜間九點鐘到了石屏車站。

全程不過三百里左右，整整走了十二小時。

文教昌明的石屏

車站離縣城還有一節路，進到城裏時間已經很遲，飯舖都關了門，我們的晚餐就很成問題。幸而縣政府知道了，招待我們去吃一頓，這也是省政府三字給我們的方便。

縣長大約有四十左右的年紀，歪戴着一頂法國便帽，捧了一枝又長又粗的水煙筒，出來

和我們敷衍了兩句，就相對默然。就他的儀表和談吐看來，實是不像是一個民牧。後來才知道此公是行伍出身，由營長轉任的。我們中國人都特別聰明，個個是萬事通，何況出將入相，原是古已有之的。

石屏的坝子面積很小，（雲南所謂坝子，就是山間平原的意思。）每年出產的稻子，還不夠養活本城的居民，所以大家向外發展，石屏商人的本領，在雲南是頗有名的。箇舊的錫礦，更是石屏過剩的人口的出路。而且經營礦業發財的也頗不乏人。例如在抗戰開始時，以購買救國公債滇幣一百五十萬元聞名全國的張某某和李某某，都是本縣的大礦商。

石屏在迤南諸縣中算是開

在鬥富，李家代縣長蓋了一座輝煌的新衙門，張家則把城裏的石板街道重新鋪過。



石屏車站上堆積之木炭待運至舊箇煉錫

化得較早的，商業早就發達，明徐宏祖會說：「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明清以來，滇中諸大郡如大理，楚雄臨安等都盛極而衰，惟有石屏仍舊保持相當的繁榮。

石屏縣城可用小巧整潔四字來形容。城牆雖矮小，還很完整。城裏祇有縱橫兩條街，但是貨物倒還齊全，市面也頗不冷落，街道非常整潔，這是尤其可貴的。最近那大名鼎鼎的張李兩家又

據說這裏的文風也很盛，在明代就曾經產生過幾位詩人，詩見滇南詩略中。也出過不少撰魏科登高第的人物，而且有一位還是解元，雖然解元公早已赴召天上，解元府還是縣人引以自傲的地方。在他府上有一塊玲瓏瑰奇的石頭，像屏風似的直立在庭中。關於牠有很有趣的傳說，本縣的名稱也就是由牠得來的。（案本縣在元時爲石砮，明代改爲石屏州。）在前清末年，這裏還產生過雲南唯一的狀元公袁樹五，雖然有人說袁公是經濟特科的第一名，算不得正牌的狀元。但是我覺得經濟對策的價值並不見得低於八股文，所以立座狀元樓，於理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袁氏寫得一手好字，在雲南名流家中，嘉穀樹五的中堂或對聯是隨處可見的。在此衰衰諸公影響之下，當然要生出不少的讀書種子，可惜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調查。我曾經抽閒去參觀這裏的最高學府——縣立中學。暨舍倒也整齊清潔，而且花木扶疏，是個讀書的處所。學生的程度和學風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雲南的教育一般的是失敗和落後，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

城外的異龍湖是本縣的風景區，湖的面積並不很大，中間有幾片沙洲，兩道長堤，堤旁排着垂楊，葉子已經落盡，只剩得一些纖細的枝椏。沙洲上也疏疏落落有幾戶人家，門前堆着幾處稻草，曬着一二張漁網。水面上還剩得幾葉殘荷。徐霞客遊記上說：

「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其水源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週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置大水城南隅，有菱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

中植蓮，此爲最盛。」

可惜我們到此的時候，已是深冬，無緣見到這些菱荷之盛了。記中所提到的海潮寺現在已經不見，在明代大約還是個宏麗的廟宇，我在滇南詩略中曾看到一篇歌唱海潮寺風景的七律，可惜完全忘記了。湖邊上築有一座精緻的亭子，亭上還有一層樓，登樓一望，整個湖景，都來眼底。樓中懸着一方橫匾，顏曰小西湖。這雖不免有點誇張，但我想當春天的時候，紅桃白李，開遍湖周；堤上垂楊，都換新裝；尤其是紅日西斜，彩霞映水，水面上飛舞着一片白鷺（滇南的鷺鷥特別多）。那種景色，縱然不能比擬西湖，在這塊山惡水的西南，也算做沙漠中的綠洲了。工作完後，邀二三知己，來此品一杯茶，談一陣古今，也是人生清福。可惜所謂士紳們，多戀戀於烟榻，對於此中樂趣，不甚能享受的。

開始馬背上的生活

由石屏到元江有二條路。一條經過寶秀街，是歷來商旅往來的大道；但是近日路上的強人很多，銀錢劫去倒是細事，聽說還要性命，秀才們就有點害怕了。另一條是小路，崎嶇難行，向來很少人走。不過爲了安全，大家商量後，決定取小路，雖然路上要更辛苦一點。

近代的交通工具到石屏就沒有了。由此南行，不得不採取原始的交通工具。我們雇了三十四驃馬，十八匹馱行裝，其餘的每人分騎一匹。縣政府臨時派了四個民兵來送我們到元江，加上省政府的四個衛兵，一共有八枝長槍；再加上我們自己帶的手槍，覺得也儘夠應付

意外了。在晨寒料峭，濃霧迷漫中，我們離開了石屏。這二十多個人，三十四匹馬，排成一條長蛇，蜿蜒在路上，倒是一個很好看的旅行隊。像這種每天騎着馬，登山涉水的千里長征的生活，我們還是第一次嘗到；大家都感到新奇而有趣。而且我們所要到的地方，又是出名的瘴癘區域，那裏有殺人祭神的野人，美女如花的白夷，所以一路上輿緻都很好。有時前呼後應的唱起來，雖然我們都是破鑼似的嗓子，但在這深山窮谷之中，也沒有人計較；何況這都是從心裏迸出的歡聲，並不見得比那些扭扭捏捏的假嗓子更難聽呢。

雲南因爲地形的關係，貨物的流通，全仗牲口的馱運，所以馬幫占有很大的勢力。有牲口的人稱爲馬鍋頭，他們販運貨物，往來各地。不過通常還是代商家運輸的。牲口少的人，自己照料；牲口多了，就雇幾個幫手；至於擁有大批牲口的，則自己騎着健騾，一路上養尊處優，牲口的照料完全交給幫工。在這個山國裏，坐着高頭大騾的馬鍋頭，是一般人羨慕的英雄，也是婦女們心目中的對象。據說有一位頂闊綽的馬鍋頭，擁有幾千匹騾馬，聲勢非常煊赫。老百姓尊稱爲司令，就是綠林豪客，對他的牲口，也不敢碰掉一根毫毛。在內戰時期，他曾幫助本省當局，立下不小的功勳，這可算得馱馬業中第一條好漢。

我們所雇的這一批騾馬，是分屬於幾個馬鍋頭的。他們的境況，據我推想，大概都不算好。衣服非常襤褸，其中有一兩個還染有很深的煙癮。每天的收入，除了食宿和馬料，還要吞雲吐霧，所餘的也就有限得很。不過他們的精神倒很好，一路上也是和和氣氣地談家常，或者裝着女高音唱幾段怪有意思的山歌。

照馬幫的習慣，凡是大批牲口一同上路的時候，總是選二匹性情好腳力健的馬在前面走，稱爲頭騾二騾。頭騾二騾的頭上，帶着兩朵大的紅纓，頸上掛着一串銅鈴，走起來叮叮噹噹地神氣十足。牠們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地位，絕不讓別的騾馬超過前面；如果有一匹馬想搶先，牠們立即嘴咬腳踢的竭力把牠趕回去。別的牲口在積威之下，知道不容易出頭，也就規規矩矩地跟在後面了。當我們走到小徑曲折的亂山中，或者穿過枝葉濃密的樹林時，前面的人馬都看不見，只有不斷的叮噹的鈴聲從前面傳來，清脆而響亮；牠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有趣的神祕的世界。

兇山和惡水

一路上經過的都是些荒山澗水，看不見村落，也沒有遇到行人，只偶或見到林中的樵夫的樵夫，驚異地注視着我們。這一條小路因爲剛發現不久，來往的人很少，路面也沒有修治過，有時要爬上很陡的山坡，有時穿過乾枯的河底。路上常有許多碎石子，看起來都很銳利。可是馬鍋頭們赤腳走在上面，若無其事，真使我們不勝欽佩。

雲南的馬體格都很小，體力也很差，走起路來慢得和老牛一樣。祇走了三四十里，就已到中午。我們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村中開了哨。開哨也是馬幫的術語，就是小說上所謂的打午尖。人和馬的肚子都裝飽了，精神也恢復過來，又重上征途。下午四時左右，到了三叉河，因爲前面沒有宿站，遂決定在此過夜。

三叉河是半山中的一个一个小村子，四圍都是連綿不斷的高山，村前有一條清碧的小溪，全村不過十戶左右人家，版築的房屋非常矮小，人民的衣裳都破爛不堪。山居的人民祇能靠梯田裏的一點出產過活，其窮困的程度可想而知。他們在這深山窮谷之中，自生自滅，和整個的世界毫無關係。他們看不到世界的富麗和享受，也不受一切無味的煩擾和痛苦，我不知道應該說他們的命運是悲慘還是幸福。村民們從來沒有見過我們這些奇裝異服蠻腔怪調的人物，男女老幼都遠遠地用奇怪而害怕的眼光望着我們。我們忙着食宿問題，也沒有閒空和他們寒暄。十家房屋，差不多給我們住滿了，雞埕牛廐旁邊都變成我們的臨時宿舍。一切佈置就緒，太陽還沒有下山，我們就玩起「橋」戲來，他們漸漸覺得我們並不可怕，孩子們看到我們玩洋牌很有趣，慢慢走攏過來，不久大人們也和我們攀談起來了。

夜間睡在床上，一陣陣的臭氣直向鼻裏鑽來，平時簡直忍耐不住，可是騎了一天的馬，也實在疲倦得很，睡意一湧，就糊糊塗塗地入夢了。

第二天清早就上路，整天地還是在亂山中盤旋。

石屏以南，雖是萬山連綿，不過山勢都不很高。山居部落，爲了種植五穀，常常放火燒山，森林殆已絕跡。祇疏疏地有幾株小松，勉強生長。梯田這時也多半浸着水，沒有種什麼植物。連天黃土，景色很單調而黯淡。

據我的經過印象，貴州境內，鎮遠至貴陽，貴陽至鎮寧一帶的山，多爲石灰岩，骨多於肉，所以時時見到怪石奇峯，懸崖絕壁。像安順境內的天臺山等，可以稱得清秀挺拔。又因

爲地下水的侵蝕，山裏常別有洞天，像鎮寧城附近的火牛洞，神祕，偉大，奇麗，當推爲我國名洞之冠。但自鎮寧到雲南，山上岩石，風化很深，肉多於骨，景色無甚可取。有些區域，萬山羅列，高峯連雲，森林茂密，煙霧蒼茫，像貴州的關索嶺等地，還令人生莊嚴偉大之感。但雲南的迤東和迤南，山勢都比較的低，而且多數童禿，像一片大墳場，實在無可欣賞之處，雲南的水也很湍急，可是非常混濁，不像湘西諸水，都澄清見底，西南諸省雖都多山多水，不過風景的優劣，却迥不相伴。關於此點，霞客先生，已先見及，他說：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列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峯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者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塞成海，而流多渾濁，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這天下午，還要爬上一個很高的酒房坡，驃馬都覺得很費力，走幾步就停下來喘氣，太陽曬着身上，又暖又渴。馬鍋頭採來一把酸角，送了兩枝給我。滋味雖不算好，但微微有點酸，倒是解渴妙品。路旁大樹下，有一個老婦人在賣甘蔗，馬鍋頭說這裏的甘蔗不能吃，吃了要染瘴氣的。可是我們一則口渴得很，二則也找不出甘蔗和瘴氣相關的道理，所以每人買了一根，大嚼起來。我們雖然承認經驗的價值，但是對於科學的信仰也很堅定。

暮色朦朧中，才見到老茶已，到了村前，天已昏黑了。

老茶已是山頂上的一個小村莊，因爲天黑了，我們看不出牠的面目，也不知有幾戶人家。

，我們借居在一位白姓的正在建築中的新屋的樓上。據馬鍋頭說：「姓白的在箇舊開礦，賺了不少錢，現在可以算得雲南第二位有錢人」。這話當然不完全可靠，不過白家的殷實也是沒有問題的。就我們所住的這座新屋來說，也有廳有樓，雖不富麗堂皇，但材料都很堅實，像是作百年打算的，這確是暴發戶們的本色。

據我的目見耳聞，雲南的民衆一般都很貧困，尤其是山居的人民，簡直在死亡線上勉強掙扎。雲南的財富都集中在少數的軍人和巨商手中。像大理的董家嚴家等，家產都達數百萬元（抗戰前）。財富分配不均，本是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的共同現象，但在雲南這種不均的現象尤其顯著。

這一晚睡得還甜蜜，次日清晨在薄霧如紗中乘馬出發。

由老茶已前進，都是下坡路，人馬都走得快多了，路上的景色也不像昨天那樣單調，田中的蠶豆長得很茂盛，這綠色的植物，給枯黃的地面添了一些生氣。有時經過漢人或夷人的村落，他們總以驚奇的臉色接待我們。近午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大村子外面開哨，村中的婦孺站在門口遠遠的望着。一兩個老頭兒走來和我們攀談。我們簡略地說明此行的任務，但他們總不明白，仍然以爲我們是來徵兵或徵糧的委員老爺們。

下午三時抵達目的地——蒲縹。這是一個大村落。居民大半是漢擺夷。他們見我們結隊而來，後面又有荷槍的兵士跟隨，以爲一定是來徵兵的，嚇得都逃到附近山裏藏起來。我們進到村中，見不到一個人，心裏非常奇怪。找了半天，才遇到一位住在本村的同胞。請他領

我們去會村長。起初他很不願意。後來馬鍋頭告訴他，我們是路過此地，既不徵兵，而且都是中央人（這一帶鄉民稱兩廣人爲廣人，四川人爲川人，其他各省的人爲中央人），待百姓很客氣。又肯化錢，從不騷擾地方的。勸他儘可放心。這位同胞才欣然地告訴我們夷人因爲害怕逃到山裏去了。他自告奮勇地去找回村長和百姓。不一會年老的村長帶着幾個人來，領我們住到一座小學校裏。幫着買柴挑水。但他們臉上始終帶有敬而遠之的神情。這使我感到一些悲哀。官吏和人民中間距離如此之遠，甚至於見官如見虎，逃避惟恐不及，政治到這個地步，也就夠人痛心了。但不知爲政者見到這種情形，心中的感想又如何。

這所小學校倒很整潔，還有一方小小的花園。教師祇有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但是沒有一點精神。我們和他隨便談談，發覺他腹中竟是空空如也，連北平和南京的位置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中國辦教育已數十年，這樣的人，居然也能來作育人才！

本來我們想和村民們開一次同樂會，藉以消滅中間的隔膜。可是他們不敢來，我們也有些點疲倦，結果作爲罷論。我們幾個年青人，就去找他們閒談，問問他們的生活情形。講了些抗戰的情形和故事。他們聽了都很感興趣。他們雖也知道中國和日本打仗，但是覺得這個戰爭和他們漠不相關。這一點很值得反省，沒有民衆的全力支持，最後勝利的保障在那裏？

自天的事情給我很深的刺激，躺在床上，思潮澎湃，不能成眠。

從蒲縹到元江城，不過二三十里的水路，而且船總要到九點左右才能出發，所以我們就睡到日高三竿才爬起來。由村子到碼頭，都是下坡路，大約有一里光景。到了碼頭，已經有

許多男女坐在地上等候。江邊泊着十幾條小船，我們包定了六隻。每隻船上祇坐三四個人，放幾個行李捲兒，就顯得很擁擠了。

元江的船又小又簡陋。船長約二丈，寬不過四五尺

，蹲在艙裏，兩手要緊緊地抓着船邊，站起來就有翻船的危險。船造得又不結實，船底還有許多罅隙，水汨汨地從縫裏透上來。船上豎着一根小桅桿，掛上一片布帆，被風吹得向前飛駛。我不相信這小船能平安地走過這段險程。

元江是雲南一條有名的惡水，一則因為水流湍急，二則江上的瘴



瘴氣之險得標

氣也實在太厲害，每年犧牲的性命也不知凡幾。自蒲標至縣城，形勢很險惡，景象也很淒涼

兩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江在羣山中曲折穿過。有時看到對面矗立着一排懸岩，好像江已到盡頭，船就要碰到山脚。等到走近，才知江又折向一邊去了。記得乘船過長江岷江的時候，兩岸也是峯巒連綿，但却構造成天下的奇景，令人讚賞留戀。元江的景色，既不能使人生崇高的感覺，也不生優美的感覺，祇感到危險和恐怖。

這時節江水已經低落，江面也不很寬，兩邊露出一片又厚又白的細砂。大風把這些砂括得瀾漫天地，日光都給遮住，氣象昏昏慘慘。身上雖然穿着很厚的衣服，這時好像裂開無數小孔，砂子直鑽進來，頭髮變得斑白，耳裏鼻裏嘴裏也灌進不少的細砂。那種滋味，沒有嘗過的人，是無法了解牠難受到什麼程度的。走了一半路，風越過越大，我們怕船給吹翻，又看到船底滲進來的水更多，坐在船裏也很不舒服。於是叫船靠近岸，我們跳上砂地，沿河步行。讓船裝着行李駛向元江城去。砂地很鬆很厚，有時整個脚面都陷到砂裏，走得很覺吃力。大風從後面滾來，把無數的砂子射在我們的頸上，像一羣狂蜂飛來亂螫。四圍昏沉沉地像起了一片濃霧，看不清前後左右。脚下是白茫茫的一片，有時挺立着幾塊頑石，也間或看到一兩株小灌木的僵直的枯枝。我們把衣服裹緊了身子，默默地走着。大約有兩點鐘光景，終於到達元江城下了。

惡風毒瘴元江城

雖是到了元江縣城，仍不能消滅一路來淒涼的感覺和痛苦的印象。在城裏住了三天，我

們有的是獨行沙漠中的那種寂寞之感，徘徊於故宮廢壘旁的那種滄桑之感，和釋迦牟尼見到生老病死諸種痛苦時的憐憫之感。

元江縣城築得緊靠江邊，城周雖很大，但城裏大部份像是荒郊，叢生着亂草和灌木，數百戶人家都聚居在近江的一邊，一切顯得凋零，與污穢。居民也都面有病容和菜色，好像一羣荒年流徙的難民。

不過元江也有過光榮的日子的。元朝以前，元江是蠻夷之區，和中國不相來往。元憲宗時才歸附中國，建爲元江路。明洪武時改爲元江府，永樂中昇爲元江軍民府。元代的「路」和明代的「府」都是很大的行政區域，我們可以想像到那時的元江一定是人口稠密市廛繁榮的。而且在元明兩代，這裏是中國最南的大城，再南去就是車里宜慰使的轄境了。明李中谿修的雲南通志說：「元江南行二日卽爲車里境」。明章潢圖書編也說：「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可見那時牠還是中國西南的門戶呢。到了明末，這裏的漢化程度已經很深，也出了些忠義文學之士。土知府那氏在清兵入滇時，就曾起兵勤王，極力抗拒，終因衆寡不敵，城破殉難，居民慘遭屠殺，從此便漸漸衰落下去。後來瘴氣侵入，大肆殘暴，人民死的死，遷的遷，遂演成今日衰敗殘破的樣子，好像貧病交加的鄭元和，躺在江頭，回想起從前風流豪華的日子，當不勝其悲愴罷。

元江雖然是昆明和普思間交通的要衝，商旅往來頻繁，但却沒有給元江帶來了繁榮。城裏祇有一條不很長的街，舖面都很簡陋，生意也極清淡。街道非常狹隘而污穢，牛糞馬便遍

地皆是。在街上閒逛一趟，要想鞋上不沾一點糞污，幾乎是絕不可能的。

有人說元江有三惡。第一是瘴氣惡，元江是最有名的瘴氣城，在秋季瘴氣病很盛的時候，家家閉戶，全城不見一縷炊煙。這裏的瘴氣叫做什麼蝦蟆瘴，附近有一個蝦蟆精，「蝦蟆吐氣，幻成五彩之色」。人一觸到這五色之氣就要一命嗚呼了。過去也曾經有大勇之人想找這位蝦蟆精，爲萬民除害。不過妖精的神通總比凡人廣大，祇要鐵器一觸土，牠就借土遁走了。我們問過好些老百姓，他們也不能確實記得是否見過這種五彩之氣。所以我們祇有把這個有趣的傳說拋開了。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所謂瘴氣就是一種很厲害的惡性瘧疾。牠的來勢非常兇猛，又是在醫藥缺乏的區域，病人當然不救。於是牠便蒙上種種神祕的色彩，使人談虎色變了。元江的地勢很低，海拔不過六七百公尺，和昆明相差約達千公尺。四面高山環抱所以夏天非常悶熱，加之又近水邊，蚊蟲繁殖極易。因此瘴氣一旦傳入，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第二是風惡。每到冬季和春季，整日價刮着呼呼的大風，把灘上的細砂吹得遮天蔽日。城裏的房屋都建築得很低，門窗也極狹小，這當然是爲了要避風砂。然而在大風吹起的時候，門窗雖然關得很緊，屋裏仍不免要積一層沙灰。凡是住過華北的人們，都能了解風砂的滋味，我覺得元江的風砂較華北尤爲難受。

第三是豬惡。瘴氣和風的惡還在意中，而豬也惡却有點出乎想像之外了。雲南的豬以人糞爲食料是周知的事實，元江的豬對於糞便似乎特別地嗜好。當我們蹲下來的時候，立刻就

有「唔唔」的聲音由遠而近，幾隻肥豬結隊搖擺而來。我們嚇得趕快抬起土塊瓦片向牠們拋去，牠們雖然暫時退後一步，但立刻又前進兩步。兩隻小眼睛不動地望着，大耳朵搖着，「唔唔」的聲音也愈響起來。看到情勢漸漸危急，我們只有起身逃去。以後每逢如廁的時候，總約齊了幾個人同去，每人帶着一根手杖，排成四方陣，準備和牠們奮鬥一番。

元江的漢人多集中在城裏。城外的墳子和山上則雜居着花腰擺夷和傜僮。在元代以前，這裏完全是夷族的勢力。元史上說：「元江自古爲蠻夷之鄉」。後來漢族勢力逐漸由昆明向南發展，他們抵抗不了，便慢慢向南遷移。元明以後，元江便完全成爲漢人的都市，有些沒有遷去的夷民，至今還散佈在四鄉。曾任車里縣長多年的某先生曾在昆明告訴過我一個車里水擺夷的神話：

「車里的大土司本來住在元江，有一天他出外打獵，射中了一隻鹿，可是沒有把牠射死。那隻鹿帶着箭向前狂奔，土司在後面緊追，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經過若干時候，忽然鹿不見了，祇見面前一片平原。植物繁茂，景色幽美，他喜愛不已，回到元江，便率領本族人民，遷移到這座新樂園——車里——來」。

這是一個有趣的民俗學上的所謂引導獸（Guiding animal）的故事。凡是原始民族，在大規模地遷移後，都喜歡編出這種引路的禽獸的神話。大概擺夷的這次南遷，是他們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在他們腦中留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才產生這個傳說罷。

富庶的羅必甸長官司

我生平最喜歡旅行，因此很崇拜徐霞客，尤其喜歡讀他的遊記。我把牠當作探奇搜幽的指南，也常常把我自己遊後的印象和牠細細對比。霞客在雲南的時間很久，遊蹤也最廣，所以霞客遊記也總不離我的手邊。但是從元江向南，那時還是夷人的世界，霞客先生未能進去，從此以後，我的足跡要踏到他的遊蹤已外了。遊記已失去了牠指導的作用，我祇能獨自探訪，獨自享受，我覺得有點惆悵，但同時又感到微微的驕傲和喜悅。

由元江至墨江，普通都是取道安茶碧瑤。但我們爲了要考察肥沃富庶的因遠墳，所以繞道而行。

出南門，一路很平坦，約十五里到山脚。路中曾見三五儂儂婦女，穿青布衣服，赤着天足，背着一大捆木柴向城裏走去。那捆柴的重量，大概總在七八十斤左右，她們的體力真有點驚人。看慣了城裏那些嬌嬌滴滴婀娜的姑娘，一旦看到這種紅潤的臉，粗壯的腕和腿，覺得另有一種動人的美。我覺得漢族的姑娘，好像北平的填鴨，關在黑暗的籠裏，餵着最好的飼料，長得肥肥嫩嫩的，供闖人們享受。夷族的姑娘像天空翱翔的野鴨，自由自在，具有自然的健美。不過這種美要雅人才能賞識。至於我個人呢，是個大大的俗物，祇是跟着別人隨便說說捧捧，並無去領略野味的雅趣。

在山脚休息了一回，就開始上山。這是我們離石屏後遇到的第一個高坡。擡頭看到那煙

雲繚繞的山頂，真不知牠有多高呢？人馬在小道上曲折前進，有時走過茂密的樹林，大家都不做聲，只聽得馬蹄踏着落葉沙沙作響，自然的偉大緊壓着我們的心，我們覺得自己比螻蛄還要渺小，有點不敢多話了。馬爬山的能力，本來已不如人，再馱上百斤的重量，格外地走不動，走幾步就停下來喘一陣氣。平均每點鐘不過走五六里路。到了半山已經一時左右。在一個三家村裏，我們停下來開哨。

飯後繼續前進，坡子愈到高處愈陡，森林沒有了，矮小的松樹稀疏地生着。前後不見人影。山風吹在身上，頗有點寒意，四圍的高山從各方緊緊地擠過來，縣城和元江都給擠得看不見了。我們有點恐怖，抽出手槍向對面放了一響，想藉此壯壯膽量。但四週接着來了一陣雷似的回響，像受了傷的野獸在咆哮。我們就心這一聲會引出了埋伏的綠林豪客，反更害怕了。五時左右，到達一個較大的村落，這裏離山頂還有七八里，我們就住下了。

主人像是一位殷實的農民。房屋很高大，有廳，有樓，牆還是磚砌成的，這在雲南實在少見。屋裏餵着幾頭牛和幾匹馬。主人以爲我們是什麼委員下鄉，不敢來攀談。我們太疲倦，也沒有去拜訪，很有點抱歉。

夜裏穿着棉袍，在爐邊烤火，還覺得寒氣刺骨。山上和縣城裏的氣溫，至少相差華氏二十度。

清晨的氣候像北方的隆冬，雖然不願意離開溫暖的被窩，但是爲了趕路，不得不咬牙起身。出門一看，濃霧籠罩着一切。十步外任何東西都看不清楚，也聽不到一點聲音。忽然從

山頂傳來一陣隱隱的鐘聲，悠遠而沈鬱，直送到人的靈魂的深處。令人反省，使人夢想，想到那縹緲的仙境，極樂的佛地。我於是明白了爲什麼寺廟要建築在深山，爲什麼朝暮要響起鐘鼓了。

鐘聲愈過愈響亮，而且愈過愈近了。我才知道那不是古寺的鐘聲，慢慢辨出這是行人敲鑼的聲音。待鑼聲響到面前，才看見三四個人趕着五六匹牲口下山，前面一個人敲着銅鑼。我們問他爲什麼要敲鑼？他說這是驚嚇山毛驢的。山毛驢？當我想起這就是老虎的別名時，鑼聲已經愈遠愈低了。不管這是古寺鐘聲也罷，行人鑼聲也罷，那鑼鑼的聲音始終繚繞在我耳邊，激起我神祕的幻想。

在霧中站了一會，衣上結了一層白霜，像從瑞雪霏霏中走了回來。早飯後身上漸有暖意，霧也漸漸薄了，我們上馬出發。

一路上馬很不得力，常常失足，把人從馬上拋下來。好在雲南的馬很矮小，我們身體還健壯，跌下來也不怎樣痛苦。

走到山頂已經九點多鐘。寒氣並未稍減，濃霧還沒有散去，脚下白茫茫的一片。這時我忽然生一奇想，假使那住在萬里外海邊的家人能看見我的話，一定以爲我在雲中行走，白日飛昇了。

下山實在比上山還要困難。上坡雖然費力，但下坡時一不當心，就有摔到山底的危險。尤其騎着馬的時候，前低後高，時時像要從馬頭上滑下去。今天的下坡路尤其陡，路上的細



沙又很多，馬蹄踏在沙上直向下滑去。膽小的同伴都下馬步行了。中年的團長，不時地咒罵着衛兵，說他不好好的牽馬。我的騎馬癖很深，膽量也大，仍然端坐馬上。馬鍋頭走過來說：「你家可曉得，雲南有句俗話，說是上山莫騎馬，下山馬莫騎，上山騎馬，馬走不動，下山騎馬，會摔下來。」我說：「很好很好，如果祇有在平路上才能騎馬的話，你乾脆叫我牽着馬走到車里好了。」說得馬鍋頭也笑了。

在一個叫做三板橋的地方，我們開了哨。有兩個穿青布衣服的醜醜的婦人也從這裏經過，當地人說她們屬於窩泥族。我要替她們照張像，她們不肯，匆匆地跑走了。據縣志上載，縣境內還有所謂苦葱，獨角獸等民族。可惜我們都沒有遇到。有人說青海是民族展覽館，我覺得用來移贈雲南，倒更確實點。

午後上路，路比較好走，坡度慢慢變小成了平路。最後廣大的因遠墳展露在我們面前。看到那些縱橫的阡陌，整齊的村落，就可以判定這是富庶的區域。走在塹中，河渠曲折，枯柳衰草，頗有江南深秋的風味。我們借居在因遠墳的小學校裏。

區長先生邀我們到他府上去小坐。屋裏佈置得還整齊，床上放好煙具，要我們隨便吹幾

口。想不到官場現形記裏描寫的情形，今天竟親身見到。坐了一會，就辭別出來，到街上閒步，所謂街，只有五六家商店，還有二三處茶舖，擁滿了男女老幼，閒話家常。這裏除了徵兵發生一點波動外，幾乎沒有受到一點抗戰的影響，人們仍舊過的太平安靜的生活，絕沒想到烽火已經迷漫了半國。

因遠頃自古也是蠻夷之區，元明兩代，這裏設有羅必甸長官司。元江改縣後，因遠使改爲分縣。現有是元江縣的一區——最殷富的一區。這裏出產的米很多，運輸到元江和墨江城裏銷售。

因遠到墨江很近——中間不經過高山大河，人馬很輕鬆愉快地走到那座小巧的縣城——墨江。

這天是國曆的除夕，在馬背上度過這有意義的日子，還是平生第一次。「明日又慚添馬齒，客愁都在五更中。」夜裏躺在床上，想到抗戰以來的顛沛流離，幾年度新年都在萬里異鄉中過去，又想到國勢危急，家鄉殘破，老親倚閭，自己學不成，事不就，百感俱來，輾轉反側，終夜不能安穩睡着。

墨江——迤南的福地

一月一日在墨江縣。城裏沒有一點新氣象，聽不到爆竹聲，也看不到一副新的春聯，內地的人是不過陽曆新年的。

墨江城面積很小，但是城牆還很堅實而且很新。從元江以南，都是新興的城市，沒有什麼斷井頽垣，古廟故宮，可以供人留戀憑弔。我覺得在西北和西南旅行，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味。在西北旅行的時候，隨處都是熟悉的地名，時時遇到歷史上偉大人物的遺蹟。有人說西安的一磚一瓦都有千年的歷史，西北的一丘一壑，都印上華族活動的手跡。還有那折柳送別的灞橋，春風不度的玉門關，又曾在我們腦中引起多少美妙的想像。所以在西北旅行，就好像一個多年流寓在外的人，偶然回到他久所懷念的老家，那裏的一字一畫，一草一木，都沾有先人的手澤，自然會追念祖先的恩德，而起一種懷慕和崇敬的感覺了。在西南旅行的時候，尤其在雲南的迤南區，所見的一切都是新鮮的，未知的，神祕的。這裏處處有不知名的深山，幽邃的神祕的森林，還有奇裝異飾的原始民族，過着我們不能了解的生活。好像聽海客談瀛洲，時時會引起我們的驚奇的感覺和熱烈的幻想。

墨江的垠子，不能容納很多的人口，但是這裏沒有瘴氣，所以被看做迤南唯一的樂土。城裏的房屋建築得鱗次櫛比，很有點富庶的氣象。商業雖不發達，街道倒還清潔整齊。今天湊巧是街期，鄉下人進城來趕街的很多，除漢人外，還有許多別的部落，例如布都人，碧約人等，他們的外貌和漢人完全一樣，都能說流利的漢話。唯一的不同點，祇是婦女的裝飾。碧約女子常穿青布衣服，上衣達到膝上，下面的裙子一直蓋到腳背，裏面不穿褲子，赤着一雙大腳。已婚的婦人頭上纏着青布，布的兩頭在背後垂下，直到腰部左右。處女們則梳着一條大辮，頭上不纏布而戴上一頂瓜皮式的小帽。布都人的裝束也差不多，祇是裙子很短而已。

。達維斯把卡惰、布都、碧約、麻黑、阿卡等五部落歸入一個總稱「五逆」(？)之下。他說：

「五逆」這名辭是

漢人用來稱呼雲南南部說傛傛方言的許多部落的總稱。這三個部落(布都、碧約、卡惰)的說話是互通的。外表的區別完全在婦人的裝束上。布都和碧約婦人的裝束很奇特。青布上衣幾乎垂到膝上，前面分開，用一條布在胸部橫束起來。……在布都人，這是扣在衣服上的；一尺長左右。……卡惰人和這兩部落不同之點，在卡惰婦女是穿褲子的，而且包頭前面垂着一些金屬的首飾。」



碧 約 人
(女少) (婦少)

但在碧約人，祇是在裏面紮起來而已……。包頭是一條長布從前面繞過頭頂垂到後面。她們的首飾是些大的銀耳環，她們的上掛和背心的顏色，也是兩部落不同之處；因為碧約人常穿白色，而布都人總是穿深青色的，這兩部落中未婚的青年女子都不用包頭，而戴着青色帽子，她們的頭髮剪得只有

今天沒有見到卡惰人，我們想給布都和碧約婦人照張像，但她們都很羞怯的避開了。有一位當地的漢人告訴我們，要想囑布都（或碧約）婦人的風味不是件困難的事，祇要你有強大的體力。當她回家去的時候，你可以攔在路上，她當然要反抗，但是你如果有力氣把她摔倒地上，她就不再掙扎，任你所爲了。不過你要把她的裙子挑起來覆在她臉上，否則她是寧死也不肯的。如果你的力量不夠，被她掙脫，她便鄙夷地望你一眼走了。她們的力氣都很大，漢族男子往往不是她們的對手，因此有些年青的人，偷伏在路傍，當她走過時，突然跳出來，乘她不備，把她掀倒在地上。這是很可相信的事實，在原始民族中，崇拜體力是普遍而必然的現象。假使沒有健壯的體格，怎能和艱苦的環境奮鬥呢？

墨江在從前叫做他郎，也是車里大土司的轄地，牠的改土歸流，比元江要遲得多，大概在明代的末葉。現在全縣約有四萬八千人。漢人祇占十之三，夷族倒占十之七，漢人多集中在城鎮經商，夷人散在各鄉務農。夷人的種類很多，除上說的布都、碧約、卡惰外，還有所謂惰搭，民家等二十多種不同的部落。民家就是白子，又稱熨子，有人說他們是南詔國的統治階級。現在大理一帶民家人還很多，墨江的民家人，或許是元代破滅南詔時遷來的。

晚上縣長宴請我們。縣長寶姓，骨瘦如柴，膚黑似炭，黃色大門牙突出唇外，眼珠深深地陷在眼窩裏，活像孫行者的模樣，就是臉上多了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他很殷勤地招待我們，談興也很豪。席上自誇其政績，和對夷民的感化，說來娓娓動聽。尤其談到本縣的金礦時，更是滔滔不絕。陪客之中，最引起我注意的建設局長李某。他是個三十多歲的健壯的漢子

，高高的身材，但有一張憂鬱的臉，一望而知是個志大而不得意的人物。他富有熱情，早年也曾爲民衆的幸福奮鬥過，因此被迫流亡到通都大邑。經過多年的坎坷，壯志全灰，現在又退隱到故鄉來。像這樣的人，我生平也頗遇過幾個，實是很可惋惜的。

墨江是有名的產金區域。最重要的金礦有兩處：一是坤勇金廠，坤勇在元墨交界處，光緒時曾大量開採，現在祇有少數人在那裏淘金，坤勇金廠對面的觀音山，據說有大量金礦，雨水常常沖出不少的金砂，但至今尙未有人開採。一是李仙江下流的埧留。最初有人在安南境內的李仙江中發現金砂，後來試在埧留淘洗，也能得出金子，而且牠的成色比坤勇產的還好。至於蘊量多寡，却不得而知了。墨江雖以產金馳名，但我們不能對牠抱有過份的幻想。砂裏淘金本來是極繁難的工作。而且用的笨拙的舊方法，每人一天所得的金量，極爲微末。除了供一個人的最低的生活費用外，幾乎毫無剩餘。業主雇工，都賺不了什麼錢。所以墨江雖處處有金砂，但也處處是貧窮。

在墨江三四天，每天受着各界的歡宴，盛意雖是可感，但我們却受之有愧。雲南的許多名菜，像象鼻、鹿筋、竹蟲等，我們都嘗過了。對於講究口腹享受的我們，這也要算是此行的收穫。但最使我不忘的，是一次意外吃到的蜜餞果品。有一天，我們出外調查，走到一個叫做回回沖的村莊。全村都是回教徒，村中有一所新落成的清真寺兼回教小學。我們進去休息的時候，一位白臉黑髯的教師出來招待我們，茶葉還罷了，難得的是四盤蜜餞花紅、桃子、茄子、沙參。清潔鮮豔，煞是愛人，吃在嘴裏，鮮甜無比，一股清香之氣，至今還留在齒

頰呢！

邦曉行

我們預定由官道到寧洱。但是建設局長李君在邦曉村新創辦了一處模範茶場，一定要我們去參觀並貢獻意見，盛情難却，我們祇得從小路過邦曉去寧洱了。

出北門，經普益公園，園中有曲水小橋，數十株櫻桃樹，開得像一片紅雲似的，很有點韻致。最初幾里，雖有點小坡，大體還算平坦，不過路太狹，而且碎石太多。經上街坊和來往兩村，每村祇有十多戶人家，居民善製陶器。更過班拉都龍寨和八莫就進入亂山。山中樹木很茂密，低處都是常綠闊葉樹，愈到高處松樹愈多，可惜沒有巨材。傍晚達一碗水，這一夜就住在此處。

一碗水是十餘戶人家的小村，位於山坡上，周圍全是梯田，這時都荒蕪着，祇在村子附近，種了些蠶豆和豌豆。

夜宿陳姓家，主人是李局長的親戚，大概是位地主。家中有馬多匹，牛二十頭，長工十餘人。二兒子在雲大附中讀書。主人很和藹，倉卒間做出六大碗菜款待我們，這是行路人很感激的。

第二天清早就上路，起初是上坡路，空氣的濕度很高，路滑難行。數里到山頂。遠望前面山間，白茫茫的一條玉帶，也不知有多寬多長，曲折地繞在山腰。後來走進了，才知道道

是布固江上的濃霧。下坡路很好走，坡雖長，但是不陡。坡底有一個幾十戶人家的村子，叫做玉碧坡。在鄉長家裏開了哨，休息一會又上路。先上坡數里，遠遠看到布固江橫流山上，水聲像春雷一樣怕人。下山到江邊的老豬渡口。這裏祇有四五家人，窮苦得很，家家門前都堆着甘蔗，我們買了幾枝，確實稱得起價廉物美。再溯江走一里，到了渡江的地方，這裏的水很清很淺，江底的石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可是水流得很急，我們騎在馬上過江，水浸到馬的腹部。馬用着全身的力量艱難地移動，我害怕牠會被流水沖走。我看着腳下的水，箭似的向下奔馳，前面的山林都在轉動，頭裏有點昏暈，幾乎要落下馬來。趕忙彎下腰，緊緊地揪住馬鬃，總算平安地到了對岸。上岸後又爬上一個很高的江坡。約十里才到坡頭，回望布固江，好像還在腳下。下坡經烏龍村，有農民五六家，都是卡惰人。到坡底再過布固江。過江後又上坡，七八里到山頂，又折而下坡。大約有一里路光景到了蠻店村。這時已是晚間七點鐘，一輪淡黃的月亮高懸山巔，四圍是無數的松樹，一直擴展到天際，在灰暗的天空。畫着模糊的輪廓。一陣風過，大家舞動枯瘦的枝椏，同時發出使人戰慄的呼嘯。樹下傳來一片蟲吟和着蛙鼓，歡迎夜神的蒞臨。我們借宿在夷人家裏。

今天一路上看到大松樹很多。但是居民和過路的馬鍋頭任意斫燒，林裏常有大片焦枯的樹幹，以及直徑數尺的大木，橫倒在地上，慢慢腐爛。不但叫人痛惜，而且可以憂慮，西北森林的悲劇難道又要在西南重演？

天剛亮馬鍋頭就把牲口放出去吃草，七時左右又喚馬回來，叫喚的聲音，尖銳而淒厲，

從耳中直刺到心裏，我再也不能安睡。



山 中 何 所 有

早飯後我們幾個性急的人先走了。白雲遮沒了地面的一切，祇有幾個高峯，突出雲上，如同海中的孤島。有時一團白雲慢慢地升起，又慢慢地降下去，好像浪花洶湧的怒海。不過這海裏裝的不是水而像是新擠出來的牛乳。我們可以稱之為牛奶海 (Milkys) 而不僅是牛奶路了 (Milky way)。「入山不見山，白雲生足底，涼風西南來，雲頭奔似海。」這種描寫黔滇山行的景色的詩，決非閉門造車的人所能想像出來的。數里後開始下山，過涵德，路狹而泥濘，有時馬陷泥淖中，濺得渾身的泥水，到山脚過小河，又上坡，經奶奶村，板刀丫口等村落，約二十里抵達邦曉。

嶺 上 多 白 雲

邦曉村約有二十多戶。這周圍六十里山地都是李局長的私產；附近百多戶農民都是他的佃戶。其中包括好幾個部落的人。他在邦曉村中建了一所大莊院，屋裏很清潔整齊，牆上掛了許多抗戰和科學的掛圖，

農民對外界的認識，就憑這一點東西了。李局長和他的朋友們合組興華茶場，在村後山上種茶，預定種茶三十萬株，現在已經種了二十萬株，占地一千餘畝。種子都是景東來的，祇有一個品種，就是雲南有名的沱茶。我個人是不喜歡這種茶的。至於這茶場將來的出品，因為水土的關係，他的香味是較好或較壞，則不能預測了。

村中多半是卡情人。房屋非常矮小，竹牆茅頂，幾乎不能遮蔽風雨。屋裏污穢而腥臭。他們的衣服破爛不堪。主要的食物是玉蜀黍和蠶豆。雲南的漢族農民的生活已經夠苦了，夷族還要窮苦數倍。這情形不能完全歸罪於土地的貧瘠。官吏的貪暴，土劣的壓榨，漢人的侵佔，實是主要的原因。這種政治情形，這種民族關係，前途真是不堪設想。

明代雲南詩人張含早就再三地呼喊夷人的痛苦。

「歎惜意所郡，年年苦暴征，怪禽啼古樹，毒霧壓孤城。」

犀甲旌旗動，虹橋虎豹行，百蠻心竊旤，傳道點夷兵。」

——嘆惜——

「南夷聚遐圻，耕鑿倚岩谷，千里積豺狼，四時茂花木。」

徵需極網羅，鞭撻逾殺戮，君心隔天遠，難化光明燭。」

豐歲厭糟糠，新米等珠玉，台符夜及門，椎枕無穩宿。」

童稚各驚奔，衰老惟痛哭，頻年觀風使，激揚暗清濁。」

點馬復點軍，滿眼逃亡屋，遠人爲酸辛，雙淚亦一掬。」

憫時銷神魂，題詩選青竹。——南夷用少陵韻美人詩

這種同情的呼籲，並沒有得到反應，所以明清兩代黔滇兩省的苗夷屢起叛亂。

第二天早晨李局長喚來四個卡情婦女，給我們照相，她們都穿上最好的衣服，頭纏青布。青色上衣鑲着兩道藍邊，耳上戴着直徑三四寸的大銀環，其中有一位新嫁娘，穿得更花梢一點，頭上胸前多了些銀飾，見了我們，很有點怕羞的樣子。

這天他的佃戶獵到一隻馬鹿，晚上鹿肉燒好了，又擡來一罈好酒。

主人殷勤招待，要我們盡歡，以代餞別。我們感謝他的盛意，大家都放量痛飲，不但盡歡，而且盡醉。結果我們不覺微醺，主人、團長、老會都因狂飲而大醉了。三個人叫着哭着，鬧成一團，好容易才被拉開送到床上。這一場哭鬧，我看來很有意思。這不但表現了他們的真性格，而且發洩了社會上三種典型人物的悲哀。我們的團長代表沒落的官僚。他出身於世家，父親做過巴黎總領事和銀行總理。他自己得意時也曾做過高級簡任的全國反省院長。但



盛裝的卡情人

是現在不得意地在雲南做農林專員。他醉後有時誇耀他家庭和自己過去的光榮，有時吹噓自己的能力 and 品格，有時抱怨政府不認識真才。他對抗戰的前途懷疑，對政府的要人咒罵，而爲自己的事業痛哭。主人李局長代表着拉烏來斯基型的人物。他曾在上海勞動大學讀過書，受了主義的熏陶和熱情的驅使，也曾爲民衆的幸福奮鬥過，但是受了幾年的挫折，終于喪志悄然回家了。現在他把失敗於個人的生活之餘力，貢獻給質樸而勞動的農民。免除了佃戶們的田租，並且教育他們。他醉後拍案大罵，罵政府官吏的腐敗，紳士的頑固，民衆的愚昧。老曾代表剛入社會不久的青年，一個純潔的爽直的學者，一個具有對於正義的熱情的羅亭，他痛罵社會上一般的所謂要人和君子，一切虛僞和欺騙的行爲。他最近喪失了愛人，聽到別人說車里九龍王的二公主很漂亮，便鬧着要我們不和他爭奪，直到我們發了誓，他才肯上床睡去，這一場哭鬧，是我們旅途中空前絕後的一次。

景星街一夕談

昨宵飲酒過多，今早渾身疲軟，所以出發很遲。這天係第四區景星街的街期。李局長和縣黨部委員李君同行。由邦曉村後上坡，路很狹又泥濘，約十餘里抵一丫口，過了丫口後一路平坦，直達景星街。街上有區立兩級小學一所，我們就在該校借宿。

景星街是山頂上的一個小鎮，約有四五十戶人家。大多數是漢人，以織布和釀酒爲生。街道很短，不過二三百步光景。也許因爲我們來到的太遲了，趕街的祇有三四百人，沿街陳

列的商品有米，棉花，香蕉，花生，黃果，甘蔗，豆，百貨等。沒有什麼特殊的物品。

據當地漢人告訴我，今日來趕街的，有好幾種部落的人。如卡情人，普芒人，黑普人，倮倮，和旱擺夷。普芒人的裝飾和卡情人相似，不過在胸前多釘了幾條很長的花帶。旱擺夷也是穿的青布衣服，但是下身穿褲不穿裙。旱擺夷是泰族的一支，他們自稱為「泰女」。倮倮族的體格比擺夷健壯，但面貌確不及擺夷清秀。我想代她們留個影，不知是害怕呢？還是害羞，才一舉像機，她們就紛紛避開了。

由景星街出發的時間很早，濃霧還沒有散去，我們這隊人馬籠在霧裏，前後不能互相看見。不久從東方山谷中射出了萬道金光，霧氣給沖散開去，一輪紅日慢慢爬上山頂。那圓臉上的紅色漸漸地淡了下去，霧氣縮成無數團的白雲，給陽光映成鮮豔的粉紅色，像朵朵蓮花，悠悠昇上天空。千萬的青峯又清楚地圍在我們四周了。

這一段路倒平坦寬大，馬緩緩地踱着方步，也不覺山行之苦。一路上看到附近的樹木都被斫掉，改為梯田。土壤因此易受雨水的沖刷，剝蝕得很厲害，中國人祇顧目前的小利而不管未來的大患的態度，實在應受指摘。但是一個時刻受到飢寒的威脅的人，那有心腸考慮將來呢？梯田中間偶或有一二所茅屋，但沒有見到一個像樣的村莊。行了二十餘里達鎮龍街。居戶約二三十家，每隔七天有一個街子。大路旁三五個老婦人擺着攤子，出售米線，米飯和熟雞。我們停在這裏開哨。

鎮龍街過去，路也還平坦，在山腰間盤旋，路的一邊傍高山，一邊臨深谷，形勢極險惡。

，山上樹木茂密，大都是櫟樹之類的潤葉樹。樹下長滿了羊齒和雜草，幾尺外就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了。據說林中藏有很多毒蛇猛獸。有時還埋伏着不少的強人。前天就有六個人在這裏被匪殺死，地上還染有血跡。我們因為縣政府派兵護送，心中雖有點不安，但也並不十分害怕的。

過了大水井和一個丫口，就清楚地看到山下的通關垠，垠子的面積不大，祇有數千畝光景，但是阡陌縱橫，村落星羅，顯出一派富足氣象，垠子中央突起一個小丘，通關街就在上面，我們借住街上許家。

通關是墨江和普洱之間的一個很大的鎮市。約有百多戶人家。街面是石塊砌成的，既寬又平，而且很清潔。這裏的文風似乎很盛，我們不但看到不少的舉人進士的匾額。而且在幾家門上還貼着有趣的紅紙報條，現在隨便抄錄一二張在下面。

一

捷報

貴府某先生某某在縣立某某高級小學畢業經

校長某呈請

教育局長某轉呈

縣長某准予畢業特此報

聞

二

捷報

貴府某先生某某奉

省政府主席龍轉奉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委任爲第 軍第 師第 旅第 團第 營第 連第 排排長特此報
聞

記得去秋路過大理挖色村時，也曾見到類似的報條。

捷報

某府某先生某某在省立大理中學高中部畢業經

校長某呈請

雲南教育廳長龔轉呈

教育部長陳准予畢業並給與普通學士學位特此報
聞

這裏所謂賞給普通學士學位當然是可笑的杜撰。從以上幾張報條上，我們可以看出雲南一般人民的文化程度，以及他們對於讀書和做官是怎樣一個看法了。

鐵索橋和李鳳姐

從通關到磨黑，路上有兩件東西在我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一是把邊江上的鐵索橋，一是把邊村中的李鳳姐。

由通關街出發，起初是石板路，很平坦，幾里後，就下一個很大的山坡，叫仰天坡，如果從山下向上看，確是名副其實。坡極陡，有幾處斜度超過四十度。我們祇得下馬步行。幾里以後又是石板路，石塊多半已凌亂破碎，更覺得既陡且滑。前幾年所謂邊情專家陳碧笙君經過這裏時，連人帶馬一齊滑到山底。所以我們步步留神，總算安全走到坡脚。蠻干河繞在山下，河床很寬，不過現在是旱季，祇有線似的一條流水蜿蜒在亂石之中，我們在滿是砂礫的河床走，河道曲折在萬山中。喬木灌木把山粧點成綠色，在這綠幕下常隱藏着強人。我們的隊伍已經拉得很長，一兩個人走着，聽到風聲水響，都有點心驚膽怕。二里後又爬上山坡，約數里到哨牌。這是個三四十戶的村子，居民都是旱擺夷。看樣子似乎很窮苦。再過去就到大沙哨。連絡墨江普洱的公路正在開工，這設有分段工程處。主持人客氣地招待我們，我們便在這裏休息並開哨。

飯後沿着把邊江走，約一小時到運通橋頭。這是雲南的一座很有名的鐵索橋。用腕般粗的鐵索連絡把邊江的兩岸。鐵索之間有許多鐵棒把牠們連結起來。上面鋪着木板，大概年代久了，好多塊木板已經腐爛。橋兩邊還有鐵條組成的欄杆。整個的橋長約七十二公尺，寬約二公尺弱。橋上同時祇能讓四五個人或馬前後行走，再多就吃不住了。假使江兩岸都有馬幫到的時候，一邊的人馬便停住，讓別一邊的人馬先過來。因為橋很長，下面又沒有支柱，走

到中間，覺得牠搖擺得很厲害，頭裏有點暈眩。如果再向下一看，那十幾丈下的水面，跳騰着憤怒的浪花，像要衝上來把人馬拖下去，格外使人害怕，兩腳發軟，簡直要落了下去。所以身體虛弱的和膽小的人就不敢一個人去過。婦女們——當然是嬌貴的太太小姐們——總是坐在滑杠上，閉着眼睛，讓人擡過去。橋的兩頭各建有



把邊江鐵索橋



高樓一座，跑到樓上可以俯瞰人馬在橋上來來往往。

過江後都是平路，路旁的樹木長得極茂盛，雖然已到深冬，

滿眼還是一片綠

色。二十餘里到奎閣。奎閣下去，有一條很寬的河床，河水差不多完全乾了，河底全是細砂同亂石。走在上面，很不舒服。穿過河後再一里就抵上把邊村。我們分宿在宏義鄉鄉公所和陶家馬店。聽說附近的匪很多，前任鄉長就被匪戕殺在鄉公所裏。我們吩咐衛兵特別警



土 壤 的 現 象

上把邊的居民全是旱擺夷，不過差不多完全漢化了。他們用漢人的姓，着漢服，說漢話，甚至於門前也貼春聯，堂上也供天地國親師的神位，惟一的區別，祇是婦人的服裝的式樣，其實和三十年前漢族婦女所着的也還是一樣，不過她們從未纏過小脚罷了。

把邊村是迤南交通的一個要站，每天有許多馬隊要從這裏經過。所以村中馬店特別多。全村雖不過四五十戶，倒有十幾家馬店。雲南的馬店普通照牲口的數目收費，馬鍋頭的住宿是完全免費的。馬店最大的利益是把馬料賣給馬鍋頭，和得到牲口排出的廢物。我們投宿的一家馬店，也是旱擺夷開的。主人姓陶，有四個兒子，大兒出外從軍；二兒子代理鄉長職務；兩個小兒子都在思茅讀書。他還有一位女兒，芳年將近二十，還待字閨中。她有一張清秀的臉，上面安着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流露着

聰敏的光芒。皮膚雖不很白皙，却是一種健康的顏色。身體非常健壯。而那微微細下去的腰部又添了幾分苗條。尤其可愛的是她的天真活潑的態度。見了我們並不佯羞逃避，祇是大大方方地露出銀牙一笑，又去做她的事了。爲了欣賞這把邊村的李鳳姐，我們才特地由鄉公所搬了過來。我們要求給她照像，她也沒有拒絕，祇要將來寄一張給她。可惜這捲底片在路上失落了，未能踐約，這是非常抱歉的。

夜間三點多鐘這位李鳳姐便起身煮飯。我們睡覺的堂屋也就是廚房，煙火氣不斷地沖進鼻子，旁邊的朱老大又一直地高聲說夢話，弄得我再也不能安睡，只得合着眼睛躺到天亮。吃了早飯從村後上把邊坡。剛上路不久，對面就來了大批馱鹽的牛馬，據馬鍋頭說，他們是今早山孔雀屏來的，這一條山路極狹，不能容兩匹馬並排行走，對面的牛馬擁塞在路，我們簡直無法走過，只得站在路旁等着。大約一小時才完全過盡，我約略數了一下，共有馬九百餘匹，牛百餘頭。可見這條路運輸的重要了。

此後總是上坡路，愈過愈高，經黑泥窪，大荒地至芭蕉嶺。這是最高的地方。四面無數的圓頂的山，一圈圈地排列着，直到天的盡頭。一路上零星地有幾十戶人家。那些矮小破爛的茅屋，骨瘦如柴的主人，不用問就知道他們是世界最困苦的農民。山坡上都光禿禿地沒有一根草木。因此土壤受水蝕作用很厲害，不斷地流到山脚下。路口有幾處已經崩塌下去，旅行人不得不從高處繞過。如果不趕快植樹將來土壤一定愈過愈薄，梯田也無法存在了。過芭蕉嶺，到五里菁，（雲南人所謂菁是指兩山夾一溪而樹木茂密的地方）。這是一條很長的下

坡路。坡的右邊的狹谷裏有一線潺潺的流水，附近的空氣比較潮濕，草木也就很茂盛了。

走完了五里菁，就到孔雀屏。這是一個五六十家的小鎮，馬店倒幾乎占了一半。因為下午從磨黑出發的馬隊都在這裏過夜，上午出發的則在這裏開哨。我們也在這裏吃了午飯，休息一會又走，差不多全是下坡路，人馬都覺得很輕鬆。經四堂庵、永安橋、大橋等村落抵磨黑老街。再走四五里到磨黑新街，區長招待我們宿在新修蓋的岳祠。

磨黑——鹽的都市

新街約有居民六七百戶。街道很長，店舖雖都是舊式的，但洋貨觸目皆是。而且還有幾家很摩登的理髮舖和西服店。街道上非常污穢，牛溺馬糞，隨處都是；污水泛濫遍地，一股臭氣直衝到腦裏，近年來瘴氣由普洱傳到磨黑，非常猖獗，每年要毀滅一二百條生命。這種醜惡的環境，自然很適於蚊蟲的繁殖，無怪瘧疾這樣厲害。本地人雖然對於這可怕有病有點談虎色變，可是竟沒有人想到把街道清除一下，就未免可怪了。

磨黑是普洱的三大產鹽區之一。另一處是石膏井，不過近年來產量大減，漸漸無足輕重。現在是磨黑的全盛時代了。磨黑的老鹽井本來在老街附近，後來開採完竭，製鹽的中心才移到今日的新街。鹽的蘊藏量很富，產量也很高，差不多迤南各地鹽的消費，全靠這裏供給。街上共有燒鹽的灶房三十二戶。灶七十六條。我們去參觀了一家姓楊的灶房。楊家有三條灶，每條灶上安十七隻大鐵鍋，一層層排列上去，像石階一樣。灶戶從鹽務管理局的鹽場領

到礦鹽，浸在水池裏，溶成鹽滷。然後把滷倒在鍋裏煮，煮鹽的燃料是木柴，這些木柴都是由孔雀屏等處運來的，附近的樹木差不多全給斫光，山上一片童禿，可是並沒有人栽植新樹，將來的煮鹽的燃料確是大問題呢。燒兩天一夜，下面的十隻鍋就煮乾了。鹽在鍋裏凝結成一大塊，於是加點香油把鹽塊起出。其餘的鍋則燒四五天或六七天不等。每礦鹽百斤可煮成鹽六七十斤。然後再把鹽繳給鹽場，每百斤可得工本洋一元六角半。據楊家的管事趙君說，楊家每月可出鹽五六十萬斤，燒柴一萬餘担，每担柴價約四角。照此算來，每月約可賺三四千元，除了各項開支，所餘也就有限。楊家還是大灶戶，其他小灶戶的情形可以類推，不過這是就民國二十七年情形而言，那時的生活程度還很低呢。

後來我們又去參觀礦穴，礦的洞口在街頭的山上，約有房門般大小。洞裏用許多木柱撐着。有六七里深，空氣極潮濕而悶人。雖然也有些通風筒，可是構造得太簡陋，並不能改進礦中空氣的情形。鹽礦像是



鹽 黑 鐵 的 一 角

一大片白色的岩石。礦工用鐵槌一塊一塊的擊下，用竹筒搯了出來，他們的臉色都是慘白的，眼睛沒有一點神采。大概沒有人比他們的生活更不衛生更痛苦了。

回來的路上遇到幾個碧約女人和麻黑女人。麻黑姑娘穿着青布上衣，和短得到膝部的青布褲子。她們的最重要的特點是背後梳了很大很長的兩條辮子，耳朵上戴着極大的銀環，直徑大概有二寸多，麻黑人也是保俾族的一支。

夜間微雨，早晨還是濛濛地下着，等到十一點鐘，仍舊沒有停止，我們只得冒雨出發。不久就要上一大坡，現在正是旱季，好久沒有下過雨，土硬得同鐵一樣，這場細雨祇把表面的土弄濕。路面像塗上一層油，比最講究的舞場的地板還要滑。我們看到前面的同伴接連的滑倒，正在好笑，但不久我們自己也連人帶馬地摔倒了。如此奮鬥了一二里，弄得渾身都是泥水，而且精疲力盡，遠望山頂，還隱在煙雨之中。我們覺得要在今天趕到普洱是無望了。於是又折回磨黑，在屋裏悶坐了一天。

這天夜裏又是一場大雨，次日清早漸漸歇了。我們不能在此長久逗留，決定不顧一切上路。本地人說舊路好走一點，我們就改走舊路。先經過老街，街上處處是斷牆頹垣，寂寞淒涼。自從老鹽井廢塞後，這裏就退為純粹的農村。靠礦興起的都市，繁榮的時期總不會很久的。走完街子，就上一個很高的坡子，這是有名的二太坡。路上有幾處很滑，有些地方變成泥塘陷住了馬足。我們遂跳下馬來，一面走一面爬，經過一場艱難的奮鬥，最後到了坡頂的土地堂——一個淒涼的三家村。這條路上也常有散匪出沒，所以一路看到些荷槍護路的壯丁

，向過路的人馬，收一點保哨費。從土地堂下坡幾里，在茶庵開哨，飯後繼續下坡，路很寬大，全是用大石塊砌成的。坡盡到頭酒房，這個村莊以釀酒製醋出名。從這裏過去，就進入普洱墳子了。墳子裏小丘起伏，已耕的田地還很有限。一路上見到不少的大小村落，分佈在山脚水邊。四時左右，抵普洱縣城，借居在城內建設局裏。

建設局又是借用的江西會館，這房子很宏麗堅實，是我們沿途所僅見的。黔滇兩省，每一個較大的縣城差不多都有萬壽宮（即江西會館），建築得富麗堂皇。可見江西人在這裏的勢力相當雄厚。甚至有些夷人，也冒充從江西來的。據道得（Dog）說，他在普洱的鄉間見到一些擺夷，他們都自認他們的祖先是從江西遷來的，而且知道江西在普洱的東北三十三站路呢，什麼時候江西商人大批地跑來西南，我們却不得而知了。

寧洱——沒落中的重鎮

寧洱，這名辭似乎有點陌生，可是提起了普洱，大家一定很熟悉。尤其是喜歡品茗的朋友們。現在的寧洱縣就是以前的普洱府。

普洱是以產茶葉聞名全國的，實則所謂普洱茶，並不產在寧洱縣境內，產茶的六大名山中，如攸樂，依邦等都在十二版納。在清代十二版納是附屬於普洱府的，而且茶葉的交易也集中在普洱，因此便稱之為普洱茶，普洱茶葉業極盛的時候，每年西藏人趕着成千的騾馬，從維西，下關南下到這裏來販茶。但是現在茶的交易完全給佛海奪去了。

沒有一個都市興衰的經過像普洱這樣短促的。普洱從歸流設縣到今日，也不過二百多年，但已經歷盡了滄桑。在元明兩代元江是迤南的重鎮，清初普洱改土歸流後，軍政的重心便漸漸南移到普洱。普洱在清代爲府治，民國廢府，改爲普洱道。南邊控制十二版納和印度支那半島，爲昆明的屏障。牠之爲迤南軍事、政治和商業中心者達百餘年。後來十二版納歸化，牠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漸漸減小，等到佛海市場建立，牠的商業又一落千丈，普洱從此慢慢衰老了。民國二十年後瘴氣由思茅傳入，更剝去了牠最後一點生氣。據縣政府的調查，民國廿一年，全縣共有一四七〇〇戶，七萬人口，到了民國廿七年，祇有一〇七〇〇戶，四萬八百口，六年之間，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普洱是如何趨向沒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瘴疾在普洱奪去的生命之多，可和任何疫癘相比。據說在厲害的時候，每天城門口要擡出百多隻棺材。近來地方人士漸漸明白了瘴氣的道理，所以對於公共衛生非常注意，城頭上，屋角邊……的草，都剝了乾乾淨淨，街上掃得清清楚楚，污水垃圾也不許亂倒。和磨黑街的污穢相比，真有天堂地獄之感。無怪瘴氣要從這裏遷到磨黑去了。這種由無數生命換來的進步，不知可能永久保持下去。

普洱雖然破落了，但仍舊保有世家的風度，那整齊雄偉的城牆，寬大乾淨的街道，和迷漫全城的一種悠閒的空氣，給我一點良好的印象。不過普洱的物價却昂貴得很，後來多方探聽的結果，才知道這是磨黑海關分卡亂抽稅的結果。不但外來的貨物要繳稅，就是本縣的出產也不能例外，例如芝蔴之類的物品，抽稅之鉅，令人難以相信，這樣物價怎能不貴呢！

這裏的政治情形談起來也實在可哀。迤南的最高行政長官是普洱的殖邊督辦，他的德政，是盡人皆知的。那些管家二爺們的氣餒，馬鍋頭們談到是直搖頭的。縣長大約有五十歲左右年紀。上唇留着一片漂亮的短髭，臉上堆滿了假笑，一望而知是個仕途中的老滑頭。多年的磨鍊，渾身一點棱角也沒有了。他的雅片煙癮相當的深，也好打牌，常常邀我們到縣衙內去雀戰。牌桌就在煙舖旁邊，他過來殷勤地勸我們吹兩口煙：「不吹六山（？）煙」，到此也枉然……六山煙是我們雲南最有名的好煙……請來隨便吹幾口……哈哈……」他治理寧洱的成績，我們不很清楚。不過有一件事值得一記。現在省政府注意交通，因此各縣都興築公路，寧洱境內的公路約長一百五十公里，需工數萬。最近徵到民工數百人，做工好多天，才完成七華里，照政府的規定，徵用民工，應給相當的工資。可是這裏的民工不但得不到一文，還要從遙遠的家中帶糧食來吃。本來農民的生活已經夠苦，終日工作祇換得勉強一飽。在這樣情形之下，叫他們如何生活？只有紛紛的逃亡了。再加以不合理的徵兵，所以境內的農民一天天地減少，而盜匪却愈過愈多起來。



普洱街之上之風扇姑

普洱的名勝是西山，遠遠望着，那些懸崖絕壁，蒼松翠柏，也很有幾分秀氣。府志上說西山有八景，叫做什麼天碧曉霞，迴龍夕照，東岑蘭蕙，西嶺溫泉，仙洞春雲，龍潭秋月，茶庵鳥道。這些都能算作絕景，豈非又是八景病在那裏作祟？所以我決定不去登臨了。又有土人告訴我，西山有一件寶貝，那是一對極大的蜈蚣王。從前有個西洋人來，捉到一隻，帶到大理的時候，忽然狂風暴雨大作，幾萬條大小蜈蚣，飛舞而來。嚇得西洋人又把大蜈蚣放掉。這當然是看到西洋人採集生物標本而編起的傳說，因為在他們看來，西洋人化費許多金錢來採點小蟲青草，實在有點不可解，大概其中定有祕密，不是捉妖便是取寶了。

西山的八景雖然沒有一一探訪，但也欣賞過牠的一景，那是西山腳下的龍潭。其實說賞過一景，也還有點自誇，我們去的時候正是冬季，而且是白天，秋月並沒福看到，所以祇能算是賞過半景。雲南人似乎喜歡誇張，凡是泉水都稱為龍潭，因此雲南的龍潭之多甲於天下，平均每縣都有一兩個，可是普洱的龍潭的風景確是我所見過的最好者之一。潭的背面靠着雄偉的西山，附近是整齊的水田，潭的面積約三四畝，水清見底。旁邊築有瓦屋二進，後進祀龍王，前進有樓一層，叫做迎月樓，普洱人士常在此樓宴客。我們伏在欄杆上，靜靜地看潭中的魚兒，一個接一個游近水面，吐出一串的真珠似的氣泡。暫時忘掉了一身的風霜，遍地的烽火，也是浮生難得的福氣。

一路山歌唱不住

出普洱城，是一條寬廣平坦的大路。我們豪興大發，拚命地鞭着馬跑了一陣。雲南的馬登山涉水時很得力，但在平地上奔馳則非常不行。騎在馬上，身子顛簸得像坐在北方大車裏，走過亂石路上。雖然祇跑了一二里路，已經給顛得渾身酸痛了。不過遇到這種稀有的康莊大道，還讓牠踱方步，總覺得不是味兒。

坝子裏村落很多，而且房子多半是瓦屋，顯見這裏是富庶的地方。普洱以前原是蠻夷之區，現在城鄉的人民都已澈底漢化。就是那些純粹擺夷或麻黑血統的農人，也不肯自居蠻夷，總說自己是漢人，而且會冒充祖籍應天府了。走完坝子，又得爬山，好在坡子不高也不陡，到了坡頂的猛海田，休息一會，接着就下一個很長的坡子。坡底有一條小澗，水清而淺，我們騎着馬在水裏走，覺得很有趣。大約一里光景到大橋。在這裏開了哨，又繼續上路，不遠就到清水河，河寬水急，上面新建了一座大而美的石橋。冒安（Marchant）曾再三贊嘆中國人的好美的天性，尤其是牠在石橋上的表現。他曾說中國的窮鄉僻壤裏也有許多好看的石橋。有時如其說是爲了便利行旅，還不如說爲了增加自然的美麗。這個觀察在這裏得到證明了。這座大石橋不但商旅稱便，而且配着四周的高山綠水，簡直構成一幅美好的圖畫。過河後，一路倒還平坦。傍晚抵爛泥塌，這是一個十幾戶人家的小村。村後是高山，村前有一條小河，河那邊又是連綿的高山，像是很貧瘠的區域。夜間宿在馬店內。

夜裏受了風寒，第二天頭昏鼻塞，四肢疲軟，不能騎馬，只得雇了滑竿上路。起初沿着河走，河邊山上，樹木極茂密。看不見裏面的人影，只聽到透出來的一陣陣的歌聲。這是用假嗓子唱的女高音，尖銳而淒厲，不像是快樂的歡呼；像是受着艱苦生活的重壓的呻吟，是對殘酷的命運的絕望的抗議。水經注說：「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可是這種歌聲比三峽猿啼更能引起行人的悲淒之感。頭昏昏地不知走了幾里，又上一個高坡。滑竿夫前呼後應地一步一喊，像淋着雨一樣他們的衣服慢慢給汗水浸透了。我很想自己步行，無奈渾身沒有一點力氣。坡頂有茅屋兩所，我們就在這裏開哨。馬鍋頭告訴我們，前而不遠就到櫻桃塘，也是有名的匪窟。我們仗着人衆槍多，倒並不害怕，飯後下坡。路全是大塊青石板砌成，每級有四五尺見方，可是很陡很滑，騎在馬上有點危險。坡底就是思茅埧，在落日餘暉中，遠望着蕭條的思茅城出現在荒草淒迷的埧子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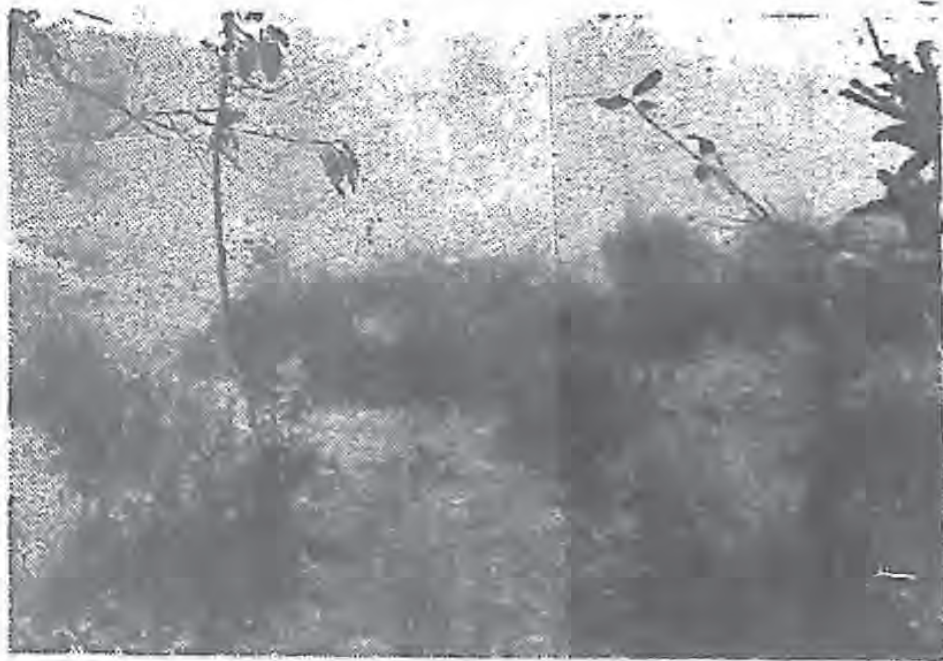
不堪回首話思茅

思茅是這一路最後的一個城，也是漢族文化最南的一個據點，由此向南，我們不再見到雄傑起伏的城牆，不容易再聽到漢話，再看到漢人的生活方式了。照理說，一個位於兩種文化交替的地帶的城市，總帶有兩種文化的特質。但在思茅城我們看不出有一點夷族的影響，和內地的城市相比，沒有一毫差別，它也是百分之百的漢族文化的產品。

許多地理書上都說思茅是雲南迤南的大商埠，我們總以為牠是很繁榮的。可是到這裏以

後，才知道有些書中的記載不完全可靠。思茅的興衰和普洱一樣地短促，可是現在殘破衰敗的樣子，還要超過普洱幾倍。思茅在清雍正年間才設為縣治，光緒間中法條約開為商埠。因為交通的不便，商業始終沒有發達過。這裏設有海關，但是沒有進出口貨物。祇得在附近各縣多設分卡，對本地貨抽一點稅。據說全年的收入，還不及上海關的一日，僅夠維持本關的開支而已。這種無用而病民的機關，為什麼還讓牠繼續存在？

以前十二版納的茶運到普洱要先經過這裏，所以商旅頻繁，也還顯得相當繁榮。自從佛海茶市成立後，牠便遭到和普洱同樣的命運，民國十九年瘴氣由車里傳過來，人民死的死，逃的逃，全縣的人口減少了十分之六，到了二十年，人口少得連成為縣治的標準都不夠了。現在城內處處是斷牆頽



荒

烟

臺

草

垣，有些房屋因為主人全家死盡，祇剩得鐵鎖把門，爛窗迎風，裏面盤踞着鼠雀的家庭。那些荒涼的景象，衰敗的氣息，令人有坐在垂死者旁邊的感覺。據說有一次一個鄉下婦人進城來，忽然內急，找廁所又找不到，後來在城角看到一座破廟，也不願菩薩在上，就跑進去解手，出來時在門前看到一個過路的人，便問道：「大哥，這是啥子娘娘的廟呀」

「一廟？這是縣衙門呢！」真的，假如你不認識字，而門口的衛兵又偷跑到煙館內吹洋煙時——這是常有的事，你能不把這座衙門誤認爲破廟嗎？

城外的情形格外淒涼，有好幾個村莊，全村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遷了，只剩下一所所的空屋，聽任風雨鳥獸的侵凌。思茅垣的土壤據同行的專家說是一路來最肥沃的。也因爲人工的缺乏，大半的稻田都變成熟荒，裏面生滿了頂茂密的長草，我們初到思茅的時候，曾有人來和我們說，城外某家，有婆媳兩個，家中有瓦屋五間和良田五十畝。因爲男子死光了，她們想招贅一個女婿當家。祇要他能拿出三百元現金（雲南銀幣）。可惜我們都不想成家立業，否則化最很少的代價，換得這許多產業，還有一位年青的媳婦，也可算是窮措大的奇遇了。

近來政府提倡開發邊疆，預備造一條公路連接昆明和車里，同時把箇碧石鐵路延長到佛海（石佛鐵路）。這條鐵路從前達維斯曾提議過，不過他又說，這一路沒有大量的重要的出產，將來是否能取得適當的代價，大是疑問。現在思茅縣正在徵集民工修築境內的這段公路，但是思茅的農民所剩有限，究竟能徵到多少民工，工程何日可以完成，都在不可知之列了。

思茅縣長是一個給煙酒弄糊塗了的傢伙，一張無血色的臉，整天沒精打彩的樣子，給人一種不愉快的印象。不過他治理人民雖然糊塗，刮錢的本領倒很不錯。

思茅還有二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海關巡查委員丁某，現在有五十左右年紀，少年時候也是周處一流人物，後來憑着一雙手，一張嘴，掙起一副好大產業。好交結天下英雄（？）

凡是過往的官吏鉅商，他都招待，就是窮途落魄的好漢，前去投奔，總沒有空手而返的。在迤南諸縣，丁委員的威望相當的高，祇要有他一張名片，大概各地可以通行無礙了。我們曾經擾過他的一餐豐盛的象鼻筵，菜味確很不壞，丁家的廚師在迤南也很有名聲的。另一位人物是張營長，雖然是武人，現在已經不帶兵了，他現任迤南鴉片運輸處主任，常領大隊人馬到瀾滄收買鴉片。這是最美的肥缺，因此已積下不少的財產。他也以好客知名。他部下的兵丁以勇猛善戰著稱，往來的馬隊，祇要掛上了張家的旗號，土匪是決不敢驚動的。

土匪和猛獸的區域

從思茅去車里，是我們旅程中最後的一段，也是最艱難危險的一段，這一路全是深山茂林，人煙稀少，林中埋伏着各種的毒蛇猛獸，並且也是土匪出沒的區域。我們準備好一切預防意外的措置，又請縣政府派了十幾名兵丁護送，才於一月二十三日離開思茅縣城。

這天出發得很遲，下午兩點多鐘才上路，走約三十里，到新房，天已黃昏，便停下住宿。這裏祇有農民四家，房屋都極簡陋破舊，而且污穢不堪，一種異樣的臭氣時時透入鼻子，我們勉強地過了一夜。

一路來的景象很淒涼，這一片廣闊肥沃的坳子，長遍了連天的茂草，經過的幾個村莊，只見無數廢屋，門窗破爛，闕無人聲。路旁曾見一座白知寺，已經毀壞得不成樣子，但是昔日的規模還在，可以想見過去定是香火繁盛的廟子。廟裏沒有人影，也沒有獸跡，祇是幾顆

大樹上有些小鳥吱吱的亂叫，和着草裏一陣陣蟲鳴，格外顯得淒慘，路上偶而見到一個人踽踽獨行，反覺得這不該是有人的地方，有點疑神疑鬼起來了。

二十四日，八時出發，沿曲折的小路走入深山。山中的樹木很茂盛，大半是麻櫟樹，枝葉交接，天日都給遮住，有時單騎落在後面，心裏非常害怕。經香櫟箐，松山林，老軍田坡到老軍田村——一個名實相符的三家村，我們在這裏開了哨。

飯後上雷打坡，坡並不長，祇有二里光景，可是很陡。路邊都是巨大的松林，一直綿延到山頂，是很有名的匪區。越過這座山，就看到一片狹長的墳子，叫做麻栗坪墳。據說是民國元年普思沿邊行政總辦靠一顆地長着，樹下是茂密的亂草，據說有大批強人躲在林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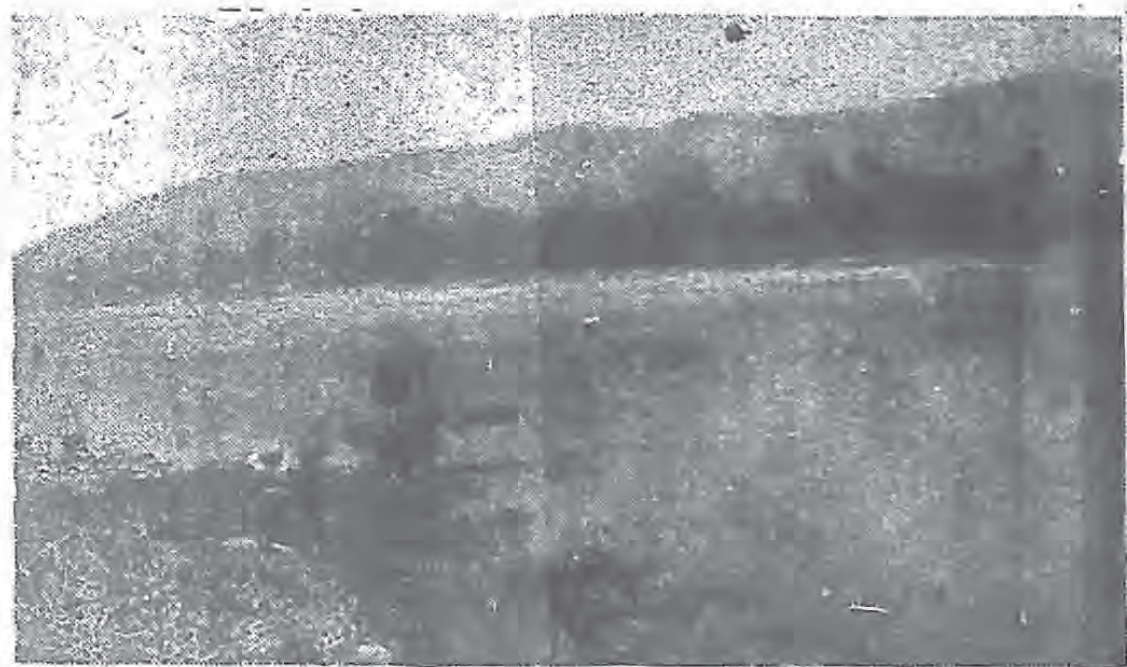


荒蕪的麻栗坪墳

柯樹勳氏的私產。土壤很肥，但是沒有人耕種，全給人一般高的雜草佔住。墳子裏本來有幾處村莊，如邊雪墳，麻栗坪，茶樹林，碾子房等，現在馬鍋頭還能指出地點，不過房屋已經毀滅不可見了。墳子中有幾道細的河流，河上沒有架橋，好在水都不深，騎馬渡河，毫無危險，過了最後的一道南刀河後，又上一高坡——五里箐。滿山都是闊葉樹，一顆緊

劫殺，護送的團丁也給打死，區長的滑杠，現在還橫在路邊。我們都跳下了馬，前後緊接着進行，並且前後呼應地吹着警笛，一方面是自己前後照應，不致有人落單；一方面也是警告匪徒，我們是有強大的抵抗力的。

走過幾個山頭，下坡過辣子河，路比較平坦，十餘里到老開河，這條河比前幾條要寬一點，水流得很急，騎馬過河，雖然比較危險，但是經驗已多，心裏一點也不害怕了。渡河後再行四五里到那猛。那猛只有十一戶人家，都是旱擺夷，七家務農，四家做苦力，祇有一家長住在這裏，其餘諸家只要



一染疾病就遷到別處去，待病好了又遷回來。我們在這裏度過一宵。

二十五日，今天上路很早，沿大開河行，十五里至普籐。普籐埧很狹很長，長度約達三四十里，全面積約在五六萬畝左右。埧子裏有一條大河——普籐河——穿過，灌溉決無問題，土質也很肥沃，可是現在祇有極小的部分被利用，十分之八的良田還荒蕪着。如果決心開發邊疆，這裏足可容納一二萬的移民。普籐城在普籐河的邊上，雖然叫做城，實際

並無城牆的。擺夷稱土司住的地方爲景，景被譯爲城。普藤在清代以前是車里宣慰使屬下的一部分。民國初年設有行政委員。民國二十年併入思茅縣，現在屬思茅縣第三區，區長就駐在普藤城裏。城裏有居民數十家，都是水擺夷。他們本來就很懶惰，後來又學漢人，染上鴉片烟癮，生活格外清苦。加上近年來又鬧徵兵，這是他們最害怕的，所以年年都有些擺夷，逃往緬甸境內。不久的將來，這裏會看不到夷人的踪跡罷。

渡普藤河是相當危險的，這條河太寬了，假如馬的體力稍弱，中途不能支持時，定會給流水沖去。到了雨季，水深河闊，這河便成爲一道天塹，隔絕了車里和思茅的交通。過河後上瘴氣河坡，愈走愈高，路蜿蜒在茂密的森林裏，前後的人馬不能互相望見。我們在思茅時曾買了三隻銅鑼，這時便分給最前最後和中間的衛兵各一隻。一面走一面敲，讓猛獸聞聲可以早點逃避。走了不久，忽然看到前面有幾個過路人停留不進，臉上變了色，告訴我們，前面有一股土匪經過。這時我們前進固然有點危險，後退也不是辦法。大家商量後，覺得我們有長短槍二三十支，土匪或許不敢動手。即使來攻擊的話，也可以把他們打退。所以決定硬着頭皮向前走。一路上僥倖沒有發生事故，大概我們的聲勢把土匪嚇住了罷。

這一天全是走的山路。一會兒上山，一會兒下坡。上山如揉升，一線攀藤蘿；下山如蟻旋，萬仞臨危坡。中間不知經過幾個山頂，穿過幾座森林。林中偶然傳來幾陣婉轉的鳥歌，深谷裏響着潺潺的流水。真是「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一個極甜極靜的世界。

傍晚抵景東寨，寨分上下兩部分，下寨的居戶比較多些，我們投宿在上寨郭家。郭家要算是這窮鄉僻壤中的富戶。主人已有五十多歲，兩個兒子都有事出外，一個年輕的媳婦當家。她穿着寬大的衣裳，還是二三十年前的婦人的裝束。山居的人民一切比較落後，這也是一個明證。夜間睡在床上，聽着房東和衛兵談山海經：思茅有一家的鷄產了六個卵，五色具備，陳區長的婆娘一胎生了三個兒子，有一個落地便跑到櫃裏，家裏人以為是妖怪，便連櫃一齊拋到山中。這個山裏產一種怪獸，叫做彪，形狀像蛇，但是有毛有腳，專吃老虎。……後來我朦朧睡去，還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可惜我沒有聽到了。

二十六日，照站口算，今夜應該宿在關平，但是關平沒有人家，晚間要露宿，而且那裏虎豹極多，常常出來傷害人畜。有時還有土匪出沒，大家都不願冒險，便決定今日少走一點，宿在塔土坑，明日提早出發，趕過關平。

從景東寨到塔土坑祇有三十里，時間很從容，我們便偷懶多睡一會，十一點鐘才動身。這一天仍舊在山頂上轉來轉去，而且愈走愈高。山頂上祇疏疏落落有幾株松樹。路左的山坡上呈疏林豐草區（Savanna）的景色，一片無垠的枯草，中間挺立着幾株孤松。二十餘里抵江西寨，這是一路上最高的一個村莊。更走三四里，就到塔土坑。這裏祇有七八家窮苦的農民。

村子的附近還有些樹木，但是對面山上已經童禿了。因為他們把樹砍掉，改成梯田，不過山上石多土薄，種一二年五穀後，土力已竭，不能再利用。不得不另開闢新田，因此樹木

愈過愈少，土壤受雨水的冲刷，愈過愈薄。於是這裏便變成極貧瘠的區域。

二十七日，今天的路最長。其實也不過百里左右。但是這一段崎嶇難走，而雲南馬走路比人還慢。所以不得不特別提前上路。心裏有事，就不能安睡，夜間兩點多鐘，大家就都起身了，吃過早飯後，天還黑得像漆一樣，於是我們又玩了一場橋戲。五時餘東方慢慢現出一道白色，接着是一抹深紅，道路可以模糊地辨出，我們便上

馬出發，不時地上坡下坡，十餘里到關平坡，從此一直向下走，坡很長，大約有十餘里。坡完了再走幾里就到關平（大場子）。

關平是半山上一小塊比較平坦的地方，四圍全是高山，山上長滿了森林或長草，附近有一小河流過，景色很壯嚴。這裏是野獸的世界，馬鹿，麂子，兔子成羣出沒。老虎豹子



也很多，據說還有野象。我們曾親見一個很清晰的虎的足印，有把掌般大小。附近野數十里沒有人煙。祇是最近纔有一家移到這裏，蓋起一座茅屋。除了招待來往的客人住宿得到一點報酬外，他們還營打虎的生涯。獵虎的器具是一種弩箭，箭須塗着猛烈的毒藥。他把弩安置在林中虎豹來往的地方，虎豹一觸着機關，箭就射到牠身上，祇要毒藥滲透到血液裏。

，牠走不幾步就倒地死了。這種毒藥的形狀很像紫色的小石子，是從見血封喉樹的樹液製成。見血封喉樹 (*Antiaris toxicaria*) 是亞洲有名的箭毒樹，南洋很多，中國僅海南島和車里有。莖中含有乳狀汁，毒性很強。有人把牠加入新鮮的鷄血內，血即變成黃水，或許其中含有特殊的植物鹼。能使血液起血紅素分解 (*Hemolysis*) 作用，因而使中毒的動物死亡。又據人說，夏天開花時，蜂來採蜜，就中毒落在地上，所以在樹的下面可以看到成堆的死蜂。有些夷人剝下牠的樹皮，在水裏漂洗乾淨後，做成褥子，放在床上，臭蟲虱子都不敢走近的。

在休息的時候，馬鍋頭說：從前經過這裏的旅行隊，都要帶一竿竹子，一隻小猴子，一面銅鑼，和一串爆竹，還有一包特殊的藥粉。晚上露宿的時候，把竹竿豎起來，讓猴子爬上去，再在附近生一團火。夜間如果有虎豹走近，猴子嗅到氣味，便吱吱狂叫。人們驚醒了，立刻把火揚起來。老虎望見火光，也許嚇得退回去。假如牠不怕，仍然跑來，便狂敲銅鑼，或者把爆竹燃着，劈拍劈拍地放一陣。普通在這樣情形之下，老虎總會逃走的。如果還不生效，就把那包奇藥投在火裏，立時散出獅子氣味，老虎嗅到了便沒命地逃去。不過老虎總有點疑心，第二天跑來察看，纔知道自己被騙。於是大發脾氣，狂吼一聲，用爪把地面抓了兩個大坑。以後幾天，如果有旅行隊從此經過，看見這坑，一定再走數里纔可憩宿。否則是很難倖免的。

從關平過去，一路都是很茂盛的闊葉林。林中有很多爬藤植物，像一條條的巨蛇，纏繞

在大樹上。一簇簇的女蘿從高枝上掛下，迎風飄拂，令人想起童話裏巨人的鬍鬚。樹下生着有棘的灌木，偶不留心，衣服或皮膚會給牠抓破。潮濕



的空氣夾着發霉

的氣味，使人感

到窒息。成熟的

果實落在地上，

發出清脆的「篤

篤」的聲音。有

時傳來「格擦」

一聲大響，那是

枯死的大枝折斷

了落下來。在林

中走約三十里到

三叉河，再過一

個坡就是大班角

管。道路兩邊全

是巨大的竹子，離路稍遠一點是闊葉樹林，據說牠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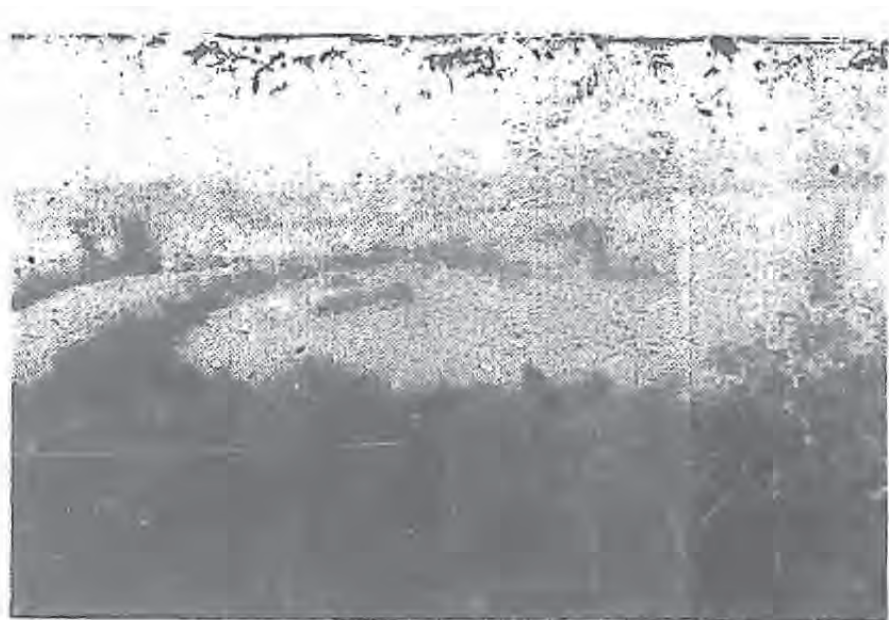


河 畔 開 晴

的面積很廣，爲有名的林區之一。離路稍遠一點是闊葉樹林。更向前進，忽然道邊現出一條小溪。溪邊生着一叢一叢的高大的芭蕉。溪那邊是一排連天的高山，山坡上披滿了枯黃的長草，是野象隱身的處所。在路上我們會看到大堆的象糞和柱子般粗細的足跡。同行的車里的李中隊長告訴我們：有一次車里宣慰使請了幾位暹邏技師來捕象，他們伏在斑角箐的一個崖

上。後來象羣走近了，大概他們的技術不很高明，不但沒有捉到一隻象，自己反驚惶起來，胡亂地開了幾槍。這一下惹得這些龐然大物非常生氣，便大施威風，橫衝直撞，把一片森林全給弄平了。約二十里纔走出了亂山，面前躺着一片肥沃的塢子。就是車里縣的小猛養塢，經過塢子中的坡底寨，土鍋寨，到小猛養城，借住在緬寺——夷人的猛佛寺——裏。

小猛養塢子的面積不算很小，已經全開墾了。城中有五六十戶人家，都是水擺夷。他們不會說漢話，和漢人的感情，距離很遠。本塢的土司大概是車里宣慰使屬下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一個。現任的這位土司約有三四十歲，身子微微地有點發胖，圓圓的臉，上唇一簇短短的鬍鬚，儀表倒很不壞。這裏的景色，人民的裝束，和房屋的建築都



和以前所見的不同，很有點異國的情調。

歷盡艱危到江洪

晨十時左右從小猛養出發，二三里到坡子盡頭，就要上一大坡，坡不陡，路也寬，所以並不覺得難走。祇有幾段路，因為旁邊樹木太密，陽光射不到，有點泥滯。經新寨再走十里到山頂，於是下大木干坡，坡子極長，路面很闊，灣灣曲曲地遶到山下。滿山都是巨大的竹子，頂大的有碗口般粗細，五六十尺高。頂上微微灣曲，枝葉互相交接，在路上形成自然的涼篷，人在下面，好像走在一條碧綠色的長廊裏。二十餘里坡盡抵大角寨，又二里到九龍江邊的大角渡，我們停在這裏等候渡船。

九龍江就是瀾滄江，流入印度支那半島為湄公河。在雲南境內也是一條惡水，水急灘多，不但不能航行，還是交通上的嚴重的障礙。而且沿着瀾滄江一帶，都是瘴氣區域，尤其車里境內，被稱為瘴氣的母地。為衣食而奔走的漢人，每年不知有多少把性命送在牠的附近。雲南有句俗話說：「窮走夷方急走礦」。不是受着生活的重壓，誰肯跑到這種危險的夷區來呢？人們都知道潞江——怒江——的險惡，因為到過那裏的漢人很多。其實九龍江的險惡程度尤甚於潞江，不過車里一帶最近才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到過這裏的人極少，因此牠的兇惡情形不大為人所知罷了。楊淑玉的潞江謠描寫潞江的情形道：

「潞江邊，阻瘴煙，狂山怒水恣回旋，魚蝦肆惡噴毒涎，壞木十丈蒿無枝，險垂常

如黃昏時。妖風捲霧作山堆，飛鳥偶遇化成灰。三月四月瘴煙起，新來客盡死，九月十月瘴煙惡，老客魂亦落。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來更多。荒沙一片風淒楚，新鬼舊鬼相聚語。問誰樂此不爲苦。總爲夷人財易取。夷人拙，漢人巧。夷人饑，漢人飽。那知夷人懸餌待漢人，漢人貪餌喪其身。利切己，命如紙，若使衣食有所恃，誰肯輕生來至此。茫茫訴，不理去，滔滔潞江水。

滇中瑣記

今日的潞江已沒有這樣的可怕。如果把潞江改爲九龍江還要更切合呢。

從大角——大的意思是渡口，角是奴隸，大角意即奴隸阿卡人的渡口，因爲這裏有條路通到阿卡人居住的山頭——望着對面一片綠色的林內，就



踏進車里城

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地——江洪，心中有無限的欣慰。我們等了半點鐘的光景，渡船纔從對面划過來。牠的構造很簡單，是兩隻元江式的小船連在一起，上面舖上一方竹片編成的蓆子。人馬站在蓆子上，由三四個夷人撐過去。這時候天乾水淺，江面祇有百丈左右的寬度。十幾分鐘就可以渡一趟了。來回三四次，我們這隊人馬纔完全過到江的西岸。從江邊到縣政府有半里長的公路，路

旁排着高大的樹木。還有些擺着零食攤子，我們以愉快的心情，好奇的目光，一路欣賞這熱帶的風景，有趣的人民，慢慢地走到一座巍峨的衙門——車里縣署。

自從十二月十六日離開昆明，現在已是二月二十八日，一共費去兩個月十二天。如果沿途沒有耽擱，大約一個月也就可以到了。在這數十天中，二千里的征途上，我們冒了不少的險，受了無限的苦。有時爬上千仞的高山，滑下萬尺的深谷。有時從馬上跌下來，泥裏滾過去。我們要涉過急流弱水，穿過毒霧瘴煙。我們接受了風雨的欺凌，容忍了飢渴的抱怨。我們常常走過虎豹的巢穴，又要時時聽候盜匪的襲擊。人人都說蜀道難行，其實滇道還要艱難幾倍。不到雲南的人，不知道在中國旅行是如何地困難，沒有旅行過迤南的人，也不能知道滇道的艱難到怎樣的程度。讓我們聽一聽明代雲南詩人張禺山所嘆息的雲南的行路難罷。

一西路難，吁嗟乎，西遊蜀道，北上太行，昔人詩賦，千載悲傷。若教行路見滇海，崎嶇絕道皆康莊。……迴波倒流白日旋，下垂無極之深淵，懸車乘馬長太息，已如鑿空而登天，壯士亦變色，惡少神茫然。瀑流萬洩下，路杳羊腸懸，鈎藤毒葛四時茂，躑躅妖花經歲妍，麝臙熊羆隆蠟雜，猿狼豺虎鬼彈牽。……刺桐筆竹，參差錯落參奎纏，朝嵐夕障，鳥墜鷲距，陰雲惡霧，檐宿牕眠。……」

第二部 十二版納見聞錄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

十二版納

乘 馬 渡 河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

在沒有談到十二版納的情形以前，我們先要弄明白了十二版納的意義和牠所指的是什麼地方。

車里一名詞有廣狹二個意思，狹義的車里僅指今日的車

里縣的地方。廣義的車里則包括在名義上受車里宣慰使統治的一切區域。但是土著的水擺夷，却不知道車里這名詞，他們稱自己居住的區域（即廣義的車里）為雪雙版納（Siy Sawng

Pana）。就字面的意義講：「雪」是「十」，「雙」是「二」，「版」是「千」，「納」



是「稻田」。一雪雙版納一，意即「十二千稻田」。這一萬二千稻田指的是什麼，實在有點費解，就是專家的道得 (Dagdt) 也說不清楚。或許版納是一個專門名詞，為一個行政的或貢賦的單位，我曾經請問過許多人，始終得不到一個確實的結論。據久居車里的李拂一君說的意思，版納大概是貢賦的單位。每一個大坵子為一版納。或合幾個小坵子為一版納。一頂真、猛海、猛阿、猛養、猛寬、猛醒、猛遠為一版納；猛籠為一版納；猛遮為一版納；猛混、猛板、猛臘為一版納；六順、整董、猛旺，帝得為一版納；車里、橄欖坵、猛崙、猛崙為一版納；猛滿、猛元、打洛為一版納；猛棒、猛潤、猛濤為一版納；普藤為一版納；思茅（猛丰）為一版納；猛鳥，鳥得為一版納；倚邦，易武為一版納；共十二版納。一這是對中國而言。從前車里宣慰使同時臣服於緬甸，對緬甸的納貢，則有十三版納之說，即加宣慰使所在地為一版納。

李君的意思祇可作為參考，因為還有許多別人的說法，和李說不大相同。而且十二版納的稱呼起源很早，但是宣慰使的統治地却逐漸縮小。似乎這種版納的劃分不是永遠不變，而是隨時變更其範圍的。明章潢圖書編云：「元江之外為車里境。」可見在明代墨江普洱兩縣也在十二版納之內。又倪蜕雲事略云：「順治十八年吳三桂以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臘、整歇、猛萬、上猛鳥、下猛鳥、整董為十三版納。」雖然墨江已經除外，但和李說仍有差異的。後來普洱又脫離了宣慰使的統治變成純粹的漢人的縣治。據普洱府志：「雍正七年將車里宣慰使所轄的江內（瀾滄江以東）六版納思茅，普藤、整董、猛

鳥，六大茶山，橄欖坵置普洱府，其餘江外（江以西）六版纳仍隸於車里而屬於普洱府。照這段記載，車里坵子（在江外）和橄欖坵（在江內）並不屬於同一版纳，也和李說不全相同。

清代中葉以後，十二版纳的範圍日益縮小，乾隆時思茅正式改土歸流，宣慰使的轄地剩了三十猛（即坵子）。到了同光年間英人攫去猛養等五猛的地方，接着法人占去猛烏，鳥得等四猛。民國十九年普藤又劃歸思茅縣，宣慰使政令所及的祇有二十七猛了。現在的所謂十二版纳，是否僅沿用舊稱，抑或已另行劃分，不得而知了。

這裏所談的十二版纳祇指目前宣慰使所轄的地方。包括六縣——（車里、佛海、南嶠、六順、江城、鎮越。）和一設治局（寧江）。（地形上狹下廣，略如倒飛蝴蝶，北極六順之爐山，西極南嶠之三面坡，南及鎮越之南峨河源馬鞍山，東以整法山及野牛洞山為極邊，東南與越南之猛烏、鳥得，猛倖相接，西及西南與緬甸大猛養及孟艮（即景棟）相接，西北接瀾滄，東北接思茅，南北五百二十里（北緯二十一度十分至二十二度五十分），東西七百六十里（北京東緯九十九度五十三分至一百〇二度一分。）面積十萬方里有奇。」李拂一車里

車里一瞥

「南方產里貢象齒短狗之屬」逸周書

車里是否就是向周公進貢象牙的產里，我們無法證明，不過車里確是位於中國的最南方

而且也產象呢。車里又叫做江洪，實在應該寫成景洪。「景」是夷語「城」的意思。說牠是城，實在有點騙人，因為誰也沒看到牠有雉堞起伏的城牆。若說牠絕對不是城，也有點冤枉。據說也有過城牆的，不過這城牆祇是二三尺高的土垣而已，現在有幾處還可以看到牠的遺蹟。而且城外還圍着一道護城河。這座所謂縣城，建築在瀾滄江之西，緊靠着江邊。

車里城中祇有一條十丈左右長的街道，土人稱為戛蘭，「戛」的意思是「街」，「蘭」是「新」。這是民國以後車里改流後新建的街道。街上只有十幾戶店家，賣一些最普遍的日用品，平日的生意非常清淡。街上有兩座大棚，是爲了趕街時小商人擺貨攤而築的。平時冷落得像最荒僻的鄉間，祇有在街期的清早，遠近的人都集攏在這裏，形成暫時的熱鬧，九點鐘以後又逐漸歸於死寂。夜間空氣格外沉靜，街上不見燈光，不聞人聲，只有微風振動油加利樹葉簌簌作響，犬吠聲中夾着一兩聲豹嘯。令人有被放逐到荒島上的感覺。

城裏有兩所壯麗的建築。一是宏大深邃的縣政府，占地數十畝，圍牆的四角部有碉樓，簡直是一座小的城堡。裏面有壯嚴的大堂，廣大的庭院，崇樓傑閣，迴廊深房。這是柯樹勳氏經營滇邊時所築的行政總局的局址。離車里縣署不遠的對面，高大茂密的林中，芳草如茵的地上，矗立着幾幢洋房。牆壁全是用江邊的鵝卵石砌成的，上面爬着綠色的藤子，屋頂蓋着紅色的緬瓦。精巧，別致，美觀。這是美國長老會傳教的地方，有教堂，醫院，小學校和傳教師的住宅。

緊接着縣政府是關岳廟兼柯氏的生祠，房屋已經破舊，現在稍加修飾，改作省立車里小

學的校舍。這座小學當然也是一種裝飾門面的東西。因為經費本來很少，而到這千里外的瘴區來做校長的，多少總想撈幾文。如此怎能談到設備，怎樣請到好教員呢？而且夷人有他們自己的教育制度，每個男孩子到了七八歲就送到廟裏做小和尚，在那裏接受着他們需要的教育。當然他們不願把子弟送進小學，浪費寶貴的時光學習漢文。此外，夷人對於學校有一個特殊的觀念。他們叫學生爲小兵，認爲現在上學，是爲了將來給徵兵的。而當兵打仗是他們最害怕的事



車 里 縣 政 府 內

(夷 人 納 糧)

，自然更不肯讓子弟進學校了，給政府迫得沒有辦法時，寧願出錢和穀子請漢人的小孩子代讀。或者把女孩子送去，讀了一二年，家長就來要求停學，理由是女兒已大，應該回家談戀愛了。我們到車里的那一天，正值小學行畢業禮，全校學生在操場裏排隊，一半以上都是擺夷小姑娘。學校這樣辦下去，對於開化邊民，不但沒有幫助，反使他們覺得這是一種負擔，而引起反感來呢。

在小學的旁邊，教會的對面，有一處小小的村落。居民二三十家，全是花腰擺夷。他們不是土著，原來住在元江縣，信奉了耶穌教，最近在元江傳教的巴師母(Mrs. P. F.)被調到車里，他們便跟着她遷移過來。花腰擺夷是水擺夷的近族，言語還可以互通。他們的表面的差異，是婦女的服裝。花腰擺夷的婦女頭上帶着青布的平頂帽子，帽沿上鑲着一道美麗的花邊。衣裙也全是青色的，背後腰部釘着一條四五寸寬的五色絢爛的帶子。這大概是他們得名的由來了。

城裏除了這少數的建築外，全是蕪草占住的荒田和長滿灌木林的荒地了。

宣慰使的府邸不在城裏，而在離城十餘里的半山上。東邊是浩蕩的瀾滄江，西面和北面圍着曲折的流沙河，背後是一排蒼翠的山，形勢很雄壯。從城裏到宣慰府一定要經過水深流急的流沙河。河上本來有一座大木橋，宣慰怕漢人襲擊，所以把牠拆掉。現在只有一隻小船，白天義渡來往的行人，夜間就泊在宣慰府的那一邊。

車里城雖小，可是墘子却很大，東西長約十餘里，南北長達三十餘里。墘子中間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村子（土人稱爲蠻），和四個「靠夏」的地方（「靠夏」即滇語「趕街」，川語「趕場」之意）。其一就是夏蘭，二是宣慰府附近的夏隆，三是夏董，在夏蘭四十里；四是夏沙，離城約二十餘里，中間隔着流沙河。其中以夏沙街爲最大，每到街期，遠近來趕街的人，要比夏蘭的多幾倍呢。

車里位於回歸線以南，已經在亞熱帶內，而且地勢很低，海拔只有四五百公尺，所以氣

候溫和多雨。就我們所幸能蒐集到的一點氣候的記錄，我們知道一年之間氣溫的變化很不顯著。在比較熱一點的半年，每月平均溫度都在華氏八九十度之間，在比較冷的半年每月平均也在六十到八十度之間。全年最高溫度約為一百零二度，最低的也有五十二度。換句話說，夏季最熱的月份，溫度和南京的相近，比重慶的稍低。冬季最冷的月份，平均溫度要高出南京二十度，重慶十度。年溫的變化雖然很小，但是一日之間溫度的變化却非常劇烈。早晨七時和下午二時的平均溫度之差，有時竟達華氏三十三度之多。

全年雨量在一千六百公厘左右，約為重慶（一〇九四公厘）和香港的（二一六二公厘）雨量的均數。雨量的分配以四五六七八九等六個月最多，共占全年雨量百分之八十強，尤以七八九這三個月雨下得最厲害，竟占全年雨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在這期間，每到下午，就突然來一陣暴雨，但一會兒又雲散天晴，碧空萬里了。所以如其根據氣溫把全年分為春夏秋冬，還不如根據雨量分為旱季（十月至三月）和雨季（四月到九月），更能表明車里的氣候情形。

車里填子裏的土壤，全是黃灰石灰性反應沖積土，附近的丘陵，東邊是紅壤和紫棕壤，



生學的學小里車立着

西邊是花崗岩風化的酸性紅壤，高山上則為紅壤，整個說起來，肥力要算很高的。

這個四季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區域，自

然極適於植物的生長。所以一眼看去，簡直是一個綠色的世界。周圍的邱陵長滿了長綠闊葉樹，高山頂上則有大片的松林。但是土人爲了開闢梯田，常常放火燒山，大片森林，化爲灰燼。因此很難找到年老的巨木。據說在離塏子很遠的深山中，還保存着原始的森林。其中有楠柚珍貴的木材。塏子裏面只有十分之三、四的面積開墾成稻田，其餘的地面全給竹林和灌木林占住。竹子和土人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牠是土人們建築房屋和製造器具的唯一原料。

塏子裏最多且最可惡的植物是一種莠草，這草的繁殖力很強，適應力也大，無論怎樣貧瘠乾硬的土地，牠都能在上面很茂盛地生長，野火燒不盡，斧斤砍不完。路旁，田埂，屋後，以及一切可能的荒地都被牠盤踞着，最近更侵略到思普一帶了。

在村落附近還可以看到和夷人生活有重大關係的



三種有用的樹和二種神樹。這三種經濟植物一是高大的斑枝花樹（即木棉 *Bombax Malubog-ricus De*），開着很大的鮮豔的紅花。種子有長毛，土人採來填枕頭和被褥。二是粗矮的黑心樹（*Cassia Siamea Lam*）。牠的主幹在離地五六尺處就分成無數的枝子，好像一個觸手伸張的大水螅。這是夷人的主要燃料。三是瘦長的檳榔（*Areca Catechu*）。牠的果實是夷人的嗜好品，採下和着石灰包在齒齶的葉中，放在嘴裏，慢慢咀嚼。後二種植物常成大片的人造林。二種神樹是榕樹（*Ficus Wightiana Wall. Var. Japonica*）和菩提樹（*Ficus Religio salva*）。前者的下面埋着死者的屍體，平時沒有人敢走到牠的無數的氣根中間；每年在這裏舉行一次神祕的祭禮。後者矗立在村頭路邊，樹大葉密，蔭廣數畝，是行人憩涼的好處所。

邊地的英雄——柯樹勳

詩曰：「絕世豐功衛霍侔，江山萬里一朝收。」

可憐白髮蕭蕭日，詩酒消磨燕子樓。——龍江打油詩

這首打油詩說的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這家英雄姓柯名樹勳，廣西人士，行伍出身，曾在普思沿邊建立了不世的功勳，代國家收服了十萬方里的土地，是經營邊地的第一條好漢。在講到這位英雄的事業以前，我們要先談一談水擺夷和車里的歷史。

研究擺夷和車里的歷史是件很困難的工作，夷人自己既沒有詳細的可靠的歷史和記載，而在元代以前漢族和夷族的關係又非常疏遠，要從我們的史籍中去搜尋材料，宛如大海撈針

。英美的專家的著作，也多半是曲解和附會，不能給我們多少幫助。根據現有的很少的材料和秦族對漢族的關係，我們可以把它的歷史分爲三個時代。

一、傳說時代：自上古至元初征服車里（——至紀元後一二三四年）。在這個時期內羈夷的歷史是很模糊的。如果人種是一源的話，他們也許是由中亞遷移到中國境內。至於遷移的時期和路線都無法考證了。後來接踵而至的漢族的勢力逐漸擴展，一種不能抵抗的壓力加到他們身上。這個壓力愈過愈重，他們忍受不了，祇得向南方逃避，散居黔滇桂諸省。也許是由於他們的民族性罷，他們從未能組織一個强有力的國家。拉考波（Lacopare），道得（Dodd）等說中國古籍中所載大蒙巴郎等國都是擺夷的國家，實在是附會之談。漢族不斷的發展，那股壓力又追到南方來。在漢朝的時候，他們曾屢次起來反抗，以哀牢夷爲最有力的領袖，但每次都給漢族打敗，結果祇得屈服稱臣，同時慢慢地南遷。留居不走的，有些吸收漢人文化而變化大漢族的一份子；有些散居深山叢谷之中，仍保持原有的文化。三國時他們看到中國內亂，想來乘機起事，推英勇的孟獲爲領袖。結果又被諸葛亮征服，不敢再想問鼎中原。到了唐代，蒙舍詔併了其他五詔，建立南詔國（以擺夷爲主體）後，便起來對漢族作武力的鬥爭。南詔和唐或戰或和，也沒有什麼大的得失。宋太祖平定四川後，鑒於唐代南詔之禍，以玉斧畫地不許諸將過大渡河，從此中原和雲南的關係完全斷絕。直到狄青破儂智高，儂智高逃到大理，宋人才知道雲南還有個大理國。在這期間南詔過着和平而繁榮的生活，佛教很盛行，好幾代的國王都捨棄了萬乘之尊而過那青燈古佛旁的生活。但是擺夷南遷的

趨勢始終沒有中止。其中有一支慢慢地到了車里。經過若干年的生聚，勢力大增。據夷族的傳說，在十二世紀時，由一位能幹的和尙的領導，把土著的蒙克木族驅到山上，奪獲了十二版納的統治權。十三世紀初元世祖命烏良合台征交趾，順道滅車里，車里一名才正式見於中國的史籍。

二、羈縻時代：自元初至清末（一二三四——一九二〇）。元世祖以其絕世的武力，下麗江破大理，滅掉有數百年光榮歷史的南詔國，至元初命烏良合台遠征交趾，經過車里時，車里的大土司不戰而降。至元中置徹里軍民總管府領六甸，以車里的大土司爲總管，賜姓刀。從此車里便永爲中國的藩屬。元末車里總管屢起叛亂。明初沐英平定雲南，才又誠心降服。洪武中改總管府爲車里宣慰司，以車里大土司爲宣慰使，嘉靖時宣慰使受了緬甸的壓迫，便又依附緬甸，而析東境爲小車里使應明朝。明朝以鞭長莫及，也就聽他。清兵入關後，宣慰使遣人朝貢，清帝仍賜他原來封號。

元明清三代車里雖然臣服中國，但是中國並沒有在車里境內另設流官，也不干涉他的內政。宣慰使對中國唯一的義務祇是每年進貢若干土產或白銀。據李修雲南通志羈縻志，明代車里宣慰使每年僅貢白銀四百兩，黃金數十兩，此外他不受什麼約束，但有外患時中國還有保護他的責任，這點代價真不高呀！

在這期間車里的歷史有三點重要的事實值得注意：

第一是宣慰使的轄地愈過愈小。雍正七年置普洱府，未幾又增設思茅廳，移攸樂同知於

此。普思兩縣遂完全成爲漢人的世界。道同間英人併吞緬甸，逾野人山割孟良諸大土司地，並乘機擄去車里宣慰使所轄大猛養等五猛的土地，與清訂約，以江洪省（車里）爲局外中立地。馬關約成，法國以索還遼東力，強佔猛烏等四猛爲報酬。「法兵開入猛烏鳥得，鳴槍示威，居民無論老幼，皆痛苦失聲。」（王錫祺猛烏鳥得記）一個好悲慘的亡國圖！

第二是十二版納境內常常發生內亂。各猛的土司一方面互相攻擊，一方面又勾結起來背叛宣慰使。尤其是猛臘猛棒猛遮等強大的土司，有時竟攻到宣慰所在的景洪。原來那座宏麗的宣慰府，據說就是給猛臘土司燒掉的。同時又時常有宣慰使的繼位之爭，因爲宣慰的承襲制度，沒有明文規定。他的所有的兒子和兄弟們都有繼位的可能，大家於是暗中培植私人的力量，宣慰一死，自然不免一場干戈了。

第三自元代以來，歷代宣慰使的姓名和事蹟都已一一可考（詳見柯樹勳普思沿邊志略）。其中有幾任的宣慰使，因爲施政爲人民所不滿，結果被暴民虐殺或放逐。宣慰使向來沒有巨大的武力，他的存在完全靠高貴的血統和民衆的信心，一旦人民揭竿而起，他便沒法逃避那悲慘的命運了。傳說某宣慰臨刑曾嘆息道：「我究竟犯了什麼過錯，要受到這樣的非刑，願以後永遠不再投生爲宣慰罷！」這和高貴鄉公臨死前的遺言同樣的慘苦。

三、歸流時代，民國以後（一九一〇——）。這是十二版納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分縣設治的時代，也就是柯樹勳立功的時候。

話說亡清宣統年間，宣慰使刀宗良在位。猛遮（卽南嶠）土司起兵倡亂，攻進佛海，大

殺漢人。刀宗良去令禁止，他非但不接受，還揚言要來進攻車里。這時有一個在佛海經商的石屏縣人張某，星夜由小路逃到車里，向宣慰告密，並代宣慰設謀，派人上普洱請援，省方得報，便命思茅同知設法制止猛遮土司的叛亂，並得相機從事。思茅同知遣使往佛海以危言勸誡，不聽，遂出兵進剿。幾次接觸，都未得利，而那位同知忽生急病死了。

這時候柯樹勳已由士兵積功升至統領，駐防雲南的河口。部下多廣西人，驍勇善戰，剿匪很有成績，總督便調他增援。柯氏奉令後，馳往車里。連戰皆捷，猛遮兵被迫後退。最後在佛海和猛遮之間的頂真，雙方集中兵力，作一決戰。柯氏又獲全勝，並且俘獲猛遮土司，把他殺了。亂事始告平定。

柯氏看到這塊肥美的河山，有點戀戀不捨，便屯兵不去。並且草了一篇開發車里的計劃。獻給省政當局，大蒙賞識。不久武昌起義，雲南光復。省府把十二版納劃為普思沿邊行政區，在車里設行政總局，以柯樹勳為總辦，隸於普洱道。柯氏更分十二版納為八個行政區（車里、五福、佛海、臨江、鎮越、象明、普文）。每區有行政委員及書記各一人，處理一切政務。

柯氏統治車里十餘年，雖然沒有偉大的建樹，但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第一他對夷人恩威並用，土司們敬之畏之，像神明一樣，不敢再輕啓兵端，人民才有了喘息的機會。同時逐漸消除漢夷的界限，漢人移來者日多，為將來使十二版納漢化立一基礎。其次是把雲南的貨幣介紹進來，將車里圈入了中國的經濟系統。於是車里和內地貿易才逐漸興盛，而本地特

有的富源出產也因此發達起來。

柯氏畢竟是英雄出身，總脫不了英雄色彩。凡是英雄，到了晚年，總變得浪漫而耽於逸樂。例如信陵君，郭子儀和韓世忠。柯氏老後，雄志全消，討了一位年輕美貌的擺夷姑娘做小老婆，享盡溫柔之樂。有時召手下辦文書的村學究到家裏來喝酒吟詩，也寫點文章。他所著的普思沿邊志略，有些材料得之宣慰府的夷文史書，還是研究車里情形的重要參考資料。他的詩似乎沒有編成什麼集子，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他兒子柯錫光那邊看到他的龍江竹枝詞十首，曾抄錄下來。這些詩當然不值方家一顧，但是我們要記得他原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丘八呀！

龍江竹枝詞之一 理鬢

午晴浴罷曲江陰，卸却羅衣理鬢雲，雙露雞頭新剝肉，見人猶故抖衣裙。

之二 唱歌

一曲當筵進酒行，歌喉宛轉流鶯鳴，休嫌鵝舌音難解，笛韻悠揚也動聽。

之三 離婚

美人何事遽多情，一笑相逢意倍親，豔說自由婚姻好，離婚未免太文明。

之四 捕蟬

夜色清涼四月天，相思無奈不成眠，手攜火把江邊去，可有知心共捕蟬。

車里的教會

「除了基督教傳道以外，西洋人儘可能地用暴力來掠奪我們的一切，不肯發還一些給我們。」宋美齡女士演講詞

外國的教會真是無孔不入，想不到這樣荒僻的地方，也有美國的長老會，看到這些宏麗的建築，整潔的園地，和傳教師們堅毅的精神，怎不令人敬佩。

教會的建立為時還不久。民國初年有美國傳教士自暹羅來，和柯氏簽定合同，租江邊地百餘畝，租期九十九年。經過幾年的慘淡經營，遂成今日的規模。車里的教會和雲南內地的教會沒有什麼關係，牠是暹羅境內的教會的分支，專向泰族傳教。來車里傳教的人，要先到暹羅受過泰語的訓練。每隔一年（或三年）這裏的傳教士要到泰國的景邁（即古八百媳婦國）開會，報告工作的情形。

車里教會現在的主持人是巴克太太（Mrs. Clark），漢人稱他為巴師母。她是個五六十歲的寡婦，身子雖很肥胖，仍然非常健壯靈活。她和她的巴克先生曾在元江的花腰擺夷的區域中工作過二三十年。巴克先生是個醫師，他治療瘴氣病的功績，至今還為元江人所懷念。不幸染疾死在該地。教會爲了免除巴師母過度的悲哀，便把她調來車里。現在她的兩個女兒

都已長大，送回美國讀書談愛去了。她孤零地住在此處。有時對着巴克先生的遺像彈一曲琴，想起了舊情，不禁泫然淚下。她和當地的婦女很有聯絡，常常邀請官吏和商人的眷屬到她家裏，談談天，吃些咖啡洋點心，然後做點室內遊戲。所以婦女們對她的感情很是不壞。可惜她缺乏常識和對中國情形的了解，有時誤信敵人的廣播，無意中散佈出有毒的謠言。而爲金錢充滿了頭腦的縣長，也沒有餘力來管國家小事，從來沒有想到用正確的消息來矯正這些流言。

除了巴克太太外，還有兩家美國人，一家是納爾遜醫生夫婦（Mr. and Mrs. Nelson）。納醫生是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上唇留着一簇短短的黃髭，不很修飾邊幅，他富有青年人的熱力，而且和藹誠懇。納太太的年紀還輕，臉上常堆着微笑。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那孩子的一雙淺藍色的眼睛，非常可愛。納醫生除了爲少數幾個普通病人診治外，以他的全力管理十餘里外的隔離的癲瘋村。在這村中住着幾個受到癲瘋菌蹂躪的男女。他們完全自耕自食，屋子內外整理得比別的村子還清潔得多。納醫生每星期到這裏來兩次，爲病人們注射，他是這些受苦的人的救星。我在車里幾個月，和他建立了不壞的友誼。他曾盡心爲我治過病，我也做過他的義務的翻譯，代他解決了不少的困難。他喜歡吃中國飯菜，我對洋點心也很有興趣，因此我們常常聚餐，飯後來點餘興，下盤洋棋或者玩場橋戲。或者抵膝暢談，我說中國抗戰的情形，他講美國學校的生活。有時他也向我傾吐他在這裏的寂寞生活的悲哀。我臨走的那一天，到他家裏去辭行，他剛巧有事他去，我留下一個字條便去了。他回來後，知道

這消息，就匆匆趕到江邊。這時我的渡船已撐到江心，他搖手高呼，祝我一路平安。這一點深厚的友情，也很可珍惜。

另一家是牧師湯姆士（Rev. Thomas）夫婦。湯牧師已屆中年，個子不高，但很健碩。沈默嚴肅，頗有點紳士的派頭。夫人是個丰韻猶存，肌膚微豐的徐娘，面上也帶着冷淡的表情。這兩位上帝的選民，如納醫生所說：「他們曾有過濶日子的（They Have Had Good Days）。」所以他們也有點驕傲，對人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湯牧師常往來各猛，研究夷人的語言。除了一二次宴會外，我們很少見面。

他們雖住在這個窮苦的環境裏，但是他們的生活並不苦。一切食物和日用品都是地道的美國貨，先從那遼遠的國家運到緬甸，再從緬甸運到這裏。這種舒適的生活，大概是教士們能夠安心久居在僻遠的區域的主要原因。最近我們的政府要求青年開發邊疆，做文章的人責備青年貪戀都市。其實平心而論，青年人不肯去邊地，並非完全是他們的過失。假如在邊地能夠安心地做工作，舒服地過生活。我想青年們決不會沒出息得不願離家，或者剛到邊地就想跑回來。

美國人並未能和擺夷打成一片，也不對他們直接說教。教會裏另外訓練幾個夷人做助手。每逢街期，他們把耶蘇的故事的圖畫張掛在街頭，向趕街的人講說教義。可是除了幾個好奇的人來看看圖畫外，幾乎沒有一個人真來聽講道的。所以他們雖然傳教二三十年，信奉基督教的水擺夷還是很少。因為水擺夷崇奉佛教已經有千年的歷史，每個男女都是虔誠的佛教

徒。要在短期內改變他們的信仰，自然是非常困難的。現在車里境內的主要信徒祇有隨着巴師母遷來的幾十家花腰擺夷，花腰擺夷原來就不信奉佛教的。

因為看到楊氏（Mr. Young）父子在瀾滄縣的傳教結果，縣政府的十紙命令，不抵他們的片言隻字。有人就很耽心車里教會的勢力將來要愈過愈大，成為政府的障礙。主張設法把教會排斥出去。愛國的深心，固可欽佩；但是這個見解，却不敢苟同。我認為十二版納的教會決不會造成了不起的勢力，而且祇要我們的政治辦得好，它還可以給政府利用，成為有力的助手。如果目前這種貧酷壓迫的政治繼續下去，就是沒有教會，前途也一樣可憂慮的。何況這邊地的唯一醫院，每年還拯救了不少的生命呢！

愛笑愛花的民族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比擺夷更愛笑的了。」基爾博士（Dr. W. E. Geil）
「青年男子去求愛的時候，把花塞在耳朵裏，倘若一個姑娘給他一枝花，那就是表示她願意接受他的愛了。」道得

如果有人說新疆是人種陳列館，那麼我也要說雲南是種族博覽會，假如你到雲南各縣旅行一趟，你一定可以看到無數的奇裝異服的人民。假如你翻一翻各縣的縣志，把不同的種族的名稱全都抄下，你至少可以寫滿一張八行紙，假定每行寫三十個字的話。即以車里這一縣來說罷，境內住着的不同的種族至少有十個，根據達維斯（Davis）的分法，可以分成三大系。

一、漢族系：聚居縣政府附近，極少數散居各處，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五。

二、擺夷系：聚居平原中，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七十五。

甲、水擺夷（自稱秦勒），約佔百分之七十。

乙、漢擺夷（自稱秦女），約佔百分之三點八，由景谷縣遷來。

丙、花腰擺夷（自稱秦鴉），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一，由元江縣遷來。

三、僳僳系：散居羣山中，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

甲、阿卡（自稱阿卡），約佔百分之十二。

乙、攸樂（自稱丟落），約佔百分之六。

丙、三達 約佔百分之二。

丁、僕鏘 約佔百分之二。

戊、裸黑 少數。

己、阿咯 少數。

在這些種族之中，無疑地以佔全人口四分之三的擺夷為最重要。這是一個最溫柔最愉快最有趣的民族。我雖然祇和他們相處了幾個月，但是我很了解他們天性中的許多優點，因此我很喜歡他們。我也知道他們天性中的缺點，因此我更喜歡他們。可惜我不懂老莊的哲學，不是老莊的信徒，否則的話，我或許終老斯鄉不再回到昆明了。

水擺夷非常愛笑，男子們都像彌勒佛似的，整天地笑口常開。女子們更是愛笑得厲害，

嘴裏隨時會迸出嚶嚶的笑聲。有時男子故意在她們面前做一個滑稽的舉動，或說一句稍爲猥褻的話，就會引得他們格格地笑個不住。記得我們初到車里的時候，街上的婦女們都看着我們發笑，我們有點莫明其妙。後來詢問翻譯，才知道他們覺得我們的臉皮雖是黃黃的，而身材却高大得像「加那」（洋鬼子），有點可笑也。又有一次我借住在一個熟識的夷人家裏，每天晚上都聽得對面房間裏女主人們談個不休，中間夾着一陣陣的哈哈大笑。吵得我不能安睡，無怪乎英國的基爾博士（Dr. W. F. Gail）旅行世界回去後，在俱樂部發表演說，稱擺夷是世界上最愛笑的民族了。

他們也很愛花。車里是植物的世界，四季有不謝的鮮花，他們雖然不會栽種花草，也隨時可以採到許多美麗的花朵。婦女的髻上總戴着一圈鮮花，尤其在參加盛典的時候。男子也愛插幾枝花在包頭上。在幾種集體的遊戲中（例如拋球），女子總準備了很多的花，輸了的時候，便贈給男子。在他們的詩歌裏，隨時可以看到各種花的名字。在他們的情書裏，他們常常稱愛人爲一朵美麗的花。或者用攀枝花和蚱蜢花來形容她的嬌豔，或者用綠苔痕和綠香排來比擬她的芳香。在夷人中，花和愛情已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真的，花差不多成爲愛情的象徵了。道得說：「青年男子去求愛的時候，把花塞在耳孔裏，倘若一個姑娘給了一枝花，那就是表示她願意接受他的愛了。」

他們也很愛音樂，十二版納可以說是雲南的樂園，音樂的王國。月夕花晨，隨時傳來了悠揚的笛韻；山涯水際，到處漂蕩着曼妙的歌聲。在任何宗教的或節令的盛典中，歌聲總是

響徹四境。在一切婚嫁和其他的宴會裏，客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唱着，深更半夜，還不肯停止。青年男子夜間訪過情人回來，興高采烈，唱得更響亮而甜蜜。歌的腔調雖然樸質單純，缺乏變化，「但也很動聽的。就是和尚們念起經來，也很抑揚中節。」（道得秦族）這些快樂的人民，好像春日的黃鸝，初夏的杜鵑，體內有一股神祕的力量，迫得他們不得不歌唱，永遠的歌唱，一直歌唱到死亡。

他們好潔，道得——這個偏見很深的美國人——曾說過，秦族的文化可以和漢族相侔（？），但是秦人要比漢人乾淨一點。英國的達維斯也說，他在雲南旅行的時候，寧願借宿在夷人屋裏，不願住在漢人家中，因為夷人比較清潔。就是漢人的著作裏，也常提到他們喜水愛浴。明人著的西南夷風土記謂：「百夷（自夷）家多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羣浴於野水中。」近人陳碧笙等對於夷姑的沐浴，有細膩的描寫，令人讀後，覺得他們個個都是出浴的楊妃，不禁有點飄飄然起來。夷人這樣地愛浴，固然可以說是因為天氣太熱，不得不常洗澡。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好潔的天性表現。在夷人的家裏，因為家具少，平時又席地而坐，所以收拾得很乾淨。他們臥房中的被褥蚊帳，我曾看過，也相當整潔。和高等漢人的家中相比，自然相差還遠，但比之一般的清苦的漢族農人工人的家庭，平心而論，實在要算清潔得多。

他們很好客，對於來往的旅客，都一例地殷勤招待，每猛或每寨（村）都有一個叫做「波曼」（漢人稱之為「提調」）的小頭目，專門接待遠來賓客，幫他解決食宿的困難，普通以懂得漢話的人擔任，道得說：「水擺夷的風俗是以公款來招待別猛或別國來的遠客。」他

又說：「夷族好客之性很深，有時他們恐怕招待生人，尤其外國人，會得罪了家中的神祇，因而內心的好客的意思不能充分表現出來。」我們在十二版納旅行的時候，確實受到不少殷渥的款待，這或許是叻光政府的名義。不過我們臨時雇的工人告訴我們，就是他們在外面旅行時，如果感覺飢渴，向夷人討點開水或熟飯，他們也很慷慨地拿出來的。

他們的自尊心極強，有時甚至近於狂妄。他們自稱爲「泰」，意即自由的人。對於鄰近的其他種族，一律看作他們的被征服者，稱之爲「角」，意即奴隸。例如他們稱阿卡人爲「卡角」，攸樂人爲「攸角」，即奴隸的阿卡人和奴隸的攸樂人。他們尤其輕視阿卡人。在神話和傳說裏阿卡人是侮辱的對象。他們的最刻毒的罵人的話是「卡戲免悶」（阿卡你媽），和我們的罵「狗畜的」簡直是異曲同工。他們甚至於也嘲笑漢族的文化。有一次我們的戲迷同伴唱了一段反二簧，聽的夷人笑道：「當吉勃囉（肚子痛哪）！」他們把我們的歌聲比做肚痛時的呻吟。我又聽到這樣一個神話：「據說在很古的時候，漢族緬族秦族的皇帝是三兄弟。有一次他們同去朝謁上帝。上帝授給他們每人一紙文字，叫他們回去教給人民。歸途中天忽降雨，漢帝恐怕紙被雨淋爛，便把牠捲起含在嘴裏，但是一不留心，嚥到肚裏去了。他還沒有記熟這些字，又不敢回去向上帝再要，心中非常懊惱。忽然看見路旁沙灘上有許多鷺鷥脚印，仔細觀察，忽有所悟，就模倣它造出一種文字來。所以現在的漢字，像一個個的鷺鷥脚印一樣。」在他們的心目中，漢人的方塊字確像鷺鷥脚印，沒有他們的盤行文字好看也。

但是他們太懶惰，這是到過這裏的人的一致意見。彭桂萼君謂「擺夷怠惰，不思進取。」雙江一臂達維斯雖很同情擺夷，但結論也說：「總之，他們是懶惰的民族。」一方面因爲土版納地廣人稀（平均每方里不到二人），物產豐饒，能容許他們偷懶。另一方面熱帶的毒辣的太陽把他們血液中的活力抽出，頭腦中的急智吸去。貶他們到無能的地位。所以他們不僅懶得做事，而且也沒有力量做事的。有一次我們從蠻海到蠻桂，相距不過五里路，出了一元銀幣的代價，還找不到背行李的人。他們寧願躺在床上養神，不肯來賺這筆錢呢！

他們又非常懦弱，男子們挺身而起，拔劍而鬥的事是從來沒有過的。女子更是柔弱，一聽到大聲咆哮，便嚇得芳容失色。平日對於官吏真是絕對服從，不敢稍有遠抗之心，就是遇到徒手的漢人，心中也存幾分畏怯。並且他們也不諱言這個缺點。記得我們過普藤埧時，聽說前面有散匪，就請頭目派幾個壯丁護送。但是沒有一個人肯去。他們很坦白地說，漢人比他們勇敢。一個漢人可以抵得十個夷人。這區區幾個壯丁，濟得甚事，而且現在和我們同行，膽子還可以壯一點，將來他們自己回來，更害怕得不敢走呢。

他們太耽於肉慾。因爲謀生容易，他們不必辛苦工作，也能豐衣足食。閒居爲不善，飽暖思淫慾，本是人之常情。何況熱帶的人民都比較早熟，那醉人的天氣和芬芳的空氣更容易引起性的衝動呢！他們一生的最大事業是贏得美人的垂青，平時最重要的消遣是約騷（玩姑娘）。據說十五歲以上的夷姑沒有一個是處女。一生不二色的男子更是鳳毛麟角。無怪他們的筋力軟弱，而美國醫院中的花柳特效藥最暢銷了。

他們的行動太輕浮，缺少一點嚴肅的態度。對於任何事情，總是隨便地辦理，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或者一絲不苟地奉行。某次我們曾託一位土司帶一封重要的信，他當時毫不遲疑地答應。後來好久沒有回音，再一調查，原來他忘記把信送去了。政府命令宣慰或土司去辦的事，也總是儘量拖宕。直到政府催迫得很急，才懶洋洋地開幾次會，商量一個敷衍的辦法。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生是短促的，世界是歡樂的，得行樂處且行樂，有什麼事值得那樣認真地嚴肅地去對付呢！

他們天性中這些特點，可以說是源於他們民族的三個基本精神。這三個基本精神是：

一、酷愛和平。許多國家都誇自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實際上沒有一個民族酷愛和平如泰族之深。甘地提倡不抵抗主義，也不及擺夷實行得澈底。自有歷史記錄以來，他們從沒有和外族發生激烈的戰爭。一個優勢的武力迫近，他們就立即臣服朝貢。雖然境內也時有內戰，那是土司們爲了私慾，驅人民互相攻擊，人民自己並無鬥志，往往對壘數月，雙方沒有進退，沒有殺傷。有人一言勸解，便立即曳兵散歸了。他們的酷愛和平，也可從日常生活中看出來。譬如夫婦之間，總是親愛和睦，從無疾言厲色。如果一旦口角，就不能繼續同居了。人民相互之間，雖然不是揖讓得像君子國，也是一團和氣，絕無侵犯對方的利益的思想。他們的極端的忍耐和退讓，有時竟流於懦怯了。

二、迷信極深。擺夷的男子每個人都曾一度做過和尚，婦女們也熟悉一些經義和佛教的故事。佛經上的教條和大和尚的言論無疑地成爲他們日常生活的南針。他們把自己的境遇，

看作是前世的行爲的結果。因此安於現狀，不求上進。隨佛教而來的鬼神觀念，加上他們原有的精靈，在他們生活中更占着極大的勢力。他們迷信的鬼神很多，而且都非常兇惡，這些惡鬼追隨他們，恐嚇他們，欺侮他們。他們認爲剛落地的嬰兒，就有惡鬼在旁，伺隙作祟，一直磨難他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刻。人生的一切疾苦和不幸的遭遇都是惡鬼播弄的結果，因此他們心中常常憂惶，甚至於夜間看到蛾舞蟲飛也會疑神疑鬼起來。無怪道得先生，再三嘆息他們的迷信程度太深哪！

三、樂觀知足。世界上人民對於現實的生活感覺到滿足的，恐怕無過於擺夷了。他們認爲天地是最仁慈公平的，愛護人類無所不至。他供給竹木，讓人們造房屋以蔽風雨。產生無窮盡的動植物，使人免於飢寒，又賜人以歡樂，友誼，愛情……一切的幸福。他們沒有悲哀，沒有非分的願望，祇謀儘量地享受此時此地的甜蜜生活。在這一小片世界裏，他們的生活慾望已得到最大的滿足。有一次我們勸他們送子弟上學校，並且說讀書識漢字，將來就可以做官。但是他們都微笑着搖頭道：「如果大家都有了官，誰來做百姓呢？」所以在十二版納看不到爲名利而緊張的表情，和爲生活而愁苦的面龐；祇有無數的天真，快樂和滿足的笑臉。使旅行者暫時也忘掉自己社會的醜惡和悲哀了。

秀麗的人民

「水擺夷，容貌映麗。」普洱府志

「……有野女焉……白皙儼好……」赤雅

水擺夷是以「秀麗著名的。在雲南各縣的縣志中，在關於雲南的遊記裏，只要提到水擺夷，一定加上許多清秀美麗等形容詞，在讀者心中產生一個神祕的美妙的印象，以為車里是個美女如花遍地開的世界，因而不勝其嚮往之情了。

水擺夷和漢人同是黃膚黑髮的蒙古種，體質上沒有顯著的差異，所以漢人能夠欣賞他們的美貌。例如附圖中的宣慰使的二小姐和猛罕土司的太太，夷人認為「多利的的」（真真好看），我們看了，也不能不豎起姆指喊一聲「括括叫」罷。不過我們要聲明一句，並不是所有的夷姑都是這樣美麗的。像這種漂亮的女人，也是很難找到的。其實平心而論，她們的皮膚雖比較白皙，但就整個的體態說，並不見得比漢人更好看的。不過初從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來往的漢人，看到這些活潑自由的姑娘，早已心亂神迷；再加上她們的別致的裝束，收拾得整齊清潔，和附近的醜陋齷齪的阿卡人一比，自然覺得個個都是天仙，比漢人還漂亮得多了。

夷人體質上的特點既然和漢人相同，所以在審美的興趣上也沒有什麼不同，讓我們看一看夷人認為美的標準罷。

就皮膚的顏色言，她們的膚色確比漢人稍顯白嫩。他們也認為白皮膚是美的一個重要的條件。但是他們覺得最美的皮膚應該稍帶淡黃色。在誇獎愛人的皮膚時，他們常用金子或黃蠟來作譬比。例如「你的皮膚就同融化了的金子一樣明亮」，「淡黃的膚色像火金似的閃閃

發光」。附圖中的能蘇利達姑娘，是宣慰府附近的美女，她的膚色就不白皙而呈金黃色的。而龐的輪廓要上闊下尖，以瓜子形或雞蛋形最受歡迎。銀盤大臉比較很少見，而且普通認為是不美的。嘴巴子要豐滿，並且帶着很多的血色，顯得紅白分明。

眼睛是愛情的大門，審美興趣的中心。一般講來，她們的眼睛都很大，而且有雙眼皮，這是漢人認為很好看的。但是夷人似乎並不注意，他們最看重的是眼睛的清和亮。「晶瑩像真珠，一眼珠特別澄清」。這些是形容眼睛美的習用的成語。他們的眉毛很濃重，這是不受欣賞的。她們覺得女子的眉毛要細細彎彎的才好看，這一點和我們的審美的觀念完全相同。鼻子是她們面部美的最嚴重的缺陷。她們的鼻子都平塌很厲害。道得民也曾注意到這點，並且深表惋惜。關於鼻部的美醜他們很少講到，或者是自護弱點，故意避免不談罷。

嘴在審美興趣上也占重要的地位。嘴唇應當豐滿而且顏色鮮紅，但是她們並沒有用口紅或胭脂。她們時時咀嚼檳榔，牠的汁液流出來把嘴唇染得比抹了口紅還要鮮豔。

要牙齒能夠動人必定要把牠染黑了。染色的方法是把檳榔子和着石灰，加點兒茶(Gambir-Catechu)，包在蒟醬(Piper betta)的葉子裏，放在口中細細咀嚼。其中的色素起化學作用，不久牙齒就變得漆黑了。近年來漢人到車里很多，她們受了漢人的影響，有些人已經放棄咀嚼的習慣，尤其想嫁漢人的姑娘，也是一口銀牙了。

頭髮的美被估價得很高，它應當烏黑光亮並且很長。整理頭髮是女子化妝中重要的一部分，普通是把它梳理得整齊光滑，然後在頭頂上盤一個髻，髻頂微微地偏向前向左。但也有時

把髻盤在腦後。參加盛會時，更在髻上插了許多鮮花和金銀首飾。宣慰使的二小姐就是個梳頭的能手，我們看到她的髻的式樣常常的變化，而且每種式樣都很悅目。

他們對於上肢的美也很注意，膀子要圓潤光滑。他們用蠟燭（夷人的蠟燭是黃色的）來形容一個美好的膀子。這確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在形狀，顏色，和觸覺上都有適當的暗示。手掌要厚而柔軟，手指要細長而尖，「十指尖尖像『貴地哈姆』（美人指蕉——一種芭蕉的果實，祇有手指粗細，但是很香，「哈姆」即「香」的意思），是對於手的褒辭。但是對於下肢（腿）似乎不太講究，大概因為腿完全包在桶裙裏面。尤其她們的一雙玉足，平日赤掉走路，所以粗大污穢，非常難看。不過近日有些摩登的貴族也開始穿鞋襪了。

身體的線條她們也並不忽略，因為上衣緊貼着身上，胸部和臂部的曲線可以清楚地表現出來。胸部以飽滿堅實，呈半圓形的曲綫為最美。胸部以下最重要的是腰部，她們最講究細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甚至覺得細腰的人就是美人，美人也必定細腰。「纏細的腰身」，「蛇似的腰兒」，「苗條的身材像一片新生的柳葉」……都是男子常用來恭維情人的話。腰部既然很細，臀部的曲線也就充分表現出來。有教養的閨秀，對於走路非常注意，在人多的地方，總是細步珊珊，使臀部腰部有適當的擺動，因此顯得千種儀態，萬般婀娜。

據愛理士說，人體都有一種氣味，它和性的吸引有密切的關係。他們對於體香似乎是敏銳的感覺者，因為他們常用有香氣的東西來比擬愛人，「你有綠苔痕的幽香」。綠苔痕是類似晚香玉的白色的香花。

臉上最重要的化粧品是白粉，白粉的原料和製造方法我們不大清楚，不過她們更喜歡漢人的香粉和胭脂，假如你帶這些禮物送給她們，沒有問題地可以博得她們的歡心。

男子美的條約是帶幾分女性的美，這和漢人的觀念也很相合。有人說女人所愛的不是男子的美，而是男子的力，但是在擺夷之中，強壯有力的男子實在是極少的，所有的男子都很溫柔孱弱，深深地女性化了。

但是男子美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文身的風俗。身上刺花的部分約有三處，主要的一處是從大腿到腰間，刺着整齊的花草或鳥獸的圖案。另外兩處一在胸前和肩部，一在腕上。祇稍刺着幾個字，據說是關邪的咒語。文身都在做小和尚的時候舉行，先狂吹雅斤，麻醉過去，然後由專家刺花，並塗上青色顏料。長大以後，花紋反格外明顯了。一身美麗的花紋，是異性欣賞的目標，對於性愛生活的成功，有很大的幫助。有次我們在江邊洗澡，那雙沒有雕題的醜腿給姑娘們看到了，她們輕蔑地笑道：「婆娘腿！有啥子瞧場呀！」（註：這是擺夷或雲南話，瞧場即可看之意）

身體的裝飾

「人生衣食住行私，墨翟而還孰費辭。」潘光旦

「男髡頭，長衣長裙，女椎髻，短衣桶裙。」西南夷風土記

身體的裝飾，最重要的是衣服，幾百年來，婦女的裝束似乎沒有什麼改變，因為她們早

就穿「短衣桶裙」了。她們的上衣確是很短，剛達到腰間。沒有領，很像和尚的衣服，也沒有鈕扣，祇在右邊腋下釘着兩條布帶，緊緊地打一個結，下面的衣擺因此稍呈波狀。出手和袖口都很窄，緊貼在玉臂上，充分表現出女性的曲線美。下身不穿褲子，祇寄一條桶裙，所謂桶裙者，因為牠的式樣像一隻沒有底的桶子。只要把一段布的兩頭連起來，就成功了。

上衣的顏色尙白，淡綠和粉紅也是她們喜愛的顏色。因為她們勤於洗滌，所以永遠潔白得像纖塵不染。衣的材料普通是布，但貴族婦女也有用綢的。近來人造絲的料子也漸漸流行，這些都是景棟和思茅輸入的。桶裙的材料則是她們自己織成的。底子是墨綠色，有一道尺餘寬的各種顏色的橫紋，製成裙子，剛好在臀部圍了一道彩圈。桶裙下部的裏面釘着一圈白布，露出裙外寸餘。土司家的婦女，也有用中國的軟緞或英國的呢絨縫成裙子的。還有從暹邏輸入的特製的緞桶裙。我們住在頂真時，二官的小姐曾把她的家私捧出來給我們欣賞，其中便有三條這種桶裙，花樣和他們自織的一樣，不過多了很好的光澤。裙上還有幾個漢字，大概是泰國的華僑設廠製造的罷！

短衣的裏面平常襯着一件小背心。天氣很暖或工作劇烈時往往把短衣脫掉，更熱的時候連背心也一齊脫掉，把桶裙提上來遮住乳房。天氣很冷的時候就在短衣的外面，加上一件薄的黑色的棉襖，式樣像短衣，祇是稍爲寬大一點。至於下身，則不論寒暑，總祇穿一條單的桶裙。

和男子一樣，她們也喜歡包頭。質料多半是人造絲的綢子，因為色彩鮮明，價錢便宜，

最適合她們的脾味。以前的包頭是黑布的，像一頂方巾，前面鑲着一條金絲的帶子。還是到
夏沙趕街時，偶而在一二個老婦頭上看到。

她們的首飾種類很多，最講究的是髮飾。髮髻中央常插一根金針，針上有一粒紅寶石。



夷人服飾平民

貴族婦人的髮上還有別的金銀首飾，圓盤形的，長條形的，……戴了滿滿地的一頭。據說最尊貴的是一種塔式的小銀冠，祇有宣慰使家的婦女才可以戴。宣慰的二小姐結婚時，縣政府的賀禮就是銀冠一頂。她



夷人服飾貴族(宣慰使之妹)

們也穿耳的，耳孔的直徑和香煙一般大小。在家時用一種植物的白色柔軟的髓部塞在耳裏。出外就換上金環。金環是空的圓柱形，直徑約一公厘，長度也差不多。她們很喜歡戴銀鐲子，戴得愈多的愈受人羨慕。至於金鐲子只有土司太太才戴得起了。然而最特殊的首飾要算那條笨重的銀腰帶，把許多根銀鏈子拚成一寸多寬的帶子，束在腰間，前面

正中還有一塊碗大的銀牌，上面雕鏤着極工細的花紋，這是擺夷姑娘日夜企望能夠獲得的。

關於夷人的首飾，道得說：「牠們是奇特的，圓的銀鐲子，整整地蓋了半隻膀子，大號的金銀髮飾插在頭中央的大髻上。不過最特殊的還是腰帶，銀子打成的大而重的銀牌，用銀鏈把牠連結起來，銀鏈的每端有牙簽，銀針，和一些梳粧用具。」——秦族

在服裝方面，漢人和夷人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在漢人之中，女子的服裝常常改變。但在夷人之中，女子的服裝還和幾百年前一樣。而男子的服裝却變得很厲害，西南夷風土記所謂的男子穿長衣長裙，現在已經完全不可見了。男子的衣裳，幾乎和漢服完全一樣，上衣像漢人的短褂，也是對襟，大袖，布紐扣，不過沒有衣領。褲子像漢人的大管褲，祇是稍短一點，剛過了膝蓋。衣裳的顏色以青黑二色爲主，白色的和有花的雖然也有人穿，究竟是極少數。材料普通是從思茅來的玉溪粗布。當然也有些土司頭人們穿絲綢的衣裳。天冷的日子就在身上披一條毛毯，有時連頭部一齊裹起來，祇留眼鼻露在外面。當夜間和愛人談情時，還可以藉口天冷，把她也裹到懷裏。這種毛毯是英國貨，從緬甸運來，顏色很鮮豔，花樣也熱鬧，是他們最貴重的財產和最喜愛的冬服。

男子也不剪髮，把它梳齊了，盤繞在頭上，像道士一樣，不戴帽子，用白布包頭，（也常用用粉紅色綢子的），在左邊，布的一端垂下數寸，據說是象徵狗的尾巴。擺夷承認他們是孟獲的子孫，非常崇敬諸葛亮，包頭的原因，或許，如四川人所說，也是爲了紀念孔明之喪罷。

近年來土司的子弟更摩登起來，以西裝革履爲榮。我曾看到猛棒土司的弟弟，穿着筆挺的青哩噠西服，雪亮的紋皮鞋，中分頭，戴一頂呢帽，鼻架克羅克，手舞司的克，儼然是十足的洋場少年。

男子的裝飾品很少。穿耳戴環的人雖也有，祇是少數的例外。但是大多數人都戴着一付銀鐲子。他們當然更喜歡金鐲子的，不過他們沒有這個財力。宣慰腕上的一對金鐲，傳說有六兩重，已成爲他們羨慕的對象和談話的資料。男子最重要的裝飾品是一把鋒利的緬刀，長度七八尺至寸半不等，刀鞘和刀柄用竹木製成，懸在腰部背後。有些頭人的緬刀製得很精緻，刀柄是整塊的象牙，刀鞘外面包一層銀皮，用銀絲在上面盤成各種花紋，再塗上藍綠等色的珞珈。然後用大紅絲線辮成小指般粗細的辮子，纏在鞘上，以便懸掛。在盛裝的時候，包頭上更插一枝很大的白色鳥羽或簪幾朵鮮花。

從前他們的裝飾是很奢華的。「官民皆用筒殼爲帽，以金玉等寶爲高頂如寶塔狀，上繫小金鈴，遍插翠花翎毛之類。後垂紅纓，貴者用紵絲綾綿，以金花金鈿飾之。……」（雲南通志）大概車里也和整個中國一樣，愈過愈窮，這種華貴的美麗的裝飾祇能成爲他們的甜蜜的回憶了。寫到這裏，爲之黯然。

約騷

「春心脈脈夜迢迢，笑語樓頭兩意調；

郎本癡情妾少艾，莫教辜負此良宵。「龍江竹枝詞之五，約騷

十一月以後，雨季算是完了，稻子都已收割，土地開始安睡，田間不再需要勞力，男子們可以儘情地尋樂，太太小姐也把精力移轉到衣的問題。這時新棉開始上市，趁着這長夜無事，嫩涼似水的常兒，她們都在努力紡棉紗——奔費——了。

太太們紡紗都在樓上，這裏有如意的郎君供給她一切的溫暖。小姐在這裏會引起許多傷感，所以她們把紡車安在寬大的院子裏，吱吱地紡起紗來。在紗車旁邊生起一團火，給身上添點暖氣，可是她們的芳心裏更需要溫暖。這時便有些綠鬢少年走近來，坐在她們的身邊，把最甜蜜的情話注射到她們的心裏，她們的芳心也慢慢地暖起來了。

我們到車里後不久的一個晚上，縣政府的一位擺夷翻譯官領我們去欣賞姑娘們紡紗。車里雖近熱帶，但究竟到了冬季，夜間的寒氣還是很重，披了件大衣，從縣政府出來。天上沒有月亮，祇有滿空的繁星，隱約地可以辨出道路。穿過短街，折向西又折向南，路兩邊的甘蔗密密靠着，夾成一條弄堂。路上常看到遠遠地有閃爍的電棒的光。有時遇到一二個披着毛毯的夷人，向我們的翻譯官打招呼。

「拜丁奈（到那兒去）？」我們的翻譯問。

「拜約騷（去會姑娘）」他回答。（「拜」的意思是「去」「走」或「通到」，「騷」是沒有結婚的姑娘，「約」字很難譯，有「玩耍」「消遣」等意思，很近於「逛簪子」「逛街」的逛）。

「蠻景蘭米騷多利個莫米（蠻景蘭有沒有漂亮的姑娘）？」
「衣改哦多利的的哩（寶（改哦）姑娘（衣）漂亮得很呢）！」
於是我們就決定先去蠻景蘭拜見寶姑娘了。

蠻景蘭離縣政府不過一里光景，不一會就走到村邊，村裏有幾處火光，我們逐一地尋訪。起初見到的幾位姑娘，醜陋得無法欣賞，立刻又輕輕地退出來，最後我們找到了衣改哦，她是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實在夠不上說漂亮，不過比先看到的幾個稍爲整齊一點就是了。我們之中有幾位便坐到她的身邊，她驀然看見我們，不但有點害羞，而且很是害怕。後來她發現我們並無惡意，或許還很會溫柔，態度就慢慢地變得自然。我們走在後面的人看到已沒有插足的地方，便拉了一位翻譯到別村去訪豔了。

從蠻景蘭村裏出來，沿着大路南行。約一里路後，路右有座緬寺。我們向右轉，沿着寺邊的小路，走進了一片森林。林裏的空氣很潮濕，皮膚有浸在水中的感覺。走了四五分鐘，忽然聽到紗車唧唧的聲音，一道火光由樹幹縫裏透過來。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心不覺砰砰地亂跳起來，好像第一次去會愛人似的，回想起來有點好笑。

走出了森林，前面是一座小小的村落，祇有五六戶人家，柴火旁邊有兩個女子正在紡紗。聽到我們的聲音，都擡起頭來，睜着四隻大眼向我們注視。那眼中的表情顯出十分驚異和三分害怕。我們走到她們身邊，看到那裏還有小橈，便挨次坐了下來。這兩個女子中有一個年紀已經不小，臉生得像母夜叉一樣。我們只好寡情，不同她囉囉，另外一個女子年紀也在

二十左右，兩道細長的眉毛橫在一雙大眼睛上，一隻小鼻子配着小小的嘴，顯得還有幾分秀麗。尤其動人的是一口潔白的銀牙。她的身體苗壯，胸部非常豐滿，已經不是待放的蓓蕾，而是一朵開得正熱鬧的鮮花了。翻譯告訴我們，她的名字叫做衣能摩。也是附近的一位有名的姑娘。她並不是閨女，而是一個密杭（離了婚的女子）。但是同未婚的姑娘有同樣的談愛的權利，她很喜歡漢人，所以沒有把牙齒染黑，希望能在漢人中找到一位如意郎君。

我們想和她談幾句話，可是我們既不會泰語，她又不懂漢話，互相看得有點發窘。後來我們跟翻譯臨時學了一句夷語「阿涅柄的桑」（這是什麼）？便立刻應用起來。

「阿涅柄的桑」？我們指着眼睛問。 「達」（眼）她回答。

「阿涅柄的桑」？ 「何朗」（鼻子）。

「阿涅柄的桑」？ 「梭勃」（嘴）。

我這樣指着身上的器官一一地向她問。身上的東西問完了，便問到紡車，槓子，火……等到一切都問過了，我們又無話可說。這時夜已很深，柴火慢慢暗下去，我們也感到料峭的寒氣的侵襲，遂決定回去。臨行時，送了她一盒香粉和幾尺花邊。她喜歡得了不得，便問翻譯我們明晚來不來，翻譯回答明天一定來的。歸途上聽到遠近漾着甜蜜的歌聲，這是約騷的青年，已得到滿意的收獲，快樂地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閒着沒事，又和翻譯去訪了一次這位多情的姑娘。她今天不再害怕了，當

我們走到的時候，她用熱烈的眼光和微笑歡迎我們。並且準備了開水，花生，香蕉，和煙款待我們。我們坐定下來，她便剝香蕉，每人送上一枝。同時又向翻譯說：「她們家裏窮苦，不能準備好東西，只有這點水果，請我們包涵一點。」翻譯說給我們聽後，我們就請他向她道謝。起初我們又問：

「阿涅柄的桑」？

「貴哈姆（香蕉）」。

「阿涅柄的桑」？

「息林諾愛（香煙）」。

白天我們已經學了不少的話，所以不像昨晚那樣窘，問完了立刻轉過話頭。

「包米莫米（有沒有父親）」？

「莫米（沒有）」。

「免米莫米（有沒有母親）」？

「米（有）」。

「蘇個利當哩（你好看呢）」！我恭維了一句。

「唔，莫多利（唔，不好看）」。她忸怩地笑着說。

「衣香多利的哩（衣香才漂亮呢）」！她又客氣地加上一句。

「蘇卡來姑莫卡來（你愛我不愛）」？老朱老着臉皮問。

「卡來（愛）」！她故意害羞地低聲說。

「卡來姑莫卡來？」（愛我不愛？）老曾老徐搶着說。

「卡來（愛）！」她毫不猶疑地回答。

「何莫何夏姆和呀（會不會說漢話呀）？」我問。

「莫何呢（不會呢）！」

「莫何夏姆和，屋婆和；莫何夏姆歹，屋密歹。（不會講漢話，嫁個漢丈夫，不會講夷話，討個夷老婆）。」頑皮的老徐像小學生背書似地唱了起來。

她聽着笑了，笑得像枝花，笑聲像銀鈴輕搖，黃鶯慢唱，清脆而柔和，在這甜靜的空氣裏震顫了很久。

在十一時左右我們辭別她回去。她請翻譯對我們說：「夷人蠢笨，不像漢人的姑娘能做出許多好味道的菜。她明天準備燒一隻雞，打一瓶水酒，誠懇地希望我們賞光，明晚破工夫早一點兒來。」

戀愛，結婚和性生活

「婚姻包涵兩個因素，一是互相戀慕後的結合，一是生兒育女以傳宗接代，前者的目的是性的後者是情的」。謊理士「戀愛和性的擁抱，不僅以生育為目的，牠們本身就是目的；並且對於個人的生活，發育，和內部的成長是必要的」。布勞區（Boch）

平民的婚姻完全是自由戀愛的結果。青年男女有絕對的自由去追逐異性，去選擇配偶，會長不加干涉。有一次我們在佛海某寨休息的時候，一位同伴和主人開玩笑說：「波桃（老人家），你的姑娘嫁給我好不好？」老頭兒用生硬的漢話回答道：「曉不得呢！要姑娘自己說，老人不好管的」。同時社會上也給青年們許多談愛情的機會。上山打柴，入水捕魚，或者夏天的晚上點着火把到田野裏捕蛙捕蟬，總是男女結伴成羣而去，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當然忘不了談情。在一切盛大的集會中，如笑少女都盛裝艷服而來，男子可以任意找他所喜歡的人說笑。新年的拋球，冬夜的紡紗，更不知造成多少美滿的姻緣，就是各處的街期，趕街的也過半數是年輕的女子，藉此可以多見些人物，或許湊巧遇着合意的主顧。道得說：「……（女子的家中）希望她早點結婚並且給她許多的機會。我曾注意到那些最美麗的姑娘是最常去趕街的……她在街上會到許多人，當她回家以前」。

當一個男孩子受到一個姑娘的美的吸引時，並沒有阻止他們迅速的接近的最初障礙——（這障礙是一切高等文明的特點），他能找到許多機會來表現他的感情。如果成熟到互戀時，就追隨求婚結婚等習慣的過程。甚至於在婚前就達到肉的因素和靈的吸引的融合。因此遠遠的崇拜，神聖的神祕的感覺，或僅被允許看到她的願望是不存在的。換句話說，在這裏不能有柏拉圖式的戀愛。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祇直接地追求性慾的最後滿足。他們之間也常有多少帶點歐洲式的浪漫的愛存在着。從青梅竹馬的玩伴到白頭偕老的伉儷，或者經過固執的長期的追求，最後

得到對方的垂青。這些事實也不是沒有的，而且在許多情形下，他們常延長求愛的時間，來滿足想像和審美的享受。他們利用書信，以溫柔的頌揚和纏綿的情語來取悅對方。他們也常約會，到河裏去洗澡，或者到山林裏，享受自然的色和香，對唱着情歌。在戀愛期間和結婚之前，男子可以帶着花到女家來看愛人，他們祇能密談甚或擁抱，但不能公開地睡覺。道得會說：「青年男子可以到她家裏來會她，和着夷琴唱起動人的情歌，這些歌辭有的很不純潔也不高尚，但是在她面前還保持相當的道德」。

但是貴族的小姐却不能享到這種戀愛的幸福的。因為階級的限制，她們不能和平民結婚，而一猛內又祇有土司一家是貴族，因此不得不和別猛的土司聯婚。在這種情勢下，當然祇有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例如宣慰的女兒，到了破瓜之期，宣慰便行文到各猛的土司詢問，他們是否有達到結婚年齡的子弟。在這些應徵的子弟中，宣慰選定了未來的駙馬，再通知該猛的土司。土司當然不敢而且不願推辭的。因為和宣慰做駙馬親家，是件很光榮的事。有時土司知道了宣慰的女兒已經及笄，也可以爲自己或他的子弟求婚。這種婚姻方式，自然很容易造出怨偶。現在宣慰的二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不滿意自己的丈夫和夫家，終年住在宣慰使的府裏不肯回去，在娘家她交接了一批粉面少年，入幕之賓，不少於面首三十罷。

夷人是行着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的。雖然法律上並不禁止平民娶妾，祇要他們有力量有金錢；可以隨意娶幾個女子。不過事實上却有許多限制。因為女子握着經濟的實權和從婦居制，男子要想討妾，必要得到妻子和岳母的同意，這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加之女子對於性的

方面向來不甘落後，也許妾未討成，反激起太太的怒氣，出去結識幾個面首。實際上他們也不一定需要討妾的，出去偷情，非常容易；而且離婚也很簡便，如果他實在愛上了別一個女子，他可以和前妻離婚，再和她結合的。

貴族階級則多半擁有幾個妻子，例如宜慰使有一妻二妾，橄欖嶼的土司和佛海的土司各有一妻一妾。土司以下的頭人，雖然不是貴族，也可以討妾的。我們在橄欖嶼蠻海村時，住在一位大叭（大頭人）的家裏，主人已經老了，還擁有一個少艾的小妻。土司爲什麼要多妻呢？很難得到好的解釋。當然不會因爲過量的性慾，因爲他們隨時可以和心愛的女人發生關係，不必爲了性的動機去討妾。也不會爲了經濟的理由，像超卜利安島（Trobriland Island）的梅蘭來西亞人的酋長一樣，因爲她們根本沒有嫁粧。也不會是爲了家務太繁，要多討幾個太太來分擔，如吉庫尤族或朱克奇族的酋長一樣。土司家中實在沒有什麼麻煩的事情，日常的一些瑣屑雜務，自有僕役及人民聽候使喚。即使祇有一位太太，她也夠清閒的了。在別一些民族中討妾的一個重要的普遍的動機是爲求子嗣，第一個太太沒有生育，不妨再娶一位試試看。可是擺夷的情形並非如此。因爲就我們所知，許多土司都是已有了子女後才討妾的。所以惟一可能的解釋是性的佔有慾，土司結婚後，仍舊尋花問柳，追求漂亮的姑娘，遇着合意的人兒，未免情愛纏綿。不過夷姑確是水性楊花，總喜歡偷偷摸摸，要使她不和別的男子接近，最妥當的辦法，只有討來藏之金屋了。土司的幾位太太地位並不平等，儼然有嫡庶之分。小妻之與正室差不多是僕與主的關係，要聽任正室的使喚，當然仗着夫婿的寵愛而侵

犯正室也是常有的事。

各民族在選擇配偶時都受到某種限制，這種限制大概是根據血統的遠近。限制的範圍因民族而異。但是絕對禁止親子，兄妹，或姊弟的配合，是全世界一致，沒有例外的。擺夷對於亂倫的恐怖也是非常強烈。無論法律上或道德上都嚴厲排斥親子或兄妹的結合。對於另一種亂倫的方式，如翁媳姦或子蒸父妾，社會上也加以道德的制裁。宣慰使和父妾通姦，但是自其父死後，妾下堂回娘家，宣慰始終不敢把她娶回府來，宣慰的妻妾都沒有生育，而這位父妾却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宣慰很想立這個兒子做繼承人，可是議會和人民絕對不肯承認，所以這孩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到現在還沒有確定。

擺夷雖然堅絕阻止亂倫，但並沒有把這種禁忌擴展到親戚中去。行輩不等的親戚的結合是常有的事。甚至堂兄妹的結婚，據說也是可以的。李拂一君說：「配合不拘行輩，不避血統，有子娶其姊，而父納其妹，父子爲大小姨夫者。有舅納其甥女，甥娶其姑姨者。有堂兄弟姊妹互婚者。其血統之紊亂蓋達於極點」。車里這種亂婚的情形，可能是由於這兩種事實。一則因爲土司們的階級觀念，他們總是世代互相連婚，而貴族又如此的少，血統和行輩的紊亂當然不能避免。二則夷人的天性安土重遷，尤其是婦女，她們簡直不願意離開本猛甚或自己的寨子。或許因此產生了內婚的制度。在古代也許有明白的規定，後來這規定慢慢地被忘却了。

現在還有一個內婚制的遺蹟，就是猛遮和頂真兩個垵子的居民互相禁止通婚，雖然他們

相距是如此的近。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政治性的傳說：「相傳在很古的時候，猛遮的土司娶了頂真土司的姑娘。有一天他忽然想併吞他丈人的土地，祕密地傳令給人民，叫他們夜襲頂真城。但是不幸得很，這消息給他的太太知道了。她便偷偷地寫了張字條，放在河而上，順流漂到頂真，頂真的人民得到這張報告，忙來獻給土司。於是他便從容佈置，叫人民埋伏在城的四周。夜間猛遮兵來襲，被殺得大敗而回。當他們臨退時，恨恨地發誓道：「此後絕不再娶頂真的姑娘了，除非有一天這路傍的兩座小山長得合攏起來。」這個傳說也許是歷史的事實。不過假定本來就有內婚的限制，後來才造出這個傳說來解釋限制的理由，也是很可能的。

在許多民族裏，大多數人的性生活是從結婚時開始，並且受着婚姻的限制。但是擺夷的性生活並不限於婚姻，在婚前就有了豐富的性的經驗。花燭之夜，新婦多半不是完璧，新郎或者已和一打以上的女子發生過性的關係了。就是已婚的人，在理論上性的行為應僅於夫婦之間。但實際上他們常各自過着祕密的浪漫生活。這種性的放縱，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的環境，薰人的天氣，惱人的春色，很容易激起性的衝動。另一方面社會的極端放任，甚或無意的鼓勵，也易使青年人毫無顧忌地從事性的遊戲。有一位偷情的老手告訴我，未婚的姑娘晚上睡在最接近房門的地方，以便和情人幽會。某次他赴一位姑娘的密約，黑暗中摸錯了，摸到老頭兒的身上，老頭子低聲說：「你弄錯了，姑娘在對方那張床上呢！」他們很喜歡野合，並且也有很多的機會。例如夜間到田野裏捕蛙捕蟬，本是集團的活動，但是後來一對對地離

開了團體，各自尋找幽僻的地方，享受愛人的安慰。

他們有一種集會叫做「擺」。這是宗教的集會，也是性的享樂的最好時機。趕擺的姑娘受到酒肉的刺激，音樂的陶醉，情話的挑逗，誰個少女不善懷春，這時一顆芳心更如何把持得住？夜闌人散，各自跟着情人，走到叢林深處，那裏早已佈置好臨時的洞房。野花的清香，草蟲的低吟，爲他們組成了最討喜的風流環境。已婚的男女，沒有資格在這裏公開地尋歡作樂。但是他們常常瞞着對方，祕密活動。有一次我們趕擺，曾親見蠻海大吠的新婚的兒子，和一位夷姑情話纏綿。猛罕土司的表姊——（已婚的婦人），也在人叢裏擁來擁去，和青年男子打情罵俏，看到我們不好意思地一笑走開了。

據說他們在猛谷（緬甸境內）的同胞還保存着一個被認爲是亂交的遺蹟的放蕩的節日。每年四月有一天叫做變狗節。到了這一天，大家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女子更戴上她們寶貴的首飾。早飯後，男男女女帶着飯盒酒罈一齊跑到山上。除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外，他們向別的異性追逐。高歌，狂飲，盡情的淫亂，放縱的享樂，日落西山，才放歌而回。在許多別的民族裏，也有類似的節日。費勒克說：「在斐尼基（Phenicie）多數的城市中，對於亞斯他爾得（Dastar）女郎的夜祭節，男子們和女子們相互的交換衣服，自由的做一切放縱之事。印度吳得婆爾（Gudaypour）人民中，卡爾來伐爾（Carnaval）的節日是延長到好幾天的，當這個節日的幾日，最無秩序和無恥的放縱，是在這個社會中之各階級都存在的」（家進化論）就是在文明的俄國，講理士在新精神中指出，有些地方還有一個節日，青年人升

到山上唱歌跳舞，以後必需分開，一對對地消磨這一夜。

關於他們的性生活還有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貴人權的事實上的存在，雖然在理論上並無根據。所謂貴人是兼指政治的和宗教的領袖。在十二版納內，宣慰或該猛的土司，祇要愛上了任何一個婦女，就可以招來侍寢的。女人自己或她的家庭並不認為這是恥辱，反覺得是莫大的光榮。有時貴人們也肯屈尊到女子家中去，得了這個消息，女子的父母兄弟就早早地避開。就是有夫的美婦，也不能避免這種遭際的。當一個寨子（夷語曰蠻）有盛大的集會，去請宣慰或土司光臨時，必得把全村中最美的姑娘獻出來招待。除了貴族外，大和尚是婦女最歡迎的人物，她們認為和僧侶交合，就同妖精吃了唐僧肉一樣。許多少女因此都願把她們的處女之花，送給有地位的和尙。在擺夷社會裏，女子的約拍（玩和尚）和男子約騷（玩姑娘）是一樣的普遍。

真正的男女平等（轉變中的母權社會）

「……母親在家務上和經濟上有比父親更大的權力……」道得

「……妻子……獨立地做她的工作，不帶一點奴隸或僕人的氣味，像一個人處理自

己的那部門的事（經理自己的商店），假如她需要丈夫的幫助，她可以命令他」。馬林

諾夫斯基

有人說一切的民族最初都是母權的社會，後來才進化到父權的。但也有人根本否認母權

社會的存在，關於此點我們不想有所談論。不過就擺夷的神話和社會的情形看起來，夷族過去確是母權的社會。雖然現在母親的權力逐漸削減，但是她們仍保持着優越的地位。

母權社會的一個遺蹟是從婦居制。擺夷的婚姻，不是女子嫁到夫家，而是男子贅到女子的家中，在以前男子一定要終身居在岳家。不過現在這種限制已經鬆懈，新郎可以另外成立小家庭，或者把妻子帶到自己的家中。但無論如何總得先在岳家住三年或一年或三月，最少也得住三天。男子離開岳家獨立生活時，仍有供養岳母的責任，因為母親總是隨着女兒走的。如果夷婦沒有女兒，她老來祇能過孤寂的生活。「（秦族）」……當女子結婚後，並不爲了丈夫而離開自己的家，男子反得犧牲他的家庭到岳家來爲他們服務。幾年後這對青年夫婦可以自立門戶，倘若別的姑娘也結婚了，家中容納不下這許多人口的時候。「（同上）」

由於從婦居制，社會上便生出幾點特殊的現象：第一是母女關係異常密切。母親依靠女兒的孝養，女兒以母親爲最親密的伴侶，母家爲永久的歸宿。女子的私蓄不放在自己身邊，却藏在母親那裏。一旦丈夫死了或者和丈夫離了婚，便跑回娘家和母親同居。第二是家庭的中心不是父親，而是妻子的外祖母，母親，姨母等。「母親在家務上和經濟上有着比父親更大的權力，她拿着家中的銀錢袋。丈夫祇能和她商量重要的銀錢出納。……」（秦族）女婿永遠處在賓位，如果離婚，他祇回到幼年的家裏去。第三是離婚的可能性增加和多妻制的可能性減少。

家庭本不是一個很鞏固的組織，很容易就拆散。在夷族社會裏，離婚實在使家庭分散的

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宗教上和道德上並不以離婚爲不正當。而且擺夷浪漫成性，總抱着「少不風流老奈何」的思想，覺得年紀輕輕地就牢守着一夫一婦，未免辜負大好春光。多換幾個丈夫（妻子）實在是及時行樂。法律上又沒有限定什麼才可以作爲離婚的理由。因此離婚的藉口隨時都有，夫或妻有外遇被證實後，結果總是離婚。就是夫婦意見不合發生口角，也可以成爲離婚的正常理由。離婚的手續也很簡單，由提出離婚的一方，殺雞宰豬，最隆重的是宰一條牛。邀請本村的頭人和以前的證婚人等大吃一頓，就算生效。從此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了。橄欖嶼的助理員黃君告訴我們，該地的婦女常有一年內換二三個丈夫的。四五月間雨水下地，正是播種稻子需要男工的時候，她們便招贅一個丈夫，稻子收割後，便又離婚，重過她的浪漫生活。這大概是母權社會中女子自由選擇男子自由同居的暫時的婚姻的遺蹟。

和從婦居制有連帶關係的是家族的稱呼。父曰「包」，母曰「免」，夫曰「婆」，妻曰「密」，子曰「儂在」，女曰「儂因」。一對夫婦生了子女以後，常不用自己的本名，他們互稱爲「某某的爸」和「某某的媽」。別人也這樣稱呼他們。譬如兒子叫岩森，那麼父親便被稱爲「包岩森」，母親被稱爲「免岩森」。這種依兒女爲父母稱呼的風俗，第一個把牠概念化了而且解釋的是泰勒。他給起了一個希臘式的名字叫 Teknonymy，並且推論這是從婦居制及岳婿禁忌兩種風俗的結果。

別一個母權社會的遺蹟是私生子和別的孩子在社會上有同等的地位。在父權確定了的民族裏，沒有父親的孩子照例是被人唾棄的。但擺夷對於私生子的態度完全不同，祇要經過某

種儀式，私生子可以受到和其他孩子一樣的待遇。例如在車里根子裏，一個閨女養了私生子後，祇要買一條豬送本寨的頭人家裏。頭人便招集全村的居民帶着豬到江邊去。把豬綁在樹上，人羣裏走出一個人來用木棒插到豬的生殖器內，同時喃喃祝告：「願姑娘們多多生子，你們早早升天，我們多多啖肉。」然後把豬宰了，平均分送寨中各家。於是這私生子便被認為寨子裏的一員。生過孩子的閨女出嫁後，她的丈夫仍得承認這些孩子是自己的兒子。車里街頭有一個洗衣婦，叫做衣康，她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但是人們不知道誰是他們的父親。然而這些孩子並沒有受到別人的歧視。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婦女在家庭裏和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弗理曼氏 (Mr. Freeman) 在其大著東洋的自由地 (The Oriental Land of the free) 中曾經指出擺夷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道得也常常提到這一點。「女子的出生是很受歡迎的。因為將來可以贅進一個女婿來。……她和她的兄弟有同樣的權利自由出去頑耍和穿華貴的衣服……母親在家務上和經濟上有着比父親更大的權力……」就我個人的觀察，婦女的地位縱使不比男子優越，至少也和他們相等。尤其一般少女，她們是家庭中的快樂泉源，社會上的光明使者，到處受到別人的尊敬和愛護。「你甚至於不能用一朵花去打一個姑娘啊！」

一個標準的擺夷家庭是建立在平等的原則和工作的獨立上。男女根據體力平均分擔一切工作，並且婦女也是獨立地做她的事，不帶一點奴隸或僕人的氣味。男子擔任的工作多半是笨重的苦工或冒險的事業。例如在農業方面，他們耕田鋤地，修濬溝渠，以及放牧牛馬。在

商業方面，到遠方販賣布匹雜貨。在工藝方面，建築房屋，製造家具。至於背負重物，打獵撐船，更是男人獨占的事業。

輕鬆和需要細心的工作則落在女子身上。播種去草，紡紗織布，餵養豬雞，甚至擺設飲食小攤，都是女子的分內的工作。至於日常生活上的瑣碎家務，例如烹煮食物，洗滌衣服，照料兒女，差不多全由女子負擔。當然假如她需要丈夫的幫助時，也可以命令他的。此外還有一件完全女性的事，就是水的供給。在清早或傍晚，婦人挑着土鍋（陶罐）到河邊或江邊來裝水。她們聚在這裏，休息着，閒談着，或洗一個澡。然後把罐洗乾淨，盛滿了水挑回去。水邊是婦人消閒的俱樂部和閒談的沙龍。

經濟上男女也是獨立的，丈夫和妻子各有自己的財產，並且祇有他（或她）自己才能支配。因為從婦孺制，不動產（土地和房屋）普通是屬於婦人的。動產則歸牠們的使用者所有。男子有他的衣服，毛毯，和工具。妻子保有她的衣服，首飾，和紡織機械。至於各人以技巧和勤懇賺來的錢，總是各自貯藏，不能互相過問的。所以家庭拆散時，財產的分開很容易很清楚的。沒有不動產的一方就捲着他（她）的全部財產離去。關於婦女獨立生活的能力，我們可以舉一二個具體的例子。車里縣政府附近有一位洗衣婦衣康，她替漢人洗衣服的收入，可以維持她和她的三個私生子的生活。還有一位姓趙的漢人太太，丈夫沒有力量養活她。這位夷姑就到各處趕街做點小買賣來維持自己。有時還能給她的賭鬼丈夫一點津貼。

政治方面男子在表面上占有優越的勢力。實際上女子的潛勢力也很不小。婦女同樣地能

參預政治，甚至握有政治的實權，例如南嶠縣現在還有一位女性老叟（地位約相當於鄉長）。據說辦事的才幹並不遜於男子。前任宣慰使刀宗良的第一位太太，在華緬泰交界的區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她是景棟宣撫使的妹妹，名叫召能溫提（一召能 意即夫人或太太，一溫提 意即降福）。她很有才幹，目光也很遠大，曾勸宣慰練新兵，辦學校，習漢文。可是這位統治者一點不能了解，不肯採納施行。她便運用她的勢力把宣慰迫得流亡到猛宋，不敢回來。後來她覺得單槍匹馬也做不出什麼事業，就悄然回到景棟，不再歸來。此後她往來暹緬一帶經商，成爲腰纏萬貫的大賈，當她鮮衣駿馬馳過街上時，誰不注意羨慕呢！前幾年車里又發生過一件嚴重的事。大猛龍的土司和他的太太意見不合發生口角，土司不勝，便忿而出亡，聲稱要削髮爲僧。有些擁護土司的人民就挺身而出，預備武裝送太太歸。這位太太也不甘示弱，招集了她的黨羽，嚴陣以待，形勢相當嚴重。幸得縣政府接到消息，很快地設法把太太騙到車里來，從事調解，一場干戈，才化爲玉帛。

然而在宗教上，婦女和男子却不能完全平等。男子可以做和尚，女子却不能做尼姑。因此不能受到教育，也就不認識字了。廟中有盛大的集會時，女子祇能跪在下方，靜聽大和尚講經說故事，或者圍在廟外面，湊湊熱鬧而已。那些莊嚴的儀式，是沒有她們的份兒的。

沒有貧富沒有侵奪的樂土

（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以百姓和睦

○「孟子

一個民族的正常發展，總是由家族進化到氏族。所謂氏族，據羅維的定義：「氏族是單方的親屬羣 (Unilateral kinship group)，牠的計算親屬是從母親或父親而完全蔑視其他一切親的。倘若一個部族是組織成父系氏族的，每個兒童都屬於父親的氏族，以父親的姓爲姓。」「擺夷部族雖曾是母權的社會，但並沒有組成母系的氏族。一個證明氏族不存在的證據就是他們沒有姓氏，所以既不能從母姓，也無法從父姓。從他們的名字上，決看不出他們的血統關係來。不過他們的命名也有一個規律，而且還有階級性。貴族的子弟在未承襲職位以前，總是叫召什麼，如召香，召欠等。襲了官爵後，就以官職爲名，如召猛海，召猛籠。召是主人（或官）的意思，平民不能隨便用的，他們的名字第一個總是「岩」，如岩森，岩將，岩叫……因此雷同的名字非常之多。女子的命名也是如此，階級分得很嚴。例如宣慰的二小姐叫摩梵，意即銀公主。土司和大頭人的女兒則稱爲能什麼，如能香（寶小姐）能不懂嗎（花小姐，不懂嗎是一種花的名字）。女孩兒以稱「能」爲大榮，所以土司的親戚的女兒也沐恩潛稱爲「能」。平民的女兒則叫衣什麼，如衣香（寶姑娘），衣改莪（玉姑娘），衣康姆（金姑娘）……你走到任何寨子裏，總會遇到岩森先生，岩將先生，以及金姑娘，寶姑娘；爲了分別這些雷同的名字起見，往往在名字上加上他（或她）所居的寨名，如蠻莫的岩叫，蠻得的衣香，……據說一個男子，一生要換三個名字，初出世時，有一個乳名。到了七八歲，進廟做小和尚，便由大佛爺代起一個法號。學成還俗，又另起一個官名。我有一位擺夷朋

友，在車里縣政府當翻譯官。他的小名叫光罕，法號叫酣塔翁，官名叫做召欠。至於宣慰使和土司以刀爲姓，完全是受了漢人的影響。召字除了口便得刀字，據說這個姓是元帝賜的。

比家族更大而且是一切活動的單位的組織是寨子。一個寨子裏的全體居民，可以享受這寨子裏的一切權利，也要分擔一切的義務。他們困苦相助，疾病相扶持，關係的密切和一個氏族差不多。寨子的最重要的特點便是牠和土地的關係。土地不屬於家族而屬於整個的寨子。換句話說，就是私人沒有田地。因爲這個緣故，許多到過車里的人，憑着膚淺的觀察，便斷言這裏是共產社會。其實他們對於土地雖然共有，但就別種財產而論，他們也承認私人所有權。而且共產的原則並沒有應用到較大的政治單位如一猛或全部十二版納。所以我們祇能說這是一種集體所有權制，真正的共產制度是不存在的。

名義上十二版納的全部田地屬於宣慰使，一猛的田地屬於該猛的土司。實際上土司祇可以任意處理生荒，已墾的田地他是不能過問的，這種熟地分屬於各個寨子。每個寨子所占的耕地面積大小也不等，由寨中最大的頭人平均分配給村民耕種。耕種和收穫的時候全寨的人民互相幫助。新穀登場每戶取去他應得的數量，如果寨中的居民遷往他處或別寨的人民移入本寨時，田地就得從新分配。舉例來說，今有甲乙二寨，甲寨有居民十戶，田一百一十畝，那麼每戶可分得十一畝，乙寨有居民十一戶，田亦一百十畝，每戶可分得十畝，現在乙寨中某人要遷入甲寨，他先得備一份禮物送給甲寨的頭人並且說明要遷來的意思，得到頭人的同意，他就可以擇日遷來。這時頭人通知全寨居民，每家派一人來助他造房子。大家並且湊了

六挑穀子送給他暫時維持生活。甲寨和乙寨的頭人於是從新分配田地，甲寨每戶可得十畝的出產，乙寨每戶反有十一畝了。因為田地的公有，所以這裏沒有鮮衣腰纏巨萬的富豪，沒有貧無立錐的窮漢，大家都能維持適當的生活。因此也沒有乞丐，沒有盜賊，實在可以稱得起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世界。

十二版納的地廣人稀，所以不必擔心寨中人口增加，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假如他們覺得生產不夠時，他們隨時隨地可以開闢新田。有時因為地力減低或其他原因，整個寨子遷到別處去，他們在新環境裏另外開墾了許多田地，聽任原來的田荒蕪下去，不過這塊熟荒的主權仍舊屬於該寨。假使有人想要耕種這片田地，一定先要宴請該寨的頭人，得到他們的許可後，主權才算讓渡過來。

這種土地共有制度，據羅維的意見，是一個後起的發展，不是一個早期的產物，巴登保威爾(Baden Powell)在印度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制度「不是原始的，而是由從前的村落創建人或受封人（或其他）的單獨所有權所產生，共同所有權是對於某創建人的（按照祖傳的股份）共同繼承的結果。」

無論從社會組織，或人民生活看來，我覺得夷族現在的情形很像我們歷史上的三代。關於土地制度，儒家盛稱三代的井田。這種整齊的方塊式的土地劃分，自然很可懷疑。不過我們相信那時把田地分為公田和私田，而且公田由人民代種的事實，是一定存在的。在十二版納，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形。土司除了向人民徵收戶捐和糧外，他另外還有田地。這些田大

概總是位於人民的田地之中，由人民代爲耕種，產物完全歸諸土司。土司的田地固然要比較肥沃，同時也看環境和需要來圈定的。例如要利用河流的水灌溉時，在別處下流的居民常和上流的居民發生衝突，甚至流血的械鬥。但是夷人却巧妙地消滅了這種糾紛的因素。土司在河流的下游選定了他的田地，因此據有上流的田的居民便不敢把水道阻塞了。

財產的集體所有權僅限於稻田，別種財產完全是私有的。而且這種私有權的界限非常嚴明。一個家族開闢了一片園圃後，他們便是這塊地的主人。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別人不能隨便採取一棵菜或一隻果子。否則，就犯了侵害別人財產的罪。如果是本寨的人，他們可以請求頭人給以相當的懲罰。如果是外來的人，可以把他捉住，責他賠償，甚至加以無情的毆打。

動產方面，純粹的個人所有權有更明確的規定。一個家庭中的炊具，牲畜，銀錢，器具等是絕對私有的，家族以外的人不能隨意取用，或者據爲己有。而且動產的所有權往往基於個人的努力，就是一個家庭中的每個分子——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各有其私產。除了貨幣的儲蓄外，婦人保有她的紡織器具；小孩有他們自己餵養的鷄鴨和其他。當我們住在橄欖樹叢海時，有一次向主人買雞，他的小妻，媳婦，和女兒，各捉了自己的雞送來，向誰買雞，錢就得交給誰。我們臨走時又給他的媳婦和女兒每人各一元，因爲我們換下的衣服是媳婦洗的，而每日的用水則是他的女兒挑的。

無形的財產如醫藥的知識以及法術咒語等也是絕對的私人所有。這些財產總是親子相傳

，別人如果要學習，一定要致送一筆相當的報酬給具有這些神祕知識的醫生或法師。

土地既然是集體所有的，那麼一個人死後，他生前分得的田地自然不能直接傳給他的子孫。仍舊收歸公有，聽寨中的頭人從新分配。至於園圃和動產則遵照遺囑來支配。他們沒有一定的財產承繼法，既不一定把全部財產傳給嫡長子，也不一定把遺產平均分給所有的子女。好在他們的子女都能獨立營生，不一定依靠遺產過生活。而且他的遺產也實在微薄得可憐，從衣飾炊具以至抹布一一列在單子，也不會滿一張打字紙罷。貨幣更不要說了，有一二百元的人家已是有名的富翁。所以子女並不會為遺產打官司，他們的歷祖歷宗也就不去費心思制定什麼遺產繼承法了。土司死後，遺產大概平均分給所有的兒子。前任宣慰有子九人，他死後長子承襲官爵和府邸，動產則由九個兄弟均分，據說每人也不過分得五六千銀元罷了。（照戰前的官定比率，銀元一元祇合得法幣半元。）

亞熱帶的夜

「您織着歡樂和恐懼的夢，

牠們使得您可怕又可愛。」雪萊，給夜

「啊，愛的星，一切在上的星，

統治着天空和地面。」斯各德，夜歌

車里的黃昏是燦爛熱烈的，車里的夜是幽靜甜蜜的，從黃昏到夜半，是一篇美麗的詩歌

，一卷浪漫的傳奇，一個神祕的仲夏夜之夢。

車里的美不在月光如水的團圓之夜，像別處所謳歌讚美的。在一個月的中間，這裏的月亮雖然也圓得像鏡子一樣，可是總好像帶着病容。她的臉色顯得慘黃，無力地從雲中掙扎出來。看到她的臉，我心中的歡樂就慢慢地消失，而產生了淡淡的哀愁之感。車里的美是在一鈎新月數點疏星的夜裏，地上的一切浸潤在一種黯淡模糊的光線之中，於是熱帶的神祕的美，都整個展露在你面前了。

當太陽走到西邊山頭上的時候，牠那張發紅的圓臉，把西方的天空燒成一片火海。熱帶本來多雲，牠們幻成各種形狀，映着夕陽，顯出絢爛的色彩。山水、樹木、鳥獸、金黃、粉紅、深赤，組成了奇麗的金碧圖畫。北國著名的七月的巧雲，也決不及牠們的燦爛奇幻。曬昏了的樹木開始清醒過來，悠悠地舉起牠們的疲軟的葉子。許多不知名的野花午睡足了，張開那睡眠惺忪的花瓣，從花心裏滲出一股醉人的奇香。村頭響着一片鑼鼓鐃鈸的聲音，小和尚們放開柔嫩的嗓子，一條聲地唱着莊嚴的佛經。這種經聲是不靜的，沉重的，帶有濃厚的催眠的魔力。太陽的睡意慢慢重了，最後頹然倒在山後的床上。宇宙間暫時是一片黑暗。漸漸地星兒睜開牠們的晶瑩的小眼，纖月也灑下她的微弱的光輝，大地上又現出朦朧的光明。這時候空氣變得涼爽而清新，大地也發出一聲輕快的嘆息，在這嘆息聲中隱隱地夾着草蟲的低吟和樹葉的密語。從空中傳來一陣不知名的鳥的鳴聲，快樂，明亮，新鮮，像

從垂虹的雲裏掉下，

這些晶亮的真珠，
如雨般地一串樂句。

高山在碧空上刻成犬牙似的黑印。一團團棉絮似的白雲從山腰慢慢繞到山頂，再輕輕地跳上天空，變成一朵朵的白蓮飄來飄去。有些山上的居民正在放火燒森林，巨大的紅色火簇像火山爆發似的直噴上天空，你似乎隱約聽到火的呼嘯和樹的哀號。

屋裏圍着一盞黯淡的油燈，千百的白蟻在飛舞。有時闖進一隻碗大的黑蛾，搖着兩條細長的紅鬚，在頭頂上往復盤旋，據說這是巫婆的頭變成的吸血蟲。你要是躺在床上，可以靜靜地諦聽那曉舌的瀾滄江的絮語，和為愛情陶醉了的草兒的深呼吸。窗外不時響着「的搭」的水滴聲，清脆而有整齊的韻律，這不是雨，也不是露，而是植物分泌出體內過多的水份。一大滴一大滴地從葉尖落到地上。從遠地偶然送來幾聲呦呦的鹿鳴或嗚嗚的虎吼。

假如你沒有早睡的习惯，你可以出來漫步。因為溫度的突然降低，空氣裏的水蒸氣凝成極微的水珠，慢慢地形成一片極薄的霧。植物的香氣，溶在潮濕的空氣裏，變得更強烈而甜蜜。遠近的樹木，在微弱的光中，顯出清楚的輪廓。巨大的菩提樹像一座小山，在牠的附近是一片可怕的黑暗。榕樹裏展開牠的巨幅的黑幕，想衝過來捲去面前的一切。鐵心樹是個墜腫的侏儒，伸出許多細長的觸手，準備捕捉走近牠的任何東西。瘦長的檳榔樹搖着牠頂上的堅硬的亂髮，像一羣蓬頭鬼排成挑戰的陣勢。喙葉樹披上甲冑，渾身插滿利箭，用力地揮着那些有長爪的巨掌。稍遠的灌木林是一團黑，裏面飄着幾點閃爍的鬼火，巨蟒和毒蛇吐出嘶

嘶的呻吟。這像是一個惡魔的世界，你心中慢慢害怕起來，一個人不敢在外面長久逗留。

後來你走近一座寨子，寨中燃着幾堆明亮的柴火，火旁坐着一對一對的情人。單調的但並不可厭的紡車聲不斷地送到你的耳裏，有時微風還帶來甜蜜的情話和輕盈的笑聲。正夢着肥肉美骨的狗被足音驚醒。很生氣地喊了幾聲，又沈酣地睡着了。在屋角常遇着年輕的和尙，身上披着袈裟。有的拉着夷琴。當那小巧的弓擦過絃的時候，就發出丁丁玲玲的聲音，雖然很低，但細細聽來，却也悠揚動人。別一個和尙便低聲和着唱起來：

香的金樹花，

獻在龕桌上，

青眼啊女郎；

插在您的髻上。

我爲您顛倒，

我心中思想，

想同你去，

同你在一個地方，

我倆的愛情，

是內心的結合呀！

不是空口的欺誑，

啊，可愛的女郎。

夷人的歌聲總是柔和的、甜靜的、歡樂的、令人聽了迷迷糊糊地像入了夢境。熱帶的白天是橫暴的，可厭的，但是熱帶的夜是美麗的，可愛的。

「當黃昏從天空裏降落下，

大地全休息，空氣裏全是愛，

怡快，不夠光亮，却更加深遠，

一道紗覆蓋了這睡眠世界。」

九龍王府之宴

「……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

……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盃。……」古詩：隴西行

「千鐘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煞人。」李白

車里的漢人稱宣慰使爲九龍王，有一天這位王爺在府裏歡宴我們，下午我們乘馬由縣府出發，順着大道南行。這一條路平坦寬直，比得上國內最好的公路。路上的行人稀少，可以任我們策馬馳騁。一直跑到流沙河邊才停下來。渡船已經在等着，一會兒人馬就全渡到彼岸。再走一二里到宣慰街。這裏並沒有店舖，祇有幾座茅棚。一個棚裏有兩個婦人擺着小食攤，出賣蜜餞、山楂、楊梅、香蕉和涼米蝦。此外冷清清地看不到一個人影。從街頭走上一個

短短的坡，坡頂有一幢紅屋——夷人的議事廳，在議事廳後面向右轉一個灣便到王府了。

王府分爲兩部，中間隔着幾丈寬的場子。大屋子宣慰自己住着，小屋子讓給了他的九弟。屋子是長方形，有十幾丈長，三四丈寬。屋頂、牆壁、樓板都是木頭造成的，這和平民用竹爲建築材料很不相同。房子建築得很簡單拙劣，也沒有雕刻、油漆，和一切其他的裝飾。樓下不住人，排着一百單八根柱子。這也是擺夷向外來人誇耀的資料。樓上隔成兩部，前面是辦公室兼會客室，後面是幾間臥房。會客室沒有窗子，裏面的光線非常黯淡，時時都像黃昏。屋的一端有一張很大的煙鋪，也就是宣慰使接見臣民的寶座。床前有一張方桌和幾隻木椅。桌上擺着一座鐘和幾個玻璃器具。床旁還有兩張武器架，胡亂地插些鐵鎗與緬刀。牆上零亂地貼着主席廳長們賜他的玉照。來訪他的人的名片，和一些彩色的廣告畫。屋外面有一條走廊，和一圈欄干，伏在上面，可以眺望遠近的風景。

從樓上放眼一看，四圍全是連綿不斷的高山，牠們似乎把世界束得很小，宣慰府便是這小世界裏的唯一中心。這時落日已橫在西方的山頂，新月早升上東邊的樹梢。這兩個光體把天空塗成美麗的畫面，下面是一片綠色的海，在夕陽的微光裏，牠逐漸變成藍色和灰色。流沙河從西南，瀾滄江從正北，蜿蜒地走到宣慰府下，緊緊地擁抱起來。晚潮衝在亂石上，發出雷似的怒吼。從隱在樹林中的寨子裏，飄出片片的輕煙。暮靄沉沉中，山上、水邊、田間、傳來隱隱的歌聲，哥兒姐兒們都緩緩歸家了。這個景象確是幽靜，美麗而雄渾。曾有打油詩詠之曰：

陌上清歌遊女歸，昏鴉點點帶霞飛；
千山綠樹迎新月，一片江湖送落暉。

現任宣慰使姓刀名棟樑，已經年近知命。身體很短很瘦，沒有肉和血色的臉，微凹的雙



宣慰使及其家屬

王妃

目，萎靡的神情，一看便知是個無用的糊塗傢伙。他喜歡穿漢人的短褂和大管褲，總愛拖着一雙拖鞋，即使在出門會客的時候。他的聲音重濁粗壯，好像隨時都在發怒而咆哮。

王后

他的雅片煙癮很大，差不多整日地躺在煙舖上。有時癮過足了，便拖着一雙無力的腿，睜着無神的眼到街上溜躑一會。對於一切事情他都漠不關心，或許他是老莊的信徒，要無爲而治罷！

二公主

九龍王

他有一位妃子和一個妾。王妃是六順土司的姐姐，團團的臉，胖胖的身軀，很像是位福太太的樣子。而且說得一口漂亮的雲南話。妾已經有三十多歲。老實說，一點也不算漂亮。

宣慰沒有兒子，祇有三個女兒，都已出嫁了。二小姐因爲不慣婆家的冷清的生活，長期留在宣慰府裏。她是車里頂有名的美人，論模樣兒，品格兒，都和金瓶梅中的孟月樓相似。長挑身材，雪白的皮膚，鷄蛋臉兒，鼻子上有幾粒細麻子，一條水蛇似的腰，也不知迷住了

多少年輕的男子。他站在通寢室的廊口，把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射向我們。我們久聞這位豔麗風流的公主的大名，便走過去拜見拜見，我們對她說了許多話，她總是故意地微笑着搖頭說：「莫何呢（不懂呢）」。「笑時左頰上顯出一個淺淺的酒渦。縣政府的一位職員悄悄地和我們開玩笑道：「喂！這位小姐是不輕易放過漂亮的青年人的，她又在對你們擺迷魂陣了。你們要當心呀！」

六點多鐘開始入席。作陪的有縣政府科長，宣慰的九弟，和他的丞相召景哈。這時屋內已經昏黑，才送來兩盞煤油燈。碗碟都是從縣政府借來的，廚師也是臨時雇的漢人。菜不算豐富，沒有珍奇的材料，也沒有特殊的口味。上過二三道菜後，從屋裏走出一隊七八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打扮得很整齊，上衣全是白色，下面是墨綠的桶裙，髻上插滿鮮花。領隊的一個，年紀稍長，臉也生得俊俏。她是宣慰使的乾女兒，名叫能不董瑪。她領着這些女孩子走到席上，嬌聲細氣地說道：「今天貴賓光臨，我們沒有好菜款待，非常抱歉，敬請諸位官長賞個面子。多喝兩杯淡酒罷！」翻譯官把這番話譯過後，便走出兩個女孩子，一個提着酒壺，一個捧着木盤，上面有兩隻小杯。能不董瑪把杯子斟滿了，舉起一杯送到首席面前，請喝乾牠。照夷人的古禮，她應當跪下，用雙手捧着杯子，送給客人，但我們自覺無福消受，告訴他們把拜跪的禮節免掉了。首席是老廖，他再三謙遜着不敢當，並且一定要借花獻佛，先敬小姐。兩下客氣了半天，最後對飲一杯。能不董瑪退下去敬別的客人，她後面的姑娘便接上來勸酒，老廖推辭不肯喝，這位姑娘道：「我們雖沒有能不董瑪漂亮，但是我們的敬意是一樣地誠懇，官長就不肯賞一點面子嗎？」老廖不好意思，只得一口喝光。她們就這樣依

次向我們敬酒，我們和她們或者同飲半杯，或者同飲一口，完全看她們的容貌和勸酒的本領如何了。這些姑娘從小就有訓練，喝了十杯八杯，仍然若無其事。我們之中有人已臉紅頭暈了。她們還是輪流地來勸，我左邊的老朱堅持不肯再喝。她們就毫不客氣，一擁而上，幾個人抱緊他的兩手，一個姑娘捏住他的鼻子，能不董瑪把酒硬向嘴裏灌下。潑得他渾身淋漓，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直到後來我們都已半醺，不能再勝酒力，她們才退了回去。我們送她們每人銀幣二元的見面禮。



宣慰街的兩位名位姑娘
能蘇利達

席上全靠縣政府的覃科長張羅。宣慰使一言不發，祇默默地獨自大啖。有時把腳蹺到椅子上，有時大聲叱罵那些僕人。召景衣哈也像木頭人一樣，問他兩句才回答一句，倒是他的九弟——一個煙鬼和色鬼——談鋒很健，談話也流利。不時還流出些「三民主義」，「平等」，「自由」之類的新名辭來。

晚間閒着無聊，有人來邀我們約騷。我們就跟着去了。宣慰府附近有二位漂亮的姑娘，一位叫衣香，一叫能蘇利達。老廖老李等去訪衣香，老徐老朱和我便找到能蘇利達的家裏。她已經睡下了，又被我們

吵起來，帶着惺忪的媚眼招待我們。她的五官生得很勻稱，皮色微覺黑了一點，身上的肌肉很發達，但並不癡肥。對我們故意做出許多嬌羞的樣子，那種造作的態度，反而顯出她是位情場的老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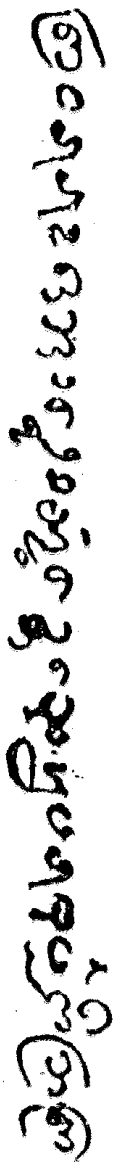
民主乎？專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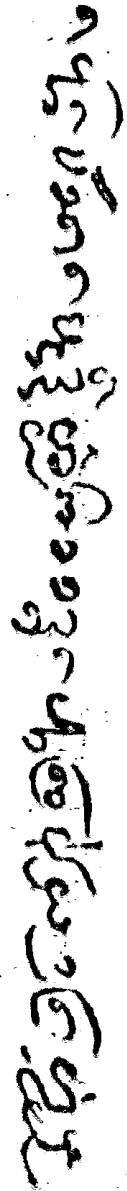
「元始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的，後來利害的衝突愈劇烈，政治的性質愈複雜，才變成少數人的專斷。」王相齡，中國通史

許多人類學家認為初民部族的政治組織是非常民主的，有些人又以爲初民的酋長是極端橫暴的領袖，其實在大多數初民部族之中這兩種情形都不存在的。酋長普通是專斷的，不過有時人民的意思也受到尊重，甚至還有代表民意的有力的組織。但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勉強可以稱之爲原始民主制度。水擺夷的政治組織就是屬於這一範疇的。

讓我們先看一看他們的中央組織。

十二版納的最高行政領袖是車里宣慰使。這官職還是元初封的，一直沿用到現在。他的夷文的尊號是：





普譯是：

「執襪而臘而拉夾呵雅松烈卸他巴臘麻波必
他拉執兵召片領賀罕翁兵執又嚮卡拉夢。」

要逐字意譯成漢文是很困難的。我曾經請教過許多人，總是敬謝不敏。據說都是些頌揚誇大之詞，大概和皇帝的尊號用「聖文神武……」等字一樣罷。這樣長的名字當然不是人人都記得，而且平常稱呼起來也太費力。所以人民簡稱他爲「召片領」或「召法」。「召」是主人，「法」是天，「領」是地，意即「天下之主」或「地上之主」。好一個浮誇的稱號！在理論上和名義上他是水擺夷中最尊貴的人，十二版納的最高統治者和命運的主宰者。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可以指揮和任免各猛土司和大小官吏。不過實際上他的權力却有限得很。他的命令要先經議事廳通過，而且沒有幾猛土司肯確實地奉行。尤其許多強大的土司，不但不服從命令，還常稱兵反叛。甚至攻入禁城來燒殺搶掠。舊宣慰府據說就是給猛棒土司放火燒掉的，從那些斷牆殘壁上，還可以想像到當日是怎樣地堂皇富麗。有時人民也能判決宣慰使的命運。假使他施政乖張，或者剝削過度，人民便揭竿而起，把他驅逐出境，甚或殺掉。這一點和中國三代時的情形很相似，例如周厲王用榮夷公收括，衛君親楚，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結果人民起來暴動，他們被放逐而死。

伙。從他那雙鼠眼和一張癡嘴上，可以看出他滿肚子是鬼祟的心思。而且他愛錢似命，往往爲小利不管大計，曾受過縣政府監禁的處罰，在他治理之下，夷人的生活難有改進的希望。

其次的四位重要官吏，一是叭竜稿（*ဝဲလုံကော့*）。幫助召景哈處理一切政務

，可以說是副丞相。二是叭竜發號

ဝဲလုံဖော့

。管理軍旅之事，相當於軍政部

長。三是叭竜懷郎

ဝဲလုံလွေလံ

。掌握財政，相當於財政部長。四是叭竜怕沙

ဝဲလုံပဲဆာ

。處理雜務，可以說是內政部長。有一位夷人告訴我，他們的權限

並不如此分明的。叭竜懷郎也可以管理軍務，叭竜發號也可以處理內政，並且舉出了事實作證明。當地的漢人稱這四位爲四大頭人，因爲「叭」是一頭人，「竜」是一「大」的意思，但是也有人另外有種說法。他們以召景哈、叭竜稿、叭竜發號、叭竜懷郎爲四大頭人。叭竜怕沙僅主召集頭人開會，職權很小，不算在四大頭人之列的。四大頭人是流官，不過是終身職。他們死後，別人也有繼任的希望。

四大頭人除了處理中央政務外，還兼任各猛土司的駐京代表。（雖然實際上並沒有這個



宣 慰 使 及 其 大 臣

名稱）。每一個大頭人各和一猛或幾猛的土司密切聯絡。頭人供給土司中央的消息和政治的新設施。土司有事要和中央商量時，也由這位頭人代勞。有時土司來朝覲宣慰，總先拜會這位大頭人，把一切細目商量好了，再由他引見。當然土司每年要送他一份厚禮的。

四大頭人之下又有所謂八大頭人，也各有專司。一是叭竜召戛

（宣慰使）

（其姪刀世興

（*ᠠᠨᠠᠨᠠᠨᠠᠨᠠᠨᠠᠨ*）。

（召景哈）

徵收街捐。二是叭竜長

（*ᠠᠨᠠᠨᠠᠨᠠᠨᠠᠨᠠᠨ*），即象奴也。專照料

宣慰的騎象。平時象總是放到山中，讓牠

自覓食料。逢到盛會宣慰要騎的時候，他便去山止把象喚回。宣慰坐在鞍子上後，他也跨上象頭，指揮牠的進退。三是叭竜那賀 (*おんが*)，掌管宣慰儀仗中鐵鎗，從前

鐵鎗是很重要的武器，所以他也是重要的大頭人。四是叭竜謝養 (*おんが*)，

大概是管理宣慰的私田 (猛宋塲) 的。五是叭竜乃麻 (*おんが*)，照料宣慰

的馬匹。六是叭竜那編 (*おんが*)，執掌宣慰儀仗中一對跳舞時用的孔雀尾巴。

七是叭竜謝郎 (*おんが*)，宣慰赴盛會時，他招集姑娘們排隊，走在宣慰的前

面。八是叭竜那花 (*おんが*)，作戰時他率領軍隊，可以說是陸軍總司令，另

外還有一位地位較低的武官，是他的副貳。

有一點重要的事實在這裏要順提一下，就是宣慰屬下雖然有幾位管軍旅之事的大頭人，

但是沒有正式的軍隊。宣慰的少數衛兵，祇能在集會時背着刀槍，替宣慰壯壯威儀而已。在理論上他們也實行徵兵制度，一旦發生戰爭時，每寨須照規定出兵若干，被徵的人帶着自己的武器和服裝來入伍。軍人也沒有餉，甚至每天的食物也要家裏人送去的。

然而在從前的時候他們似乎有過像樣的軍隊。雲南通志上說，「每三人或五人充軍一名，正軍謂之昔刺，猶中國言壯士也。昔刺持兵器，餘則負荷以供餉需……師行軍在前，會長在中，供餉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紊。」並且還有象陣。「倚象爲聲勢，每戰則用繩索自縛於象上，悍而無謀。」（雲南通志），明史沐英傳上也有這樣的記載。「……戰象百餘頭……人象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

八大頭人之下還有十六個小頭人，管些細微瑣碎的事。例如宣慰的碗蓋專有一個頭人保管，宣慰的樂器也專有一個頭人管理的。

此外還有二個地位較低但很重要的頭人。一是波曼，可以說是交際科長或招待所主任，專門接待和指導外來的旅客。另一位是叭欠，是他們的太史公，秉筆記錄每年所發生的大事，藏之宣慰府中。這種史籍一般平民是不能看到的，因為看過這書就能有治國的本領，據他們說。

然而最使人感到興趣和最易被人誤會的組織是司廊，漢人稱爲議事廳。議事廳不是由民衆選出的議員組成的，民衆的意見自然無人代表他們提出。司廊的議員就是召景哈和各大頭人，召景哈兼任議長。以行政官兼議員，這是和近代的民主制度根本不同的地方。

司廊不是諮詢機關——如我們的參政會，也不僅是一個立法機關——如英國的國會。牠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力。牠審議宣慰交下的議案，討論議員的提議。它也製定新法律，變更稅制和稅率，表決對外族的和戰。至於政治的新設施，官吏的任免，也是先經議事廳議決，呈請宣慰審閱後，仍交由議事廳去執行。人民之間發生的一切糾葛，可以向議事廳控訴，各猛的議事廳所不能解決的事，也可以請司廊解決，議員們議定辦法後，由召景哈去報告宣慰，經宣慰核准後，就生效力。如果宣慰認為不妥，可以發還到議事廳來復議。

理論上司廊的權力是如此之大，事實上却不盡然。有時宣慰頒佈新命並不先徵求司廊的同意，就是人民訴訟也寧願到縣政府來，不肯驚動司廊的。所以議員們都清閒得很。

議事廳建築在宣慰使府邸的附近。是一座四五丈見方的房子。牆是紅磚砌的，祇有半截。上半像是開了一圈窗子，所以屋中亮得很。屋頂呈人字形，用紅色緬瓦蓋成。屋中央有一塊高出地面約一尺的台子，上面鋪着竹蓆，四周圍着木欄，這便是議長和議員席了。

地方的政治組織以猛為單位。猛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土司。（有些小猛如猛寬等沒有土司，以大叭為最高長官。）某猛的土司便稱為召猛某，例如猛籠的土司就叫召猛籠，猛罕（即橄欖壩）的土司就叫召猛罕。意即猛籠的主人或猛罕的主人。顧名思義，就可想見他在一猛的地位和權力了。土司是世襲的，爭位的糾紛也常發生。

土司的副貳叫做召剛，漢人稱為二官。如果說土司相當於縣長，召剛便是縣佐了。召剛在名義上雖是土司的助手和代表。但是他的權力却極有限的。

土司召剛之下，最大的頭人是叭竜把沙，漢人呼爲總叭，總理一切行政事務，倒很有點實權。其下有幾位叭竜、大叭），是他的助理。

一猛又分爲數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個大叭，管理幾個小寨或一個很大的寨子，相當於區長。每一個寨子又有一位叭缸或叭少缸或叭臥，漢人稱爲老叭。大概是鄉長。老叭下面，有賢或鮮（漢人呼爲老賢或老乍）。可以說是保甲長了。此外還有一位最小的頭人，叫做波曼。專門招待外賓。

每猛也有一個類似司廊的機關，稱爲灌（猛議事廳）。但是比較地更富於民主精神，因爲牠是由民衆選出的代表組成的。爲便於說明起見，試以橄欖嶼的灌爲例。整個橄欖嶼分爲五區，每區稱爲一甲馬。其中有一甲馬直隸於土司，由叭竜把沙兼理該地的政務，他的助手有叭缸和與叭松襪，他們都是灌的當然議員。其餘的四甲馬每甲馬選出一位總代表，稱爲召呵嗎，傳達該甲馬的人民的意見。他下面有三個助手，一曰叭站喊，是召呵嗎的發言人。一曰緬先生，是召呵嗎的祕書。一曰波曼，幫助召呵嗎處理雜務。這些議員們長期駐在城裏（卽土司所在的寨子裏）。

灌和土司的關係就同司廊與宣慰使一樣。

在這裏讓我們談一談他們的政費的收支情形。中央收入的來源最重要的是門戶捐，每年每戶納捐現金八角，全十二版納約有三萬六千戶，全部收入不過二萬九千元左右，但實收恐怕僅達半數，因爲許多土司都扣下不解繳中央的。此外人民還要繳納稻子若干，確實數量我

已忘掉了。還有一項重要的收入是車里大角渡的渡江捐，這筆款約近萬元，但要和縣政府平分的。

中央的收入雖少，牠的支出也少。他們沒有軍隊，學校……因此軍費，教育費等等都可以省掉。行政費祇是官吏的薪金而已。每年的收入分成六份，照官階的高低平均分配。大概宣慰取二份，召景哈一份，四大頭人一份，八大頭人一份，其餘的頭人合分一份。許多地位卑下的小頭人往往分不到現金，就以寶物（稻）代替。

地方財政的收入情形大致和中央一樣。

最後我們順便說一說官吏的任免。擺夷的官吏，地位愈高的愈不易更動。一般較小的頭人，差不多每年都要更換。將到關門節的時候，各猛的灌便把明年該猛應升應黜的頭人一一通過，呈請土司過目。然後再開一張名單，交給土司派去朝賀宣慰的專使——普通以總叭充任——帶往車里。在關門的這一天，司廊開會通過各猛頭人的名單。當天晚上，召景哈率領這些專使朝謁宣慰，各專使捧着名單，依次跪到宣慰面前，請求宣慰審閱，宣慰接過名單，看過後又遞還給他。名單上的頭人，宣慰大概不更改的。

如果大頭人的職位出缺，要另補一個，就不這樣簡單順利了，一則宣慰和議員們各有私心，二則逐鹿者多，競爭劇烈。例如今年叭竜把沙死了，關門的時候，爲了繼任者的人選問題，開了三整天的會，才得到最後的決定。

初民的政治並不如理想那樣廉潔。賄賂和貪污幾乎是公開的，出賣官職也是常有的事。

。岩拿——一個宣慰府附近的夷人——告訴我，一個想做頭人的人，先要情人疏通，送宣慰一筆錢，才有通過的希望。老賢老年的位置大概要八元，老叻十六元，大叻三十二元，其他官職，可以類推。貧窮的小民，要想做到大頭人，希望自然很微了。

美麗的旅程

「路上舖滿了鈴形的花和雛菊，像日光蘭的奇異，給人美的感覺。」雪萊
「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蘇軾
從車里到佛海，一路上風景的優美，要算全部旅程中之冠了。

清早從車里出發，沿大道西行。道旁的植物很茂盛。討厭的民國草差不多把這條新闢的公路蓋滿了。無數的蝴蝶在空中飛舞。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這麼美麗的蝴蝶。雪白的，漆黑的，嫩黃的，五色斑斕的。她們身上有着人類語言無法表達的美麗的顏色，和巧妙的配合。她們有的和銅錢一般小，有的比碗口還大。一路跟着我們，在我們頂上盤旋，好像我們身上有太多的香和蜜。有時她們從空中輕輕地落下，憩在我們髮上，肩上，或者馬耳上，馬鬃上擦了擦纖長的觸鬚，揉了揉柔嫩的細腿，輕搖兩下豔麗的翅膀，又飄然飛開去了。

大約走了十里，路左有一條小徑通到蠻董寨。萬綠叢中，露出佛寺的紅瓦和金碧輝煌的塔尖，一片春米聲中夾着犬吠鷄啼。真是「人間隨處有桃源。」何必一定到武陵去避世呢！再走一二里，涉一小河到夏董街。街上祇有幾座空着的茅棚。右邊是蠻東寨，有十來戶水擺

夷和漢擺夷。左邊是水流混濁的流沙河，河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寨子叫戛帶。可惜河上的大竹橋已經折斷，渡船今早又划到宣慰街去了，我們無法過去觀光，祇好在江邊徘徊。江中有許

多女子在洗澡，雪肌玉膚，引得大家直着眼睛呆望。我忽然想起了西遊記，裏面曾提到女兒國，流沙河和女妖裸浴，同這裏的情景有點彷彿。不知道是吳承恩的想像偶然相合呢，還是他曾看過或聽過關於這裏的記載或傳說。

車里由戛董沿着流沙河走，不久便進到亂山之中。坡佛子一點也不陡，祇是路愈過愈狹，路上的碎石愈過愈多。山上長滿了青綠的竹子，高得同大樹一樣，但是非常瘦弱，弱得不能支持自己的體重，在空中不斷地搖曳，好像從前的深閨弱質，輕移蓮步，在花園裏顛巍巍地散步。密接的枝葉差不多把陽光全遮住了，雖然太陽已走到正中，我們並不感到一點熱氣。流沙河的河床愈過愈高，水流也變得更急。水從細砂亂石中濾過，顯得非常清碧。有時沖到大石上，訇然發出一聲狂吼，水花像噴泉似的射到空中。有時河床突然降



低水。落下來，成一道小瀑布，河旁是茂密的森林，林裏藏着無數的猴子，牠們常常從樹上跳到河中的大石塊上，對着水花跳着叫着。或者把手伸到水裏，掬起水來向岸上亂潑。或者端坐在石上，把脚浸到水裏，吱吱咕咕地在談天。我們故意怪叫一聲，牠們突然受了一驚，嚇得直跳起來。睜着大眼向左右一望，再一縱身上了樹，轉眼就不見了。頭頂上偶而落下一陣婉轉的鳥鳴，因為枝葉遮住了，我們看不見是什麼鳥。牠的音調是這樣地甜蜜，明快，繁富。令人覺得那，

「不是鳥，是一個看不見的東西，

一個聲音，一個神祕。」

巖石上生着綠色的苔和地衣，像披上很厚的絨毯。石縫裏長着青草，白色的蘭花，和粉紅的龍膽。地上也是一片綠色，從綠草裏伸出雛菊和各色濃豔的山花。還有矮小的灌木，如杜鵑，薔薇，金絲桃……枝上綴着繁多的白色，黃色和紅色的花朵。牠們發出各種動人的奇香，和着芳草的嫩葉的清香，使空氣裏裝着很濃厚的香的氣息。連偷香成癖的蜂蝶也醉倒在太多的香氣裏。

有時聽到嬌柔的歌聲和銀鈴似的笑聲。三五個擺夷姑娘挑着東西，踏歌而來。一看到我們，她們立刻停住歌聲，閃到路旁，睜着充滿驚奇的發亮的大眼望着我們。我們便勒住馬，搜索腸中的夷話，向她們挑逗：

「因當拜丁奈（這條大路通那裏）？」

「恨蘇山丁奈（你家在那裏）？」

「蘇個利當哩（你真漂亮呢！）」

直到我們所會說的夷話全說完，引得她們嗤的笑了。我們才策馬前進。

這一晚停宿在兵房。這裏並沒有村落，祇是在山坡上公家造了一所口字形的茅屋，供旅人憩宿，有一個老頭兒在看守。坡底有一條小溪，水極清潔。四周全是高山，和極茂密的樹林。據說林裏藏着少數散匪。因為心懷着戒心，夜裏常常驚醒，只聽得滿山的樹木都在呼嘯，合成了一道可怕的猛烈的音浪。還聽得各種野獸的叫聲，其中有快樂的歡呼，垂死的哀鳴，和狂怒的咆哮。

第二日天剛亮就動身。一路上森林逐漸稀少，代之以一片片廣漠的草原。草地上有一兩隻金碧輝煌的孔雀悠閒地走着。牠見了我們並不害怕，祇抬起頭來望了一眼，又矜驕地踱來踱去。好像一個美麗的貴婦人，穿着華貴的新裝，目無旁人地在大沙龍裏漫步。在她的光輝裏別人都萎縮了。我們不願侵犯牠的尊嚴，就悄悄地走過去。約走二十里到車佛交界處，從這裏有新築的公路通到佛海城。再走七八里到蠻槽。

蠻槽祇有十幾戶人家，全是回教徒。據他們說，他們的先世是賓川人，同治年間大理回子杜文秀倡亂，回人漢人互相殺戮得很慘。他們便逃到這個桃源裏來避亂，於今已有六七十一年了。他們還沒有獲得田地，主要的職業是經營茶葉，雜貨和做布鞋。他們似乎很瞧不起擺

夷，因為他們族中的男子可以娶擺夷姑娘，但是他們的姑娘決不能嫁夷人。

從蠻蠻到佛海只有十二三里，走過流沙河上的大木橋。我們就用力打馬，讓它一口氣奔到佛海城裏。

茶的都市——佛海

「從人類文化快樂的觀點看來，我想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件發明比吸煙，飲酒，喝茶的發明更有意義，更重要，和對於閒暇，友誼，交際，談心的享受上有更直接的貢獻了。」林語堂

「普洱茶，香氣馥郁，飲之清心肺。」

佛海是一個素不知名的新興都市，像一股泉水突然從地下冒了出來。牠的出生雖不久，但是發育得很快。現在每年的出口貨物約值現金百餘萬元，在這一點上夠算得上是雲南的一二流大商埠了。

假如我們可以僭妄地把車里比作十二版納的南京，那麼佛海便是夷區的上海，不過牠沒有上海的一切繁華和享受，就是萬分之一也沒有。牠是一個暴發戶，一個土財主，牠的巨大的財富藏在那襤褸的衣服下面。佛海城裏只有一條短短的街道，不到半里長的光景。店舖比車里稍多，貨物也比較齊全，可是不及車里的街道整潔。街中有不少的茅棚，平時不見一個人，冷清清地像六月的鄉村。街頭街尾散佈着幾所高大堅實的房屋，裏面的主人掌握着佛海



的命運，這些便是佛海繁榮的基礎——茶莊。

從前十二版納出產的茶葉先運到思茅普洱，製成緊茶，所以稱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經大理來普洱購買。民國七年雲和祥在佛海開始製造緊茶，經緬甸印度直接運到西藏邊界葛倫舖賣給藏人，賺到很大的利益。商人聞風而來，許多茶莊先後成立。現在佛海約有大小茶號十餘家。最大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設有分號，把茶葉接運到西藏銷售。較小的商號聯合起來，推選兩個人負責把茶葉運到緬甸的景棟，再經仰光到印度，賣給印度商人，由他們轉銷西藏。

海 佛 的 期 街

每年茶葉的輸出額為六千至七千擔，約值百餘萬元，但是化在緬印境內的運費就去了四十萬元（銀幣）左右。

製茶的方法是先採下青葉，用沸水煮泡，並在當天晚上炒揉。炒法將鍋燒熱，火不可過大，把葉子約四五斤倒入鍋內，用竹鏟反復拌攪，葉則漸漸萎縮，約經十分鐘即取出，加以搓揉。次日用大竹篩曬乾，不時翻播。待完全乾燥，然後壓成緊茶。

因為採茶時期的不同，有春茶，二水茶，穀花茶等分別。

(一) 春茶

——夷名「拿質必」，即歲首茶之意，泰人以六月（國歷四月）為歲首，春茶又分三種。

(甲) 頭撥

春茶——清明前後數日所採，均為毛尖茶之上品。

(乙) 二撥

春茶——續頭撥春茶之後，採期約十餘日，葉質較厚，味較濃。



茶 磚 與 茶 團



茶 歌

(丙)春尾茶——續二撥茶之後，採期約半月，葉更較厚較大，製後爲黑黃色。

(二)二水茶——爲春茶採完後，停止一月而後發生之嫩葉，其中只分粗細二種。細茶與二撥春茶相伯仲；粗茶則帶黃色，梗較硬，質味亦次。粗茶之價值，則與春尾茶等。採茶期爲國歷六月初至七月底，可採兩個月。

(三)穀水茶——爲二水茶採後又經一月之久而發出之新葉，因此時適值穀開花時期故名。其時爲九月至十月尾。又分爲：

(甲)白尖——白尖採下時爲白色，炒青搓揉曬乾後仍爲白色。不似春尖之先白而後黑。故乾白尖甚美觀。至製元茶時非用穀花春尖提配不可。但茶味清淡並不耐熬煎。

(乙)黑白尖——爲穀花茶期採摘中間採摘者。色有黑白二種故名。

(丙)粗茶——爲穀花茶之尾撥茶，亦即全年產茶期之尾茶，色帶黃黑，味較淡薄。

故採期自四月初至四月尾止爲春茶，採期自六月至七月爲二水茶，自九月至十月爲穀花茶。——(李拂一，佛海之茶業)。

十二版納的茶葉的最大主顧是西藏人，市場是佛海。還有一部份銷售內地的，仍舊先集中到思茅普洱，再運往昆明。最好的普洱茶產在悠樂山，以前專進貢皇室的。我們曾買到一點，色香味都臻上品。天下沒有多少浪得虛名的東西。

除茶葉外，佛海還有一種重要的輸出品是樟腦。樟腦樹野生在山坡上。每年冬季，人民在樟腦樹林中搭一臨時草棚，製樟腦者宿於棚中。在棚前地上掘一坑，上置土鍋，再加上一

木製蒸桶。桶的四周塗了很厚的一層牛糞。土鍋中加滿了水，把採下的樟腦葉放入。蒸桶上再安一鐵鍋，鍋內盛滿冷水。在坑中生火，葉中的樟腦成分化爲蒸氣上升，觸到鐵鍋的冷底時就凝成白色結晶附着其上。鐵鍋中水的溫度太高時即換冷水。換三次水後，取下鐵鍋，收集樟腦。每次僅得四五兩。每天可收集四五次。每年的產量約一萬餘斤（每斤合四十四兩）。從佛海運銷到印緬。

佛海雖是一個土財主，但現在逐漸摩登化了。一個大佛海的計劃已在幾個領袖人物的腦中孕育起來，而且逐步付諸實現。他們把街道舖上了柏油。在街頭正開始建築新式的醫院和中學校舍，圖書館和電燈廠的籌備也很積極。……我們在這裏遙祝他們的計劃早日完成。

佛海也有些思想開明，見解通達，和富有進取精神的人物。現在土司刀良臣就是其中的一個。據說猛海土司是土司中地位最低的，他謁見宣慰，要膝行而前。可是刀良臣氏無論在能力或智慧上都高於其他的土司們。他的漢話說得很流利，並且把子女送入學校讀漢書。他組織了茶葉公司，試種着油桐樹。他的生活上的享受也已經摩登化，平日穿西裝，喝咖啡牛奶，吃糖果餅乾。在舊土司府附近另造了一幢小洋樓，屋外還有一方網球場，沒事的時候找幾個漢人來打打網球或羽毛球。

猛混代辦刀棟材也是位很優秀的夷人。他是十二版納最有名的學者，夷文的造詣極深，還識得幾漢個字。他的頭腦很清楚，辦事也熱心。以前曾助車里縣長熱烈辦理築路積穀諸政，引起夷人的反感，被咒爲夷奸。

猛板士司刀棟柏是個留學生，曾在緬甸受過中學教育，因此不但懂得緬文，還會說幾句英語。他曾不顧堅強的迷信和人民的反感，娶了一位頂真的姑娘。這點勇氣，也很可欽佩。

然而佛海의羣龍之首還是要推茶商李拂一君。他雖是那位邊地英雄柯樹勳的女婿。可是他少年時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得到什麼遺產，完全憑自製己優秀的頭腦，不斷的學習，和勤懇地工作，他獲得了豐富的常識，並且掙下了豐富的家產。他是邊地進步的象徵，正率領着一般漢夷進步份子從事現代化的都市的建設

佛海의瑣子不大，除了茶樹林，樟腦樹，棠梨樹林，和幾處竹林外，差不多全都開闢爲稻田。瑣子裏均勻地散佈着幾座寨子，隱在竹和樹的綠色裏。

佛海的名氣雖不及車里，但是佛海의氣候實在比車里好得多，尤其是瘴氣，遠不及車里的猖獗。佛海의海拔在一千四百公尺左右，高出車里瑣子近一千公尺。所以夏季也不很熱。夏季平均溫度約爲華氏七十六度，冬季平均溫度也有六十度，相差還不到華氏十



六度。如果和四季如春的昆明相比，從一月到九月，每月約高攝氏三度，但是自十月至十二月，每月却高攝氏四度。換句話說，佛海終年都比昆明稍暖，假如再沒有瘴氣，我們將毫不猶豫地說這裏是南方的樂園了。

美人與惡魔的頂真

「少年說，『我要採你，

草地上的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歌德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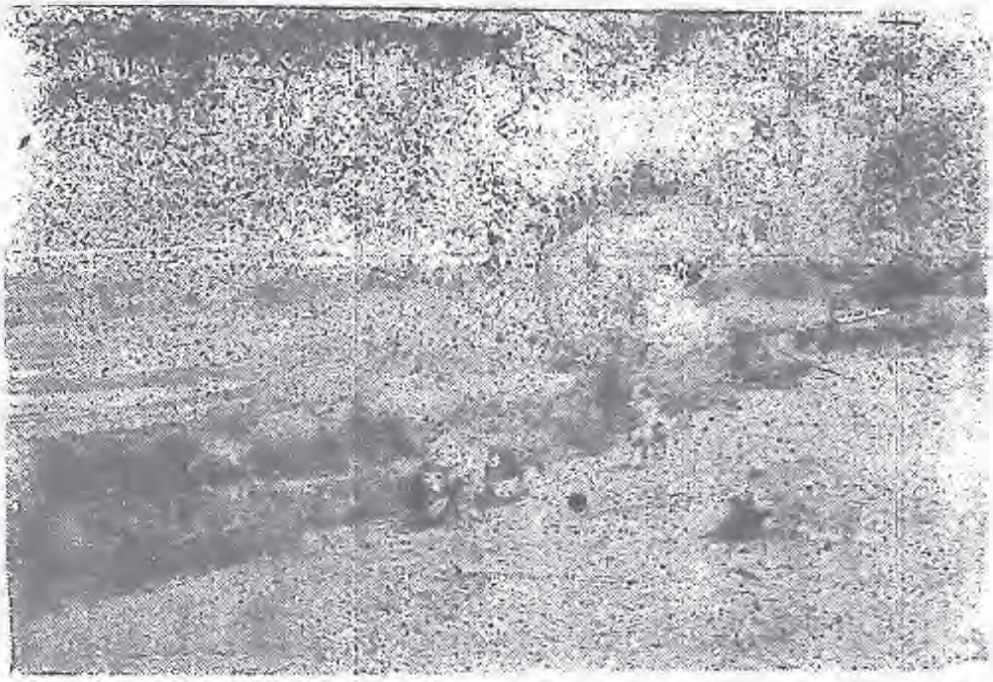
從佛海到南嶠新造了一條公路。一路祇偶有矮小的土山，沒有上坡下坡的辛苦。而且隔着不數里就有一個大寨子。走了十餘里到蠻思，我們下馬休息一會。看到一個擺夷青年從寨中出來，老徐便問他，「這裏有沒有漂亮的姑娘？」「有」，他回答，並且用手指着一所整齊的屋子，「老叭的女兒就很好看呢！」我們便到老叭家裏去拜會這位姑娘。見了老叭，劈頭就問，「你的姑娘在家嗎？請出來和我們談談。」老叭回答道，「她出去打柴了。」「什麼時候回來？」「天黑才得回來呢。」我們大為失望。但是這位老叭以為我們這些「召和（漢官）」們是專誠來訪他的小姐的，心裏很高興，一定讓我們坐在貴賓席，並且捧出香蕉煙捲來招待。我們和他閒談了一陣，最後問道，「你的姑娘嫁給我們好不好？」老叭微笑說

「不曉得呢！要姑娘自己說，姑娘的事老人不好管的。」

從蠻思過去，經過蠻混蠻烈，大約有十五里，到了一條大河的河邊。河上的大木橋還未完工，我們祇得繞道涉水而過。岸上有一座小巧的緬寺，和一個精緻的八角塔。幾個披着黃袈裟的小和尚在廟門口唱情歌。再走一里上坡路，就到柯樹勳平夷從亂的名戰場——頂真了。

頂真也叫景真，因為這裏本來也有一位土司。前幾年老土司死了，他的兒子刀顯功年紀還很輕，他的女婿便想乘機篡位。但是擁護小土司的臣民也不少，兩方明爭黑鬥，鬧個不休。縣政府便呈請省府，乘機把頂真的土司取消了。這位被廢的小土司，現在有二十二三歲。但是從那瘦小的身體，蒼白的臉色看來，至多像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除了約騷外，什麼都不懂。據說他的夫人倒很漂亮賢惠，這位白癡——外表上我們覺得他活像白癡中的主角——全靠她照應呢。

城裏還有一所省立小學校，竹牆茅頂，勉強遮蔽



風雨而已。但和附近的環境倒還調和。最近正更換校長。據說舊校長先送了新校長現洋二百的賀禮，新校長才肯接收。我們去觀光的時候，校長因公外出，兩位老師正躺着「吹洋煙」，提足精神好從事方城之戰。看見我們臉上有點發紅，接着很客氣地請我們也吹幾口，「一地的瘴氣太厲害，吹兩口洋煙可以抵抗瘴氣的。」學校裏靜悄悄地沒有一個學生，老師說這裏只上半天課，上午上課下午就放假，下午上課上午就休息。這一點很合情理，老師們跑到這種荒僻的地方來為國效勞，自然應該多有點空間，好找點消遣。而且學生們懶得很，半天課已經很夠了。聽說這些學校的經費，全靠中央的補助。中央提倡邊疆教育的苦心總算沒被辜負，邊地畢竟看到學校了。

水擺夷的姑娘以秀麗聞名，頂真更是著名的美人窩。牠在十二版納的名氣，不亞於我們的蘇杭。的確，頂真的姑娘似乎要比別處更漂亮一點。身體較苗條，皮膚較白嫩，而且都有一隻美麗的眼睛，那樣的活動，那樣的晶瑩，從長長的睫毛裏閃出一種迷人的光輝。小泉八雲曾再三贊賞東方女人的眼睛的美麗，認為非西方女子所及。就我們的感覺，這裏的姑娘的眼睛，可算是東方美的典型。在頂真我們曾拜訪過幾位有名的美人。能香剛出嫁不久。從鼻子以上都生得很美，可惜牙齒突出，把面部美破壞了。衣包約有十六七歲，是個美人胎子，不過嘴裏鑲了二棵金牙，損毀了自然的純粹的美，實在是白璧微瑕。她的態度過於輕佻放蕩，這是書獃子們很惋惜的。

和我們最熟悉的要算能洪兀姆，因為我們借住在她家裏。她是頂真二官的女兒——一位

貴族小姐（能）。她不算很美，但是她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顆玲瓏的善良的心，一種極溫柔也極端莊的態度。尤其可愛的是她的說話的聲音，清脆甜蜜，含有一種令人陶醉的成分，使和她談話的人像喝了多年的老茅台一樣地舒適。我最愛躺在螢花毯上，看她坐在對面，一隻手托着頤，一隻手弄着花，臉上堆滿微笑。靜聽她的謙虛的和不鄙俗的傾談，像聽窗外的一隻鸞啼，像聽舞台上的銀笛獨奏。她不喜歡她的同胞，却非常傾慕漢人，她願意嫁給漢人。但又不敢輕易出嫁。她對於結婚有三怕，一怕做小老婆，將來受大婦的虐待。二怕和丈夫吵嘴。三怕丈夫中途把她拋棄。所以她的芳年雖已過二十，小姑居處仍舊無郎呢。

她的老爸爸也常在我們面前誇獎他女兒的好處，說她如何能幹，如何莊重，晚上從不紡棉紗。曾經有好幾個青年來求婚，都被婉辭拒絕了。有一次他說到她有豐厚的妝奩——許多貴重的美麗的衣服。我們乘機請求開開眼界。他便欣然地從房間裏抱出一疊衣裳來。真絲的和人造絲的綢上衣，暹邏來的綠色的，紫色的桶裙。都是夷姑們心愛而買不起的好東西。

我們曾戲對能洪允姆說，「你愛我嗎？」「愛！」他羞怯地回答。「嫁給我好嗎？」她微笑着說，「讓我們多談幾次再說罷！」於今回想起來，我們很覺抱歉。我們那種頑皮的態度，也許在她芳心裏引起一點微波，而我們後來就那麼悄悄地走了。讓我們遙祝這位姑娘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罷！

這裏還有許多別的可愛的姑娘。她們都是那裏俊俏，嫵媚，和大方。見了我們一點也不畏縮，總是以甜蜜的微笑來表示歡迎；或者邀我們到她家裏小坐，用水果香煙或肥雞美酒來

款待嘉賓。

傳說頂真的姑娘是有刺的玫瑰，她爲青年人所愛慕，也爲青年人所畏懼。她有一個美麗的外貌，但也有一個惡魔的心。她豢養着一個叫着「皮撲死」的惡鬼，假如男子（或他人）冒犯了他，她便派這惡鬼侵入他的身體。於是他便神經失常，變得喜歡吃馬肉和狗肉，（狗是擺夷的圖騰，平時沒人敢吃狗肉的。）惡鬼不斷地啃嚼他的「匡」（即魂魄之意），他像生了重疾似的發高熱，說囈語，最後很痛苦地死去。所以一般青年雖然愛慕她們，但不敢接近她們。

然而佳人難再得，傾城傾國尙且不顧，區區一命，又算得什麼，猛板土司刀棟柏便抱着這樣的思想，到頂真來娶一位最美麗的姑娘。當這對新婚夫婦回到佛海的時候，人民大起恐慌，想把她驅逐回去。幸得縣長開明，力加禁止。後來日子久了，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故，大家也就忘記她的可怕。或許這位土司善於伺候夫人，始終沒有得罪過她罷。

南嶠的風流故事

「誰個男子不善鍾情？」

「誰個少女不善懷春？」

南嶠縣就是以前的五福縣，縣城在猛遮塌子裏，距景真約十里。

猛遮是十二版納的一個最大的塌子，據說東西長六十里，南北寬約四十里。可惜大部份

還是生荒。主要的原因是水利。旱季中這一大片土地沒有水灌溉，土硬得像鐵一般。到了雨季，過剩的雨水又沒法宣洩出去，低窪地方都是積潦，不能耕種，而且夷人生育不繁，人口稀少，祇有讓牠永遠荒蕪下去了。

城築在峴子中間的一座小山上。城裏約有百多戶人家，市面比車里還冷落。不過猛遮的居民家道都相當實殷，肉的消耗量是各猛之冠，街期倒很熱鬧呢，縣署和土司府都在山頂，周圍都是竹林和灌木林，景象很荒涼。半夜裏常聽到豹子在門前打架或怒吼。有時還闖到附近的人家，啣去鷄豬，咬傷人畜。



南嶠趕街時的情形

，人很狡猾。他有一個妹妹，濃眉大眼，還算漂亮。有一位長官看中了她，土司也很情願結這門親。可是這位小姐却暗中愛上了這位長官的屬下某君。某君是長白山下的人，流亡到西南來，囊空如洗，怎敢接受美人的垂青，然而他也是男子，又豈能無情？這幕愛劇，不知將來究竟如何收場。

南嶠的幾任縣長據說都很浪漫的，有一任姓王的，

還算清廉，很得人民的好評。而且詩酒風流，是邊地罕見的人才。在一個新年裏，他和夷人們一齊拋球，對一位夷姑一見鍾情。從此來往很密，終於討回來做姨太太。至今傳爲邊地的佳話。現在縣長某，生得肥頭胖臉，是個福相。但是呆頭呆腦的，見了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而他偏喜風流，愛上了一個叫做能嬌的姑娘，想和她談談愛情，再討來做妾。可惜他雖有偷香的心腸，却無竊玉的手段。蠢笨粗魯得像豬鹿一樣，夜間率領武裝兵丁闖到能嬌家中。見了這個勢派，她早嚇得躲起，她的父母也嚇得祇是叩頭求饒。縣長雖再三說明來訪的善意，她還是不敢出來，縣長無趣，祇得打道回衙。回去以後，想得一計。第二天派了一隊兵士把她搶到縣政府來。她的父母跟到縣府門前，號啕大哭，能嬌在裏面也是大哭大鬧，發誓寧死不願嫁給縣長。縣長無法，只好放她回去，她再也不敢留在家裏，終日躲在她的乾爸爸劉科長府中。劉科長久居南嶠，在邊地很有點聲望。縣長不好意思到劉家去鬧，祇得罷休，這個小喜劇也可以算是邊地的「風流佳話」罷？

聽了這段佳話，我們很想見見這位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能嬌姑娘。有一天晚上我們乘着酒興，跑到她家裏。她的父母見了我們害怕得很。我們再三地安慰解釋，他們才說能嬌躲在劉科長家裏，我們就轉到劉府，劉科長年近耳順，一把銀鬚，顯得是個慈祥正直的老者，他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非常能幹，能嬌就在這裏跟她學習縫衣做菜。我們說明來意後，劉科長笑了一笑，就喚他女兒領能嬌出來敬茶。一會兒能嬌捧出茶來。她有鴨蛋般臉龐，小巧清秀的五官，瘦削的身材，纖細的腰肢，是個林黛玉型的美人。她嬌羞地低着頭，但

是很安詳很尊敬地給每人奉上一杯茶，又退到房間裏去。那態度簡直不像夷姑，倒像是漢人家的碧玉呢。

我們在劉府坐了一會就告辭出來，南嶠的馬老師說衣金也很漂亮，拉我們去約騷，到了她家，她母親告訴我們，衣金不在家，到某家幫着造屋子去了。原來夷人的房子全用竹子和茅草造成，不能經久。每隔三年，他們就要重造新屋，先通知本寨的頭人，預定某日動工，然後把材料準備齊了。到了這天，每家各派一人來幫忙。豎柱上樑，編牆蓋頂，一座新屋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我們到了那家，樓上燈燭輝煌，主人正宴請鄉鄰。看見我們認爲是貴客臨門，大吉之兆，非常高興。臨時又殺了一隻肥鷄煮起，寢室裏尙未佈置，坐着兩桌男客，現在主人給我們在中間另擺上上席。桌子是竹篾編成的，直徑不到三市尺，高約一尺。桌上放着一碗鷄和一碗酒，大家圍桌盤膝坐在毯上，馬老師把衣金找來一同喝酒，衣金是個情竇初開的小姑娘，雪白的一張圓臉，模樣兒很討人歡喜，她和衣香衣因來向我們勸酒。我們和她們對飲了幾杯後，有點頭昏腦漲，不能再喝。她們又留了一碗酒來，我們趕忙辭謝，她們不聽，撲上來捂住鼻子直灌。流到嘴裏，才知道不是酒，是冷水。四周起了一陣鬨笑。

這時左邊桌上有一個人嗚嗚地吹起豎笛（夷名篔簹）來，其旁一人取二根筷子，手裏的一端相交成直角，舉到臉前五寸的地方，和着笛聲而唱，每唱完一節，大家就一條聲地高喊，「隨！隨！……」一個人唱完了，下面一人便接着唱起來。一位老叟用很流利的漢話告訴我們，他們所唱的都是祝賀頌揚之辭；例如誇獎柱子是如何的粗大，建築是如何地精巧，主

人將來定有大福……

我們臨走的時候，送了主人兩塊錢的賀儀。又給衣香們兩個銀幣算作見面禮。

從南嶠的宴會說到擺夷的飲食

「一個人最早的思想必然是用在關於他的飲食上」。約翰孫博士

有一天省立南嶠農場場長宴請我們。他請了十位姑娘來殷勤勸酒，可是沒有一個出色的人材，就席時主人曾聲明今天特爲我們備了一樣地道的名貴的擺夷菜。我們懷着很大的希望，預備嘗一嘗異味，最後這碗菜端上來了，也不知是什麼質料，上面蓋着一層新鮮的豬血。鮮紅的顏色，腥臭的氣味，我們再也不敢動箸。主人的美意，我們祇好辜負了。從這一碗菜上賓主們便談到夷人的飲食。

關於夷人的飲食，西南夷風土記中有這樣一節簡單扼要的記載：「蒸煮炙燂，多與中國同，亦清潔可食。酒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米，不用匙箸，以手搏而食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幾百年來，他們的飲食習慣並沒有什麼改變。

最有趣的是他們祇吃糯米飯，不吃粳米飯。每天吃飯沒有一定的頓數，也沒有一定的時間。清晨起來蒸好一鍋飯後，每人把自己的扁圓形的篾盒裝滿。出門工作時將盒子帶在身邊，坐在家中的把牠放在灶旁。什麼時候餓了，就用手抓幾把，吃下肚去。因爲夷人愛食糯米，而漢人愛吃粳米，所以邊地流行着這樣一句俏皮的頑話。

「奧密泰，金靠糯；（討夷老婆，吃糯米飯）；

「奧密和，金靠安；（討漢老婆，吃籼米飯）；

「密個莫奧，靠個莫金。（老婆討不到，飯也不吃了）。

因為氣候的關係，十二版納內不能種植小麥大麥，也沒有小米高粱。所以糯米成爲他們唯一的主要食糧。至於洋芋玉蜀黍等輔助食物，祇有少數漢人栽種。他們偶或買一點當作菜肴。

說到他們的肴菜，實在可憐。平時幾乎看不到一點菜，幾塊檳榔，一匙蜂蜜，或幾隻野生水果，就可以下一頓飯了。他們偶而也買點蔬菜或肉類，可是烹調的技術太差，又沒有好的調味品，（醬油和醋都是最近才由漢人運進去的，從牠們的名稱「南醬（醬水）」，「南醋（醋水）」上可以看出來）。放在鍋裏亂炒一陣，當然做不出有滋味的菜來。無怪他們吃到漢人的菜，要覺得三日後尚有餘味了。

在菜的質料方面，肉類以豬肉，雞肉，水牛肉爲最普通，麂，鹿，鳥等野味和魚類也偶或能嘗到。蔬菜非常缺乏，除了野生植物（如樹頭菜等）外。幾乎沒有綠色的菜，瓜豆更是罕見了。

在菜的味道方面，他們喜歡吃酸的，臭的，和辣的。讓我們在這裏寫一頁名貴的菜譜：
（一）拿煞（或叫金煞）——把牛大腸和其中的廢物一起煮熟後，倒入剝碎的生牛肉裏，加鹽，辣椒，葱等作料拌勻後食之。

(二) 巴格羅里——把猪肉切成小塊煮熟，加牛大腸中的廢物，青菜，和作料，再煮一次食之。

(三) 拿密——把煮熟的青菜密封於瓦罐中，聽其發酵，待酸味臭氣很濃時，取出曬乾，加鹽和辣椒拌勻食之。

(四) 拿臘——把竹筍裝在罐內，封緊，變酸後食之。

「以竹筍爲醋味，頗香美，惟腌酢臭惡，不可食矣」。(西南夷風土記)

(五) 煞勒——把猪肺切成小塊，在鍋中略炒後，取出加生猪血，再加冷水，放陰涼處，待其冷凝成塊狀取食之。可口。



(六) 拿波——將蟹去殼，放竹筒中搗碎，待其發臭變黑後，加鹽，辣椒等拌食之。

(七) 金屋勃——用刀背把雞肉搗鬆，加鹽和辣椒，用青菜包之，紮緊，放火上烤熟，淋油於其上食之。

(八) 丐——採取江中石上所生的一種淡水藻，製成直徑約五寸的極薄的圓餅，曬乾後收藏，食時取數張切碎，用猪油煎熟，極香脆

這一頁食譜當然沒有包括盡一切名貴的菜，但是從幾種菜中也多少看出他們的口味和他

們的廚師的作風了。

他們很愛吃數種昆蟲，最普通的有

(一) 幼蟬——用油煎或者熟食之。

(二) 竹蟲——竹中寄生着一種肥白的幼蟲，形狀像蠶，斫竹得蟲，用油煎熟，據說味如蠶蛹。

(三) 白蟻后——白蟻雖很小，但是牠們的后的腹部却特別大，普通的有三四釐長，最大的可達十釐，取來用油煎，或炒熟，或搗碎加作料拌食之。

西南夷風土記中謂，「昆蟲蚱蜢蜻蜓之類，夷人皆生啖之，云解煩熱」。他們真做到「凡有肉而無毒者皆可食」的程度了。

此外還有一種名貴的而且味道確實美的菜是雞菴菌。雞菴不僅產在夷區，雲南各地都有，牠的名氣很大，許多前人的著作中都有記載。

「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雞菌尤奇，雲南名菌曰雞塏，……」楊慎，藝林伐山

「雞菴，大者如棒，盤厚逾口磨，初色黑，鮮妙無媿」。張泓，滇南新語

「秋七月生淺草中，初舊地則如笠，漸如蓋，移晷則粉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塏」。田雯，黔書

「雞菴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

，入蔬中食，則沁肺腑，溲溺皆馥」。陳鼎，滇遊記

最有趣的是白蟻善於栽培雞從菌，雞從都是從白蟻窩上長出的。所以祇要看到雞從，挖下去一定可以找到白蟻和他們的后。關於這一點，前人也已經觀察到。

「雞從所生，下有白蟻，聚土如蜂房，又名蟻奪。……」李宗昉，黔記

米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蠟奪，所生之下，多白蠟，氣所蒸也」。田雯，黔書

除了飯和菜外，還有許多種零食，為太太小姐們所嗜好。這些零食全是用米粉做的。最普通的是

(一) 靠棚——用米粉做成薄餅，放葷油中炸蘇。香脆可食。

(二) 紫綠黍——用一種綠葉包着米粉，放在飯鍋裏蒸熟，味道像秋粳，但是多一點清香。

(三) 米蝦（夷名靠？）用米粉做成蝦仁狀，煮熟了加糖水吃。

(四) 米干（夷名靠帥）——像雲南人吃的餌餅



，食法也同。

(五)米線(夷名靠儂)——是用米粉做成的細線，食法同麵條。這是滇黔諸省很普通的食品。宣慰街的米線細而且白，頗負盛名。

夷人很愛喝酒，就是小姐們，喝上一二十杯，也毫無醉容。他們的酒是由米釀成的，酒性猛烈，但味不醇，而且沒有香氣。

十二版納雖然遍地有茶樹，可是夷人並不愛品茶。口渴了就到水罐旁舀一瓢冷水喝。有時他們把米炒枯了，加水煨開了喝，或者從一種叫做「梅晚感」的樹的莖上研下幾塊，放到瓦罐裏煨開，也有點清香味，據說喝了可以解熱毒。

他們還有三種重要的嗜好品，一是辣椒。婦人能用生青椒下飯，男子愛用生青椒下酒，使生長在江浙一帶的人見了咋舌。二是煙草，把曬乾了的煙葉切碎，用蒸軟了的「冬門」樹的葉子包成雪茄形，煙味濃烈，夷名曰雪裏登。甚至婦人和兒童都喜口啣一枝。三是檳榔，把檳榔，煙葉，石灰，兒茶，混在一處，以錫醬葉包起，放在嘴裏慢慢咀嚼。檳榔中的「阿來科林」，能刺激唾液分泌幫助消化。愛嚼檳榔的人能得到幸福，愉快，和自足的感覺，這種習慣對於身體沒有壞的影響。

漢變夷夷變漢

「擺夷是組成所謂漢族的主要份子之一」。科爾庫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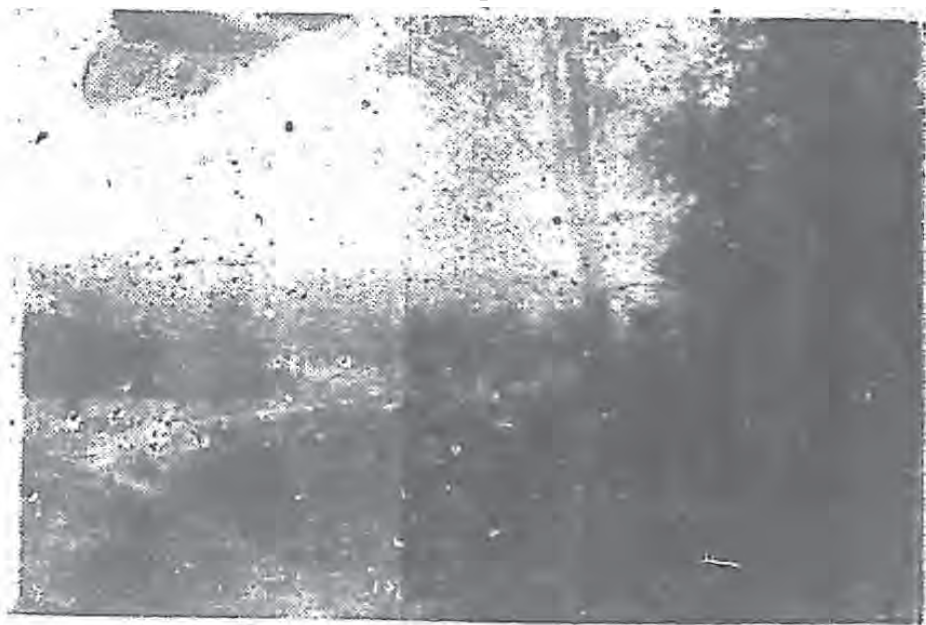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到宣慰街附近去工作，承朋友的介紹借住在一個夷人的家裏。這家位於山半的一個小寨中，環境優美而清靜。屋子是典型的擺夷的建築。矮矮的竹籬圍着一方院子，院子中央造着一座小竹樓。樓下養着一隻豬和幾隻雞，還有二張織布機，一套舂米的器具。從竹梯上樓，一進門左首是間小寢室，對面是間大寢室，房門口都掛着青布門簾。兩寢室之間是客堂兼廚房。左端是貴賓席，鋪着萱花毯，右端有一個火塘（灶），火塘附近靠門的一邊牆上有幾個竹架，裝着炊具碗盞，對面是一個小竹龕，裏面供着地瑪拉神（家神）。此外還有一張小幾桌和幾隻小竹凳。樓板是寸餘寬的竹片鋪成的，洗擦得很乾淨。屋外右首有一方曬台，堆着紗車農具盛水的土鍋……這也是夜間的廁所，排泄物落到樓下，爲家畜的食料。

主人把小寢室讓給我住。室裏有一張離樓板約半尺高的床，也掛着一頂方帳。床上的被褥枕頭，全是青布的，裏面填着斑枝花（木棉）絮，輕軟而溫暖，我白天出外工作，晚上沒事，到客室裏和主婦們談天，聽她們說故事。有月光的夜裏，便跑到曬台上，看月色和山光，聽樹上的風聲，江中的潮響，夷人的歌音。

主婦待客很殷勤，也很客氣，完全根據漢人的禮節。原來她的丈夫是個漢人，姓沈，隨柯樹勳入十二版納，曾做過一任行政委員。不幸中年棄世，遺下一兒一女。女兒生得很漂亮，已於年前嫁給一個有地位的漢人，遠去四川。兒子約有十四五歲，也很清秀。他的習慣和態度都完全擺夷化。他也不太會說漢話，看起來不像是漢人的子弟。他也不否認自己是夷人。這種情形，據擺夷的術語，他是漢變夷了。相反的情形，假如一個夷人換上漢裝，說漢話

，行漢俗，如他的姐姐和許多別的姑娘，這便是夷變漢了。

這種漢變夷，夷變漢的情形，幾千年來一直繼續着。兩族的血液混雜得很厲害。漢族中含有許多擺夷的血統，夷族中每一個人都帶有漢族的血液。甚至有許多漢人原來是純粹的夷族，許多夷人本來是純粹的漢人。今日的所謂漢族和所謂夷族並沒有體質的不同，遺傳的不同。祇有外表的不同，即言語和服裝之不同。其差異的程度也不過和廣東人與河北人的差異相等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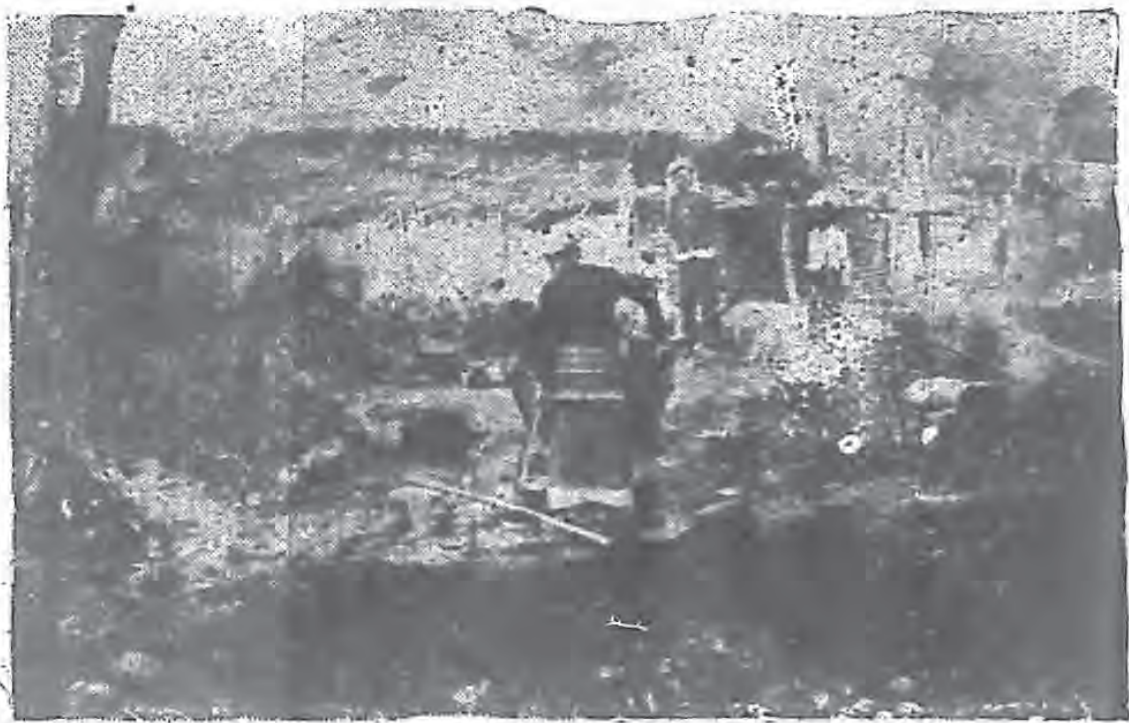
漢夷兩族關係之密切，許多外國學者也已經看到。

司各脫（George Scott）說，「擺夷與漢族之關係，似無問題，其在身體特質方面，尤為顯著」。道得認為今日的漢族中有很多哀牢夷的血統，達維斯在他的大著雲南（Yunnan, the Irrakoge of Barma and upperGanges-
the）一書中曾指出擺夷和廣東人的關係。他說，「雲南人說廣東人是擺夷，實在泰

族和華南的西部漢人是很相似的。……也許有一個時期他們曾經住在揚子江以南的區域，其中很多慢慢漢化而被漢族吸收了。秦人和廣東人體格上的相似是很顯著的，也許廣東人中有很多的秦族血統。……」科爾庫磅（Mr. Colquhoun）旅行華南後，也得一結論說。秦族

確是組成所謂漢族的主要份子之一。

這種夷夏互變的情形，不僅限於漢人與擺夷，漢族和其他種族間也是一樣。關於異族漢化的過程，達維斯有很精確的觀察。以雲南為例。「漢人遷移到這一省來有時是武力的殖民，或者政府把別省的人大批送來，有時商人或農民將全家遷居到這裏。總之，移入的人民無疑地和土著連婚，結果便產生了一種說漢話遵漢俗的混血民族，幾代以後，他們就自稱為漢人，而且極討厭別人說他們是別種民族的後裔。此外，當漢人的影響和文明向四周發展，鄰近的部落都覺得去學習漢話和採用一些漢人的



擺夷的
習慣很為方便，最後總有一天，有些人瞧不起自己的語言風俗和衣飾，而以繡做漢人為光榮。一旦他們有了這種觀念，自稱為漢人的時期就不遠了。一個漢族就這樣長成，雖然有些人身體裏實在沒有漢人的血統」。

「大部份華西各民族的男子，都受漢人的影響很深而改着漢裝了。但在婦女方面，情形又稍不同，所以從婦人的衣飾上常常可以很清楚地辨出她們

是屬於那一個部落來。

一男子改着漢服後，第二步就學習漢人的言語。幾代後，婦女也學着說漢話，自己的語言反慢慢棄置不用。一達到這一階段，不久這一部份就徹底漢化。待到婦女改穿漢裙，纏小脚，這種變化就告完成，一二代之後他便自認爲純粹的漢人，假使有人說他們不是漢人，他們就不高興了。

在雲南這種漢化的情形現在隨處可以看見，例如車里的三達人，現在多數已改穿漢服，改說漢話，一二代後就要變成純粹的漢人了。景東景谷的旱擺夷大理一帶的民家，漢化程度都很深，並且出了幾個了不起的人材，在軍政界擔任要職。就是十二版納的水擺夷也在加速地漢化之中。

一方面這些夷人陸續地加入到漢族裏，同時也有許多漢人摻雜到別族之中。貶黜的官吏，流徙的囚徒，小販和匠人。孤身流寓，往往入贅異族。他死後子女們就完全夷化了。我們的房東沈家就是一例，同樣的情形在十二版納很多，我們親自見到的就有三四家，還有些立功邊地的漢人被封爲土司，也有些用權謀篡奪了土司的職位，年深日長，他們的子孫也不曉得自己原是漢人了。滇黔土司婚禮記中謂滇黔的龍姓鳳姓等土司都是從別處貶來的漢人。六順的擺夷的土司，據說是姓王的漢人的後裔。他的祖先，原是六順土司的女婿。老土司死了，他的兒子還小，人民推他的女婿暫時代理。呈報上去，政府批准代理十年。這位代理土司偷偷地把十字加上一撇，改成代理千年。所以姓王的便永遠代理下來了。

數千年來夷漢互變的結果，漢族與其他民族血統混雜得非常之深，所以體質上簡直沒有什麼差異。中國境內的全部人民，成爲一個整個的種族——大漢族。有些人把漢族一名辭限定只指住在中原的中國人，而把居在其他區域的人分爲藏族，苗族，夷族，……等，這是不對的。中國境內並無所謂藏族苗族夷族等，祇有藏人，苗人，夷人，……所謂苗人，僑人，夷人，……等祇含有所說的言語和所住的區域不同的意思，夷人是指居在夷山的漢人，夷人是說擺夷話的漢人，苗人是說苗話的漢人。正和我們說老張是河北人，老李是廣東人一樣。

女兒國

「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

其狀品且白，裸袒無衣襦。」博物記

在沈家我聽過不少美麗的有趣的神話。最有趣而通俗的是一個叫做女兒花狗國的故事。「在很古的時候，夷族沒有一個男子，全是花容玉貌的姑娘，因此種族的繼續和性的解決便成了問題。不過天無絕人之路，在車里城西十里左右的夏董附近，地上生出一塊大青石，上面有七個男子的勢。春天到了，一切生物都在繁殖。十二版納的女子們也都趕到夏董來，解決人生最重要的問題。奇怪得很，他們回去以後都懷孕了。不過生出來的總是女兒。無數年來，種族就這樣綿延下去。那塊怪石下面，陰精匯積，愈過愈多，慢慢形成一條大河，稱爲南戲。南的意思是「水」「河」或「江」，戲的意思是「女子陰」或「性交」。南戲

意卽淫水河。這名字現在還保存着。〕後來上帝覺得她們這種生活太可憐，便派一隻天狗下下凡來散佈男子的種子。狗和牠們同居以後，牠們不但生女孩子，也生男孩子了。這些男孩子長大後，看到他們的母親們和一隻狗住在一處，心裏很不受用，這種不快之感漸漸變成厭恨，最後乘婦人們不在時偷偷地把狗宰了。牠們回來，發現丈夫被殺死，非常悲哀。沉痛地哭了一陣，從包頭上撕下一塊布來，蘸着狗的鮮血插在頭上，當作永久的紀念。男孩子們看到這情形，也很愧恨，狗雖是狗，但總是他們的父親，爲表示懺悔起見。以後包頭的時候，右邊垂下一條布，象徵狗的尾巴，並且定國名曰女人花狗國。〕

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故事，我曾先後聽人講過幾次。真的，你詢問任何一個夷人，他總是津津有味地講給你聽。如果你表示不相信，在水淺的時候，他還要領你去看南戲河和那塊神奇的石頭。

這個有趣的神話告訴我們兩點重要的事實，第一他們自認從前是女兒國，這是母權社會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直接結果。第二他們以狗爲該族的圖騰。

關於女子國的傳說我國許多書中都有記載。小說家吳承恩李汝珍的話我們且擱過不談，就是一些嚴正的著作裏也說到南方有個女兒國，後漢書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品且白，裸袒無衣襦。」博物記當是漢魏間古書。可見很古的時候漢族中就流傳着南方有一個女兒國的故事。這也許是漢武帝通夜郎，哀帝伐哀牢夷的結果。

周密齊東野語黃婆子條云，「邕宜以西，其羣皆雌，無匹配，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

「鄯露赤雅印嬾條云，「邕宜以西，有野女焉，……自皙儼好，……羣雌無雄……」邕宜以西正是擺夷聚居的地方，自皙儼好也只有擺夷才當得起。鄯露在西南多年，赤雅一書所記都有根據，此條大概是這個神話的改裝。

又南史載：「扶桑國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這一段文字，除了方向不對外，簡直和擺夷的情形相合。南方諸部落中祇有擺夷才配得上說容貌端正，而且她們也最愛護長髮。至於喜歡入水沐浴，更是水擺夷的特性，他們的名稱就是從這點得來的。入水則妊娠恐怕和南戲河中的那塊怪石有關了。百日能行，三年成人，是形容南方人民的早熟。不過加上傳說，和文人誇大其辭，遂把成熟的時間縮得太短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大膽說，中國書中關於女子國的傳說，都是這個擺夷的神話的改頭換面。

關於狗是夷族的圖騰，漢籍中也有記載：後漢書南蠻傳云：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慕天下有能得吳將軍頭者，賜黃金千鎰，邑萬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盤弧，下令之後，盤弧遂銜人頭至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頭也，帝大喜，而計盤弧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固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盤弧。盤弧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絕險，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

鑿之結，著獨方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人，六男六女。盤弧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質，好五色衣服，製裁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諸子。衣裳斑斕，言語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除後漢書外，如搜神記，三才圖會，古女考，山海經大荒北經，晉紀，五代史四史附錄，古今圖書集成卷一四一……等都有類似的記載。

這段記載不但說明狗是蠻夷的祖先，而且說這條狗的名字叫盤弧。盤弧音與盤古相近，現在廣西境內還有盤古廟，盤古墓，可見漢族傳說中的開天闢地的英雄，原是南蠻的祖宗，後來硬被漢人搶過來了。但是蠻夷一辭範圍很廣，包括許多不同的民族。以狗爲圖騰究竟起源於那一民族呢？

原來狗是人類最早馴服的家畜，也是人類最親密的朋友。因此許多原始民族都喜把狗當作圖騰獸。例如南洋羣島中的梅蘭尼西亞人，(Melanesians)，北美的衣斯基摩人(Eskimos)，美國大湖區的狗肋印第安人(Dogrib Indians)，都自認是狗的後裔。在中國南部，除擺夷外，別的民族也有狗祖先的傳說，例如傜人，劉介苗荒小記云：

「狗頭傜祀狗，據苗人所謂傜之始祖，父犬而母人，或曰女爲高辛氏公主，生子四，及長，挈犬出獵。犬老憊，不能工作。子怒，推諸河死焉。及歸，其母問犬，子以告，母大慟，以實語子。子亟赴河負犬屍還。犬時時流鮮血，沿子胸部而下，子哀之。自後縫衣，必緝

紅線兩條，交叉於胸，所以爲紀念也。」

此外如說蠻，辰州圖經，峒谿織志，嶺表紀蠻，畚民調查記，諸書中也記着苗民和畚民中的同樣的神話。

不同的民族獨立地各以狗做他們的圖騰，並不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些神話在要點上太相似了，我們不能認爲人類思想偶然的相同，牠們一定有一個共同的來源。

畚民的人數太少，他們的神話影響不會如此深廣。苗人祇有一部份承認狗是他們的祖先。至於傜人，已經學者證明，和擺夷同是一族。所以我們敢斷言盤古的神話起源於擺夷，擺夷在中國境內人數較多，古代在長江以南的分佈較廣。和他們接近的弱小民族，自然要受到他們的影響，有意或無意地剽襲了他們的神話。後來漢族向南發展，與他們發生接觸，這個神話又傳到漢族中來了。

兩同年的故事

在圖騰時代，人民相信靈魂和魔怪，便據了空想傳述他們的行事，或借以說明某種的現象「翁特(Wuat)」

感謝主人沈太太，她不但在生活上給了我許多方便，並且怕我太寂寞，特地請了一個中年男子，每晚來給我講故事。夷人的故事都是用韻文寫的，要和着笛聲歌唱。我不願多麻煩主人，去請笛師，就讓他委屈點用手按拍獨唱了。歌辭裏的意思，我雖然聽不懂，但也能辨

得出他的歌聲，有時歡樂，有時悲苦。回頭再看看主人們的臉，有時顯着緊張，有時佈着微笑，有時掛着兩顆瑩瑩的淚珠。他每唱完一節，就用生硬的漢話，把大意說給我聽，我匆匆筆記下來。以下是我筆記中的一篇叫做兩同年的故事的本事。原作中的富麗的詞藻，巧妙的比喻和優美的聲韻都無法保存了。

「昔有魔王，仇視世人，遣一惡鬼下凡，盡食人間牲畜。某日鬼見一農夫驅牛而至，遽前撲牛，欲殺而食之，農夫奮勇與鬥，鬼不能勝，返而訴諸魔王。王授以幻化之術，復命降世。鬼變形為猛虎，蹲道上，農夫遙見虎，駭極而奔，詣佛寺稟於長老。長老慈悲，賜以正法。搓紗為索，往與鬼鬥，勝之。以索縛鬼，鬼哀懇乞命，願結為兄弟，供其驅使。農夫釋之，與序齒，乃同年也。」

鬼獻計燒炭為業。遂入山伐樹，掘地為窟，鋤斂入土，忽聞鏗然作響，急審視之，乃一大鑼。二人喜甚，遂輟業，攜鑼售於市。或詢其值。曰，「金錢非所願，但得陰毛三擔相易可矣。」適召法求購大鑼甚急。鬼乃持鑼至王宮，易得陰毛，結成長索。欲往江干垂釣，而苦無餌。途中邂逅一阿卡婦人，鬼知其陰有三核，向其夫購而殺之，取其核為魚餌。

至江邊，鬼見龍女化為魚，游泳甚得，遂於此垂釣。魚來吞餌，鬼急舉竿，魚力掙得脫，但口都為鈎傷甚劇。鬼囑農夫，靜候岸上。已則幻為醫士，由荷莖逕入龍宮，為公主治傷。公主癒，王喜甚，留為駙馬，鬼辭，酬以金寶亦不受。問所欲，曰：「願得御廄中之駿馬。」蓋鬼知馬溺銀而使金也。王初難其請，但卒勉贈之。鬼牽馬登陸，以贈農夫，辭歸天

上。

農夫引馬歸。埋所遺金銀於地下，而僞裝行乞。時召法有女甚美，遂詣召法求爲婿。召法鄙其貧，又惡其不遜。故給之曰：「若能以金銀築環城路闊達三排，（註：每排約五尺）卽婿汝。」農夫夜禱諸鬼，鬼爲請於魔王。王立命諸魔下凡築路，天大晦冥，凡七晝夜。及明，則環城寶光耀目，燦然遍地皆金銀也。召法大喜，以爲天意。乃命車馬，迎農夫入宮，以女匹之。農夫復以所儲之金銀別作宮室，金鑲銀鏤，珠光寶氣，富麗過於王宮。

是時龍王亦送其公主來，爲農夫側室，易回寶馬。魔王誕龍女美，欲劫之。化爲毒蛇，潛伏桶中，欲伺機殺女而妻其魂。鬼同年竊告農夫，農夫怒捕得蛇，砍爲數段。魔王復次第化爲貓鼠等，皆賴鬼之預告。一一爲農夫所破，又變爲梟鳥，亦被斷喙而逃。先是凡聞梟啼者，其夕必死，此後禍始止。最後變爲馬鹿，農夫逐之，斷其尾，故今日馬鹿均無尾云。

魔王計窮，遂斂其野心。後召法無子，農夫嗣位，愛民如子，死後爲一方最崇敬之神云云。

這個故事充分地表現了夷人的豐富的想像力和談諧的天性。此外還有幾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是他們輕視阿卡人的程度很深，在他們的言語裏，阿卡是用來侮辱別人的字眼，在神話和傳說中，阿卡人成爲嘲弄的對象。第二是用陰核爲戲謔的資料，這和有些原始民族，如新幾內亞的超卜利安島人，有點相同，也許因爲陰核最敏感罷。第三是這故事的後半段很像埃及古小說兩兄弟——安普和倍他，同樣地是一個鬼變化爲各種生物，但每次都被識破。

這裏來解釋許多生物的起源，第四點是故事的前半和大理轆角莊的傳說很相似，這是最值得法意的地方。雲南通志載：

「轆角莊，在府城（大理府）南二十里。南詔神武王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婿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則嫁。」王如其請。牛至一委巷，左右側其角而入。其家老嫗走避，強之乃出。問有子否？曰，「子往樵薪。」王女卽拜老嫗爲姑。頃之，其子負薪回，見巷有騶從，亦走避，使招之。女曰，「此吾婿也。」令報王，王大怒，遂絕其女，一日，婿問首飾是何物也？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明日載回，皆金磚也。頃之，王怒解。女請王。王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常來。」果作以宴王。王歎曰，「信天婿也。」後人名其巷曰轆角莊。言方牛入時角入轆轤轉，謂陋巷也。」

這兩個故事在主眼上可以說是相同，我們可以推想牠們原是從同一個傳說演變出來的。大概在南詔詩代，擺夷原居在大理附近，聽了這個流行的傳說。後來遷到南方，他們腦中還留有模糊的印象，再加上些自己的想像，和傳播時不可避免的變化，遂成了這一篇兩同年的故事。

有些學者否認擺夷和南詔有關係，他們說南詔的統治者是僂人，僂字原來不指擺夷，而是指的白子（卽民家）。所以南詔是民家人建的國家。有些學者從南詔幾代君主的父子連名制度上，推斷他們是僂族的一支。關於南詔的統治階級的問題，我們不想有所爭辯。但是

我們敢肯定地說擺夷曾住過大理一帶，並且是組成南詔的最主要的份子。大理和南詔都是擺夷話，「大」是「渡口」，「理」是「好」，大理意即「好的渡口」，大理城瀕洱海，正是一個好的渡口。「南」是「水」，「詔」是「主人」或「王」，南詔靠洱海立國，當然要自稱是水的主人。而且自有史以來，夷人從雲南北部向南部遷移的情形，歷歷可考。至今大理附近，還零星有些擺夷，大概是未及南遷的子遺。暹邏政客的大秦族主義的理論固然荒謬得可笑，但我們也不能爲了政治的理由把有些事實一齊抹殺掉。

嚙嘴的皇帝與音樂

「東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離。」
班固，白虎通

「一切藝術的最高境界都接近於音樂。」斯賓格勒
「惟樂器之樂爲音樂純粹之形式」約德

「在不知若干年前，世界上祇有三個皇帝，一個是漢人的皇帝，一個是緬甸皇帝，還有一個是擺夷皇帝。有一天這三個皇帝一同去朝覲天帝，走到半路上，大家都有點餓了，漢帝吃了一碗米綫，緬帝也祇吃了點素菜。惟有擺夷皇帝嚙嘴，禁不住牛肉香的引誘。狼吞虎嚙地吃了幾碗。走到天門，擺夷皇帝忽然想起天帝好生爲懷，最惡吃葷的人。恐怕受到嚴厲的處罰，所以不敢進天門，一個人先溜回來了。天帝本來預備三份玉璽和寶劍，賜給他們，

統治世界。現在擺夷皇帝既然不到，便分給漢族和緬甸的皇帝，但是大帝不願太委屈了擺夷皇帝，另外賜給他一件樂器，叫緬甸皇帝帶給他。這件樂器是許多大小不同的鼓排成一個圓圈，每面鼓的聲音都不同，敲起來丁冬冬地非常好聽。這個樂器還保存在宣慰府裏。擺夷皇帝沒有天帝的璽和劍，自然不能統治天下，要受漢族和緬甸的漢皇帝的管轄，從此以後，擺夷便認漢族爲父，緬甸爲母了。」

這個噤嘴的皇帝真該打嘴巴，他爲了一時的口腹的享受，不但犧牲了君臨萬方的尊榮，而且使得子孫和人民永遠做漢 緬兩族的臣僕。然而他對夷族也有可貴的貢獻，他爲他們取來一件美妙的樂器，把十二版納造成一個音樂的王國，一個終年有清歌妙舞的樂園。

音樂的發達也得感謝緬甸的皇帝，因爲樂器是他帶來的。

據雲南通志，擺夷的音樂，大致可別爲三種：

「曰蕤夷樂，緬樂，車里樂。蕤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笙笛胡琴響琕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蕭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舞。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爲三五長鼓，以手拍擊之，間以銅鏡銅板，與中國之樂無異。其鄉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

蕤夷樂今日不占重要的地位，而且我們沒有遇到一個夷人能歌中國之曲。車里樂在跳舞和盛會中應用。至於平日玩的樂器，主要的還是緬樂。平常可以見到的樂器有下列數種：

一、匡——一種長鼓，直徑約七八寸，長倍之。一面蒙皮，近無皮的一端，突然縮得很細，所以全形像一隻高脚玻璃杯。跳「于絡呵」時，用手擊皮以爲拍節。

二、匡柄——像漢人的鼓，兩面都蒙皮。

三、鴉姆——直徑尺餘的大鑼。

四、夢——一種小形的鑼。

五、銅鐃——像漢僧所用的鐃鈸，跳舞與和尚念經時用。

六、銅鼓——直徑約二尺，鼓面有花紋。據他們說是諸葛武侯和他們的祖宗孟獲打仗時留下來的。我們在宣慰使的儀仗隊裏見過，平時沒有人把牠當樂器玩的。案銅鼓據說是馬援征交趾時所造。近來考古家認為是南蠻自己發明的。更有人說銅鼓是擺夷特有的樂器。

照李中谿（雲南通志的纂修者）的說法，以上六種似為車里樂。

七、西定（夷胡琴）——形式像胡琴，但較小，木製，以絲線為絃，弓長僅七八寸。聲音很低很細。

八、定（夷三絃）——形似三絃，以粗如腕之木段，一端鑿一大孔，用皮蒙好，以三根絲綫做三條絃，用牛角片彈之。

九、森（夷月琴）——形如月琴，也是用木和絲線做成的。

十、加拉煞（夷台琴）——用木一段，中間挖空，上紉絲線四根，每根線上穿有鐵片若干。再在木上裝龍頭龍尾和四足。玩的時候，用竹片敲擊。祭醮時用。

以上四種，似為楚夷樂。

十一、匡中——十餘個大小不同的鼓，排成一圈，以槌輪流擊之。這就是緬甸皇帝從天上帶下來的樂器。

十二、篪（豎笛）——形似洞簫，但吹口的地方有銅片彈簧。共開七孔，最上一孔後出，下六孔前出，篪有長短兩種，短的約尺餘，長的超過二尺。案「篪」夷音爲𠵼，應譯爲不壘。通考云：「不壘，樂器名，長一尺二寸六分，管端以木塞其半爲吹口。七孔前出，一孔後出，最上一孔前出，加竹膜。緬甸樂用之，清代嘗以之入貢。」

以上似爲緬樂。

李氏又說鄉村飲宴用吹蘆笙，道得也說蘆笙是西南諸民族的共同的樂器。我們在那貴州的時候，曾看到苗人吹蘆笙跳舞。這次路過花腰擺夷聚居的元江和旱擺夷很多的墨江時，也曾看見街上有蘆笙出售。又江應樑君謂，芒市的擺夷，也有蘆笙。每晚少年男女談情畢，男子吹着笙送女子回去。所以吹笙成爲每個男子的必修課程。但是我們在水擺夷的區域內始終沒有見過蘆笙，大概他們不喜歡這個樂器，棄置不用，日久遂失傳了。

西南夷風土記載：「師克隴川，獲莽人猷，得其樂器，形類篪篥，其聲和，其音哀，聽之淒然。」隴川是擺夷聚居的區域。這個聲和音哀的樂器不知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音樂是最純粹的藝術，樂器之樂又是音樂純粹的形式。水擺夷的樂器以不壘爲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們的音樂的性質。不壘的聲音，不似洞簫的幽鬱，也不如橫笛的清越，牠不能

作鐵馬金戈的豪曲，也不能作淒涼哀怨的悲歌。牠的聲調是中正和平，甜靜歡樂。使人產生輕鬆，舒適，滿足，和幸福的感覺。我每次聽到了，就像在日麗風和的春天，和愛人同到山林裏踏青，滿眼都是新綠，空氣裏漾着一股勃勃的生氣，在黃鸝啼聲中，聽愛人傾吐她的情愫。或像同詩人在清晨裏到野外散步，火球似的太陽剛昇上地面，草上的露珠發出鑽石般的光輝，嬌豔的花兒微笑地向朝陽點頭。從遠處送來百靈的第一聲的歡呼。詩人忽然找到了靈感，吟成一首頌贊自然美的不朽的佳詩。又像在黃昏的鄉村，天空一抹殘霞，村外幾樹啼鴉，老翁捋着白鬚閒話家常，婦女笑着看孩子們歡呼跳躍，農夫背着犁，牽着牛，從田中緩緩歸來，牛頸下的木鈴發出了東的聲音。也像夜間在湖上泛舟，水面飄着荷的清香，遠看到岸上的絲絲垂柳，樹頂上橫着新月一鉤。忽然天空有一陣嘹亮的雁鳴，自遠而近，掠頂而過，又慢慢地遠了低了。

拋球

「光陰去溪水，一年一去一回來，豐年去後轉，晝夜分輪迴。新來舊淘汰，歌唱亦新開，葦蓆新換舊，野草前後代。木砧新換舊，新來舊淘汰，新的來掛起，舊的任丟開，喜鵲兒，你也築起巢兒來過新年呀！」楊成志，川滇蠻子歌

「時樣衣衫趁體妍，繡球拋擲早春天，隣家姊妹齊聲賀，恰中多情美少年。」

龍江竹枝詞，拋球

新年到了，連喜鵲兒也築起巢兒來過新年，何況人們。

想到兒時過新年的光景，穿着紅紅綠綠的衣服，口袋裏裝滿銅元和零食，和兄弟們在街上跑來跑去。遠近的爆竹聲和鑼鼓聲響成一片。門口不斷地走過舞燈的，送春的，和唱花船的，那是何等歡樂的時代。近十餘年來內憂外患，把人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大家對於節令幾乎忘掉，祇是稍稍點綴。昔年那種熱鬧情形，久已不可復見。而且我們少小離家，他鄉作客，抗戰以後，更是各地飄流，年節的觀念早已丟開。不意這次遠在萬里外的邊地，反享到異族的新年的歡樂，把兒時對於年節的興趣又輕輕挑起來了。

在遠離一切近代文明的邊地，生活於原始共耕制度下的擺夷，人人都是豐衣足食，樂天安命；沒有飢寒的威脅，沒有富貴的擾心。所以他們儘情地追尋一切的歡樂。一到了重要的節日，便不肯輕易地讓牠過去，總要瘋狂地享樂幾天，痛飲大嚼，狂舞高歌。有點像舞台上和說部的古代舞樂的英格蘭，「其人民但知按着每年四季的節令在鄉村的草地上跳舞和唱歌也。」

陰歷的元旦，車里街上的漢人家都換上新的春聯，劈劈拍拍地放一陣爆竹，居然是新年的氣象。在新年的三日中，擺夷行一種拋球戲。拋球的夷語是「篤光」，當地的漢人譯爲丟包，但是「丟包」這一名辭似乎對於我們很生疏而且有點刺耳。所以我們還是採用古已有之的文雅的說法——拋球了。

元旦的下午我們趕到宣慰府。不久附近各寨的姑娘都盛裝結隊而來，每寨一隊，由全寨



拋

最漂亮的姑娘在前面領導。齊集在宣慰府前的空場上，一共有五六十個。每人手裏捉着一個菱形的布包。包的每邊寬約三寸，裏面填着棉子。四角有四條五色的綫子，正中央釘着一根二尺長的布繩，這便是球了。在她們後面站着幾個中年的婦人，提着盛滿鮮花和檳榔的籃子。一會兒宣慰使和他的家屬以及別的貴人們出臨曬台。少女羣裏便走出幾位漂亮的姑娘，捧着球上曬台來向貴人們一一地恭敬獻上。宣慰們接過後，說了幾句祝福訓勉的話，並賞賜幾元銀幣。然後姑娘們排在場的一端，青年男子聚在另一端。宣慰使把球拋下，拋球便正式開始。姑娘們手中的球慢慢地拋向男子這邊，男子伸手去接，如果沒有接着，球落到地下，便算輸了，球的主人便走過來索罰款，男子要給她二三枚銅元，假如你覺得球離你太遠，一定接不着，你也可以不伸手去接，那是不算輸的。玩慣了籃球的我們，接球自然是百無一失。不過爲了討小姐們的歡心，常故意地接不着。雖然多化幾個銅元，但能博得她們的一

球

笑，也很值得了。男子接到球後就向女子回拋過去，如果她沒有接着，也可去向她索東西，後面的婦人便送來一包檳榔或一枝花。

初拋球時兩方都是隨手亂拋，後來各人發現了可愛的對象，彩球便不再在空中亂飛，總是向一定的方向落，慢慢地成爲一對一的局面。一縷情絲在兩人之間飛來飛去。太陽西斜，歡情更濃，規則漸漸地不被遵守。姑娘們把球拋過來，不過管對方接着沒有接着便三個五個地拉着手跑來要。男子也嘻皮涎臉地去搶走她們頭上的花，滿場上的紅衫綠裙釵光鬢影，令人眼花撩亂。直鬧得日落天暗，姑娘們都累得雙頰飛紅，嬌喘細細，才在一片歡笑聲中分別散去。婦人們籃中尚有餘花的，便伏在路旁，待我們走過突然潑來，潑得我們滿身的花朵。太太小姐們都格格地笑起來。這是她們的敬意和善意。根據流行於原始民族中的施和報的原則，我們送她們一元銀幣，報答她們施與的善意。然後帶着渾身的花瓣和花香回到城裏。

在拋球的時候，如果男子看中了某一個女郎，可以問清她的住址，晚上去約騷，女子看中了一個男子，就由提花籃的婦人示意給他，叫他晚上到她家來談心，這個遊戲無形中不知造成多少佳偶。

第二天我們又到離車里五六里的蠻莫去拋球，蠻莫有三十多戶人家，旱擺夷和水擺夷各占一半。有一家旱擺夷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出嫁了，二女兒漢人呼爲小二奴，是有名的美人。我們就先到她家，小二奴出來招呼。她的身材高大健壯，長眉大目，可惜沒有鼻樑，雖然不能算醜，但和她的盛名很不相符。據說她從前確實很美，女大十八變，現在愈長愈蠢了。

。她的家人看見我們，很表歡迎，立刻全體動員，做了許多湯團，我們每人敬領兩碗。

吃了湯團後，小二奴去找了幾個女伴，和我們拋球。起初我們故意輸給她們許多錢，她們非常高興，慢慢地我們展開本領，把她們的花和檳榔全贏過來。她們再輸的時候，我們便取下她們的耳環，手觸，……頭首飾輸完了。於是我們就要她們俟次脫下包頭，上衣，和桶裙，這一天她們特地穿了好幾套衣服，等到輸得祇剩最後一套衣裙時，她們便要求停止拋球，並且請我們晚上來吃雞喝酒，贖回她們的衣服和首飾。我們夜間不想走遠路，便託辭謝絕，把勝利品還給她們。

小二奴又請我們到村外去看她打秋千，這也是新年纔有的遊戲。在空地上用三根木頭搭成一個三角架，從頂上垂下兩條巨索，扣在一塊木板上。小二奴先上去玩了一會。後來又有一位姑娘上去，和小二奴面對面地站着，慢慢盪了起來。愈盪愈高，愈過愈急，簡直看不到人影，祇見一片白色紅色綠色忽上忽下，映着斜陽，像是些五色斑斕的大蝶，在翩翩飛舞。怪不得唐明皇嘗稱秋千為半仙戲，好個郎當的三郎！連取個混名也這樣地確切，這樣地漂亮。

新年打秋千在雲南很普遍。就是昆明附近的鄉村，也在村外大樹上繫着巨索，做成簡單的秋千。村姑們穿上鮮麗的新衣，在綠樹中盪來盪去。案秋千戲或云起源於春秋，或云始於漢。但在唐代，宮中和民間，秋千戲很流行。雲南和中原的來往，也以唐代為最密。或許秋千戲就在這個時期流傳到雲南來。

拋球戲似乎也起源於中國。因爲五代馮正中有幾首詞，詞牌名叫拋球樂。宋史樂志上也提到拋球樂是女弟子舞隊之一。關於牠的詳細的情形，可惜手頭無書可查。不過這一個新年原是漢族的節令，秋千原是漢人的遊戲，所以拋球戲也很可能是從漢族傳過去的。

堆沙節

唱首新年歌，當着新年到，大家趕唱罷，火節也一樣，節到唱節歌，新婚也一樣，喜到唱喜歌。茲值新年臨，當唱新年歌。火節若來了，才唱火節歌，新婚若來了，才唱新婚歌。像彼戰爭時，戰旗當揭起。像彼水漲時，湍激急滾去。像彼趕場時，正值棉花翳。楊成志，川滇蠻子歌。

擺夷一年要過兩次新年，一次是陪漢人過陰歷的新年，一次是他們自己的新年。

原來擺夷也有自己的歷法，和我們的陰歷大同小異。有人證明擺夷和秦代的歷法相似，因此推斷夷族和秦人同是氏族的一支。這話我們且姑妄聽之。夷歷分一年爲十二月，閏年則有十三個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年祇有三百五十多天。因此每三年之間，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閏月都在九月，每年分爲寒暑兩季，一月到四月爲寒季，夷語爲「刺魯魯」；五月到八月爲暑季，夷語爲「刺魯魯」；九月到十二月爲雨季，夷語爲「刺魯魯」。每月分爲上下兩個半月。初一至十五爲上月，初一稱月圓一日，初二稱月圓二日，十四日爲月圓十四日。十五稱爲月圓之日。十六日至三十日爲下月，十六日爲月缺一日，十七日曰

月缺二日，餘類推。

夷歷的正月相當於陰歷的十月，十二月則爲陰歷的九月。以六月爲歲首，約當清明後十天。這一年的元旦是陽歷四月十二日。這時候十二版納的氣候正從涼爽開始轉變爲炎熱，所以說「換年有點抽象，說換季則切實多了。」新年的頭三天，他們舉行許多有趣的儀式，並且瘋狂地歌舞。因爲「舊年死了，新年纔生，在這時候有許多禮節儀式要舉行，有的應該嚴肅的送去或擊出去或簡直丟掉，有的又同樣嚴肅的迎進來。」

元旦的上午廟裏的和尙用沙堆塔，所以人民稱新年爲「光撒」，意即堆沙節。前一天人民挑了許多沙堆積在緬寺的院中。元旦的早晨，和尙們就把沙在地上堆成三五座寶塔，上面插幾根纏着紅綠布條的竹篾。塔高約三四尺，工拙的程度要看和尙的手藝如何。據說車里的水擺夷堆沙時，態度不如景谷的旱擺夷認真，技術也不及他們的精巧。旱擺夷普通用沙堆成五個玲瓏的寶塔，再在塔的周圍堆一道城牆，四方各開一個城門。

佛殿裏和尙們趺坐着高聲誦經，閣村的男女蹲在下面靜靜地聽着。據說和尙所誦的並不是佛經，而是歷史上的傳說。當和尙們快唱完的時候，聽衆便抓把銅元，紛紛地向他們拋去。關於堆沙的風俗，有這樣一個傳說：

「從前有一位召法，慈祥愛民，人民也很愛戴他。他養養着一頭巨象。這隻象很有點道行，國中托牠的福總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有一年鄰國發生旱災，土地龜裂，草木枯萎。該國的召法來懇借神象去祈雨，這位慈祥的召法慨然答應。神象到了鄰國後，果然天就降傾

盆大雨，舉國上下在狂歡中竟忘記把象送還了。自從神象去後，這裏便漸漸發生不幸的現象，終日都是驕陽，天上沒有一片黑雲，河水枯竭，穀子都給灼死，人民在惶恐之中，言，批評召法不該把象借給鄰國。怨言不斷地流入召法的耳中，他心裏很難受，便棄位緬甸，削髮爲僧。鄰國聽到這消息，立刻把象送還，大雨也隨着而至。五穀又從新生長，民歡欣鼓舞。召法的母親痛念愛子，常常責備人民。人民的理智清醒後，也回想到他的慈愛，心中都覺不安，於是用盛大的儀仗迎召法回來。召法天性聰穎，修行雖不久，就已參悟。歸來後，仍不時到廟中念經禮佛。有一天他告訴左右，數日後他就要圓寂。囑他們每年到了他的忌日，在寺廟用沙堆塔，他的靈魂就回到塔裏。沙上插些竹籬，象徵他的骨骸。到了預言圓寂的那一天，他沐浴乾淨，跌坐在廟裏講經。人民像螞蟻似的擠擁在寺的內外。正說到天花亂墜，人民歡喜禮拜的時候，他坐化了。這時忽然大風大雨，天上落下一片片的銀子來。

所以此後每到新年（他的忌日），各處都堆沙紀念他；和尚則唱他一生偉大的歷史，當他們唱到他在天花繽紛中化去時，人民就把花朵和銀錢向空中亂灑。

元旦日的下午宣慰府前的江中舉行賽船。瀾滄江在這裏正轉一個大灣，江心還有一片沙洲把江分成兩部；近宣慰府的這一半，江面較狹，水流平穩，賽船沒有一點危險。岸上和沙灘上臨時搭了許多竹棚，岸上的棚內是太太們在賣米線和其他零食。灘上的棚內都是未婚的姑娘，有些賣生葶齋，有些賣米酒熟雞，有些賣紅紙竹骨的摺扇。連綿數百步的粉白黛綠，

燕語鶯聲。姑娘們的貨物沒有一定的價格，因為她們陪你談笑的代價也要計算在內，而巧笑美艷的價值是無法肯定的。沙灘中央另有三大間竹棚，裏面大床上鋪着毛毯和煙具。這是爲宣慰使全家和大臣們預備的。

天空沒有一小片雲，熱帶的太陽把人曬得骨軟筋弛。沙灘上的人愈聚愈多，把空氣嘈得沸騰起來。各寨姑娘也都排隊走來，她們穿着新衣，戴着鮮花，撐着紙傘，細步珊珊。最美麗的小姐走在最前面。其中有不少和我們熟識的，向着我們點頭微笑。

我們正待得不耐煩，忽聽到一片鑼鼓之聲，賽船的選手們結隊而來。每人頭上戴着一頂紙做的奇形怪狀的冠冕，前面的人敲鑼擊鼓，後面的人抗着木槳，在沙灘上遊行一週，然後上船去。參加競賽的船共有五隻，一隻是橄欖形的，一隻是景哈的，其餘三隻全是景洪填的。船上裝着紙紮的龍頭和龍尾。每隻船上有十五六個選手。船首的一人戴着紙冕，身體俯向前面，兩手抓住船邊，一起一伏。船尾的一人，身體向後微仰，鼓聲一響，便把臀部用方向前一聳。這兩個人故意做出種種不雅觀的姿勢，引得觀衆哈哈大笑。船中坐着的前四個人敲打鑼鼓鏡鈸，後面十個人划船。在江中來往試划幾回。

不久礮聲三響，宣慰使由府起身，龍旗國旗飄揚而來，旗後召景哈坐着赤兔馬，左右有人撐着兩把大金傘。隨後一排緬刀隊和一排來福槍隊，宣慰沒有騎馬，在大金傘下一面走一面揮舞着手杖。後面跟隨他的家屬和許多大小的頭人。宣慰使進棚坐定後，競賽正式開始。鑼鼓聲中，五條龍破浪而前，在水面上來去飛舞。當一隻船趕過另一隻船時，觀衆就一齊高

呼「隨！隨……」歡聲震動天地。來往了好幾趟後，並沒有看到什麼特殊的驚人的表演，競賽就已結束。他們把船划到灘邊，拖着槳走上灘來。到宣慰坐的棚前一齊跪下。高聲歌唱，慶祝新年。宣慰命左右賜他們每人一杯酒和少數的錢，獲得冠軍的船的選手們，每人另賞一塊薄銀片。失敗的選手，耳朵上給掛上一片竹籐或紙剪的動物。暮色蒼茫中，人們紛紛散去，宣慰也起駕返宮。一會兒砲聲三響，表明他已經抵府了。

夜間各寨在空地上放火花，他們的火花做得像一個極大的爆竹，放在地上，燃着火線後，不久就聽得嗤嗤的聲音，接着便有萬點螢火從筒中飛出，鼓聲也開始冬冬地響起來。人們在火花周圍排成許多同心圈，跟着鼓的節拍跳舞。火花愈噴愈高，光愈過愈亮，像一根大火柱冲向天空。同時鼓聲愈響愈快，人們也愈跳愈急，直鬧到夜半方罷。

夷人也行賀年的禮節，各猛的土司都派祝賀的專使到車里來。由召景哈率領去朝謁宣慰。一個一個的依着地位的高低膝行到宣慰面前，呈上土司的賀禮，並背誦祝辭。然後代表土司向宣慰宣誓效忠。宣慰則用手在他們頭上摩撫，口中念念有詞，大概是為他們和他們的土司祝福。

年青人則向年老的長輩拜年，據說在旱擺夷家裏，小孩和少年都跪在祖母的面前，她把手放在每個孩子的頭上，喃喃地為他祝福。對於最寵愛的孩子，她給一枚銀錢或一件小玩具或一塊餅子。

擺夷雖對於新年的慶祝，雖然很熱烈，但是熱鬧的程度，從故老的口述，和書上的記載

看來，似乎大不如前了。我們曾說這裏像古代歡樂的英格蘭。但是英國鄉村的恬靜愉快的生活，歐文 W. ashington Irving) 曾嘆息過，已經給工業革命毀掉了，許多有趣的節令和美好的風俗都一齊消滅了。更可嘆息的是工業革命的餘波，竟影響到這亞洲內陸最僻遠的一角。夷人也漸漸受到物質享受的誘惑，和生活的壓迫，沒有許多閒情和閒錢來慶祝這些佳節了。

潑寒與蘇幕遮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張說，蘇幕遮之四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鬚。」張說，蘇幕遮之一

新年的初二初三兩天，每座寨子的外面都搭起一個竹臺，以宣慰街的臺為最高，約高三四丈。他們在臺上放高升。高升有大有小，最大的比碗口還粗，重約二、三斤，插在一根大竿上，高升上還裝着許多竹哨。臺上的人燃着火線，嗤的一聲像一枝火箭射向天空。半空裏響着一片嘹亮的和諧的聲音，像韓湘子在雲端吹着玉笛。臺下的人民，高呼「隨！隨！」樂隊同時瘋狂地敲鑼擊鼓，羣衆不由自主地繞着竹臺高歌狂舞起來。

每天下午各寨的男子結隊到城裏來向縣長和要人們賀年。走在前面的是些音樂家，他們拿着大鼓小鼓，大鑼小鑼，和一種叫做「匡」的一面鼓。後面的人有的擡着高升，有的帶着不疊。他們都穿上新衣，用紅色的絲綢包頭，上面插着很多的山花。一路嘻嘻哈哈而至。到

了縣署裏面，領隊的頭人恭請縣長夫婦就位受賀。縣長和他的家屬坐定後，就有人爬上樹去，把高升的尾巴縛在樹枝上，燃着火線，高升一個個的飛上天空，樹下的人齊聲喝了一個大采，便和着鼓聲跳舞起來。一面跳一面唱歌。歌的每一節的起頭，都有「于絡呵，冬冬科。……」這幾個音，所以俗稱爲跳「于絡呵」。他們大概多灌了幾杯酒，趁着酒興，跳個不住。那種龍鍾的醉態，婆娑的舞姿，看起來也怪有趣的。

另外一些人走進客堂裏來，席地而坐。縣長命人捧出一小缸酒來，放在堂屋中央，每人用茶杯舀了一杯喝下。於是有一個人便嗚嗚地吹着不壘，旁邊一人打開紅紙摺扇，遮着臉的下半，和着笛聲唱起來。唱過一二節後就出去跳舞，跳累了又回來唱歌喝酒。直到酒缸已空，才告辭出去。縣長夫婦賞賜幾枚銀牌和幾元銀幣。離了縣府後，挨次到有地位的人家賀年，同樣地放高升，跳于絡呵，喝酒唱歌，到了日落西山，才踉蹌歸去。

在這兩天內，他們在寨中也時時跳于絡呵。當他們跳得正酣時，婦女們笑着把冷水潑到他們身上，澆得渾身淋漓，像一羣大雄雞在暴雨中亂跳。一個年輕貌美的男子如果從寨子裏經過，隨時會有冷水冷不妨地飛到頭上，接着門後傳來一陣格格的笑聲。被潑的人不能生氣，還要裝得很高興，甚至陪她們笑一陣，否則就要被看作沒有教養和不能接近的人物了。

他們對於潑水的興趣近年來似乎漸漸淡下去了。遠不如他們的近鄰——景棟——新年時潑水潑得那樣熱鬧。道得記景棟的潑水的情形道：

「第一次的新年在四月中旬，我們接受召法的邀請，到他宮裏參加效忠宣誓典禮。……潑水似乎所有的秦族的普遍的風俗。在新年的三天內，你穿着漂亮的衣服上街時，朋友們會從門內突然潑杯冷水到你身上。唧筒埋伏在每一個靜靜的角落裏。……我們的目光總是注視每一根高柱上的水瓶和銀碗。……大議會廳的大木門關起了。……接着便是大笑，大家亂喊大叫。跑來跑去，宮庭裏的要人和八十六猛的代表急急地追着我們，把水潑來。……直到裏面沒有一塊乾土，才把門打開。我們也微笑着，愉快地辭別召法後，逃回家去。」

中國古代也有潑水的風俗，最早的記載見於北周書：

「大象元年，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

唐代稱潑水爲潑寒或潑寒胡戲或乞寒戲，似乎相當流行。唐音癸籤謂：

「潑寒胡戲自武后始，中宗嘗因蕃夷入朝，作此戲，御樓觀之。」

又唐書：

「唐睿宗時詔作乞寒戲。」

又通考潑寒胡戲條：

「唐書『開元元年禁潑寒胡戲』。據張說傳，『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云云』大抵於嚴寒之時，少年裸露形體，結隊跳舞，觀者以水澆潑之，以示勇壯者，其樂器交用大鼓小鼓琵琶篳篥等。」

潑水的風俗大概起源於波斯，後來傳到西域，最後傳到中原，所以稱爲胡戲。張說蘇幕

遮五首之一曰：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鬚。」

唐書云：

「……作乞寒戲，其俗本於薩本健。」

又云：

「乞寒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

又唐書西域傳：

「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

潑寒本是外蕃的遊戲，也總在蕃夷入朝時舉行。許多蕃夷（如日本和南詔）的代表看得很感興趣，便回國做行了。

潑水時一面跳舞一面唱歌，所唱的山子就是蘇幕遮。張說蘇幕遮詞曰：

「油囊取得天河水。」

又曰：「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

又曰：「臘月凝陰積帝臺，齊歌急鼓送寒來。」

註曰：「潑寒胡戲所歌。」

唐音癸籤云：

「潑寒胡戲……所歌曲卽蘇幕遮也。」

據學者考證，蘇幕是胡人的神名，遮卽曲的意思，蘇幕遮猶言蘇幕曲，侑蘇幕神時唱之。向氏論日本蘇莫曲曰：

「大阪天王寺樂人秦家尙傳此曲，一樂人登臺吹笛，舞者隨笛聲而舞。」

擺夷潑水時則唱于絡呵。案呵是一個沒有意思的聲音或語助辭。夷人說話時語尾常有呵的音，唱歌時在每節的末尾他們喜把「呵」音重疊或延得很長。所以「呵」字很像漢文裏的「呀」字。至於于和蘇，絡和幕，都是同韻，于絡大約卽是蘇幕。他們跳「于絡呵」就是跳「蘇幕遮」。歌的開頭的「于絡呵」三個音就是歡呼「蘇幕（神）呀！」

蘇幕遮本來是潑水時所歌的曲，但後來漸漸和潑寒脫離了關係，唱蘇幕遮時不一定要裸體跳足，汨泥揮水，也可以鮮衣駿馬，裝着用水交潑的姿勢。新唐書云：

「北方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

在日本還保存着這個風俗：向氏謂。

「舞者常服假面，戴帽，着篋笠。爲此戲時，擬舞者步行胡服，騎馬者則持盛水油囊，作勢交潑，舞者舞蹈應節，以象閃避之狀，答舞者着笠，猶足以窺潑水之故典。」

在景棟的擺夷之中還有一個奇特的風俗，大概是蘇幕遮的類此的一種變化。據久居夷區的覃玉篇君告訴我們。在景棟每年有這麼一天，土司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跨着駿馬，到街上遊行。馬後許多青年男子敲鑼擊鼓，高唱于絡呵。馬前一個健壯的男子，渾身光裸，祇有一方布遮住陰部。在腰間紮着一根三四尺長的芭蕉莖，象徵一個巨大的陰莖挺向前面。其下掛

着兩個椰子，算作翠丸。他用手捧着芭蕉莖亂舞。他的兩臂各扣着一根繩，後面有兩個男子各拉着繩的一端。街旁站着無數的年輕婦女，都穿着新衣，前面放着盛滿冷水的桶，當歌舞的行列走來，她們便舀起冷水向土司和那裸體的漢子潑去，那漢子就舉着芭蕉莖向她們亂刺。兩個牽繩子的男子時刻注意着，看到他離婦女太近，便把他拉回來。不讓芭蕉莖真刺到她們身上。他們稱這個節日爲大雞巴膽。無疑地這個風俗是潑寒戲和生殖崇拜的混合。

從上述諸點看來，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擺夷潑水，跳于絡呵。實在源於中國的潑寒胡戲和唱蘇幕遮。因爲在唐代，南詔驟然強盛，和漢族的交往很繁。他們對唐朝或戰或和。和平的時候，進貢的使者絡繹于道，並且有幾代國王和世子在唐朝宮廷內做過官。他們看慣了乞寒戲，聽熟了蘇幕遮，回來以後，便教給他們的人民。一直流傳到現在。

緬寺

「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雲華擁畫梁。」元好問

十二版納是純粹佛教的世界，每一個男子都曾一度做過和尚，每一個女子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這裏的廟宇也特別多，差不多每一個寨子都有一座廟。這些廟的建築做照緬甸的式樣，所以稱爲緬寺。

緬寺是一寨中最宏大華麗的建築。大門外蹲着一對很大的石雕的那伽——鎮守山門的龍。但更正確的說，是兩條生着小翅的巨蛇。牠們沒有角，也沒有長鬚。進了永遠開着的大門

就是大殿。四邊的牆是磚砌的，和屋頂並不連接，中間相隔約二三尺，陽光就從這些空間射進來，雖然不另開窗子，殿裏也很明亮了。殿的中央有一方蓮座，高約一丈，寬亦如之。這也是磚砌的，正面用五色碎玻璃拼成各種花鳥圖案，座上站着或坐着一尊如來佛和幾尊其他的佛。佛像上裝着金，再披上黃色袈裟。頭上戴着一頂高塔形的帽子，式樣有點像平劇中的元帥盔。不似漢人的佛像，滿頭是青色的螺髻。

緬寺裏沒有我們熟悉的摸着大肚皮張口大笑的彌勒佛，沒有全身甲冑手持降魔杖的韋馱

緬 寺
正 面



側 面



，也沒有奇形異狀的羅漢和女身的觀音。四大金剛更不用說了。就是如來佛像的表情，我覺得和漢人的佛像也不同。後者是慈祥莊嚴，前者是溫和恬靜。

有些較大的緬寺裏，除了大佛像外，蓮座上還有許多小佛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銅鑄的，十二版納並無銅鑄，我們也沒有見到他們有銅製的器具，這些銅像或許是從外面（緬甸或泰國）輸入的罷。

蓮座的對面有一座方形的木龕，構造還算精緻，也用碎玻璃或瑛瑯在上面砌着花紋。龕中有一張大太師椅，大佛爺講經時坐在上面，俗人和小和尚是不能隨便坐的。

殿裏還懸着許多白色的幢幡，上面畫着佛教的故事。夷人中似乎沒有產生過繪畫的天才，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一幅像樣的圖畫。幡上所畫的人物鳥獸，總顯得呆板，不合比例，而且帶點圖案味，很像鄉下姑娘繡的門簾和飄帶。據一位可敬的人告訴我，景谷的緬寺裏，幡上都畫着唐僧取經的故事。可惜我們沒有運氣看到。

佛殿有一所木頭造的樓房，和住宅的形式一樣，這是和尚們的宿舍。但是裏面沒有廚房。僧人的飲食，每天早晨由小和尚背着籬到寨中各家募化。因為廟裏的和尙就是寨中的子弟，他們當然不會空着手回來。

有些緬寺殿外還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八角塔，塔不很高，祇有三三層，中央安着一張太師椅。這是大佛爺休息和看書的地方。

大殿的牆是用紅色耐火磚砌成的。屋頂上是長方形的紅色的緬瓦，這些建築材料大概是

由緬甸輸入的。有些比較富庶的寨子的緬寺，也很雄偉。可是裏面沒有藻飾，沒有一點雕刻和繪畫，甚至連建築的靈魂——油漆——也沒有。和深院曲廊，畫棟雕梁的漢人的大廟比較起來，自然是簡陋得可憐了。

緬寺裏藏着大批的書籍。最多和最重要的當然是佛經，擺夷的經典是從巴利文翻譯過來的。和緬甸的佛教是一個系統。漢人的佛經是從梵文譯過來的，是另外一個系統。這二派在理論上和儀式上都不相同。他們的經典都是手抄本，用黑色墨寫在緬紙上，然後裝訂成冊。封面用木板製成，上面鏤刻着精美的花紋。也有把一種叫做「推唄多」的樹的葉子曬乾後，分成很整齊的狹長的條子，在上面書寫經文，這就是所謂唄葉經。據說大猛籠的大緬寺裏有一冊最名貴的經，全部經文用絲線繡成。現任土司的太太正發願重繡一本呢！

除了佛經外，寺裏還有神話，詩歌，歷史……等類的書籍。所以緬寺不僅是宗教上修行和拜佛的處所，也是文化的保持者和傳播者。在寺裏不但有佛學湛深的長老，還有淵博的學者，偉大的詩人。牠在精神生活上的地位和中古時期歐洲的修道院一樣。

出家與還俗

「稽首慈悲佛一尊，袈裟新着晚風翻，

他年學成都還俗，見說人才出梵門。」龍江竹枝詞，學僧

「道高臘長，稱爲須菩提，亦稱長老。」禪門戒律

，就能升爲獨吐（二佛爺）。二佛爺之上便是方丈，稱爲吐必籠（大佛爺），一座廟祇有一個方丈，除非他死了，二佛爺是無法升爲大佛爺的。

每一個男孩子到了七八歲後，一定要進緬寺去當和尚，稱爲變僧。在變僧的這一天，孩子穿上最漂亮的彩色的衣服，騎在馬上，由父兄們扶持着敲鑼鑼鼓地在寨中遊行一週。然後下馬入寺，手裏捧着手巾和蠟條到佛像和爺們面前一一參拜後，將蠟條獻給大佛爺，請求教授經典。大佛爺點首允許，訓勉了幾句。從此便住在寺中，這一天晚上全寨的人聚集在廟裏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



授經典。大佛爺點首允許，訓勉了幾句。從此便住在寺中，這一天晚上全寨的人聚集在廟裏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

小孩子初進廟，稱爲科由，沒有披黃被（黃袈裟）的資格。充任灑掃和化齋的雜役，讀了五六個月的書後，如果大佛爺認爲他可以造就，便升爲小和尚。這時他要出來認乾爸乾媽（應該說是教父教母）

。乾爸和乾媽就替他縫製一套新被褥和一條黃被，並且分別通知親友升做和尚的喜訊。到了規定的那一天，他背着黃被，由親友們伴送到廟裏，在大佛爺座前三跪三興，懇求賞穿黃被

。大佛爺首肯後，便將背着的黃被打開，披在身上。同時佛爺給他起個法名，這法名刻在一條狹長的銀片上，以後每次撞鐘時他要把牠束在頭上。從這天起，他開始坐關。一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裏，除大便外，不能隨便出來。走路的時候要時刻地留心，腳要踏輕輕地踏下，不可蹴死任何生物，即使是小螞蟻。因為無故傷一條生命，就不能悟道成佛的。

用了幾年的苦功後，經過大佛爺的考試，如果成績優良，便能升爲大和尚。到了二十歲左右，學問已有根基，才可以升爲二佛爺。升級時的禮節和做小和尚時大同小異，不過要另認兩位乾爸乾媽。據說就是從二佛爺升大佛爺，也還要再認一次乾爸乾媽的。

和尚們念經祇限於晚間。白天他們隨意頑耍。每當晨雞初唱，天色微明，寺內的經聲就冲破冷靜的空氣而響徹大地。夜間月色好的時候，他們就到寺外草地上，映着月光念經。十多條清脆的嫩喉，和着鑼鼓鐃鈸之聲高唱起來。

經典的傳授取一種「小先生制」，淺近的經文由二佛爺教給大和尚，大和尚再教給小和尚和科由。小和尚中年紀較大而比較聰穎的又領導年幼的去朗誦和復習。至於二佛爺以上完全是自由的研究。他們所讀的不全是經典，也有文藝和零星的史地知識，所以緬寺也是一個教育的機關。

這裏的僧侶雖然很得人民和土司的尊敬和信仰，但是他們決不想乘機獲取世俗的權力。他們從不干涉政治，也不聚斂錢財。他們日常的生活全靠人民供養。每日早晨，二三個科由指着籬出去化飯，餚菜當然沒有。祇有到「關門節」以後，每天都有婦女做菜來供佛齋僧，

他們的口腹也就大大地享受一番。

他們對於食戒和色戒都不大理會，和俗人一樣地喝酒吃肉，也一樣地找姑娘調情，姑娘們也喜歡同他們來往。但是在做和尚期間絕對不能娶妻，如果想結婚，一定要先還俗。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和尙刻苦修行，終生不茹葷酒，不近女色。如道得記述的景海西禪寺的方丈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如果厭倦了古佛青燈的生活，可以隨時還俗（夷語曰希格）。不過事先要稟明大佛爺，取得他的同意。然後脫下袈裟，換上俗衣，拜別佛爺出廟，從此又成爲俗人（術語曰變人）了。大佛爺要還俗就沒有這樣容易，因爲先要得到扒召虎松烈的批准。至於一猛的長老則決不能還俗的。和尚還俗後，根據他過去的資歷而有不同的頭銜。大和尚還俗的稱爲諾愛，二佛爺還俗的稱爲卡嫩，大佛爺還俗的稱爲卡嫩籠。這和近代學校畢業後有學士，碩士，博士等頭銜，頗相似也。

趕擺

「觀色觀空色卽空，千旛影裏眼聲洪，

不知牆外癡兒女，幾個醜顏似燭紅。」龍江打油詩，擺

我們在橄欖嶺的時候，適逢蠻鮮等村有許多男孩子變僧。白天孩子們穿鮮衣，跨駿馬，在各村遊行一週。晚間各村的人們聯合在蠻鮮的緬寺裏舉行盛大的集會，稱爲擺。遠近的人

都跑去看熱鬧，叫做趕擺，我們也忙裏偷閒去趕了一次擺。

晚飯後小學裏的黃老師領我們前往。太陽已經下山，可怕的熱氣驟然減退，微風吹在身上，非常涼爽。慢慢地天色變黑了，祇能藉朦朧的星光模糊地辨出道路。遍地的青蛙拼命喊

叫。這個全是喇叭組成的樂隊，所奏的曲子雖然單調而不動聽，但也減輕了夜的寂寞。

走了七八里，漸漸聽得一片喧囂的人聲和悠揚的笛音，但是看不見燈光和人影。直到走近蠻鮮的緬寺旁邊。才發現這裏是人山人海。寺外有二三處微弱的柴火，大路兩旁坐滿了年輕的姑娘。在黯淡的光線中，顯出無數的微笑着誘惑的臉，上面安着兩顆發亮的勾魂的黑珠，在我們眼前飄來飄去。她們頭上的鮮花和脂粉散佈出濃厚的香氣，使得人們陶醉。她們每人面前都放着一隻竹籃，裏面有一二隻熟鷄和一二瓶酒。年輕的男子，蹲在前面，向她買點鷄和一碗酒，一面吃喝，一面和她調笑。不過調情不能過火，或者動手動腳。這並不是怕姑娘着惱，姑娘們從來不會板起面孔向人。可怕的是她背後黑影中蹲着的東西。他一面靜靜地享受肥鷄美酒，一



面注視姑娘的顧客。倘若顧客識趣，祇想飽餐秀色，他也一聲不響。如果行爲出軌，他的醋勁一動，也許會來個突擊。

出售鷄酒是未婚女子的特權，但是有些愛風流的少婦也來賣雞，不過絕對不能賣酒。顧客們也是規規矩矩地吃東西，不能多話，當然在別人不注意，也常悄悄地調笑一通。

走進緬寺，蓮座上點着無數的黃蠟，把大殿照得通明。蓮座四周團團地排着十幾張小籐桌。每桌坐四五個中年的和老年的男子。桌上有三樣菜；一碗雞，一碗牛肉，和一碗素菜。看見我們進來，他們很客氣地站起，讓我們坐。「委員們請坐，隨便請點菜罷。」我們謝了他們的好意。有些桌上的人正吹着不壘，大家輪流地唱歌。但是翻譯說，他們所唱的不是歌，乃是佛經和佛教的故事。靠着牆壁站着些年老的婦人，出神地諦聽，我們在殿裏隨喜一番又出來了。

廟內外雖祇隔着一道薄牆，但是像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牆內是莊嚴純淨的無色界，人們已從現實生活的夢中醒來，了悟了人生的空虛。牆外是溫柔淫蕩的欲界，這裏的衆生祇感到自然的美麗和生活的美滿，儘情地求感官的享樂。

姑娘們中有幾個和我們熟悉的很客氣地請我們喝酒，我們難却盛情，勉強地飲了兩口。忽然看到蠻海大吠的剛結婚的兒子和姑娘們調情，我們故意和他開玩笑，要告訴他的太太。他笑了一笑做個鬼臉跑掉了。土司的大姨也在人叢中擠來擠去，和漂亮的小伙子擠眉弄目，看見我們，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一會兒又消失在人羣裏面。

十一點後，氣溫降得很低，穿着單衣的姑娘受不住寒氣的侵襲，開始起身散去。她們背後蹲着的黑東西也站了起來，原來是一個個裹在毛毯裏的青年。他們笑嘻嘻地挽着姑娘的手，一對對地分開，消失到黑暗裏。白天他們在灌木林中，已佈置好臨時的洞房。房外各做着記號，別人不會隨便闖進來。這時他們便到洞房來享受愛的娛樂。女子脫下她的桶裙，舖在地上，男子的毛毯權當被子，把玉山推倒，緊相偎，慢廝連，則待忍耐溫存一霎眼。

關門

「我把心兒關起，讓愛情生生地餓死。」胡適

「江頭數日新風雨，布穀聲聲喚插田，

從此等閒花與月，青燈古佛夜聞禪。」龍江打油詩

五六月間雨季雖然就已降臨，但是雨水最多的時候還是七八九三個月（約占全年雨量百分之五十五）。七月以後差不多每天都要落一陣暴雨，田裏溝裏都積滿了水。在以米為主要食糧的民族裏，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時期，大家都忙着耕田種稻，沒有閒暇去談情說愛。所以從泰歷九月十五日（約當陰曆六月十五左右）起便關門了，所謂關門（夷語豪瓦薩）者乃關起愛情和婚姻之門也。

從關門到開門的三個月間，他們一面忙着齋僧禮佛，一面從事田間勞作。所以關門節不僅是一個宗教的節日，也是一年中生活的轉捩點。過去他們的生活是浪漫的疏懶的，完全沉

溺於愛情和歡樂之中，此後他們的生活將變為嚴肅的緊張的，一面和艱苦的現實生活奮鬥，一面追求着死後的超昇。

關門的前一天的清晨，姑娘們挑着水到廟裏去浴佛（夷語曰阿南拍召）。她們一個個地爬到蓮座上，把水從佛頂傾下。至於小佛像則取下降到罐裏，洗刷一番再放回原處。好在佛像都是銅鑄木雕的，沖洗不會毀壞也。待到所有的佛像一一洗過，滿殿裏都是積水，她們才嘻笑地挑着空罐回去。

關門這一天最重要的儀式是「胆」，俗人胆佛和僧，賤人胆貴人。所謂「胆」有「奉呈」「獻納」或「進貢」之類的意義。一切在家人（連宣慰使在內）都要備着各種禮物和食品到廟裏來胆佛，人民胆佛後還帶着禮物呈獻給宣慰（或該猛的土司），以求佛爺和宣慰的保佑與祝福。

這一天也是政治上重要的日子。十二版納各猛的頭人升降進黜都在這天決定。各猛的總叭帶着該猛新頭人的名單來到車里。下午召景哈召集議員們在議事廳開會，把這些名單一一通過。這一年爲了叭竜怕沙的繼任人選，會場裏頗有爭辯。但是這些議員們的態度都很溫文爾雅，一面吸煙，一面微笑着低聲討論，沒有一個人面紅耳赤的狂喊大叫。令人覺得這不像是在討論大事的議會，倒有點像人家開茶話會呢。

這天晚上宣慰府裏舉行盛大的宴會，宣慰使賜宴各猛總叭和各大頭人，並召集附近最喜唱歌的姑娘們來比賽歌詠。宣慰的煙榻的下方擺着幾張圓桌，團團地坐着許多粉白黛綠的歌

女。一個男子嗚嗚地吹起不壘，她們便挨着次序唱起來。每個人都運用她的豐富的想像力，撰成最雅麗的辭句，以甜蜜清脆的歌喉，唱出頌揚宣慰使的歌。歌女很多或宣慰使興趣很高時就徹夜不休，每個參加比賽的姑娘臨行時都得到賞賜。宣慰使認爲唱得最好的歌女，另外還有厚賜，這位姑娘從此便身價十倍了。

在關門的三個月期間，男女都應當堅守八戒，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妄語，四戒烟酒，五戒欺詐，六戒午後進食，七戒歌舞作樂，八戒好好色，這八戒無疑地是佛教的。人們對於這八戒遵守到什麼程度，我們不敢妄語，尤其青年人，對七八兩戒，似乎不能堅守罷。

最重要的禁忌還是禁止嫁娶。在這期間，無論貴族或平民都絕對不得談論婚姻，這種風俗的起源大概是基於經濟的理由。因爲這時是一年中唯一需要力作的時期，當然不應把時光再浪費在愛情上。而且社會上也不願因婚姻而影響了田間的勞力。

青年們既不能約騷，月圓花好的良宵，怎生消磨？祇有到廟裏去聽老和尚講經了，夜間各緬寺裏都是蠟炬輝煌，佛爺們輪流地登座誦經，同時還說唱些夷族的歷史。男男女女在殿中席地而坐，靜靜地聽着。聽得感動的時候，都合掌當胸，俯首叩地，跟着佛爺一齊唱起來。

年老的男子們從關門那天起便換上白衣服，遷住到廟裏，受着全村人的供養，一方面可以免得家務的煩擾，一方面又得到宗教的安慰，倒是一個敬老的好辦法。

和尚們和老居士們既然靠村中人供養，每家自然要輪流地備着食物到廟裏去，大家都

不甘落後，努力要做出點像樣的菜來。本來雨季中是停止街期的，但爲了便於人民買菜起見，一月之中規定幾天爲街期，稱爲胆街。普通每七天一街，有時六天或八天一街，總以每月四次爲度。街上主要的交易是肉類和蔬菜的買賣。大概每次街期要殺一隻豬或一頭牛，那些較富庶的區域（例如南橋坝子），每街常要宰二三頭牛呢！

胆

一鐘鼓聲喧緬寺開，老僧持扇坐蒲臺；

蠟炬數條花雙朵，隊隊夷姑胆佛來。——龍江竹枝詞，胆佛

關門節前一個晚上，我半夜裏從夢中醒來，聽得房東太太們還在吱吱喳喳地說話。一會兒聽得曬臺上的石磨在轉動，一會兒又聽得鍋鏟撞在鐵鍋上的聲音。原來她們在製備明晨胆佛的食品。不久樓下的雄雞第一聲報曉，她們便忙着要趕到緬寺。我也匆匆地起身，出來一看她們胆佛的東西。房東太太的妹子正提着籃子要出門，籃子裏有甜米蝦，米粉餅，和幾碗葷素肴菜，另外還有一對蠟條。蠟條是夷族最尊貴的禮物，和藏人的哈達一樣。我看了看錶才三點多鐘，離天亮還早呢。便問她們爲什麼這樣早就去緬寺，她們說這一晚差不多家家都不睡覺，搶先去胆佛，因爲最先胆佛的人會得到最大的保佑。

寺門前慢慢地聚了許多姑娘和太太，天一亮廟門大開，大佛爺端坐在殿中寶座上。她們一個個地走到他面前跪下，雙手把食物獻上。佛爺命小和尚收下，她們便退出來。據說她們

今生把食品胆佛，死後佛會給她們十倍乃至百倍的報酬。

不但婦女們胆佛，宣慰使今天也胆佛。宣慰街附近有二座新緬寺。一座新緬寺在宣慰府背後的山上，造得極富麗堂皇，是十二版納最高的緬寺，廟裏的方丈，稱爲「拍召虎松烈」，是十二版納的僧侶的最高領袖。一座舊緬寺在宣慰街頭，雖已破爛不堪，但仍有很高的地位，宣慰使這天下午便到這座緬寺來胆佛。

午飯後我慢慢踱到這座破廟來。大殿的一邊有一方高臺，上面安着大佛爺二佛爺的坐位。其他三邊都鋪着竹席，正對高臺的那一邊席上還鋪着很厚的毛毯，這是預備給宣慰使和大臣們坐的。左手的席子上已經坐滿了大臣的眷屬，她們或跪着或趺坐着，臉上現出莊嚴肅穆之相，遍殿內燃着黃色的蠟條，寂靜得沒有一毫聲息。

忽然傳來三聲砲響，宣慰使離府上路。一會兒鑼鼓聲和人馬聲由遠而近。叭啞發號騎着黃驃馬在前開路，馬後一個壯健的漢子，撐着一柄二丈多高的大金傘，罩在他頭上，緊隨着是許多大叭，有些乘馬，有些步行，有的後面有人撐金傘，有的沒有。據說張金傘的權利是花錢捐來的。先納欸若干，得到宣慰的批准，才能購置金傘。還有些富裕的大叭帶着一個或數個私人的衛士。兩個小丑似的人物夾在大叭們中間，不時鏗鏗地敲着手中的小鑼。隨後是召景哈的衛隊。召景哈穿着黃斜紋布學生裝，頭上纏着粉紅色綢子，再戴上一頂黃氈童軍帽，騎了一匹赤兔馬，得得而來，左右有人撐着兩把大金傘。

宣慰使的儀仗隊開始出現了，最前面是大刀隊，八個壯漢每人肩上扛着一柄大刀。刀長

約三尺，鞘上有金色銀色和綠色相間的斜紋。其後兩個人擡一面大鼓，形式和漢人佛殿裏的鼓一樣。另外一個人用二根槌子把牠搗得震天價響。接着兩個人擡一個直徑約二尺的銅鼓，據說是諸葛亮和他們的祖宗——孟獲打仗時留下來的。再後面一個人挑着一面大鑼和一面奇形的鼓，鼓的直徑不過五寸左右，高倒有三四尺。周圍釘着一道道寸餘寬的皮條。鑼在前面，挑的人自己敲着。鼓在後面，一個小男孩握着小木棒，不時地跳起來打兩下，惹得道旁觀衆哈哈大笑。鼓隊過後是鐵鎗隊，每人持着一竿長鎗（不知可是孟獲們使過的？）。鎗頭已經鏽壞，鎗桿上的藍色和銀色的黃紋還顯明。接着一聲吆喝，兩個小丑舞着細長的竹竿，驅走路上的閒人。其後兩個人捧着一對金碧輝煌的孔雀尾巴。這兩隻尾巴都是三眼翎，是難得的珍品，本來是拿着跳舞的，可惜這舞技現在已失傳了。再後是旗隊，兩面三角旗，兩面鸞國旗，兩面虎旗，和一把紅羅罩蓋。最後是火槍隊，八個人背着八根舊式的步槍。

儀式隊過後，空氣變得很嚴肅，大家都屏息肅立。一個漂亮的馬夫牽來一匹雪白的駿馬，鞍轡鮮明，鞍上沒有人，據說是給天神騎的。馬後宣慰使跨着巨象，慢慢走來。那巨大的動物安詳地移動牠那柱子般的巨腿，像一座冰山流過來，使牠前面的人有恐怖的感覺。牠背上裝着一個長方形的木鞍，四周有一尺高的欄杆，可以容四五個人坐在裏面。鞍中鋪着萱花毯，宣慰使盤膝坐着。象奴跨在象頸上，指揮牠的進退。象走到緬寺門口，先屈前腿，後屈後腿，跪在地下，從人趕忙取一個小梯子，靠在鞍上，讓宣慰走下來。然後象站起，走到路旁，安靜地待着。用牠的長鼻撕下樹上的細枝，消磨時光。宣慰進入廟門，殿裏立時奏起音

樂。宣慰和各大頭人分別就坐後，從人獻上胆佛的供品。這是一對高約二尺的三角架，用細竹竿和竹篾紮成，上面粘着許多紅色白色的紙條和紙花，然後在佛像佛爺和宣慰面前點起一枝蠟條。大家合掌當胸，靜聽佛爺唱經，每唱完一節，都低頭禮拜。約一小時，宣慰才起身回府。

傍晚房東太太的大公子去胆宣慰，我也跟着去看熱鬧。到了宣慰府，屋裏黑壓壓地已經坐了許多青年和中年的漢子。每人手裏都拿着一二對蠟條，此外還有香蕉，銀錢等禮物。這位大公子到門口，脫下鞋子提在手裏，赤足走進屋內，向躺在烟舖上的宣慰恭敬地叩了一個頭，便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一會兒宣慰烟癮過足了，爬下床，他們就依次膝行到他面前，叩一個頭，把禮物呈上，宣慰是一概笑納，然後用手或蠟條在他們頭上觸一下，嘴裏喃喃說幾句祝福的話，他們再磕一個頭退了出來。

天快黑的時候，司廊散會，召景哈率領議員們和各猛代表來胆宣慰。司廊胆宣慰的物品非常特殊，五隻三四尺高的木瓶，瓶中插着些鮮花和紙花，還有一隻更大的木瓶，分內外兩層，外層方形，內層圓形，頂尖如塔，上有木棍，棍上繫着幾圈鮮花。至於各猛的土司另有進貢的物品，進了宣慰府，召景哈和各猛代表，把禮物捧在手裏，膝行到宣慰座前，一一呈獻。宣慰也挨次地爲他門摸頂祝福。

開門——京平邁

「這時候滿屋裏都是太陽光，牠說，我是關不住了」。胡適之
「火樹銀花發，星橋鐵鎖開」。

夷曆十二月中旬，雨季已經過去，稻子也已收穫，倉庫充盈，人民多閒，正是大家該行樂的時候。而且新棉上市，小姑娘們都要夜績，長夜無聊，正好談情說愛。於是關了三個月的愛情之門開始於十二月十四日（陰曆九月十五左右）起開放了。開門節夷語爲「京平邁」。有人譯爲新年，似乎不很妥當，因爲新年是一年的開始，一年不能有兩次開始也。這個節日也含有宗教的意味，和豪瓦薩節相對，但是比豪瓦薩節熱鬧。就是和光撒（新年）比起來，其熱鬧的程度，也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大概這時五穀剛剛收穫，家家都很充裕，二則三個月來，他們過着勤苦的和嚴肅的生活，一旦解放出來，自然要發狂地慶祝一番了。

在開門節的幾天，每天都有牠的慶賀的方式，例如跳于絡呵，放高升……大致和第一次新年（光撒）相似，此外還有幾項特殊的遊戲的節目。

一是武技，在宣慰府前的空場上表演。最先是舞手，由宣慰街的居民擔任。他們在場上揮手踢足，來往了幾趟。我們對於拳術完全外行，看不出他們的工夫的深淺。至於他們鍊的是少林拳抑是武當拳，祇好待向愷然先生去研究了。他們不愧是將門（孟獲）的後裔，現在還能使各項武器，打拳完了，便有人出來舞刀。他握着一柄三尺多長的緬刀，上三下四地研擊了一陣，刀光閃閃，殺氣騰騰，令人想起了戲臺上的孟獲。舞過刀後，從人羣裏走出一個人來舞銅鎚，據說這項武器很難練得好，現在有這種本領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了。

接着是宣慰治下的一個弱小民族——攸樂人——的代表出來獻藝。攸樂人自稱為丟落人，據說他們的祖先原是諸葛亮部下的兵士，諸葛亮南征時把他們丟落在這裏，強將手下無弱兵，他們也還懂得點武藝。那位代表，提着齊眉棍，來到場中，另一個人敲起鼓來，他便開始舞棍，進退緩急，都應着鼓音，博得不少的彩聲。

二是舞燈。這是最熱鬧最受人歡迎的節目。道得說夷人舞燈的風俗是跟緬甸人學來的，舞燈之俗和佛教有關，夷人的佛教和緬甸的佛教同屬南派，所以這話，也有道理。不過舞燈的風俗在漢族中起源甚早，直到今日，每逢新年，人民還是以最熱烈的心情來舞獅燈舞龍燈，如果說舞燈的遊戲是從漢族傳過來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些燈也是用竹竿竹篾紮成的，上面糊着各色的紙，有惡鬼兇神和各種鳥獸蟲魚，最大的是龍燈。他們的龍和漢族的龍形狀大不相同，簡直像一條極大的蟒蛇，許多人頂着，在草地上翻滾。龍燈前有樂隊，先到宣慰府前，在鑼鼓聲中，搖頭擺尾地舞一陣。然後環遊各個村子，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酒肴的慰勞。大路旁站滿了盛服的姑娘，舞燈者故意向她們做出許多怪態，引逗她們嬌笑。

近年來夷人的生活漸漸困難，他們的心情不如從前快活，對於節令的興趣也變得很淡薄。許多慶賀的儀式，祇是勉強地舉行，而舞燈之戲，更不容易看到了。但是在孟良，燈戲還是很繁華很熱鬧，道得記他親見的情形道：

「很大的燈隊是由男人燈，女人燈，鳥燈，和獸燈組成的。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一條十個至十二個人舞的大龍，這龍是紙做的，裏面點着火，用紅玻璃做眼睛，看起來非常獍狎。在晚上祇要化一點錢，這些舞燈的就在你屋前和着鑼鼓舞起來了。

不過最熱鬧的舞燈是在召法府（孟良的召法在元明清時受封爲孟良宣撫使，位次於車里宣慰使）前舉行的。這裏的小路的兩邊編着矮竹籬，繞來繞去，繞進繞出，又回到起點，做成一座迷宮，拉直了據說有一里長呢！燈火放在兩邊籬笆的頂上，景象極爲輝煌。召法和他的家屬以及客人們坐在看臺上。貴婦們穿上最出色的長衫。大羣的人民從城中和平原裏跑來。我們隨着召法的家屬走進迷宮，前面有本地的樂隊引路，後面跟着平民。進口處有人把燃着的蠟條給我們。在迷宮的半路上我們看到一個大佛座，座上有幾尊佛像，於是我們把蠟條插在佛前當作供品。……

人民都進來後，燈隊一路舞進迷宮來，這條大龍蜿蜒翻騰，像真的一樣。

三是放孔明燈。這種燈和我們故鄉——江蘇——在中元節之夜所放的完全一樣，用竹篾和紙紮成鐵鐘形，鐘口的中央紮着一塊浸透了油的布，將油布燃着後，使鐘緊靠着地面，燃燒所生的氣體不致逸出，待燈內充滿氣體後，把按着燈的手鬆開，牠就破空飛去。愈過愈高，最後祇見一點亮光，辨不出是燈還是星了。據說這種燈是諸葛武侯征南蠻時，爲了指揮夜間行軍而發明的，不意竟被他的敵人——南蠻學到了。

毘拍鬼和撲死鬼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其地夷俗鬼術甚怪。……」七修類稿。

「擺夷的迷信較雲南其他民族更多」。雙江一瞥

擺夷雖然崇奉佛教，但是「佛並非唯一受到這些崇敬的，他們和鬼怪分享了這種崇拜，那些天上的各級生物和地上有權力的鬼」。道得，秦族

「他們信仰佛教的虔誠還不如他們的崇拜和畏懼鬼怪，我們知道他們公然地在庭院裏祭鬼」。同上

原始的人民認為自然界的一切東西的裏面，都有一種精靈存在着。秦族當然不能例外。佛教傳進來後，更在他們腦中添了不少的神鬼。因此他們的迷信程度更深，覺得隨時隨地都有許多鬼怪在活動了。我們如其說他們的精神生活是受佛教教義的指示，倒不如說是受神鬼觀念的支配呢。

在這許多鬼怪之中，最兇惡的鬼是琵琶拍和撲死。

琵琶拍鬼受着婦女的豢養，如果有人得罪了她，她便放出琵琶拍鬼來鑽入仇人的身體，使人發燒發狂。倘若有人能設法把鬼嚇走，或者審出牠的來歷，找牠的主人來把牠領回，病就霍然而癒。否則受害的人不久就死掉。彭桂蕙說：「琵琶拍據說也是婦女所有，如果取着有琵琶拍人家的東西，牠便會跟着什物走去爲害。他們年長的任何人請會審驗的人詰問後，即由病人口中直接招認出來，於是患病之家便應常用酒肉等禮物送牠回去。很奇怪是這時久臥病榻的人竟精神十足，站起來大踏步走向放琵琶拍的人家。等琵琶拍交還了原主，病人又恢復了病態，

精神癱換的要擡着回來了。經這樣的送了後，病痛便會一日日癒去。凡有琵琶拍的婦人，每每傳給她的姑娘」。雙江一瞥

在車里的時候，我們曾親見過琵琶拍作祟的事情。車里街上有一位姓卓的廣西人，娶了個擺夷太太。有一天她黑夜裏回家，一進門兩眼發白，神情大異。卓某喚了幾聲，沒有回答，他非常驚慌。左右鄰居聞聲過來探視，一致認為受了琵琶拍的侵襲。於是卓某用關邪的虎牙在她身上亂戳，想找出琵琶拍盤踞在什麼地方。戳到腕部，她忽然大喊，原來琵琶拍藏在這裏。卓某便一面用力刺，一面審問牠的來歷。並且許願如果牠回去，牠可以得到一筆禮物，但是牠沒有作聲，旁邊有人放爆竹恐嚇牠，她若無其事地冷笑兩聲。卓某提起手槍來對着她說假如牠再不招認，就把牠打死，接着有人在門外放了兩聲空槍，她仍然不理睬。又有人恐嚇要用棉被把牠壓死，也沒有效驗。最後卓某端出一盆熾紅的木炭，用鐵鉗夾起一塊要來燙牠。牠才驚慌起來，願意招認，供出牠的名字，牠住在某村，門前有一顆大樹。並且說如果不燙牠，牠願意立即回去。說完了她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跑出門外，跑得非常快，到了三叉路口，突然倒地，人事不知。別人把她扶回來，不久她的神志漸漸恢復。問她方才的情形，她一概不知。據她日後告人，那天早晨她因買糖和一個婦人發生口角，或許那婦人就養着琵琶拍罷！據說這種鬼平時變成小動物，喜歡吸食動物的血。畏強凌弱，不敢危害漢人，更不敢走近白人。有一次一個婦人帶着琵琶拍到思茅，走到城門口，琵琶拍忽然大叫，要求回去，因為城裏全是可怕的漢人。

人們因為害怕琵琶拍，當然很厭惡畜養琵琶拍的人，所以被懷疑為養有琵琶拍的婦女，和在英國被疑為巫婆的老婦一樣，常受到社會上最殘酷的迫害。「一寨裏某家娶了一個有琵琶拍的女郎，大家就羣起而逐之了。於是有琵琶拍者只好會集起來，去單獨聚居」。雙江一瞥

車里教會對面的花腰擺夷村和出美人的頂真，都是以有琵琶拍出名，沒有人敢娶這裏的姑娘，如果娶回去，一定要受到非議和迫害。道得在景棟曾親見一個病弱的女郎，因為有養琵琶拍的嫌疑，被人加以種種可怕的虐待。車里長老會一九三三年工作報告中也記着一件關於琵琶拍的案子。一個花腰擺夷老婦，被水擺夷當作象養琵琶拍者，想加以驅逐或殺害。她逃到教會裏來請求保護，幸得縣長出示嚴禁，老婦才能保全了她的殘喘。

撲死也是極可怕的鬼。七修類稿謂：

「又有名撲死鬼，唯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金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為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則不可以理喻者。嘗讀衍義三國志，諸葛亮七擒孟獲，蠻居多以怪術，於今驗之果然」。

牠不但愛吃死人屍骸，也愛吸食活人的腦髓。夜間常變為飛蟲，偷襲睡熟的人們。牠最常變為一種大飛蛾，渾身黑色，兩隻血紅的眼睛，絲線般的長觸鬚縮在頭頂內，形狀醜惡可畏。晚上祇要聽到飛蛾的聲音，人們就不敢安心就寢了。有一個晚上，我們正和幾個夷姑談笑，忽然聽到頂上有飛蟲的聲音。她們立時不響，芳容失色，睜着兩隻充滿恐怖的大眼睛。我一面勸她們不必害怕，一面跳起來把這隻昆蟲打死，放在火上燒成焦炭，她們的面色才

慢慢轉過來。

這種鬼「多半山婦女在夜間所變，據說當她要變化出去時，連她本人也不知不覺地只突然在灰地上打了一個滾，原身便臉青神昏，在半眠狀態中睡倒在家裏。一直要她的神魂甦醒來附在體上時，才會甦醒起來。她的神魂飄飄蕩蕩跑出去以後，或變成貓兒去吹人家的肉，使牠發臭不能食。或變作人形去捏人家的小孩，使他遍身青一塊綠一塊。一夜嚎哭，生出病痛。又或變成大白馬，牛屎，爛穀籃之類，在黑夜的大路上嚇行人。但若被人發覺反打牠，或用法術把牠擒縛起來不放，則一過了半夜，鷄叫以後，她會急噪哀求，再不放回去，家裏的原身就會嗚呼哀哉了。」雙江一瞥

她的嘴又很饑，喜歡偷吃人家煮熟的肉類，尤其是雞肉。夜間她的頭會飛到人家去享受盛饌。假如她的頭飛出去後，你在她頸上塗點黑灰，頭顱回來，就不能再合上去，在四周亂轉一陣便落到地上死了。

夷人還有一種邪術(Black magic)，叫做放歹。「這是不分男女，只要學習的人都會，而且是聽意識的安排，有意地放給別人的。有牛皮脹，飛刀之分。牛皮脹是情婦放給情夫的。她用大張牛皮縮成很小的體積，混在食物中使她的情夫吞下。以後情夫若變心爽約，牛皮就在腹內舒散開來，脹得要死。飛刀是恨仇人的時候，念念有詞，使利刃憑空飛去，插在仇人身上的一種法術。」(雙江一瞥)此外還有咒米成蛆，易人五臟等法術，懂得這些邪術的術士，常被人重金禮聘去報仇雪恨，郎瑛所記的地羊鬼，大概就是這種邪術。

「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支藏。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爲土木。或惡人不深，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七修類稿

一個青年和一個和尚之喪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陶潛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

我在車里結識了一個青年。他是浙江人，曾在馮庸大學讀過書，一二八淞滬戰起，馮庸大學曾組織學生軍，南來援助，這事我們大概還能記得。他便是學生軍中的一員。不久滬戰結束，不但學生軍被解散，馮大也停辦了。他回到家中，和老父繼母發生衝突，忿而出亡，與兩三個同學組織探險隊到車里一帶來探險。後來其他的人都先後回去了。他抵抗不了這秀麗山河的引誘，嬌美婦女的魅惑，仍舊留在這裏，討了一個嬌嫩的擺夷太太，學着說夷話，慢慢地「漢變夷」了。

他在縣政府裏有一個小位置，每月祇有十元的薪金，物資生活非常艱苦。他那年幼的妻，除了吃飯睡覺外，什麼也不懂，不能給他一點幫助和安慰。他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清醒的時候，他也明白這種生活的空虛，和前途的危險。他也想回到那遙遠的故鄉。但是他沒有旅費，又捨不得嬌妻。在這種矛盾的生活裏，他逐漸消瘦了，憔悴了，頹廢了。知道

他的人都爲他耽心。我們也想幫他跳出這陷阱，想不到援助的手尙未伸出的時候，他已離開這世界了。

有一天他在我那裏下棋，傍晚回去。不久一個小童慌慌張張地來找我，說是他得了黑尿症，要我去請美國醫生。我跑到教會，邀了納爾遜醫生同到他家，他躺在床上，兩眼發直，渾身發抖，已經不省人事。納爾遜代他注射後，俯首祈禱，我知道他已無望了，不禁淒然欲淚。他的妻茫然地立在床邊。他的岳父母看到治療無效，認爲是邪鬼作祟，提議送鬼。（根據夷人的理論，一個人的靈魂是由三十二個「匡」組成的。這些「匡」分在身體的各部，例如髮、頭、眼、耳、齒、背、手……都各有一個「匡」，每個「匡」可以自由行動。如果體內走失了一二個「匡」，或者別人的「匡」混到身體裏，或者被死人的鬼魄附着，人便要生病了。）送鬼或匡後也沒有效驗，於是有人認爲或許是他的「匡」走失了，便抱着他的衣服出去招魂，招回來後用繩子扣在他的腕上。一切方法使盡了，他的呼吸變得更急促，臉色也開始轉變，大家知道沒有希望，請了一個和尚來給他念經送行，延到十二點，他呼出最後一口氣，和這個世界永訣了。

一個青年，在他的短促的人生旅程上，沒有從周圍取得什麼，也沒有給與什麼，就像蟲豸一樣地死掉了。他那萬里外的老父或許在懺悔着，盼望他歸去，豈知他已帶着一顆破碎的心長眠異鄉了。素來心腸很硬的我也忍不住爲他灑了兩滴同情的淚。

喪事由他岳家主持，按照夷俗，第二天就安葬。沒有殮服，也沒有棺槨，兩個人用竹槓

把屍體擡到墳場。出殯的時候，幾個和尚在前面敲鈸誦經引路，其後一個人沿路燃放爆竹。他的年幼的妻跟在後面送殯，穿着舊衣，披散頭髮。她的年紀太輕，不明白丈夫的死對她有怎樣的影響，她帶着茫然的神情走着，沒有號泣。走到半途，有人遞給一根線，叫她剪斷了，又把一枝竹竿，叫她砍成兩半，然後領她回去，這意思是「我倆現在永別了，好像這剪斷的線劈開的竹永遠不能再合了，希望你在那個世界裏做一個快活的小伙子，我在這世界裏重做小姑娘。」她這時才如夢初醒，知道和丈夫永不能再見面了，兩股痛淚像泉水似的湧了出來。

到了葬地，把一枚雞蛋在地上滾轉，照牠停止的方向掘一淺坑。將屍首放在裏面，蓋上了土，用錘子打平，不做成土饅頭的式樣，一點看不出下面還埋着一個死人。葬禮完了有人放一串爆竹，送殯的人都轉回家去。下午請一位佛爺來清除屋子，他手裏端着一碗水，口中念着咒語，用楊枝蘸碗中清水遍灑屋內，驅走那些可怕的鬼和「匡」。

葬後的第二日，他的岳家備了蠟條，紅布，檳榔等招死者的魂送到廟裏，從此鬼魂便安居在此。以後每逢忌日，不必去掃墓（而且也無墓可掃）祇要備點菜肴米飯到這裏來祭饗他的魂就是了。

魂既然歸到寺中，他生前服用的衣物也要獻來。普通在招魂的這一天，先把死者用的東西陳列在大殿裏任人參觀。表示死者是一個能幹的人物，掙起這麼多家私。所以夷人很喜歡多做衣服，穿過一二次就把牠藏起，完全爲了死後的炫耀。然而我們的朋友家徒四壁，連這

最後的光榮也沒有得到。

在他死後不久，我們又聽到猛混大佛爺的死耗。貴族和佛爺死後要行火葬，把屍首燒成灰後，裝到一個精緻的小匣裏，埋在土中，再在上面造一座小小的塔。

火葬的時候，非常熱鬧。六天前各猛的人便紛紛趕來，有的專爲看熱鬧，有的爲了追逐異性，還有些商人來擺攤子，百貨雜陳，比車里的街子還齊全。也稱爲趕擺。情形很像北方的廟會。火葬的這一天，更是人山人海。棺材從廟裏擡出來，牠的兩頭各繫一根繩子。全猛的人民，分爲男子和女子兩隊，各牽一根繩子，同時用力地拉，像拔河戲一樣。勝利的一方在歡呼聲中把棺材送上山去，和尚們繞棺誦經後，便打開棺材，取出屍首，送到柴堆上焚化了。

火葬似乎與佛教有關，不信佛教的擺夷（如花腰擺夷）也不行火葬。信佛教的擺夷都行火葬，而且火葬時都同樣地熱鬧。在孟良，「一個老和尚的火葬，有四天的節期。平地上臨時搭起許多街棚和貨攤。柩車的兩端各繫一條粗繩。他們分開用手去拉。倘若上邊的一隊人力氣大些，柩車便被拉上山去，如果下方的人勝了，柩車就在歡呼聲喝采聲中滑下山來。身披黃被的和尙們就跪成一個圈子，爲死者念經後，便掀開棺蓋把屍體取出。當柴堆燒着了，這些矮小的秦人就跑去把屍體投到火堆裏。」道得，秦族

祭龍

「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而報成功。」（周禮疏）

關門期中有一個重要的節令稱爲祭壘（夷語曰靈披），日期並無一定，隨各地的傳統和當時的情形而定，大約總在夷曆十一月間（即陽曆九月間）。祭期的長短各地也不相同，例如佛海三年一小祭，九年一大祭，祭期四十日。橄欖壘和大猛籠的祭期都爲十五日。景洪壘因爲是交通孔道，商旅頻繁，祭期已縮短爲一天了。祭壘在墳場上舉行，一面是追念和安慰死者，一面還有祭穀神祈豐年的意思。有人記述苗族中有祭龍的風俗，也是爲了祈五穀豐熟。所謂祭龍，是祭龍樹，龍樹是什麼植物，我們一時無從查考，假如龍樹就是榕樹，倒和擺夷的風俗巧合呢。

祭壘是個很奇特而有趣的風俗。在祭期中每天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祀和許多神祕的儀式。祭的時候絕對禁止外人闖進他們的寨子，絕對不許外人參預他們的典禮。因此要知道其中詳細的情形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祇能從久居在此的漢人的口中獲得一鱗半爪。

最神祕而可怕的儀式是剝牛。

墳場上的大榕樹把牠的千百條的氣根插在地上，像是無數的柱子，枝上的綠葉密切交接，成爲一座很大的涼棚。樹下長着茂盛的雜草，草裏藏着昆蟲蝦蟆和毒蛇。空氣非常潮濕，光線也很黯淡，這是一個陰慘的世界，剝牛就在這裏舉行。

每天下午，砲聲三響，男男女女簇擁着土司牽着耕牛來到榕樹林中。平日愛鮮豔色彩的

夷人，這時都穿素淨的衣服。女子們頭上也祇戴素色的花，往日笑容可掬的臉變得嚴肅冰冷。水牛好像知道自己的命運，悲哀地遲緩地移動牠那笨重的身軀。幾個健壯的男子很快地把牠綁在預先釘好的大樁上。牠用驚恐的懇求的目光看着人們。無助地叫了一聲，一羣披著黃袈裟的和尙們走過來，震天價敲着鑼鼓鐃鈸，嘴裏朗念經咒，然後土司和人民過來禱祝，婦女們把花紛紛地插到土司的頭上。這時剝牛者從人羣裏跳了出來。他是本猛的一個小頭目，穿着青色的男褲和紅色的女上衣，赤着雙腳，髻上插了許多鮮花。手裏舞着七八尺長的竹桿，桿端縛着一把鋒利的匕首。在鑼鼓聲中，他繞着牛跳舞，每跳過一圈，就舉起手中的利刃，向牛用力拋去，立刻又把牠拔出來。牛發出一聲痛苦的吼叫，四周的人民也來一陣狂呼，壓倒牛的悲鳴。他這樣一面走一面剝直到牛給剝得體無完膚，氣絕身死為止。然後大家散去，讓屠夫來分解牛的屍骸。精美的肉送給土司，其餘的部分平均分配給各家。

這天晚上土司不能上床安睡，要在堂中趺坐一夜。但是並不寂寞，有兩個最漂亮的姑娘穿着豔麗的衣服坐在旁邊陪伴他。滿眼秀色，一屋幽香，對於多情的夷人這是一個可怕的磨難。然而這也是土司的誠心的考驗，假如他的誠心不夠，做出點不乾淨的事來，就要激怒神鬼，降下災殃。第二天他又率領人民去剝牛。

祭壘的時候有許多禁忌，一個共同的重要的禁忌是絕對禁止外人參加，否則稻的收成會減低的。此外每猛每寨還各有特殊的禁忌。例如車里的蠻得，在祭壘的時候，禁止說漢話，如果有人誤犯，以後捕到的魚就會失去。因為據故老相傳，該寨的人民原來居在普洱。他們

的土司和漢人戰爭失利，率領人民逃到十二版納。但是漢人不肯放鬆，一直追到蠻得把他捉住。但是他很有本領，刀槍都不能傷他分毫。漢人沒法，便用竹席把他裹起沉到江底。人民於悲憤之餘，遂規定了這個禁忌。這也是東方式的精神抵抗的一例。

據說貴州的苗族也有剝牛的風俗，從牛屍倒在地上的方向，來卜一年中的五穀豐歉，人事吉凶。詳細的情形，一時無書可查。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牠和夷族的剝牛是否相同，以及二者有什麼關係。

一封纏綿的情書

「輕拈斑管書心事，細摺銀箋寫恨詞。」白璞

「磨龍墨，染兔毫，倩花箋，欲傳音耗，真寫到半張却帶草，敝寒溫不知箇顛倒。」馬致遠

這是一封男子寫給女子的情書，我請了幾位懂得漢文和夷文的青年來一同商量，化了三個上午，才把牠翻譯出來。原信是用韻文寫的，音節優美，可惜我們的文字的技术太拙劣，不能把牠的聲音的美保存下來。

「妹妹，聽着罷！哥哥現在做了一首歌給你聽，這歌是用的景棟（註：原爲孟良宣撫司今屬緬甸）的調子。我在曆本土仔細檢查，選出最近三個月日都吉利的日子，而今天更是最好的的一個，衆鬼遠避，所以我纔寫這封信來，請你靜心聽着罷！

有一天我走到你的家裏，就同小星照耀在你的閨房。我胸中蘊蓄了千言萬語要向你傾吐，但是像瘋了的巨象在森林裏找不到一條出路。你像開屏的孔雀一樣美麗，我親愛的人呀！明艷可愛得如同我的眼珠。微黃的膚色像火金似的閃閃發光，你的一舉一動處處惹人憐愛。纖細的身材活像一片初舒的柳葉，兩手支在腰間更顯出你的苗條。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像一朵含笑的鮮花。又好像砂中的金粒，射出眩目的光芒。你真是無價的寶石，扁在（註：女子之名）呀！祇要遠遠地望見了你的形影，我渾身就酥軟了。

我愛你的心和月色一樣的皎潔，愛你的意像無數的寶石從天空落下來。我有無比的福氣，才能夠見到你。你是西天的晚霞，顏色比任何姑娘都好看。你的皮膚就像融化了的金子。酥胸平闊，蠻腰纖細。兩隻玉臂像一對蠟條，插在身子的兩邊。晶瑩的兩眼好似一對真珠。任何時候看到你，都是這樣的美麗。像梅錫利（註：即榕樹）初生的嫩葉一般，親愛的妹妹聽着，親愛的寶貝白嫩得像擦臉的香粉。妹妹呀！妹妹呀！我是純潔地愛着，決不會像毒藥一樣能損害你的。

現在讓我們回憶初次見面的情形，自從去年春天我們開始認識，現在又是一個春季了。哥哥已經可以隨便到你家裏來，和你親切地談心，並不是關在箱子裏從來沒有見過。過去我們的愛情已經堅定，曾經對天地發誓，相愛之心像江中的巨石永不會動搖，如果今生不能遂同棲之願，此恨是綿綿無了期的。我願意把我的身體和財產全部獻給你。我們的誓言永不能變更，如果有一方負心，縱使送上萬兩的白銀來謝罪，也不耐煩去瞧一眼呢！你像盛開的蚌

蓮花一樣嬌豔，像綠耳痕和綠香排（註：皆花名）有難以言傳的幽香。你切勿三心二意，像大江中的小船搖擺不定。堅決地保持你過去的主張，免遺來日後悔。不要忘却我們以前的誓言罷！再細細回想我們談過的一切。有人用甜言蜜語來引誘你的時候，你的必要像鐵石一樣不去理他，切不可輕易受人蠱惑，動搖初志。心情要開闊一點，轉灣摸角地胡思亂想最會誤人的。

你應當常常溫習我們的祕密，當我們在一處的日子。記否我們初見面時那些熱烈的情話？記否我們定情之夕那兩棵燃燒着的心，我們的愛情是由心底生出來的，不是受了外界的壓迫的假裝。我們的愛比寶石還要堅固，再也不會破裂。我們曾對天立誓，負心的人，要受到上帝最嚴厲的處罰。如要我們負心，除非有一天蛀蟲能夠毀掉象牙。我們願意生生世世都守在一起，當日我們定情的時候，就像在水下搓繩子，一點紋路都看不見。我懇切地請求你，無論如何不要受別人的欺騙。有許多登徒子在你周圍起了不良的念頭，祇要你心意堅定，隨他們怎樣來蠱惑都沒有關係。我們的心意堅定了，就像半山上的白花樹一樣，大風不能吹倒，野火也不能燒掉，讓白花樹來做我們的愛情的證人罷！

親愛的人兒聽着。當月亮從東方升上來時，非常明亮。團團的白雲籠罩着山頭，我的話就同斑枝花的絮填塞在枕中，給你永遠枕着。古詩說得好：「冬月（夷曆冬月相當於陰曆八月）的月亮皎潔得像水中洗過的樹葉，臘月的月亮却格外地光明。」綠耳痕綠香排（以花代愛人）聽着罷！我們再來溫一溫去冬的甜夢。三月（約當陰曆臘月）間的天氣非常寒冷，四

月間花漸開得絢爛，綠步雷和綠長葩（皆花名）都開了，你折來插在頭上，真是好看。我走近你的時候，你將花拔下送給我，表示你的誠摯的愛情。下午熱氣退了，我才依依不捨地回去，三月四月都過去了，現在已到五月，綠珍旺又盛開了，也是美麗而芬芳。你送給我的花，我一刻也沒有丟開，就是睡的時候，也把牠放在枕邊，以便隨時觀看。你同綠耳痕的重瓣大花一樣地美麗。我希望你不要像綠能改（註：一種爬藤植物綠大樹而長），雖然在半空中的樹頂上開花，但是花落下來却墮在泥淖之中，和污泥混成一團。

唉！天空雖然很清朗，可惜月亮還沒有升起，我雖全心地愛慕你，但不知那一天才能達到我的心願呢？就像看到一朵美麗的花，祇能遠遠地欣賞，不能近前攀折。然而請你不要灰心，總有一天會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走錯了路，還可以捫回來重走，但是話說出了口，再也無法追回的。不管是走進熊熊烈火裏，我們願意死在一起，水中也是一樣。請不要忘掉我們的密約罷。願你心神安定，意志堅決，像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我們原來就是親戚，不像別的情人們，一個生在昆明，一個長在緬甸，也不像兩棵樹，各自獨立生長，我們是天生地設的一對呀！

你的頭髮烏黑的光亮，眉毛灣灣細細，臉上有紅有白，眼珠特別的澄清。你的微笑能使每一個男子都魂消魄蕩。你像那漂亮的金魚，生在大塘裏，自由自在的游泳。但你得當心呀！塘中各處都張着漁網，你若是大意落到網中，再也不能恢復自由了。也不要到處亂游，一旦墮入砂灘上的淺水坑裏，祇能和小魚為伍，就毀了你一生的美名了。你的性情不可太剛強

，也不可太輕率，遇事要慎重考慮。不要像金魚那樣常常跑到砂灘上。你住在任何地方都可任意游蕩，偶不留意，就會觸到網罟的。

我們的愛情雖然很濃，但是時機還沒有完全成熟，我祇能遠遠地欣賞這朵嬌花。雖然如此，我們像河中的浮萍，水深了可以活，水淺了也可以活的。現在好像烏雲遮蔽了天空，總有一天，大風會掃清了雲霧，重現出星月燦爛的長空。我們等待那一天的降臨罷！請你暫時忍耐，將來同枕的時候，再暢敘心裏的話兒。諒來最遲不會過明年的。你實在是舉世無匹的美麗，像一個雞蛋中有兩個蛋黃一樣地罕見。除非是上帝不允許我們結合，我們是決不會分開的。

我的愛人情人，請你永遠記着，請你牢記着四月間一個月明之夜我們所談的一切。當落日的餘暉射在你的粉臉上時，那種紅豔豔的顏色，真是說不出的好看。我們緊緊地坐在一起，交換檳榔，細細地咀嚼。天昏黑了，我才辭別你回去。並且祝你身體永遠健康。勸你和家人和睦相處，對父母要孝順，對兄弟要和愛，這是衷心發出來的話。我們的年紀相差有限，差不多分不開誰大誰小，真是天生的一對好配偶。請你不要像野鳥似的亂飛亂跳。否則恐怕不容易達到我們的目的。你的歲數也不算很小了，一切事務要細心學習，我不過是個醜八哥來仰攀金鳳，望你時刻留心，不要讓那可惡的老鴉來噪散我們呀！切記我所說的一切罷！

請不要忘記我而受着別人的引誘，我的心是不會動搖的了，恐怕你的心還不十分堅定，或者會像金魚墮入淺水坑中。自從認識你以來，時刻懸念，沒有一刻忘記。想到我們密談的

時候，總是臉對着臉，膝蓋緊抵着膝蓋，那是何等的甜蜜呀！祇要你愛我的心不變，任何困難的事，我都願負責，登山涉水，我總會背負着你過去。我們雖然沒有結婚，但是相親相愛的程度和夫婦有什麼分別呢！

你確是最漂亮的姑娘，天下的美女，無論怎樣極意修飾，都不能和你相比，你的髮細長如一束青絲，眉纖細而長，眼珠漆黑，閃閃發光，牙齒細碎整齊，十指尖尖像貴地轄姆（註：一種細小的香蕉漢人呼爲美人指蕉）。回憶從前一個雲霧瀾漫的晚上，我的情話，像金被銀褥，永遠蓋着你墊着你，請你不要把牠看做破銅爛鐵，我自天和晚上甚至在夢中都沒有一刻忘掉你。別的事一概也不想，希望你也這樣地想念着我，如果你不能牢守過去的誓，而我又決不能離開，恐怕祇有以一死了之了。因爲我一刻也不能忘記你，所以不惜反覆地向你訴說，請你牢記罷！現在不但你着急，我也很心焦，不知那天才能遂我們的心願呢？

詩歌和文字的遊戲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寫的詩了。」朱自清

在任何原始民族裏，歌謠總是很發達的。因爲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使用歌唱，一唱三嘆的叫其迴腸盪氣。而且擺夷得天獨厚，有着美麗的環境，充分的閒暇，和熱烈的感情。唱歌的興趣很

濃，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衆和，或彼此競勝。山間水際，家居宴會，隨時隨地空氣中都充滿了妙曼的歌聲，令人覺得像是走進失去了的伊甸樂園。

他（或她）們具有藝術的天才，能夠即席賦詩作歌。他（或她）們的敏感的心絃受到異性的美的彈動，隨時會發出美妙的聲音。然而在普通情形之下，他（或她）還是從現成的歌兒裏，揀一支合式的唱唱。這些現成的歌兒，有的存在他（或她）們的記憶裏，有的經過衆人的修飾，成爲定本，用文字記錄下來，便是詩篇。據說在土司府和緬寺裏藏着不少的這種寫下的詩歌，雖不能說是充棟，至少也不少於毛詩三百罷：

這些詩歌之中，最多最重要的是情歌。其中有的情深意真，文詞典雅，例如下面叫做青眼女郎的一首。

香的金樹花，

獻在龕桌上，

青眼啊女郎，

插在您的髻上。

我爲您顛倒，

我心中思想，

想同您去，

同您在一個地方。

我倆的愛情，
是內心的結合呀！
不是空口的欺誑，
啊，可愛的女郎！

然而猥褻的俚俗的詩歌也很不少。例如我們初到車里就學會的一隻歌：

哥哥的妹妹呀！

哥哥來看您，

哥哥愛您的心像石頭一樣地堅。

您休要不理不睬，

死孩子從您床下拉出來。

這些短歌，是本時嘴裏哼着玩，或者對情人唱的。還有一類長歌，就其內容說，有的是情歌，有的是頌詞，有的是英雄的史詩。則是在長夜無聊，或者喜慶宴會的時候，和着不疊，悠閒地唱着的。我們在這裏也可以舉一個例子。

三月間生出的京竹的嫩竿，

怎能及你身段的苗條？

四月裏將開放的蓓蕾呀，

也不能比你的百媚千嬌。

五月中盛開的鮮紅的斑枝花，
勉強可以比擬您的豔麗矜驕。

我休息在牠的蔭下，

我採牠的絮爲被褥，

在這溫暖的床上啊，

我感到最大的幸福。

昔日的貧困的境況，

誰還願意再去回憶？

破衾成條絮似鐵，

肥虱盈把蚤滿席，

左頰着枕左頰痛，

右頰着枕右頰腫，

今日的幸福且安享，

從前的痛苦誰再憶！

★

★

★

★

★

★

您是那純粹的白銀呀，
沒滲着一分的銅或錫；

我是最無價值的東西啊，
好像被人拋棄的破銅爛鐵。
您是那翱翔天空的彩鳳呀，
祇有金龍才能相匹

我是那躑躅街頭的叫化啊，
怎敢觸天鵝的美翼？

您是那雍容華貴的公主呀，
端坐在貴重的紅毯之上；
我是那粗鄙醜陋的農夫啊！

耕作在污穢的隴畝之間。
您具有人間一切的美麗，
好像百川都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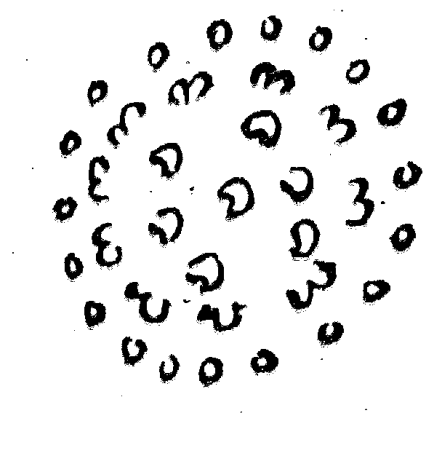
我找不出誇獎的話句，
我的腹粗口又大，
醜得像隻癩蛤蟆，
豈敢存非分的念頭呀？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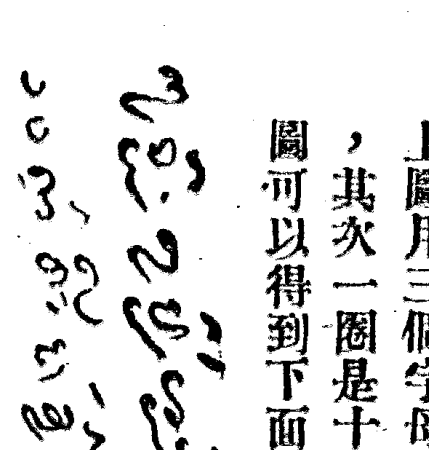
有人稱中國為文字之國，那麼擺夷倒不愧為文字國的一分子，他們也喜歡玩文字的把戲。他們能用字母拼成各種的圖，假如有人了解這圖的含意，可以衍成一首美的詩歌。

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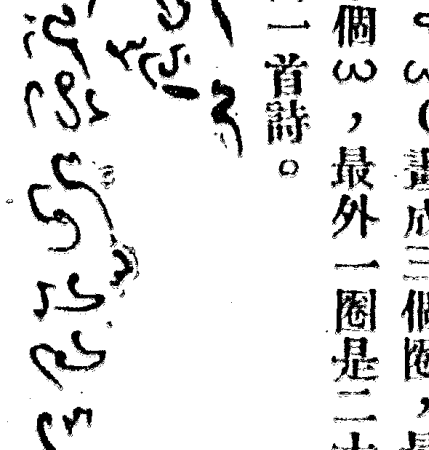
上圖用三個字母 ω ω ω 畫成三個圈，最內是七個 ω ，其次一圈是十個 ω ，最外一圈是二十個 ω ，從這圖可以得到下面一首詩。



(七個字)



(十個字)



(二十個字)

譯詩本不是容易的事，譯遊戲詩更加困難，不但要譯者通曉文字的意思，而且要兩種文字的習語，雙關語，甚至於字數都恰巧相合，才能表達出原文的諛諧的味兒，這是無法強求的。為了藏拙計，我們不預備翻譯，祇把這首詩的意思稍說一說。第一句說有一位玉人獨坐閨房之中，第二句是作者見了未免動情，就用甜言密語來挑逗她，第三句是說作者更用千種柔情萬縷情絲來糾纏她。



上圖係字母組成的鳥，嘴像象鼻子，背上有兩面旗，此圖的含意是右邊的一首詩。

والذي
بني
بني

(指象鼻狀的嘴)

والذي
بني
بني

(指兩脚)

(指尾巴)

(指背上的旗子)

此詩的大意是我倆摩肩交臂，就好像象的鼻子會蹣縮成一團，而且兩脚相交，更令人心猿意馬。我倆互相愛慕，情思糾結，如同迎着風的兩面旗，被風吹得絞在一起一樣。

例三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example.

左邊一句語，有十個字，從這十個可以衍成十句詩，每句詩用其中的一個字起頭。

Four line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illustrating the derivation of ten poems from a single sentenc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translation or commentary on the poem abov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different script or a stylized form.

這詩的大意是：「我不知積了幾世的福今生，才能遇到你這樣漂亮的姑娘，世上沒有一朵花能比得你的嬌媚，我快活得暗自慶賀。你同瑤池仙花一樣地馥郁，你有像仙女般地羽衣飄颻，但是希望你珍重我們過去的誓言，不要隨處留連，受到別人的引誘呀！」

擺夷的詩歌實在是一個無盡的寶藏，裏面有許多金珠寶玉，正等待民俗學者和文藝工作者去開掘。我們因為時間和能力的限制，祇能匆匆地在礦穴口探頭一望，隨便拾了點金銀的碎屑就跑回來了。

衣改裁出嫁了

「初逢猶是未笄身，喜爾嬌癡笑語真；今夜偶從門外過，滿堂花燭照新人。」

龍江打油詩

「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也。」儀禮疏

青年男女兩情相悅，就請一個冰人去徵求父母的同意，以後不經過什麼訂婚的手續，直接選定一個結婚的吉日。男家不必出聘禮，女家也無所謂嫁粧，祇是雙方做點新衣新被。到了佳期，男家屠一頭豬和幾隻雞送到女家，邀請本寨頭人和親友熱鬧一晚，新郎在夜間到女家來，行過儀式，送入洞房，從此便永遠住在岳家。

有一天晚上我因事經過蠻景蘭，聽得一家樓上有喧囂的人聲和悠揚的笛音，翻譯說這是人家結婚呢。我便闖進這家去，想參觀他們的婚禮。屋子裏已經坐了幾桌男女，輪流地吹笛唱歌，一股歡樂之氣洋溢屋中。他們看到我們進來，很表歡迎，站起來請我們入席，我們已經吃過晚飯了，便婉辭謝絕。新娘的女伴趕快過來引我們入洞房就坐。洞房就是平時的寢室，現在把床舖拆掉，打掃得乾乾淨淨。新被褥堆在屋的中央，還有兩張圓桌，每桌上有三四碗菜。一會兒新娘來向我們敬酒，她穿着一身新衣，上身是白色短衫，下面是綠底紅條的桶裙。頭髮梳得很光亮，髻上插一枝金簪，周圍插一圈鮮花。她毫不羞澀地捧着酒送過來，我們飲乾了，也回敬她一杯，並且送了一點賀禮。我們請問她的芳名，她微笑不答，別一位姑

娘告訴我她叫衣改莪，我再仔細一看，她原來就是我們到車里第一次約騷所見的那位姑娘。那時她像一個沒有及瓜的小女孩，今天開了臉，顯得歲數大得多，所以一時看不出來。也沒有想到才隔了幾個月，她竟做新娘了。

九點鐘媒人領了新郎進來，大家起身歡迎，慶賀的歌也唱得更起勁。新夫婦雙雙地跪到頭人和尊長面前，頭人們說了幾句訓勉祝賀的話，便取一條紅線繫在他們的腕上，到了我們面前，我們也照樣用紅線在他們腕上繞兩道，這個風俗，叫做門線。案我們漢族中有這樣一個神話：「唐韋固道經宋城，見老人坐月下檢書，怪而問之。老人言：『此書乃人間婚姻簿。』」懷中出紅繩示固曰：『吾以此繩繫人間夫婦之足，雖生離睽隔，終當會合。』」紅線繫腕是否受了這個紅絲繫足的神話的影響，我們無法斷定了。

門線後新夫婦退了就席，我們再坐一會便告辭出來。走了好遠還隱隱聽到嘻笑和歌唱的聲音呢。

平民的婚禮非常簡單，但是貴族的婚禮却熱鬧多了，我們在車里的時候，曾躬逢宣慰嫁姪女的盛典，總算眼福不淺了。

貴族的婚姻完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譬如這次的婚事，新郎是猛臘土司的兄弟，猛臘離車里有十天的路程，男女當然沒有見面談愛的機會。婚禮也保存着古風，雖不是六禮具備，也還有四禮。猛臘土司知道宣慰的姪女達到結婚年齡，便派一頭人齎着呈文來爲他兄弟求婚，這是一「納采」。宣慰在許多求婚者中選擇的結果，答應了他的親事。於是猛臘的民衆便

集聘金若干，由總叭送到宣慰府上，這是「納徵」。宣慰受到聘金後，分獎給車里墳的人民，以示與民同慶。同時總叭向宣慰請示結婚的日期，這是「請期」。總叭回去報告後，屆期新郎率領隨從到車里來「親迎」。

新郎們到了車里，在宣慰府附近某寨中搭起一所小茅屋。暫時住在裏面，到了吉日，殺豬宰雞，宴請頭人和親友，大家一面吃喝，一面唱歌。紅日西斜，新郎便率領四個男僮相女僮相到議事廳，僮相們頭上都纏着紅布。新郎穿一套青哩噠西服，燙得筆挺，裏面是白綢襯衫，打條紅領帶，脚上是黑色紋皮鞋，很像一位愛漂亮的大學生，在議事廳休息了一會，一位大頭人來引他們去宣慰府。宣慰的親戚和民衆在路上插兩根竹竿，用紅線繫在竿上，擋住去路。一共有三道。每道紅線旁邊站着許多人，有的執着酒壺，有的捧着酒杯，新郎走到，他們故意不讓他通過，如果他想過去，先要拿出若干銀子的買路錢來。這時僮相便出來求情，講來講去，他們答應讓步，可以免掉買路錢，但是一定要新郎喝完幾壺酒。新郎推托量小，僮相們又再三講情，纏了半天，最後改爲幾杯，新郎喝一杯，其餘的由僮相代飲，這樣地通過了三道紅線，這個風俗很有點像唐代的所謂障車禮。通典五十八：

「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士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僮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禮，歌舞喧嘩，殊非助感：

到了宣慰府，由宣慰的家人迎進去。笛手歌女，唱愛情的歌曲以娛嬌客。過了一會，在樓下鋪好毛毯，請宣慰及各位尊長就座，新郎新婦由樓上下來，跪在宣慰面前，新婦還是夷裝，戴着滿頭金銀首飾。宣慰用紅線繫在他們腕上，並訓示了一番做人的道理。其他的長官和長輩也一一地爲他們門線，門線禮畢，頭人來請賓客上樓入席。一會兒，宣慰的二公主領新郎來向客人勸酒。又有人擡來三桌新人的回禮，有檳榔，熟雞，糯米飯，枕頭，安南小銀幣等。二公主代表新人致詞道：「承蒙諸位長官寵賜厚禮，移玉光臨，無任感激，新人等無以爲報，謹備微物，務請賞收。」客人中有一位代表站起來說，「禮物太多了，我們帶不動呢，不過新人的盛意却之不恭，我們祇好敬領了。」於是客人們各揀合意的取一二件。席散後，客人歸去，新人由儂相和新娘的女伴簇擁到新郎的臨時的茅屋裏。在洞房裏又喝酒唱歌，鬧到夜深才散。

新夫婦在車里住了一個月，然後一同回到猛臘夫家去。

浴水

「一幅羅裙卸江邊，美人遊戲浪花天，臉如粉膩膚如雪，波面新開朵朵蓮。」
龍江竹枝詞，浴水

水擺夷之得名，據說是由於他們喜歡濱水而居。爲什麼要居在水濱呢？大概是因爲他們很愛沐浴。他們這樣地愛洗澡，一方面可以說是好潔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是由於地理環境

，十二版納位於亞熱帶內，氣溫較高，尤其夏季，悶熱得很難受，渾身汗臭，也不好聞。解決的辦法，祇有多洗澡了。

他們不在家裏用熱水沖洗，都是跳到江裏或河裏洗一個冷水澡，而且沐浴的時候，男女老幼混在一處。女子在露天和男子一同洗澡，自然容易引起人的注意，何況又是禮義之邦的漢人呢！她們在男子面前也並不肯把身體全部裸露的。總是先在樹蔭下把上衣脫掉，將桶裙提高蓋住乳房，然後走到水裏，再解開桶裙，兩手提着裙的上邊慢慢地向上拉，人愈向河心去，水也愈深，桶裙也愈拉愈高，最後她的身體完全浸沒在水裏，桶裙也完全從頭上褪下。她把桶裙疊成很狹的一條纏在頭上。在水中痛快地泡一陣，有時姑娘還能游泳一段。洗過澡後，再把桶裙解開，從頭上罩下，人向岸邊走，身體漸漸露出水面，桶裙也逐漸落下，等到人完全離開水，桶裙也完全穿好了。

在清晨或傍晚的時候，太太小姐們挑着水罐到河邊來取水，看到附近沒有男子，便在岸上脫得精光地，拍冬跳到水裏。一面洗澡，一面唱歌，或者掬水互相澆潑，在水中玩夠了，便上岸來穿上衣裙，然後把水罐裝滿了挑回家去。

有一次我看到一羣姑娘洗澡，簡直是一幅極美的圖畫。

那是在流沙河上游一段水流平穩的地方，水清得連河底的石塊都隱約看得見，河兩岸全是茂盛的植物。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滿天都是彩霞，映在水裏，非常好看。忽然對岸來了一羣姑娘，她們沒有注意到這邊林中的我，便在岸上脫得一絲不掛，一個個像大理石雕成的人

兒。她們在水裏走來走去，有一二個還能游幾個來回。還有一二個坐在水中石頭上高聲唱歌，別的人亂喊「隨隨」，或者把水潑到她身上。在碧清的水裏，有時可以隱約地辨出她們的玉肌，但有時祇看到一顆顆披散頭髮的秀美的頭，在水面上飄來飄去，令人覺得她們也許是一羣的賽梭（Siren）或涅夫（Nymph）。

十二版納的擺夷多少受到漢人的影響，覺得全身裸着，給異性看見，是件害臊的事。所以在沐浴的時候，就是男子，也總用手遮住私處，但是住在蠻沙的擺夷，却自然多了。男女同浴時，大家都精光着身子。女子的私處也不遮蔽，但是她們用手緊按着乳峯，不願讓人看見。因為她們覺得身體的各部都是天生如此的，惟有這雙玉峯是在心頭小鹿開始跳動時才長大的，可見牠們的膨漲與某種心思有關，給人見了，確是難為情呢。據說漢人經過這裏，往往停留幾天，天天來水邊欣賞這幅楊妃出浴圖。

擺夷姑娘都留着一頭美麗的長髮，她們非常愛惜牠，平時總梳得光可鑑人。她們很喜歡用淘米水洗頭髮，據說可以殺頭虱，還能頭髮有光澤，所以她們常常帶着淘米水到江邊，洗完澡後，打開頭髮，在淘米水裏細細漂洗，再到江裏用清水洗滌乾淨。然後在樹蔭下慢慢梳理，一面閒話家常。這時候，姑娘們粉臉紅暈，羅襦半解，太太們祇穿一條桶裙，上身完全赤裸。沒有見過世面的漢人經過這裏也許要呆看一回，但是她們並不害羞，或者覺得你的呆相有趣而嘲笑一陣呢，故柯氏龍江竹枝詞曰：

「午晴浴罷曲江陰，卸却羅衣理鬢雲，雙露雞頭新剝肉，見人猶故掛花裙。」

她們有時也約男朋友一同去沐浴，這是對他親密的表示。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那位多情的衣能摩姑娘。她責問我爲什麼我們不到她家去玩，是不是嫌她醜陋？還是嫌她窮苦？接着又要到她家小坐，我推辭不得，祇得同她走了。到了她家，她從房間裏取出幾條白手帕，送了一條給我。手帕的邊上用紅綠絲線縫了幾道，四角上釘着幾塊小錫片，簡直不成花樣，我忍住笑，珍重地摺起放在口袋裏。她說自從我們離開景洪後，她就忙着做手帕，預備我們回來時獻給我們，誰知我們竟不理她，要不是今天遇到我，她這番心是白費了。接着又說：「她們夷人不及漢族姑娘的那雙手能幹，繡不出好花樣，她這塊手帕一定不能入我的眼，不過這是表示她的一片誠，希望我不要把牠拋掉了。」我的翻譯也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便代我回答說，我非常珍視這塊手帕，一定隨時放在手邊，就是夜間睡覺的時候也放枕旁，時時可以看到，見到手帕，就想起她，做夢也會跑到她這裏來的。她聽着高興地笑了。

她又約我同去洗澡，我也沒有推辭，走到河邊，我脫了鞋襪，站在水裏，裝做要洗澡的樣子。她在柳陰脫下白衫，走向河中，忽然她用手指着我背後說有一位美人兒來了！叫我回頭去看，我就轉過頭東張西望，不見一個人影，我再掉過臉來，她已脫去桶裙，蹲在水中，向我「撲嗤」一笑。原來這條河水淺，站在河中脫裙，玉體會給我看到，所以施此一計，叫我做了一次馱鳥。

瀾滄江之歌

「一個最漂亮的少婦，

她的金首飾閃閃發光，

她用金梳子在梳，

那是一個奇妙的，

小船裏的舟子，

他不看着險灘，

奇怪地坐在那上面，

她梳着她的金頭髮。

同時唱着一隻歌，

強有力的調子。

感得強烈的哀愁，

他祇仰視着上方。——海涅，羅來拉

瀾滄江也是雲南一條有名的惡河水，不僅因為沿江都是瘴氣的區域，江的本身也極兇險可怕。瀾滄江的江面很寬，水也很深，但是除了極短的幾段外，完全不通舟楫。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水流得太急，主要的緣因還是江中到處有險惡的石灘，有的伸出在水面，像巨人挺立那裏，船碰到牠，立刻被牠的怒拳擊得粉碎。有的隱沒在水下，水面看起來很平靜，下面却是可怕的旋渦，船走到這裏，好像有千百水鬼，用力把船頂翻，或者把牠拉下去，舟子簡直沒法反抗。

車里和橄欖樹之間倒還能通小船，有一次我雇了一隻小木船到橄欖樹去。早飯後上了船。船祇有四五尺，倒有五六丈長，兩端很尖，像紡錘形。船上沒有一根鐵釘，板與板用竹篾連起，其間的罅隙也沒有石灰和桐油塗起，水汨汨地從縫裏冒上來，看了叫人耽心。船上祇

有我們三四位乘客和四個船夫，船夫的身體都很結實，精神尤其好，一路上不斷地叫着笑着。

這時正是旱季的結束，江水特別地小，江面比雨季狹了一半。但是水流得很急，夾着大量的泥沙，像混濁的黃河，水手們並不划船，坐在船尾談笑，讓牠自己隨水流下去。不一會就到宣慰街下，隱隱地可以望見萬綠叢中的大緬寺和宣慰府。過了宣慰街，江面更狹起來，江中有許多沙灘亂石，水撞在大石上，開出一朵大白花，一陣蠶絲細雨把頭髮和臉都沾濕了。同時發生震耳的狂吼。幾個巨石都有名字，並且關於牠們的來歷各有一段奇異的故事。那最大的一塊叫做「巴馬隆」，是中國皇帝從北京拋過來的，可惜這幾位已記不清這個故事，而我又想不起那朝的皇帝有這樣大的力氣了。有二三處險灘，表面很不靜，祇看到幾道浪花滾來滾去。別一隻船的乘客都捨舟步行，船夫也來勸我們下船，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可怕，也不願在夷人面前示弱，便毅然拒絕。船夫也不勉強。他們撻起篙子，提起全副精神，一霎工夫，船已飛也似的滑過灘面，可是船忽然震盪起來，盪得非常厲害，水花濺得滿身，只差一分光景，水便要灌到船中，好一會兒才漸漸平穩下來。我的心在胸膛裏亂跳，幾乎要從嘴裏跳出來。可是臉上仍裝作鎮靜，並且堅持到目的地，雖然有點後悔太冒險了。

江的兩岸崗巒重疊，上面長着極茂密的闊葉樹，中間夾着大片的修竹。一直漫延到水邊。林中藏着許多美麗的和兇猛的禽獸。虎豹麂鹿白天不敢出來，祇有大批頑皮的小猴蹬在石上弄水，看見我們的船，呼嘯一聲，又躲到林子裏。據說夜間野獸到江邊來喝水，常常失足

跌在江中，江面有時漂着虎或鹿的屍體。有幾處大片的樹斜向江心長着，形成一個最好的涼棚，船夫倦了，便把船泊在下面休息，吃一點東西，或者跳到水裏游泳一回。

一路上看到江邊水淺的地方有三五成羣的婦女，露着玉腿站在水中，有的在漂洗衣服，有的在「奧丐」——採取水中石頭上長的一種淡水藻，那白色的衫和綠色的裙，遠遠望去，像朵朵蓮花，片片荷葉。當我們的船走近她們時，我們向她們喊道：

「卡勃戛姆泰囉（唱個夷歌兒罷）——」

「等一會兒就唱了。」她們望了我們一眼笑着說。

有的立刻就唱起來，唱了兩句又格格地大笑。翻譯說「她們在嘲弄你們呢！」但是也有許多姑娘放開嬌嫩的歌喉，唱起最美麗的情歌，像管絃齊奏，百鳥和鳴，歌聲飄蕩在水面上，更添幾分幽雅和神祕的味兒。我們靜靜地聽着，心神都沉醉，像到了縹渺的仙境，竟忘掉旅途的危險了。舟子受到歌音的引誘，也和着她們唱起來，幾乎忘記了到處的險灘。無怪萊茵河（*Rhein*）上的舟子，會受到羅來拉愛（*Lorelei*）石神女的歌聲的魅惑，連船和人一齊沈到江底了。

半途上有一位小姑娘要求搭船，我們慷慨地答應了。

這位姑娘大約有十六七歲，纖細的身材，鵬蛋臉兒，眉目很清秀，滿臉都是女孩兒最可愛的嬌氣。她從不放聲大笑，但是她常常微笑，笑的時候，左頰上露出一個淺淺的笑渦。我們問她的芳名，她起初不肯說，後來和我們漸漸熟了，才羞答答地告訴我們，叫做衣改載。

——又是一位寶姑娘。

她站在船頭上，拿根竹篙幫着撐船，我們躺在艙裏，有一搭沒一搭地和她亂說。她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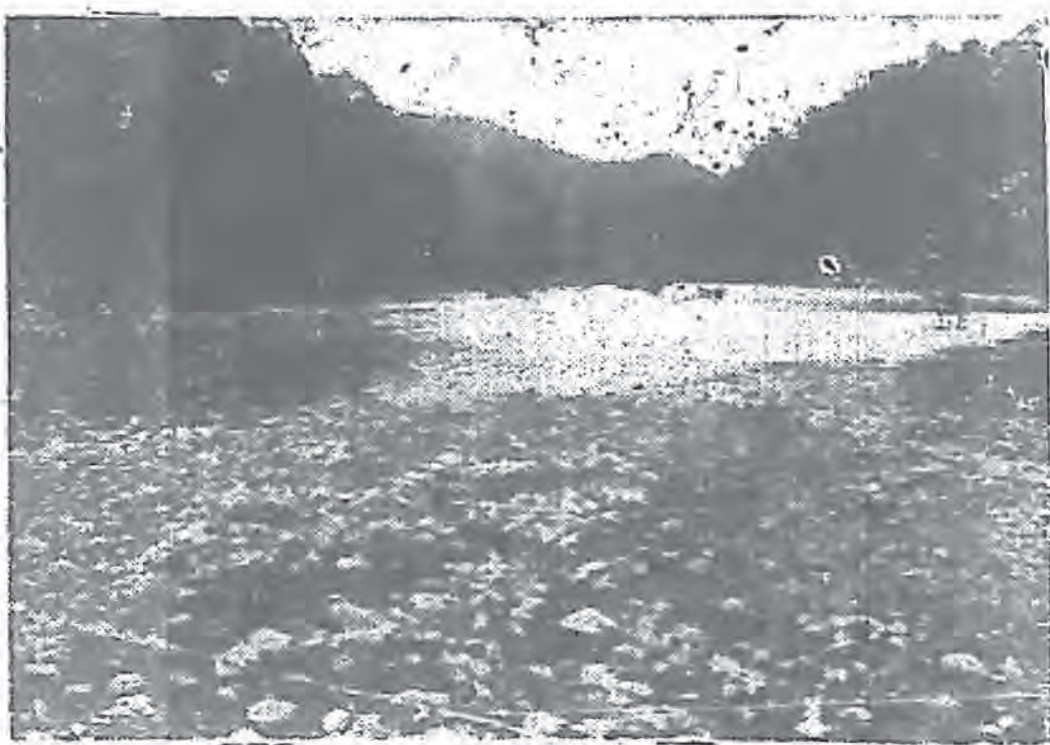


女苔採及婦衣洗中江滄瀾

回答一二句，有時祇微微一笑。同行的老朱有意和她開玩笑。有時捉住她的篙子，有時用腳趾夾着小草輕輕地戳她小腿。她故意着惱，舉起肥白的小手，裝做要打的樣子。她有時也向我們報復，用竹篙輕輕打幾滴水到我們身上，老朱故意

大叫一聲「啊嚨！」她嘿的笑了。

到了嫩欖埧，她請我們到她家吃晚飯，我們欣然



江中之沙灘

接受。上岸弄妥宿處，便找到她家。她家裏的人很熱烈地歡迎我們。請我們坐到鋪好褥子上。衣改我換上了一身新衣，鵝黃色的短衫，深綠的綢桶裙。頭髮梳得很光滑，髻上插幾枝粉紅色的花，格外顯得嬌豔。她陪着我們談笑。她的母親和嫂子忙着煮飯做菜。

一會兒菜端上來了，是一隻嫩雞，一盤雞蛋，和一碗素菜，衣改我捧出兩隻銀杯來，給老朱和我各斟上一杯，她自己用磁杯相陪。她母親和嫂子不時來殷殷勸飲，我們不覺多飲了幾口，臉上紅紅地帶着醉意回去。臨走的時候，她母親請我們以後再來，翻譯頑皮地問她道：「您的姑娘嫁給他們，好不好？」她笑嘻嘻地說：「很好很好！委員會給我們送一筐銀幣來呢！」

橄欖坵二日記

「……月轉層臺香霞凝，嬌娥有約在初更，徘徊立遍蒼苔徑，暮被柳影風搖幾度驚。」沈仕

在橄欖坵的第一天，我們去拜會土司刀棟廷。

橄欖坵原來有一位世襲的土司，好幾年前老土司死了，他的兒子還小，宣慰便乘機命他的九弟去暫攝土司職務。他很有點才氣，又從漢官那裏學到一點新知識。就職以後，很想做點事業。他提倡興水利，開荒地……結果引起人民的反感，老土司的親信們便擁立小土司，聚眾作亂，把他驅逐出境，縣政府爲了維持威信，當然不能聽任亂民自作主張，事實上又不

能叫宣慰的九弟，繼續下去，經過幾度會議，改命宣慰的六弟刀棟廷代理。他以忠厚軟弱出名，百姓們就勉強接受了。

刀棟廷現在約有三五六歲，個子矮小，身體瘦弱，臉上隨時堆着微笑，一看便知是個心地單純的人。然而獸人有獸福，尤其他的豔福受到衆人的羨慕。他的太太是公開爲十二版納最美麗的婦人。並且從二位能幹的縣長太太學得一口漢語和一手好菜。可惜佳人薄命，前年從樓上失足墮地，香消玉碎了。她留下一個兒子，取名刀世興。現在十二歲，是我所見的最漂亮的男孩子，比許多清秀的女孩兒，還漂亮得多呢。大家都說他的容貌很像他去世的母親。刀棟廷現在祇有一位小妻，模樣兒也得算夷人中第一流人才，就是性情太風流一點。據說曾因風流事兒給他打過一頓。

我們在土司府閒談了半天，並且叨擾了他一頓飯。

土司的助理員兼小學校長黃君聽說我們到了，便過來邀我們住到小學裏，我們爲了找個談伴，也沒有過謙，便搬過去了。

黃君是景谷人，有人說他是旱擺夷，他堅決否認。但是從他的說話上，我們也懷疑他或許是位「夷變漢」。晚上他泡了一壺地道的好普洱茶，和我們擺龍門陣。

據他說橄欖坝的女子最浪漫，不喜歡結婚，寧願過朝秦暮楚的生活。除非到了雨季，田中需要勞力。才招一個丈夫回來，雨季一過，就借故離婚。因爲她們覺得青春有限，如果旱地就守定一個男子，未免辜負如花容貌，似錦年華了。其實這種心理不獨擺夷爲然，在許

多原始民族裏，少女們總覺得結婚是一種痛苦，例如孟公多爾（Mongol）的民歌裏說：「唉！少女們的不幸，從她們組織家庭的時候起。」

他又說景洪，猛海，頂真等處的姑娘都喜歡嫁給漢人。因為她們覺得漢人比夷人富裕。傳說有二位姑娘立誓非漢人不嫁。她們的父親詢問她們的理由，她們回答說：「嫁給漢人可以不必要上山斫柴，下河挑水，還可以時常騎着高頭大馬，到各處游玩。」老頭兒便恐嚇他們的倒刺。來恐嚇那些無知的小姑娘。然而橄欖坵的女子却不想嫁給漢人，甚至於畏懼漢人，大概是到這裏的漢人太少的緣故，而且偶或有一二個漢人來，也是些強行無禮的濫兵或惡吏。



橄欖坵（己墮樓而死）
之司土墳機
妻（死而樓墮己）

第二天，到坵子裏各處看了一遍。這是一個很大的坵子，土壤也很肥沃，可是因為水源缺乏，大塊土地祇好任牠荒蕪着，例如坵子中間有一大片大草原，還未開墾，宣慰的九弟想開二條渠引江上來灌溉，可以把牠變成沃田，但是人民認為這會破壞風水，堅決反對。刀棟廷繼任後，也不敢多事了。

據說垵子裏有八百多戶人家，全是水擺夷。四周山上還有其他部落四百多戶，也受猛罕（卽橄欖垵）土司統治。這裏的漢人很少，偶而見到一二位，都是贅在夷人家，已經「漢變夷」了。

橄欖垵在車里之南，海拔比車里更低，氣候也就更炎熱，所以植物也格外繁茂了，垵子裏除村莊和稻田外，全是闊葉樹林，灌木林，和竹林。樹林內有無數的籐子，像千萬條大大小小的小蛇，盤繞在樹上。還有許多白蟻的窠，像一座座的墳，普通約有三四尺高，造得很結實，連刀子都斫不進。這樣小動物鑽到樹裏面嚙食木質，有時我們看到一株大樹，外形沒有改變，但是敲起來有篤篤的聲音，像是空的，原來裏面已給牠們吃空了。

橄欖垵產的水果很多，每家院子裏都種着兩三棵甘蔗，還有幾株檳榔樹或椰子樹，在那幾丈高挺直的莖的頂上，叢生着一簇鳳尾似的葉子，迎風搖曳，非常好看。我尤其愛看人們像猿猴的猴升到樹頂去摘椰子。

就我們的經驗，我們覺得水果種類之多和價錢的便宜，在國內（至少在雲南）沒有一處比得上車里的。如果我們說車里是雲南的果樹園，一點也沒有過份。在這個果園裏，除了普通的水果，如桃、梅、李、櫻桃、山楂、木瓜、羊桃、棠梨、餘甘、石榴、柚，香蕉、檸檬、橘、荔枝、龍眼等應有盡有外，還有許多熱帶的果品。有人說檬果 *Mangifera indica L.* 是熱帶水果之王，大小形狀都像鴨蛋，不過是扁的，熟透後呈深黃色，味極美。又有一類變種夷人稱爲瑪猛三比，每隔三年才結實一次，尤爲夷人所珍賞。不過我個人更愛香蕉和波羅蜜。

。香蕉的價錢很便宜，每根銅元一枚，還有一種小香蕉，大小如中指，夷人呼爲貴地轄姆（義爲美人指蕉），香氣尤烈。波羅蜜俗呼打鑼槌，肉多而味甘，一頓吃二三個，和夏日吃西瓜一樣痛快。椰子產在橄欖垣，果汁清冽，微有酒氣。果肉用油煎食，很有鮮核桃風味。酸丹（即羅望子（*Tamarindus indica* L.）以車里打角產者爲上品，肉酸而微甘，生食解渴，和以糖水，可作清涼飲料。以上是我們喜歡吃的水果。此外如雞膝果（*Ficus Goosaps*），味甘微酸，緬芭蕉（即洋木瓜 *Caesia papaya* L.）味甜，可助消化，緬石榴（即番桃果 *Psidium Guajava* L.）味甜，略有臭氣，我們祇嘗了一嘗。假如有人問我在車里有什麼快意的事，我將毫不遲疑回答，有一樁是盡量地吃各種水果。

夜間無事，黃君領我去約騷，先到出名的美人衣索家，她母親會客，說姑娘已於二日前嫁了。美人已屬沙吒利。我們只得惘然而出。後來有人告訴我們，她聽說我們將到橄欖垣，以爲和以前的委員們一樣地要用強暴手段，做風流事兒。害怕得很，就匆匆和人結婚，好在這裏結婚離婚很是隨便，否則我們的心裏一定很不安了。從衣索家出來，到附近各寨訪問，小姑娘們都閉風躲起，那些有名的姑娘如衣歐衣朋一個也沒有見到，祇在衣東衣香家裏坐了一會，而這兩位姑娘都不值得欣賞。這是我們在車里第一次受到小姐們的白眼。

第三天，今天是橄欖垣最大的街子——夏聽的街期，我們也偷閒去「靠夏」（趕街）一次。

清早，重霧籠罩着橄欖垣，空氣潮濕而寒冷，我派人借來土司的花馬。刀棟廷是夷族的

伯樂，他善於相馬訓練馬。這匹花馬養得很壯，脾氣又好，騎在上面四平八穩，跑起來也沒有顛簸之苦。牠跑得極得意極快的時，四脚都凌空，前後上下都是濃霧，簡直像騰雲一樣。路上常看到挑擔子的男子和女子，他們結隊而行，一路談着笑着。有時耳邊一陣風響，一個夷人紮着白包頭，掛着緬刀，騎着怒馬，得得地奔過去了。有時前面白茫茫霧中現出一角綠裙，漸漸現出整個的苗條的輪廓。這些人都是趕街去的。

夏聽街確是不小，趕街的人比車里街子多一倍。街子分爲幾個區域，每寨各有一定的地盤。而且每寨各有的特產。甲寨的人賣檳榔，乙寨的人賣瓦罐，丙寨的人賣耳環，丁寨的人賣蔬菜；。賣布匹和雜貨的聚集在街的另一頭。把氈毯舖在地上，再把貨物一件一件地陳設起來，有玉溪白布，英國毛毯，日本人造絲，火柴，電筒，鈕釦，針，絲線，襪子，肥皂；街上還有幾個臨時的飲食攤。賣米線生意最好，差不多每一個來趕街的婦女都要吃一碗才回去。賣酒的老婦的前面蹲着幾個酒鬼，一面喝，一面亂叫。

八點多鐘，霧慢慢消了，人也漸漸散了。九點鐘後，日出霧收，街上的人也散盡，冷冷清清的只有幾處破舊的茅棚，誰會想到兩小時前這裏是橄欖坵最熱鬧的地方呢。

這天晚上我們看了一場沒有結果的趣劇。

這幾天來橄欖坵的空氣起了小小的波動，青年們見面的時候，都在耳語着，討論着。最近有三個大猛籠的姑娘跟人逃到這裏來。寄居在廣人（雲南人稱兩廣人爲廣人）老蔡家裏。其中有一個叫做衣香的，據說很風騷，這塊送上門來的肥肉，誰不想嘗一口？

刀士司雖然擁有嬌妻美妾，可是尋花問柳的興趣依然不淺。那位失了位的小士司，正在談情最熱烈的年紀，還有黃助理員，孤身作客，也有點不耐寂寞。對於這三位外來的姑娘，當然也不肯輕易放過。前幾天他們已經去攪聽找他們吃過酒。黃助理員說：兩位士司已經和她們同宿過，他自己是毫無沾染。我們姑且相信他罷。今晚他們約她們到附近的大留塘林裏相會，並且請我們去看看這三位美人，我們好奇心切，也就答應了。

下午他們備好了雞、酒、荸薺、和花生。那位小士司，興致最好，不斷地跑來跑去。天昏黑了，他們提着食籃，偷偷地走到大留塘。這兒是一塊圓形的草地，周圍生着矮密的灌木林。他們用電筒向各處照一照，看不見一個人影，到林邊輕咳幾聲，也沒有回音。士司說：「她們許還沒有到吧？」大家便在草地上坐下來。過了一會，小士司忍耐不住，跳起來說：「或許她們已經來了，藏在林子裏，讓我們去找一找罷！」拉着黃助理員一齊鑽到林中，半天才爬出來，很沮喪地說，「她們確實還沒有來。」

我們祇好坐在草地上靜靜地等，大家不發一言，四周沒有一點聲息。我們似乎聽到草兒切切低語，詛咒我們擾了他們的清夢。星兒也向我們扮着鬼臉，眨一眨小眼說，「你們做的好事，瞞不了我，可是今晚沒有希望了。」忽然，樹林裏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黃助理員低聲說，「來了！」兩位士司立刻跳起來衝到林裏去。好一會兒他們又垂頭喪氣地出來，原來不是什麼美人，乃是一對野貓在那裏追逐。

我們又坐了一會，知道她們決不會再來了。才敗興而回，一齣佳劇，就此閉幕。

上攸樂山

「（普洱）產茶之六大茶山，攸樂，依邦……皆在十二版納境內。」
李拂一，車里

「銀燭錦茵宴畫樓，鴻雲按板唱伊州。」

遠人不識曲中意，聽得歌音也解愁。「龍江打油詩

在橄欖垠逗留了三天後動身上攸樂山去。行李收拾好了，可是找不到挑夫，雖然我們出的力錢並不少。但是誰願意爲一兩塊錢去浪費他的體力呢？最後還是黃助理員硬派了一個伙子來。

十點鐘後熱帶的太陽開始發揮他的威力，把我們蒸得骨軟筋酥，懶得走動了。走了七八里到一座大木橋，上面有頂遮住太陽，兩邊有長橈和欄杆。在這裏休息的男女很不少，我們也停了一會。河水差不多快涸了，祇有中間還剩着一泓淺水，水裏生着無數微小的生物，現出淡淡的黃綠色，有幾個男子脫掉衣服下去洗了個澡，洗完了就捧起水來喝幾口，我真驚異他們的抵抗病菌力的堅強。

過橋後一二里，到蠻和何（橋頭村）委實有點渴得受不住，便找到老叭家裏，請他燒點開水，息了一會又走。五六里後轉上小路，不久就抵蠻海。爲了工作的關係，我們在這裏停留一天。

蠻海是一個很大的村子，有五六十戶人家。村中最高的頭人是叭。我們便投宿在他家。他的房子相當寬大，而且是用木頭造成的，要算是邊地的巨第了。叭本人也很有風趣，滿腮的鬍鬚中埋着一張嚙舌的嘴，和我們談土司，談本村的姑娘，說一陣又哈哈地笑一陣。晚間他請我們喝酒。並且找了兩位姑娘來唱歌，他們在旁邊一張桌子上，一個男子吹着不疊，她們輪流地唱起來。據翻譯告訴我們，她們所唱的是頌揚我們如何地高貴，如何地漂亮，來到這裏，是他們的榮幸。我們雖聽不懂歌辭的意思，但是覺得歌聲怪和平怪甜蜜的，暫時把客恨旅愁驅到天外了。叭的酒興和談興一樣地豪。他一面把酒一杯杯地灌下去，一面滔滔不絕地說話，一會談他年青時的故事，一會誇獎這兩位唱姑容貌如何漂亮，心地如何善良。……直到半夜，大叭醉了，兩位姑娘也告辭回去。

第二天早晨離開蠻海，走約五里到蠻谷，老叭來歡迎我們。矮胖的身體，滿面的紅光，像這樣健康的體格，在夷人中很少見到。他殷勤地招待我們喝茶，又要留我們吃飯，我們再三謝了。他又笑着對旁邊的村民們說：這些委員又年輕，又漂亮，快去叫小姑娘們來潑水。「我們嚇得直噎一要不得！要不得！」那些村民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們摸了摸鬍鬚的鬍鬚也不禁笑起來。

在蠻谷換了挑夫，繼續前進，五里後進入亂山之中，山倒不高，可是連綿不斷，路上只看到一小塊平地，有幾戶人家。山上樹木很不少。不過都不高大，也不及垣子裏那樣密。約二十五里抵猛寬垣，投宿在老叭家。此地雖稱為猛，並沒有土司，最高行政長官就是老叭。

猛寬是萬山中的一片平地，只有這一座大寨，七八十戶人家，沒有一個漢人。土壤和水利都很好。可是因爲人口太少，祇有村子東邊的一小塊土地被利用着，值得開墾的生荒還有幾十方里呢。

晚間我們在村子裏散步，小姑娘們遠遠望見我們就跑掉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女孩和年輕的婦人都帶着糧食到山裏去，天黑了才回來，我們很奇怪，便詢問老叟。據他說：去年縣長的表弟老爺來這裏收門戶捐時，看上了一位姑娘，要她陪着睡覺。這位姑娘不肯，他便恃強把她姦污，並且開槍打傷她的母親，所以姑娘們一見漢官，就嚇得躲到山裏去了。我們在猛寬住了兩天，臨走的時候，她們都從家裏出來，看着我們。互相說：「原來這些委員和以前的委員不同，都是好人，早知如此，我們就不必逃了。」

離開猛寬村一里多路就到攸樂山脚，最初坡度很小，幾乎和平地一樣，祇是我們可以覺到慢慢走向高處，七八里後，坡子突然變得很陡，樹木也愈大愈密，在樹陰下爬行了七八里，抵蠻海，這是攸樂山中的一個大村，我們便在這裏住下。

攸樂山是車里境內一座最高最大的山脈，主峯叫做孔明山，牠的海拔我們估計約有一千五百公尺，山上的森林很茂盛。低處全是長綠闊葉林，以櫟、麻栗等屬的樹爲主，愈高針葉樹愈多，在很高的地方，差不多全是松林了。這裏並沒有大片原始森林，也沒有巨木，因爲土人不斷地放火燒林，把牠改爲梯田，種了幾年穀子，地力漸竭，他們就把牠放棄掉，另外去燒山開田。一二十年，這塊地上又長滿了樹木，肥力也漸恢復，他們又來把牠燒去，如此

週而復始。

攸樂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個。以前進貢皇室的普洱茶，就是這山上的出產。這裏的茶樹都是人工種植的，行與行間棵與棵間的距離都有一定，有些老茶樹，據說已有幾十歲，枝上披滿綠色和灰色的地衣。土人們很客氣，聽說我們想買點好茶葉，紛紛地把家藏的頂上春茶送來，這家半斤，那家四兩，湊足了二十斤，每斤只要現銀二角五分，可是色香味都屬上乘，在普洱或昆明都不容易購到的。

我們的居停主人是位年老的寡婦，她沒有兒子，倒有好幾位女兒，我們曾見過她的二姑爺和七姑爺。二姑爺是大理人到此已有二十多年，以製造銅鍋爲業，我們還遇到一位姓饒的漢人，曾在縣政府當過小隊長，也招贅在這裏，他們都很誠懇勤勉，不過覺得生活在這些異族人中間很寂寞很痛苦，他們常想回到故鄉，可是那裏來的路費？回去後的衣食怎樣解決？恐怕祇能做着衣錦榮歸的夢終老在這裏了。一想到他們的憂鬱的臉，總引起我的無限同情。



山 燒

漫談攸樂人

「昔從武侯出漢巴，傷心丟落在天涯；

於今不管干戈事，攸樂山中祇種茶。」龍江打油詩

攸樂山上住着一個很特異的種族，約有數千人。關於他們的情形外間人知道的很少。漢人稱他們爲攸樂人，夷人稱他們爲攸角（意即奴隸的攸人），他們自稱爲丟落人。據說他們的祖先是隨諸葛武侯南征的兵士，武侯班師，把一部份兵士丟落在這裏，他們就是那些被丟落的兵的後裔，現在攸樂中還有孔明山孔明城就是證據。諸葛亮真會跑，居然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攸樂人是擺夷統治下的少數民族之一。他們分住在攸樂上的二十八寨，每寨有老叭老賢等頭人，最高的頭人是二位總叭，受橄欖坝土司的管轄。

他們沒有姓氏，也沒有宗族，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完全由青年人自主，燦爛的黃昏，月明的夜裏，青年男女聚集在廣場上，彈着三絃，跳舞唱歌，起初是隨意亂唱，後來有的互相看中了，歌辭裏就帶着情愫，一問一答地唱起來。男子得到了暗示，在她半夜裏起來煮飯時，偷偷地走到他的身邊，傾吐愛慕的熱忱，雙方的愛情成熟以後，就報告他們的父母。於是男家請出媒人來，帶着酒到女家去和她的父親痛飲，乘便向他求婚，他故作難色。這樣喝過幾場酒後，女家最後答應了。到了吉期，新郎穿上新衣，捧着酒，由媒人伴送到岳家，和新

娘同住，等到生了兒子才一齊回到自己的家裏。

攸樂人主要的食糧是米，其次是玉蜀黍，一天三餐，肴菜自然是說不上的。他們最大的嗜好是嚼檳榔和喝酒。米和檳榔都是向夷人買的。這筆錢的來源是茶葉。全山每年產茶約五百馱，每馱八十斤，照市價計算，約值現金五千元左右。

他們的相貌可以說是希奇古怪，但並不醜陋。男子滿臉都是橫肉，濃眉大目。一張大嘴，因為整天嚼檳榔，紅得真像「血盆」，耳垂上穿着一個大孔，有銅元般大小，平時用一可長的細竹竿塞在孔裏，有時戴着各色種子串成的耳飾，有三四寸長，一直垂到肩上，頭髮的大部份都剃掉，只留下頂心的一簇，在腦後結成一條小辮，粗細長短恰和豬尾巴差不多，身體壯得像隻牛，臂上和腿上突出許多彈丸似的肉球。登上樹，矯捷得像隻野獸。女子臉上堆着很厚的塵土，看不到廬山真面目，單從輪廓上，也指不出什麼特別醜或美的地方來。

服裝也很奇特，男子穿的是自織的厚布，白底上有紅色和藍色的寬條，上衣緊裹在身上，袖子只到肘灣。褲子剛過膝蓋，開檔，另用有一條布把檔遮起，腿部兩邊留着兩條長縫，據說如果有老鼠鑽到褲子裏，可以在這裏找到出路，不致在裏面亂抓亂咬了。婦人的衣裳是青布製的。上衣很短，前面祇遮住乳部，裏面有一方青兜肚，才不致讓雙峯裸露出來。下面不穿褲子，百褶青裙，剛達膝蓋，小腿上繫着青布綁腿，赤足，頭髮盤成一個大髻，堆在額上。再裹上白布，像一個一尺高的圓椎體，頂在頭上。

他們的住宅模倣擺夷的式樣，不過更矮小，要彎着身子才走得進去，裏面光線黯淡，臭

氣撲人，牆上地板土積了一層灰土，好像從來沒有打掃過，真是一所污窟，屋外遍地是豬矢和牛糞，還有大大小小的泥水塘，叫人沒有落足的地方。不過有一點很有趣，他們喜歡把房子造得連在一起成一座大屋，攸樂山中最大的一所屋子，裏面有九十九家。每家各有一個火塘，分炊伙食，任何私人的器具，別人決不盜用，有事的時候互相幫助。大家心無芥蒂，穆融融，不似在百忍堂中，要一忍再忍，以至百忍下去，可惜沒有給國粹家們看見，否則，又要一唱三嘆了。

攸樂人沒有曆法，所以過年也沒有一定的日子。大約在冬臘月間，田中收穫已畢，大家閒無事的時候，每寨選定一天狂歡一下，這就是新年。各寨的新年，有先有後。到了那天，寨中殺一條水牛，大家聚在空場上，敲鑼擊鼓，狂舞高歌，痛飲大嚼，鬧到天晚，大家都醉醺醺地歸去。

他們不信佛教，平時崇奉的神稱為大泥鬼。他們也崇祀孔明，尊稱為阿特蒙太哥（意即孔明老爹）。但是饒君說：大泥鬼就是孔明。這話也很可信，大概大泥鬼是他們本來崇奉的神，後來把孔明附會上去，久而久之，他們自己也弄不清了。

他們又模倣擺夷，舉行祭壘，祈祝豐年。祭期約在七月，沒有一定的日子，到了選定的那一天，縛一條水牛在空場上，天晚了村中人都聚擁到這裏，有一個人繞着牛念咒，每念一遍，就把縛在竹竿上的刀向牛例去，牛死後把肉平均分給各家。這把例牛的刀，據說也是孔明留給他們的，現在保存在攸樂山的兜磨養。

阿卡人的故事

「美色由來不能貪，刀光起處舞方酣；可憐國破家亡後，猶被夷兒作笑談」。龍江打油詩

「聞道山中樹萬重，林中往往有仙踪；掌聲響罷來神女，攜上巫山第一峯」。龍江打油詩

在十二版納境內，除了水擺夷外，最重要的種族是阿卡。阿卡是蒙克木族 Mon Hkmer 的一支，現在散居在十二版納和印度支那半島北部的山上。他們原是這裏的土著，後來秦族南遷，於十一世紀左右，奪得政權，並且把他們驅逐到山裏去，從此他們便成爲擺夷統治下的一個被壓迫民族。關於阿卡失去政權的經過，有這樣一個傳說：

「擺夷初到十二版納的時候，阿卡的大酋長是個荒淫昏聩的傢伙，看見了美麗的擺夷姑娘，就要強娶去爲妾。擺夷寄他離下，祇得飲恨吞聲，後來南遷的夷人漸多，勢力慢慢增大，就有了反抗的意思。有一次酋長又看中了一位最漂亮的姑娘，想討了回去，擺夷青年當然不高興，老年人也忍不住氣，大家商定計策，假意應允。到了喜期，酋長來親迎，他們盛宴款待，正在歌烈酒酣的時候，埋伏的人一齊跳出，把酋長捉住，綁在樹上殺死，同時各地夷人一齊動手，用武力把阿卡人驅逐到山裏去，他們這樣奪到了十二版納的統治權」。

擺夷不愧爲多情的民族，佛海士司每年還到這位酋長被殺的樹下來祭他的魂，並且還有許多地名，例如車里的打角（奴隸阿卡的渡口），猛海的景角（奴隸阿卡的城），表示阿卡人會做過這裏的主人翁。

阿卡人喜歡穿青布衣服，男子短衣短褲，衣上沒有領，鈕扣釘在背後。腰間懸着竹套的長刀。頭髮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未婚的男子，頭上還戴着弓形的銀首飾，大約有一尺長光景。女子穿的短衫，祇達到腰部。下身不穿褲子，只罩一條青布短裙，下面繫着花綳腿。已經出嫁的女子，裙子繫得很低，把臀部的上半露在外面，據說不如此她的舅舅就沒有面子了，舅舅的面子要靠甥女的臀部來維持，我們要替這些做舅舅的難爲情了。她們的胸前掛着幾圈項鍊，是用各種植物的種子串成的，顏色很鮮豔，光澤也好，遠看倒像真珠和寶石。她們的頭部的裝飾很特殊，用竹篾編成一個圓圈套在頭上，在上面用篾片編成高頂，再蒙上青布，青布上釘滿了各個形狀的銀片，然後再蓋一塊青布，背後垂到頸上。達維斯曾說過：

「阿卡也稱爲角，……頭飾很奇怪，包括兩條竹片。其一繞在頭上，另一條豎在頭部的後面，這兩條竹片，完全看不見的，因爲上面整個地蓋着青色棉布，布上裝飾着許多銀片」。

阿卡女子很喜歡吸煙，嘴裏隨時啣着一支小烟斗，約有五六寸長，那樣子很使人發笑。據說她們胸前都繫着一條紅線，她們的靈魂就附在紅線，假如紅線給扯斷了，靈魂無處棲止，那麼她也就不能活下去了。所以你可以乘她不備的時候，突然捉住那根神祕的紅線，她就不敢

掙扎，聽你怎樣擺佈了。

阿卡社會的情形很像鏡花緣中描寫的女兒國，女人雄飛於外，男子反雌伏在家。一切繁重的工作如耕種經商等都由女子擔任，男子祇坐在家中，看守門戶，照料兒女而已。如果男子不甘困守繡房，想到社會

阿 卡 男 子



阿 卡 婦 人

上做點事業，他的太太一定很悲哀，涕淚交流地自責道：「我自己太沒有能力了，不能多做一點事，纔使得丈夫要出外辛苦，這樣的人還配活在世界上嗎？」

然而阿卡男子並不完全是廢物，他們也有一項特殊的本領——善於築路。因為阿卡婦人非常勤勞，一刻不肯休息，就是走路的時候，也帶着紡紗的器具，一面走一面紡紗。平時坐在家裏紡的紗不很均勻，織成的布自己做衣服穿。走路時紡的紗比較均勻，織成的布給丈夫做衣裳。她們平時斫柴，也故意跑到很遠的山上，背上負着柴，走起路來步子很勻，紡成的紗自然更好了，不過走路紡紗，一定要道路平坦，所以通到阿卡寨的路都是康莊大道。大概除了傳種外，築路是男子們惟一的工作了。

不但在經濟上女子獨立自主，就是在性的方面，女子也是主動者，男子倒成了她們的玩物，阿卡少女們都在離家很遠的山頂上，造一所很小的茅舍，為和情人幽會的處所。白天和她的愛人約好，夜深人靜，她偷偷地走到約定的地方，拍手為號，躲着的男子爬了出來，她便背起男子跑到她的茅屋裏。雲雨既罷，又背了他回來，雖然夜黑如墨，可是她登山度林，就像脚下有眼睛似的。我們知道，在許多原始民族裏，例如新幾內亞的超卜利安島人，未婚少年另外住在一所屋子內，晚上和情人幽會，這屋稱為未婚男之屋（Bachelor's house）。像阿卡女子的這種茅屋，我們可以稱之為未婚女之屋，倒是前所未聞的。

我們路過阿卡村時，聽到一件趣聞，一個擺夷男子想親一親阿卡姑娘的香澤，便位很親密的阿卡朋友商量，那位朋友很慷慨地答應獻出他的女友。他回去和愛人約定當晚幽

會，然後把約會的地點和暗號告訴擺夷，晚間阿卡姑娘果然來了，拍了三下手，擺夷從林中出來，黑夜裏看不清楚，這姑娘匆匆地把他背起，待到山頂屋內，纔覺得他的聲音和舉止都不像她的情郎，立刻把他推在地上，自己跑回去了。擺夷黑地裏坐在小屋內，聽到四面風嘯獸啼，害怕極了，放聲大號，也沒人答應，直到天明，才找到路

阿卡女人之裝飾



阿 卡 人 之 家

回去。

青年男女幾度幽會之後，感情濃得不能分離了。於是約定一個日子，女子經過某處，男子約了幾位親友，埋伏在道旁，待她走到，一齊跳出來，把她背在身上，蜂擁而去。女家明明知道，並不過問。過了三天，新夫婦邀集許多親友到岳家去認親並請罪，岳父母故意生氣，不肯理睬。親友們便來爲他們求情，岳家却不過面子，便搬出一塊石頭來放在屋前，指着石頭說：「既是諸位來講情，我們祇好忍下這口氣，不過我們的姑娘也不是沒有價值的人，如果他能送來這樣重的銀子，我們才認他是姑爺呢。」這時便有一位親戚走上去說：「這塊石頭太重了，新郎雖然勤儉，但還沒有積下這麼多銀子，務請親翁賞我個面子，減少一點罷。」一面說一面提起帶來的鐵椎，把石頭敲去一角，其餘的親友一個接一個地來說情，說完了就敲掉一片石頭，等到所有的人都求過情，石塊祇剩得一小塊了。岳家便把石頭稱過，新郎送上同樣重的白銀。於是翁婿和解，岳家殺雞備酒，款待親友，盡歡而散。

阿卡的房屋非常矮小，屋裏除了火塘和炊具外，差不多什麼家具也沒有。夜間閤家團團地睡在火塘周圍，夫婦之間要行周公之禮，很不方便，所以每對夫婦都在村外造一小屋。

阿卡姑娘有一種特別的技術，她們精於按摩，晚上投宿在阿卡村，可以找一位比較清秀的姑娘來給你按摩，你躺在床上，她給你渾身輕捏緩揉，直到你的筋肉寬弛，酣然睡去，明晨你給她一元銀幣的酬勞，她便很高興地去了。她把這些錢儲蓄起來，作爲將來的粧奩。

阿卡是比較落後的一個民族，他們沒有文字。但是據他們自己說，他們是有文字的。相

傳很古的時候，漢族，擺夷和阿卡的皇帝一同去朝覲上帝，上帝賜三位皇帝三種文字，阿卡的文字是寫在牛皮上的，在回家的路上，阿卡皇帝帶的糧食吃完了，沿途又找不到東西充饑，他實在受不住飢餓的煎熬，便把牛皮煮熟吃掉，所以現在他們表面上雖沒有文字，實際他們已把這些字記熟在肚裏了。

車里境內的其他種族——三達，倮黑，僕鏘和卡瓦

車里境內除了擺夷和阿卡外，其他種族的人數都很少，而且居在深山窮谷之中，不常到墳子裏來，關於他們的情形，我們幾乎是一無所知了。

三達人的漢化程度已經很深。他們說漢話，遵漢俗，服裝也和漢人一樣。有些三達人就自稱為漢人，而且單從外貌上，你也看不出來他們不是漢人。

關於倮黑，達維斯說：

「這個部落自稱為拉胡，漢人稱他們為倮黑。擺夷叫他們為麥袖或梅麥袖（獵人）。他們所用的語言是一種倮倮方言。不過和真正的倮倮比起來，他們是一個較小的種族，因為他們和阿卡，卡瓦居在同一個地方，很可能地他們是倮倮和卡瓦的混血種。

大部份的倮黑居在緯度二十二度三十分和二十三度三十分之間，東以湄公河，西以薩爾溫江為界。

在中國，男子們已經採取了漢人的服裝，婦人們還保持他們部落的裝束，這是一件長的外套，幾乎達到膝部。褲子剛好蓋到膝蓋下面，還有綁腿，整個地是深青色或黑色。

包頭布也是同樣的顏色，紮在頭上留一長條垂在後面」。

倮黑是一個好戰的種族，漢人征服他們時曾遇到不少的困難。他們之中有些人有火器，但是他們的種族的兵器是放毒箭的弩。這種弩很堅牢而且做得很好，不用兩隻腳踏在上面而是拉不開的，就是這樣，還很費力氣。箭是完全用堅木製成的，用小塊的葉子代替羽毛，毒箭都塗上棕色，以便區別」。

倮黑就是所謂野人，在清朝曾數次叛亂，清兵去剿的時候，他們負隅頑抗，雙方都犧牲不小。

有一位美國傳教師楊君（Mr. Goung）曾在瀾滄縣倮黑族中工作過數十年，據說他初到的時候，得不到倮黑人的信仰。他看到他們極端崇拜孔明，便撰出一個神話，說孔明和耶穌是弟兄，孔明是哥哥，耶穌是弟弟，現在哥哥已經死了，統治世界的是耶穌弟弟，信仰哥哥的也應當信仰弟弟，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信仰他的倮黑人漸漸多起來。他又用拉丁字母給他們造了文字，教給他們，後來他的聲望愈過愈高，慢慢地成爲倮黑人的救主，孔明在他們腦中的地位也給耶穌代替了。縣府有事，想招集一二十個倮黑都很困難，可是楊氏一有命令，數千人聞聲立至。縣長有點害怕，便請省府交涉把楊氏調走了。

關於倮人，達維斯說：

「倮人稱呼這個部落的名字，我想擺夷也是這樣稱呼他們，倮人接受這個名稱，用來稱自己，但是至少在某一縣裏我發現他們自稱爲瓦拉。這一個名稱似乎可

以支持他們語言上的證據，證明他們和卡瓦，阿卡是同一系統。

僕鐸人祇能在雲南的南部和東南部見到，而且就我的經驗，他們已經分裂為許多很小的分散的社會，這事實可以說明為什麼在許多地方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語言，而採用漢人擺夷或卡瓦鄰居的話。然而我很幸運地在一個縣裏見到一些僕鐸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

我沒有注意到僕鐸人有何特殊的裝束，我發現他們總是和他們的鄰人——漢人或擺夷——穿着同樣的衣服。

卡瓦人祇在南嶠縣境內偶或見到，他們主要的聚居區域是瀾滄縣。卡瓦是一個很原始的種族，生活非常簡單。可是性情極強悍，常常叛亂，政府去征剿的時候，兵少了絕對攻不進去，兵多了他們就把房子燒掉，帶着糧食逃到深山茂林裏去。不時地偷襲官兵，使官兵無法長久駐紮在這裏。所以進剿之師往往無功而返。

在卡瓦族中流傳着這樣一個有意思的神話：相傳上古的時候，漢人，擺夷，和卡瓦是兄弟，漢人是老大，身體最孱弱，不能做苦事，所以上帝讓他住在平原肥沃的區域。擺夷是老二，身體稍為強壯，所以住在山間的墳子裏，略為勞動一點，生活也就無問題。卡瓦是老三，身體最強健，因此上帝命他住在亂山之中，和殘酷的自然艱苦作戰。

卡瓦人還保持着獵頭的風俗，每年雨水下地，開始種稻的時候，卡瓦人一定要獵取人頭去祭穀神。否則，五穀不會豐稔，如果每村都能獵到人頭，自然最好，不得已時，也可以幾村合用一個。到這時期，卡瓦人便懷着利刃，埋伏道旁，等待往來的旅客。

據說人頭也有等級的，第一等是漢人的頭，第二等是擺夷的頭，其他民族的頭都列爲第三等。每等又分爲幾級，有官職又有鬍子的是上品，有官職無長鬍，或有長鬍而無官職的屬中品，官職鬍鬚俱無的是下品。這種一等級的人頭，我們知道的，倒有幾位，不知道卡瓦人可有運氣得到？

這個用人頭祭穀神的風俗又是孔明教給他們的，孔明南征時，看到他們的生活太苦，便傳給他們種稻的方法。後來又害怕他們的體格太強壯，將來繁殖起來，漢人就沒有立足之地了。於是想出一計，叫他們種穀時要在村中殺下一個人頭去祭神，想于不知不覺之中限制他們的人口。這樣行了若干年後，他們族中出了一位聖人，覺得這個辦法很不妥當，便提議改用漢人的頭試試看，結果年成也很好，從此便專殺漢人，有時也雜用其他民族的人頭。想不到聰明一世的孔明老爹，竟作法自斃了。

再會罷！車里！

「蝶舞鸞飛又一春，子規聲裏渡歸津；

此身慚愧無仙骨，終作紅塵紫陌人。」龍江打油詩

自此到了車里，匆匆已是一年，對於這南天的樂園，我已經很熟悉，而且像眷戀故鄉似的戀愛着牠了。

這裏的清新的空氣，充分的陽光，使我的損壞了的健康有個恢復的機會。蓬勃的生意，

寧靜的環境，使我的被都市的煩囂所困倦的心神得到安息。看到那些蒼鬱的森林，蒼茫的青山，浩淼的大江，我的被城牆所圈囚的胸襟逐漸開展了，擴大了。雖祇是短短的一年，但在我的生命上却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

這裏的有趣的生活也給了我不少美麗的回憶。

我愛這種原始的農村生活，清晨我散步在檳榔林下，或者竹林旁邊，獨自享受這最新鮮的空氣。有時聽到廟裏小和尚的喃喃的念經聲，或是村姑舂米冬冬的聲音，中間夾着一二聲雞啼犬吠。不久太陽升上地面，芭蕉舞動的巨掌，斑枝花搔起她的紅臉，表示歡迎。氣候慢慢熱起來，綠草卸下身上的真珠，昆蟲開始活動，我在花香蝶陣中緩步歸去。午後飽啖一二隻波羅蜜，然後一枕黃粱。午睡醒來，紅日西斜，走到瀾滄江中，讓江水沖去身上的污穢和臭汗。江中還有許多擺夷男女，在一起沐浴，大家頑皮地互相潑水，或者高聲唱歌，好像對炎威的太陽挑戰，太陽終於自甘失敗，很快地隱到山後去。暮色蒼茫，遍地響起了歌聲。夜間隨意拜訪東鄰西舍，南蠻北狄牛鬼蛇神地亂談一陣，假如有興致的話，就到寨中去約騷，聽聽擺夷姑娘的壓壓鶯聲，款款情話。

我也愛這些溫柔，天真的人民，他們和平地活着，安靜地死去，在他們一生中，沒有痛苦與憂患，永遠是滿足和快樂。他們的臉上從沒有顯出憤怒或悲哀的表情，祇有和善的微笑。他們不會用欺騙和爭奪來聚集錢財，他們也不想用諂媚和詭詐來攀登高位。他們用坦白，純真來對待一切的人們，就是對於外來的客人，也一樣誠懇地相處。在他們之間人性的美，

充分表現了。自由，互助，純真的愛，……這些文明人士所晝夜追求的理想，在這裏是隨處存在着。

這裏還有幾位可敬可愛的的朋友，東道主徐太太把我們當子侄一樣地看待，使我們不感到旅人的淒涼。幾位縣府的科長督學，和教會的納爾遜醫生曾賜給我們溫馨的友誼，寂寞的時候聽他們談談邊地趣事，困難的時候他總努力幫忙。又常常找我們去分享他們的盛筵。最可感的是他們告訴我們許多夷族的情形，不是在短期間我們所能看到的。

車里的一人一屋，一花一木，都這樣地可愛，這樣地和我熟悉，我怎忍離他們而去呢？然而事實上我又不能長久留在這裏。當載我的渡船划到江中時，我回頭看到送行的朋友們，還在江干揮手，不禁灑了幾滴惜別之淚。

渡過瀾滄江，投宿在戀得的緬寺裏，鋪好了床，跑到廟門口，對暮靄沉沉中的車里作最後的一顧。看到平原中一片鬱鬱的樹林，林中隱約地露出幾戶人家，我心中忽忽如有所失。成打油詩二首：

「燭暗杯空臉已酡，山歌唱罷唱驪歌；

他年重到龍江上，應記儂家綠樹多。」

「柳外春陰赤兔嘶，留郎無策駐歸蹄，

芳魂願化鷓鴣鳥，飛向君前不住啼。」（鷓鴣啼聲：行不得也哥哥）

夜間在暗淡的油燈光裏，靜靜地躺在床上，回想這半年來的生活，好像是一個美麗的甜

蜜的夢，於今忽然從夢中醒來，看到周圍又是無限的黑暗和寂寞，心裏十分惆悵，在床上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又信口謔成兩首打油詩。抄在這裏，可以表示我這時的情緒。

「山光水色都相親，異木奇花結比鄰，

遙望江南歸未得，天涯且作太平人。」

「蝶舞鶯飛又一春，子規聲裏渡歸津，

此身慚愧無仙骨，終作紅塵紫陌人。」

第二天清早，離開蠻得，越過莫干坡，從此便不再看到車里了。再會罷！車里！將來有機會時，我一定要再來看您的！

附錄一：

(甲)一百個夷語單字

- | | |
|----------------|------------------|
| (1)眼——Tā | (2)耳——Hū |
| (3)鼻——Hū Lāng | (4)口——Sūp |
| (5)鬚——Nuət | (6)齒——Kīo |
| (7)下巴——Kāng | (8)頭——Hō |
| (9)舌——Lin kāng | (10)髮——Pōm |
| (11)臂——Mau | (12)腹——Tawng rai |

- (13)背——Lāng
(15)脚——Kā
(17)手指——Neu mī
(19)鞋——Sāp
(21)馬——Mā
(23)貓——Meo
(25)鴨——P ī t.
(27)虎——Sūa
(29)豬——Mū
(31)豌豆——Toā nei
(33)村(寨)——Van
(35)船——Hūa
(37)地——L ī n
(39)月——Lūan
(41)山——Loi
(43)河——Nām m ī
(45)水——Nām
- (14)大腿——Kā tāng
(16)手——Mū
(18)帽——Mau hō
(20)衣——Sū
(22)狗——Mā
(24)雞——Kai
(26)魚——Pā
(28)鰾——Mā lō
(30)蠶豆——Toā Pao
(32)花生——Toā lin
(34)家——Hūan
(36)天——Fā
(38)日——Tā wān
(40)星——Lau
(42)江——Nām kēng
(44)火——Fai
(46)茶——Lā

- (47) 電筒——Fai Fā
 (49) 鳥——Nōk
 (51) 象——Chāng
 (53) 花——La yk mai
 (55) 田——Nā
 (57) 雨——Fūn
 (59) 今天——Wān n ĭ (mii ni)
 (61) 昨天——Wān wā (mii wā)
 (63) 你——Sū
 (65) 好——Lĭ
 (67) 笑——Kō
 (69) 聽——Y ĭ n
 (71) 二——Sawng
 (73) 四——S ĭ
 (75) 六——Hōk
 (77) 八——Pēt
 (79) 十——S ĭ p
- (48) 電池——Mā ke
 (50) 鸚鵡——Kā ke
 (52) 樹——Tōm mai
 (54) 草——Nyā
 (56) 竹——Mai pao
 (58) 米——Kāu
 (60) 明天——Wān hū (mii pū)
 (62) 我——Kū
 (64) 他——Mau
 (66) 壞——Mau ĭ ĭ
 (68) 看——Tān
 (70) 一——Ning
 (72) 三——Sām
 (74) 五——Hā
 (76) 七——Chet
 (78) 九——Kau
 (80) 百——Whet

- (81) 父——Pau
(83) 夫——Pū
(85) 子——Lūk chai
(87) 果——Māk
(89) 牙刷——Mai S ĭ
(91) 重——Nāk
(93) 女子——Kou ying
(95) 去——Pai
(97) 氣——Lēng
(99) 白——Kau

(N) 五十個短句

- (1) 騎馬——K ĭ mā
(3) 吹笛——Pao p ĭ
(5) 跳舞——Fū en
(7) 害羞——ā pūn
(9) 吸烟嗎——Riā mā Riā?
(11) 敲鼓——H ĭ kuang

- (82) 母——Mē
(84) 妻——M ĭ
(86) 女——Lūk ying
(88) 牙膏——Nung s ĭ k ĭ o
(90) 輕——Bau
(92) 男子——Kou chai
(94) 吃——K ĭ n
(96) 來——Mā
(98) 黃——Lūng
(100) 黑——Lām

- (2) 打鑼——H ĭ mēn
(4) 拉胡琴——S ĭ t ĭ n
(6) 吃茶——Kin nam lā
(8) 洗澡——āp nām
(10) 吸香烟——Kin si ling noi
(12) 放火花——Poi Wak fāi

- (13) 吃米線——Kin hou t'own (14) 吃米乾——Kin hou sai
- (15) 你到那兒去——Mūn pai tin ne? (16) 去玩——Pai yāo
- (17) 去趕街——Pai kau kā (18) 去訪姑娘——Pai yāo sao
- (19) 划船來——Aw Hūa mai! (20) 快快來——Mā taa toa
- (21) 人很多——Kou Lai Lai (22) 蚊子很多——Yūm Lai Lai
- (23) 真漂亮——Tō lǐ tǐ tǐ (24) 好看不好看——Lǐ tān mau lǐ tān?
- (25) 一塊錢——Man nūng (26) 半塊錢——Lǐ n nung
- (27) 唱一隻夷歌吧！——Hap kam thai lo!
- (28) 這是什麼？——ā nǐ wā sāng? (或Hō sāng?)
- (29) 你有什麼？——Mūn mǐ tǐ sāng?
- (30) 你買什麼？——Mūn sè ti sāng?
- (31) 我賣辣椒——Kū ke ma pǐ
- (32) 今晚去獵豔——Mǐ nǐ pai yao sao
- (33) 喝一點兒酒——Lao nǐ kǐ n tam ĭ nūn!
- (34) 大嫂，這路通什麼地方？Pǐ noun, kun tawn pai tǐ n ne?
- (35) 去看姑娘紡紗——Pai tǎn sao pūn fū.
- (36) 沒有漂亮的姑娘——Sao tō lǐ ko mau mǐ

- (37) 老爹，老叻的家在那兒？——Pō tau, hian piā̄yū tī n ne?
- (38) 這東西值幾文？——ā nǐ kǐ pāk?
- (39) 二個銅元一個——Rai sawng pāk
- (40) 一個銅元兩個——Pak rung sawng rai
- (41) 你家裏有幾個人？——Huan su mǐ kǐ kōu?
- (42) 明天我要走了！——mī pū kū lǐ pal Lo!
- (43) 我愛你，你愛我——Kū ko kā Lai mūn, mūn ko kā Lai kū.
- (44) 委員，你肚子痛哪！？——Chao ho, mūn tawng kǐ p lo!?
- (45) 不會說漢話，嫁個漢丈夫——Man hō kām ho, aw pū ho.
- (46) 不會說夷話，騎馬到佛海——Mau hō kām thai, kǐ mā pai mon hai
- (47) 娶夷女，吃糯米飯——Aw mǐ thai, kiu kou no.
- (48) 娶漢女，吃糶米飯——Aw mǐ ho, kin hou an.
- (49) 老婆未嫁，飯也不吃——Mǐ ko mau aw, hou ko mau kin.
- (50) 雞蛋沒有，鴨蛋沒有，什麼也沒有。
- Hai kai ko mau mǐ, hai pǐ t ko mau mǐ, tǐ sāng ko mau mǐ,

讀音說明

(1) 子音的讀音同英文。

(2) 未加符號的母音讀短音，最後爲爆發音的其前面的母音也讀短音。

(3) ā 讀如 Far 中之 a a 讀如 about 中之 a

ai 讀如 Pine 中之 i ā 讀如英文之 ā

(4) au 讀如 low 中之 ow aw 讀如 lawn 中之 aw

(5) ē 讀如 they 之 e e 讀如 net 中之 e

e 讀如 there 中之 e 但無 r 音

(6) ĩ (在字尾爲 ia) 如 Pigue 中之 i ĩ 讀如 Fit 中之 i

(7) ō 讀如 mote 中之 o o 讀如 Coat 中之 o

oi 讀如 oil 中之 oi。

(8) ū 讀如 moon 中之 oo u 讀如 foot 中之 oo

(9) Ao 讀如 now 中之 aw

附錄二：夷文的五十六個字母

၁၁ ဒီဒါ ထိုထို နိုဂါ နိုဂါ

၁၂ ဂါဂါဂါ

ဂါဂါ ဂါဂါ

၁၃ ဃါဃါဃါ

ဃါဃါ ဃါ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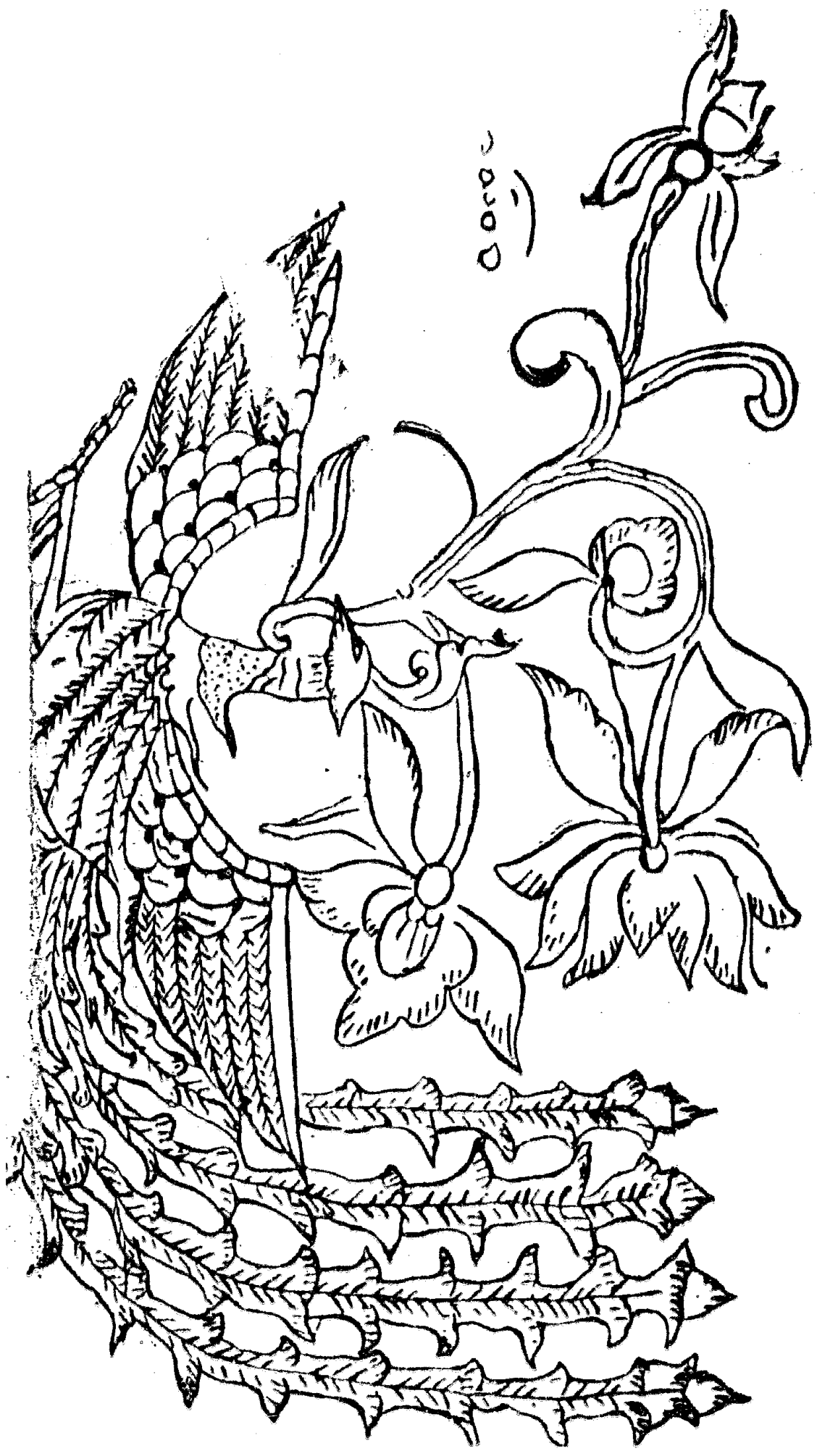
၁၄ ငါငါငါ

ငါငါ ငါငါ

၁၅ ဇါဇါဇါ ဇါဇါ ဇါဇါ ဇါဇါ

၁၆ ဇါဇါ ဇါဇါ

附錄三 一本書的封面裝飾畫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水擺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媽

發行人 陶

印刷者 大東

發行者 大東

發行所 大東

上海福州

東

上海

定價